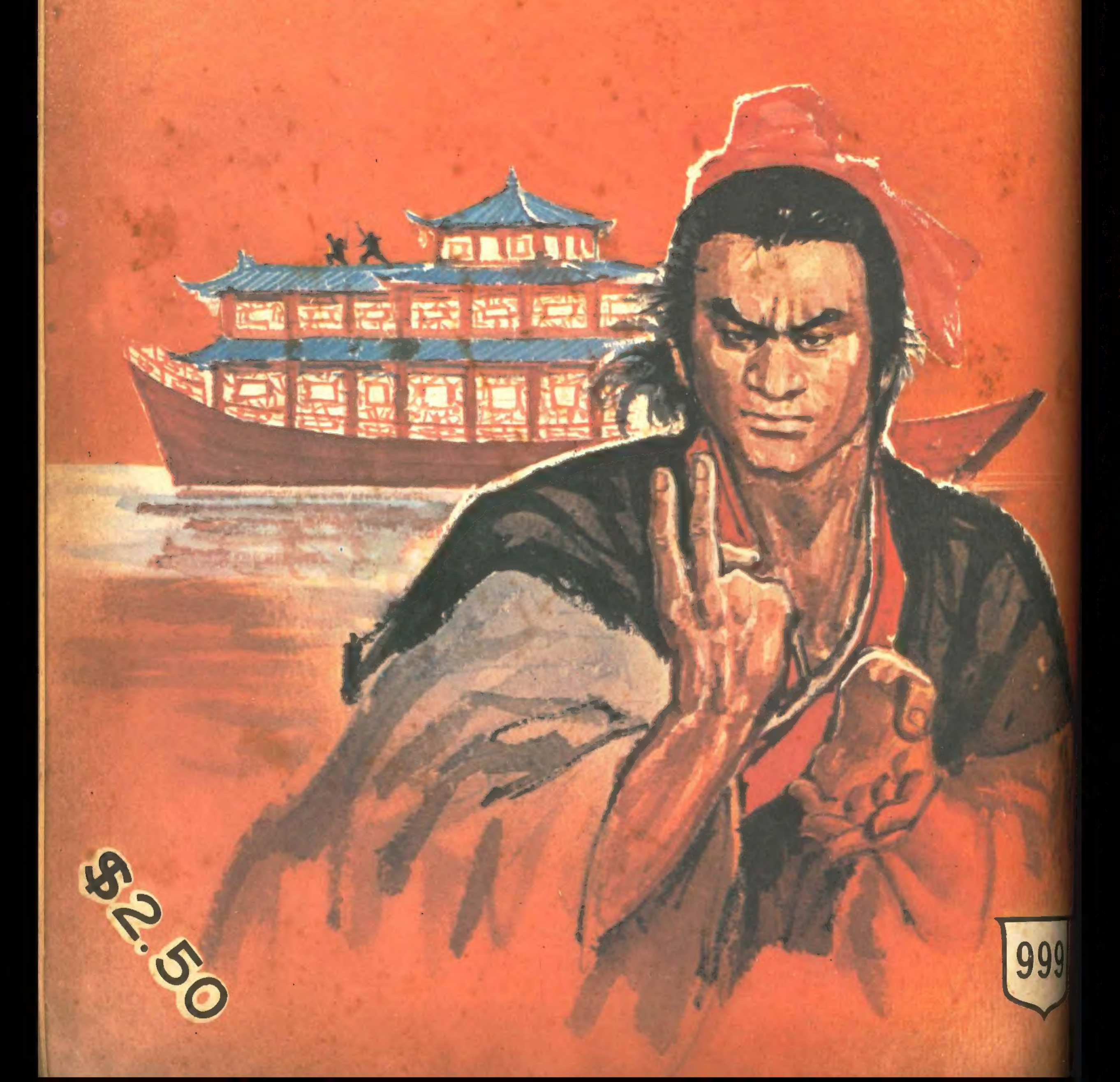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燈船會

（新派俠情故事）曹若冰·新著

本故事係筆者繼續為〝絕喉指〞撰寫餘情未了之交待，內容豐富，情節比上一部更為緊湊，佈局更為精巧，絞盡腦汁，費盡心思而為你們嘔心吐血的撰寫，保證拍案叫絕。



編者話 「燈船會」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該故事情節銜接本刊九九六期的「絕喉指」，當期由於整個故事發展超出我們篇幅範圍所限，情非得已，暫告段落，敬希見諒！而該故事還有很多餘情未了，恩怨關鍵之精采內容，統統在「燈船會」文中有極詳盡交代，千萬不要錯過。

**　　**　　**

新進作家余破浪君又有巨獻，「豹谷龍虎鬥」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一部詭秘動作小說，全文超逹五萬言，內容精采，描述當時一羣土豪巨惡，展開連串弱肉强食、爾虞我詐之火併激烈鬥爭場面，過程令人瞠目驚心，但結局如何？請看本文吧！

**　　**　　**

今期我們出版的期數是「九九九」號，下期就是本刊進入壹仟期發刊的新里程階段，在「壹零零零」期的武俠世界（周刊）中，我們決定發行特大號，儘將一切佳選名作，傾巢而出，以饗讀者。有廣徵讀者佳作「闖蕩江湖二十年」之最佳徵文甄選刊出，雪刀浪子故事「龍鳳追魂簫」及「辣手雙雄」……琳瑯滿目，煥然新貌，保証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司馬遷

（西漢景帝中五年—昭帝始元元年，西元前一四五—八六）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夏陽人。武帝時，繼父任為太史令，執掌圖書典籍，人稱太史公，後因李陵降匈奴，遷上書辯白，得罪受腐刑，益發憤著書。遷才高識遠，學富筆雄，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乃汲取六經，融鑄百家，網羅遺文，創為史記一書，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共二千六百餘年事，舉凡政治、經濟、學術、社會民生，旁及外國，無不盡錄。文直事賅，信則傳信，疑則闕疑，所創體例，為後世史家所宗。上集往古之大成，下垂後世之典範，其功偉矣。

姚秀彥敬撰

施孟宏拜書

巨型俠義奇情故事

燈船會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爲拯箇郎　敗柳自戕贖前愆

秦淮河的那座石橋上，劉四正站在橋上張望。

「文老哥，我在這兒。」劉四朝齊霄放揚了揚手，腳下飛步向下橋奔了過來，「文老哥，怎麼一去這麼久？」

齊霄放含笑問道：「怎麼，四哥有事兒？」

「事兒倒沒有，只是我等得着急。」

別看劉四只是個混混，却是十足的血性漢子，性情中人。

其實，在下九流裏，往往能交上有血性、是性情中的好朋友，而且，在下九流裏，那義薄雲天，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比上九流裏多，那都是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的人物，對人做事，都是實實在在，以心換心，不像那上九流裏的衣着鮮明，名聲顯赫，滿嘴盡是仁義道德，外貌堂皇，不可一世。一旦揭穿了那張掩飾醜惡的虛僞面具，眞能臭得丟給狗狗都不吃。

「如今四哥總該放心了，」齊霄放含笑說，他心裏暗暗感慨，也暗暗感動。

劉四咧嘴笑了笑：「文老哥，高家怎麼說？」

「四哥！」齊霄放拇指一挑，道：「你沒有說錯，高家父子皆英豪，都是正派俠義。」

「那回事呢？是謠傳嗎？」

「其中大有文章。」

「什麼文章？」

「事情一時也說不完，不過我可告訴四哥一句，有人要陷害高家是證實了。」

「好東西！」劉四滿臉激憤地問：「文老哥，那是誰？」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文老哥！知道那是爲什麼嗎？」

「四哥，江湖上的事詭譎異常，很難說出個道理，不過，這件事跟天琪扯得上點關係。」

「哦！」劉四呆了呆，倏然睜大雙目，道：「文老哥，這跟老方扯得上什麼關係？」

「這一時也很難說得清楚，總之事情牽涉很廣。」

「那些狗東西，心腸也太狠毒了，巳經害了夏家，如今又要向高家下手，我眞好恨我自己不成材，爲什麼沒有一身好本領……」

「四哥，」齊霄放笑道：「心不够狠，手不够辣，就做不得江湖人，別恨了，也別打抱不平了，這種事你管不了的。」

劉四憤然說：「就是因爲我是個天生的窩囊廢，管不了，我才好恨，要是我有一身好本領管得了，我早就伸手管了。」

「四哥眞想伸手管麼？」

「這還能假，」劉四瞪眼說：「我劉四沒別的好處，可向來是說一句算一句，也天生的是個愛管閒事，打抱不平的賤脾氣，日後你見着老方，你可以問問他，劉四是個怎麼樣的人，怎麼樣的脾氣，上次爲了夏家的事我差點兒沒跟他鬧翻呢！」

「行了，四哥，對高家的事，四哥如果眞想管管的話，倒是可以出點力。」

「沒問題。」劉四一拍胸脯說：「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文老哥只管吩咐，除了要找我跟人動手拚鬥，我抵不過人家一個手指頭外，其他的，我豁出性命我都幹。」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用不着四哥拿刀動杖去跟人拚鬥，更用不着四哥豁出性命去，只要四哥你召集兄弟們到大街小巷去說句話就行了。」

「怎麼？」劉四一怔：「又是到大街小巷說句話？」

「四哥！」齊霄放神情做作愕然地，「你這又是二字怎麼說？」

「當日爲夏家的事，老方就曾讓我召集兄弟們到大街小巷各處去替他吹噓一番，如今你文老哥怎麼竟也是這一套？」

「哦！」齊霄放恍然明白地一笑，「師兄弟嘛，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徒弟當然一樣了。」

劉四笑了：「文老哥，這包在我身上，只是，要說什麼？」

「就說那賽燈船會的彩頭『玉觀音』，高家要在第三天上才拿出來……」

劉四一怔：「文老哥，你不是說沒那回事兒麼？」

「是沒那回事兒。」

「那第三天上高家怎麼拿得出……」

「四哥只管去說，有沒有那就是我的事了。」

「文老哥，這樣妥當麼？」劉四皺皺眉頭。

「四哥，當初天琪讓你替他吹噓時，那妥當麼？」

「事先我也認爲不妥，可是事後才知道那不但妥當，而且……」劉四忽然搖了搖頭說：「你們師兄弟倆都透着邪門兒，好吧，別的我不管，只管你文老哥讓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便是。」

齊霄放淡然一笑說：「這就叫偏方醫怪病，邪門兒治邪症也最管用。四哥，我謝了。」

「什麼話，彼此不外，客氣什麼？」劉四一臉正色地說：「還有別的事麼？」

「沒有了，暫時就這一樁。」

「那麼我這就召集兄弟們去，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碰面。」

「賽燈船會今晚上就開鑼了，要辦的事兒可能很多，爲免到時候碰不了頭，我看我們事先還是別約好。」

「那麼我們怎麼碰頭？」

齊霄放想了想：「到時候我去找你好了。」

「那也好。」劉四一點頭：「如此，我走了。」說完，逕自轉身快步而去。

×　　×　　×

齊霄放背負着手，在夫子廟附近瀟洒地閒逛着。突然，他神情一震，怔住了。

他看見了個人，那是個體態豐腴婀娜的女人，雖然，他看到的只是個背影，但由那細腰豐臀跟那走路腰肢扭動的姿態，只一眼巳經够了，他立刻肯定斷言她就是那小翠紅。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齊霄放心中不由一喜，連忙邁步行了過去，於是，那女子在前頭走，齊霄放在後頭跟。

走着走着，到了一座大宅院的大門前，那女子進了大門，接着「砰」然一聲關上了大門。

齊霄放冷冷一笑，邁步走了過去，到了那兩扇大門前，他停步先打量了一下，只見這座宅院異常廣大，圍牆丈高，庭院不知深有幾許。

他知道這兒有這麼一戶人家，可是過去他從沒有留意這座大宅院是誰家，住着些什麼人？打量了一陣之後，他舉手拍了門。

「誰呀？」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門裏響起一個沙啞的聲音問。

「我！找人的。」

「你有什麼貴幹？」兩扇大門豁然而開，一名濃眉大眼，身胚粗壯的黑衣大漢當門而立，翻動着一雙兇光灼灼的眼睛，冷冷地打量着齊霄放。

一望而知，這黑衣大漢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絕非善類。

「我是來找人的。」齊霄放淡淡說。

「你找誰？」

「小翠紅。」

「小翠紅是誰？」

「原來是個秦淮妓。」

「那你該到秦淮河去找。」

「她巳經不在秦淮河了。」

「朋友，你眼睛放亮一點。」黑衣大漢臉色一沉說：「我們這兒是尤家大院，可不是秦樓楚館，尋歡作樂的窰子，你找錯了地方了。」他雙手一伸便要關門。

「慢點！」齊霄放抬手一攔：「朋友，我知道這兒是善良民家，只是剛才我明明看見她進了這兩扇門兒。」

「你看見的是什麼樣子的人？」

「一個穿粉紅衣褲的女子。」

黑衣大漢冷冷一笑，沒說話，又要關門。

「慢着！」齊霄放又抬手一攔，「難道沒這麼個人進來？」

「有。」

「既然有，那就不會錯了。」

「錯了，那不是什麼小翠紅，那是我們尤三奶奶。」

冷冷一笑，又要關門。

齊霄放却又抬手一攔。

黑衣大漢火了，雙目一瞪，怒聲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齊霄放淡淡說：「我要見見剛才的那一位。」

「告訴你看錯人了，那是我們尤三奶奶。」

「她未嘗不可以搖身一變而爲尤三奶奶。」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她以前是小翠紅，嫁了尤家大院的人後，她就成了尤三奶奶，不過，也有可能她原來就是尤三奶奶。」

「朋友，」黑衣大漢一聲冷笑說：「我勸你說話小心些，我們大爺是何等身份，豈會要一個賣笑的娼門妓，窰姐兒？」

「你怎麼知道她是個賣笑的娼門妓，窰姐兒了？」

黑衣大漢臉色變了變：「那沒什麼，這一帶的人誰不知道小翠紅那浪騷貨，連我都上過她的船。」

「閣下，剛才我已說過，她有可能原來就是尤三奶奶。」

「你敢把我們三奶奶說成……」黑衣大漢勃然大怒：「朋友，追姐兒，調戲娘兒們，也得把眼睛睜大些，弄清楚人，弄清楚地方，尤家大院可不是好惹的，公了，我們上衙門去，私了，那更糟，你有幾條命敢跟我們尤三奶奶？趁現在我們大爺還不知道之前，你趕快走吧。」說完了話，他竟然又要關門。

「朋友，別拿我當三歲小孩，你這一套也唬不了，閃開！」齊霄放手一揮，黑衣大漢那麼粗壯身胚立刻踉蹌着後退了好幾步，他趁勢跨步進了大門。

「好哇，你追我們三奶奶追上了門，我們還沒找你，你竟敢打人，你倒了霉了。」黑衣大漢大聲叫了起來，掄起拳頭便搗。

「尤虎，住手！」一個低沉的輕喝傳了過來。

「四爺，您來得正好，這小子上門欺人。」黑衣大漢連忙沉腕收住拳頭。

齊霄放抬眼望去，只見左邊的一處走廊盡頭站着個身材瘦削的中年人。

「什麼事？大呼小叫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尤虎見問便把經過說了一遍。

「哦！」中年人目光轉向齊霄放：「在下王文昌，是這兒尤家大院的總管，朋友高姓大名，怎麼稱呼？」

「豈敢，豈敢，我姓文單名一個下雨的雨字。」

「原來是文朋友，文朋友可眞是眞人不露相，一抖手間便打退了壯牛般的尤虎，好身手，好身手……」王文昌嘿嘿地笑了笑，旋即笑容一斂：「文朋友追我們三奶奶，這是場誤會，所謂打人，那也是小事，我作主，事情一筆勾銷，算了，只是尚望文朋友認清楚這是尤家大院，以後別再來了。」

齊霄放淡然一笑說：「那是以後的事，但是眼前……」

「眼前我可以告訴文朋友，」王文昌接口說：「你看錯了人，那確是我們三奶奶，我們尤大爺的第三房。」

「哦！那就怪了，我明明看她是小翠紅。」

「那麼，文朋友看清楚我們三奶奶的臉了？」

「那倒沒有，我只看見了她的背影而已。」

「是囉，那文朋友怎好認定我們三奶奶就是小翠紅。」

「不瞞你王總管說，小翠紅就是燒成了灰我也能認識。」

「哦，也許我們三奶奶跟小翠紅有所相像之處，不過……」王文昌忽然淫邪地一笑：「文明友，秦淮河一帶上等貨色多的是，幹什麼非要找……」

「王總管弄錯了。」齊霄放接口說：「我找小翠紅不是爲那回事。」

「那是爲那回事？」

「另外一樁事。」

「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小翠紅她坑了我一件價值連城的珍珠衫，所以我必須找到她。」

「呵！」王文昌一聲輕呼說：「那就怪不得文朋友要找她，要是我，縱是天涯海角，踏破鐵鞋，也非要找到她不可。」

「王總管如今已經明白我找她的原因了，那麼，可否……」

「文朋友仍認爲你所要找的小翠紅，現在尤家大院？」王文昌目光凝注，臉上含着笑。

「王總管！不是我認爲，而是我明明看見她進了尤家大院。」

「如若我再告訴文朋友一句，那是我們三奶奶，而非你文朋友要找的小翠紅，想必你仍是不信了。」

「不錯，我確實不信。」

「那好辦，事情既然牽連到一件價值連城的珍珠衫，尤家大院可不敢落個包庇之名，我王文昌作主請文朋友自己搜。」

「王總管，尤家大院可有後門？」

「文朋友可是以爲她有可能已經由後門溜了？」

「這該是在所難免。」

「那也好辦，文朋友既認爲我們三奶奶便是你要找的小翠紅，那我就請三奶奶即時出來跟文朋友見見，然後再由文朋友遍搜各處，行麼？」

「王總管這麼帮忙，那還有不行的，不過王總管是個明白人，我要見的三奶奶，必須是剛才進門的那位。」

「一定是那位，文朋友放心，如果不是那位，你唯我是問。」

「如此我謝謝了。」

「別客氣，不過……」王文昌倏然一笑：「文朋友！我可有個條件。」

「王總管請說。」

「如果三奶奶確實是文朋友要找的人，或是小翠紅確在尤家大院，我王文昌沒話說，負責還文朋友一件『珍珠衫』，但是……」

齊霄放含笑接口說：「如果那位三奶奶不是我要找的人，小翠紅也不在尤家大院，我也應該輸點什麼，對不對？」

「對，文朋友認爲如何？」

「那麼，以你王總管看，我該輸點什麼？」

「我不敢刁難文朋友，只請文朋友由即刻起，在尤家大院作客三天就行了。」

「三日囚禁，足爲孟浪冒失之戒，這條件對我來說，是很够便宜了，只是……」齊霄放含笑凝目：「我不明白，爲什麼要三天？」

「假如文朋友願意多留幾天，也在所歡迎。」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世上沒有那麼傻的人，我的意思想少留一天半天的。」

「那恐怕不行。」

「爲什麼？」

「三日之數乃是最起碼的條件。」

「只是這幾天裏我另外有樁要緊的事情待辦。」

「哦，如此王文昌不敢相强，文朋友既有要緊的事情待辦，這件事自可作爲罷論。」

「那倒也不必。」齊霄放淡然搖頭說：「不過我想弄清楚，王總管三天之數，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用意？」

「當然有用意，」王文昌笑了笑：「俗語說：無三不成禮，事也難過三，少了不够，多了不行，所以我只有取三了。」

齊霄放微一沉吟，點頭說：「好吧，就這麼辦。」

「文朋友，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齊霄放正容說：「總管放心，文雨在江湖上雖然是個無名之輩，但却素重一諾，向來言出如山不移。」

「文朋友是條漢子，令人欽佩。」王文昌笑了笑，倏然轉向尤虎輕喝：「去，請三奶奶花廳見客。」

「不用請，我已經來了。」

尤虎尚未答話，那通往後院的月亮圓門處，已响起一個嬌滴滴軟綿綿，讓人聽來盪氣迴腸的嬌媚語聲。

齊霄放心中一跳，循聲抬眼望去，只一眼，他立刻挑起雙眉，那月亮圓門處，那青石舖的小徑上，扭動着腰肢，風擺荷柳般地走來了一個少婦，那張臉上，浪態十足，騷媚蝕骨，不是小翠紅是誰？

她，帶着一陣醉人的香風走近了，尤虎立刻垂下了目光，似乎有點不敢正視。

「三奶奶。」王文昌一臉邪笑地迎上去哈了個腰。

「老四，什麼事兒請我見客，嗯？」她媚眼兒一拋，風情萬千，嬌媚橫生。

王文昌連忙把事情說了一遍，然後抬手一指齊霄放說：「三奶奶，這位便是那位文朋友。」

她那雙桃花媚眼一瞟齊霄放，未語先帶三分笑，這那裏像個良家婦女，正經女人。

「有這種事兒，那麼你瞧瞧看，我是不是你那無情無義，沒有良心的老相好？嗯？」

「文朋友，」王文昌一旁接口說：「這就是你剛才所見，我們的三奶奶。」

齊霄放雙眉微揚了揚，方要說話。

「喂，你可要看清楚了再說話。」她嫣然一笑，百媚橫生。

齊霄放吸了口氣，冷然說：「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那麼，」她嬌媚地一笑：「我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小翠紅？」

「是與不是，妳該比我還清楚。」

「不錯，我自己很清楚，」她滿臉媚笑：「我不是。不過，我聽說過小翠紅的艷名，秦淮河數她爲最，可是論姿色，她却要遜我一籌，小翠紅她既能拐走你的『珍珠衫』，足見你跟她的交情不尋常，那你對她的一切一切，必是閉着眼睛也能瞭如指掌，現在我請你平心靜氣的再看看，看仔細了，我究竟是不是你的小翠紅。」

齊霄放冷冷一笑，沒說話，他凝起雙目盯視着她，當眞仔細的看上了。

突然，他心頭泛起了一陣劇跳，詫異欲絕，怔住了。

眼前這位尤三奶奶，無論是身材、容貌、聲音，甚至於一顰一笑，無不十分神似，簡直活脫脫的小翠紅。然而，他凝目仔細地細看之下，却直覺地發覺：絕不是小翠紅，而是另外一個女子，只是，他却又說不出她跟小翠紅的分別在那裏？

「文朋友，」尤三奶奶媚笑地又開了口：「我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小翠紅？」

「不是。」齊霄放定定神，遲疑了一下，毅然搖搖頭。

三奶奶嬌媚地笑了。王文昌也笑了。

「不過……」齊霄放對他兩個的笑沒去深思，也沒在意，淡淡地說：「妳跟小翠紅十分神似。」

「是麼？」尤三奶奶媚眼兒微瞟：「你既這麼說，足見我的確跟她很相似。」

「文朋友！」王文昌開了口：「如今請搜尤家大院吧。」

「不必了。」齊霄放搖頭說「我認錯的人既在眼前，何須再搜，尤家大院中當不會有第二個被我認做是小翠紅之人。」

「那可很難說，爲免得文朋友心中生疑，我認爲搜一搜的好。」

「王總管，我這個人向來說一不二，認輸就是。」

王文昌笑了，笑得很得意。「這麼說，文朋友眞不願再搜了。」

「自然是眞的。」

「文朋友令人欽佩，那麼，請。」側身擺手。

這時，齊霄放心中忽然產生了一個意念，他覺得跟前的這位尤三奶奶雖非小翠紅，但跟小翠紅定有關係，同時這尤家大院更隱藏着詭譎神秘，絕不是什麼好地方，更令他心中動疑的是，王文昌爲何不多不少要以三天困住他？而這三天又恰好是賽燈船大會之期，他要看看這尤家大院究竟是個什麼人家，有些什麼花樣，因此，他毫不猶豫地便要邁步。

忽然，尤三奶奶輕抬那欺霜賽雪的一

段皓腕攔住了他，那一隻玉手，白嫩迷人，含笑地望着王文昌，「老四，你預備讓這位文朋友上那兒去？」

「請三奶奶吩咐。」王文昌微微哈腰，一副諂媚的神態。

「老四，你眞是個可人兒，」尤三奶奶媚眼兒瞟送，風情迷人地：「那麼，就把他交給我吧。」

「三奶奶的話我怎敢不遵，只是……」淫邪地一笑：「大爺那兒，方便麼？」

「只要老四你口風緊點兒……」尤三奶奶媚笑地說：「有你的好處就是。」

「謝謝三奶奶。」王文昌一臉邪蕩之色。

「文朋友，不是我，你就得睡上三天的柴堆房，你跟我來吧。」她轉過嬌軀，朝齊霄放拋了個媚眼兒，轉身扭動那水蛇般的腰肢，向月亮圓門行了過去。

齊霄放眉鋒皺了皺，便隨即跟着邁了步。

進入月亮圓門，是一座後院，這後院，比前院既大且深，那樹木深處，竟是亭、台、樓、榭俱全。

尤三奶奶帶着齊霄放走過朱欄小橋，行向那樹林深處一座外觀精緻的小樓。到了小樓前，尤三奶奶剛要抬手推門，齊霄放突然開了口：「尤三奶奶，這兒是…」

尤三奶奶回身媚笑說：「這兒是我的住處。」

「三奶奶，這恐怕不大好吧。」

「有什麼不好的？剛才你也聽見了，我已經關照過他們，誰也不會說一句話，三天之後，你是你，我是我，再想到尤家大院裏來，還不行呢。」說着，又是嬌媚地一笑，回過身去推開了門，當先行了進去。

可是，齊霄放却站在門外未動。

「哎呀！一個大男人家，難道還怕我吃了你不成。」她回過身來伸出玉手，臉含嬌嗔地抓上了齊霄放的腕臂。

在拉扯下，齊霄放進了門上了樓，進入了尤三奶奶那香濃醉人的香閨。

香閨中，金猊香冷，被翻紅浪，牙床玉鈎錦紗帳，陳設極盡豪華艷麗，尤其是那股淡淡的幽香，更爲醉人，引人綺思。

這，該是溫柔鄉，消魂窩。

進了香閨，尤三奶奶鬆了玉手，嬌軀一轉，坐在了牙床之上。「來！這兒坐。」她順手拍了拍床沿，嬌媚冶蕩，春情橫溢。

齊霄放沒有走過去，却在一張錦櫈上坐下。「看來，尤大爺是一位百萬大財主。」他抬眼四顧了一下，神情平靜泰然地說。

「百萬大財主？」尤三奶奶嬌笑了笑：「你低估了他，他富可敵國，嬌妻美妾成羣，一天到晚躺在溫柔鄉裏，眞是……」柳眉忽然微微一皺：「不提他了，這時候提他未免煞風景。」那勾魂攝魄的眼珠兒一轉，突出驚人之語地：「現在你可以把你臉上那膩人的玩意兒拿下來了吧？」

齊霄放心頭猛地一跳，但他旋即裝了糊塗：「我臉上有什麼膩人的玩藝兒？」

「算了吧。文朋友！」尤三奶奶媚笑地說：「何必跟我裝呢？你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既已被我看穿了，何不索性大方點，讓我瞧瞧你的廬山眞面目呢？」

「看來尤三奶奶是位不露相的高明人。」齊霄放淡笑了笑：「我承認臉上是戴了面具，只是，那有必要取下麼？」

「當然有呀。」尤三奶奶嬌媚地說：「要不然你跟我在這小樓裏過了三天，我連你的眞面目都沒看見，那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再說，你也不能那麼沒良心呀。」

「是，妳這話說的也是，只是，尤三奶奶……」

「我叫翠紅。」尤三奶奶接口說。

「怎麼？妳也叫翠紅？」齊霄放一怔，旋即笑了。「這眞是巧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那也沒有什麼，我只是希望你把我當成你的老相好小翠紅。」尤三奶奶媚笑地說，「其實，我就是眞叫翠紅又有什麼不可以。」

「說的是，那自無不可。」

「請先把面具拿下來吧。」

「要我拿下面具不難，不過妳得先實答我幾問。」

「哎呀！只聽說蘇小妹三難新郞，可沒聽說過……」

「妳若是不願意，那就算了。」

「人都給你了，還有什麼不願意的，你問吧。」世間竟有這等女子，臉皮眞夠厚的。

齊霄放淡笑了笑：「那位尤大爺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不是說過了麼，他富可敵國，嬌妻美妾成羣……」

「這個我知道，我是問，他是江湖中的那一位？」

「江湖？」尤三奶奶「噗哧」笑了：「天知道他是江湖中的那一位，老實告訴你吧，他家大業大，財富無法計數，生怕人奪了他的，所以不惜重金聘請了幾個會武的保鏢，像王文昌、尤虎都是。」

「噢！原來如此，那麼，尤三奶奶妳呢？」

「我？我是他的第三房侍妾。」

「尤三奶奶！裝糊塗那顯得小氣。」

「那以你看呢？你看我像個會武的人麼？」

「我希望妳尤三奶奶自己說。」

「好！那麼我告訴你，我不會武，只有過人的目光，你信不信？」

「只要是眞話，我當然信。」

「對你，我還能不說眞話。」她媚眼兒一拋，那風情眞能令人心旌搖盪。

「那就好。」齊霄放淡然點點頭：「尤大爺有幾房妻妾？」

「知道的有三房，不知道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尤大爺不住在尤家大院嗎？」

「你怕他撞見？那你放心好了，他今天住這兒，明天住那兒，十天半月難得到我這兒來一次。」

「我倒希望他今天能到這兒來。」

「那是爲什麼？那有多煞風景呀！」

「我想會會他。」

「那還不容易，只要你不急在一時，日後有的是機會。」

「說的也是，」齊霄放淡笑了笑：「

另外有件事兒，我很感奇怪？」

「什麼事兒？」

「妳尤三奶奶住在這兒，身邊怎麼連個使喚的丫頭都沒有？」

「看起來你是個怪聰明的人兒，怎麼竟連這都不明白。」尤三奶奶媚笑地瞟了他一眼說：「要丫頭那多碍事呀，這樣不方便得多麼？」

「那位尤大爺他放心？」

「不放心又怎麼辦？他那兒顧得過來呀？」

「這倒也是實情。」齊霄放笑了笑：「尤三奶奶，爾虞我詐，裝瘋賣傻要適可而止，多了便索然無味。」笑容一斂，目光凝注：「我請教，小翠紅現在何處？」

尤三奶奶花容微微一變，旋又媚笑迷人地：「看來我是白費了口舌，你仍然難於忘情你那老相好。」

「尤三奶奶！」齊霄放神色冷然地：「我說過了，要適可而止。」

「好吧！你說適可而止就適可而止吧。」她眼珠兒轉了轉：「那麼你先告訴我，小翠紅是不是你的老相好？」

「妳弄錯了。我是在替朋友找她。」

「朋友？是誰？」

「妳尤三奶奶也許知道這個人，他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混混，名叫方天琪的。」

「哦！原來是他。我聽說過，金陵城的人都以爲他是個破落戶子弟，無家無業的混混，誰也沒想到他竟是位隱於市井的江湖高人。」

「可是他却被小翠紅害死了。」

「怎麼？他被小翠紅害死了？」她滿臉一片驚愕之色：「那是怎麼回事？」

「這問題，妳尤三奶奶知道的該比我還清楚。」

尤三奶奶忽然笑了。「這麼說，你找小翠紅該是爲朋友報仇了？」

「不錯。」

「可是你找錯人了，我跟小翠紅毫無關連。」

「但是我却不信。」

「我說的全是實情實話，你不信我便無可奈何。」她聳聳肩，兩手一攤，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就算妳說的全是實情實話，跟她毫無關連吧。」齊霄放淡笑了笑，雙目倏又凝注地：「那麼，城西高家的事，那又是怎麼回事？」

「什麼城西高家的事？」她瞪大着雙眼，一臉驚詫的神情。

「就是你們要困我三天的事。」

「你越說我越糊塗了，什麼要困你三天？……」她神色訝然，看來一點不像是作裝的樣子。

齊霄放冷冷一笑：「那麼我說明白點，你們無中生有，挑起禍端，要害高家家破人亡，又施手段把我困在這兒三天，使我無法分身……」

尤三奶奶格格一聲嬌笑說：「你弄錯了，什麼高家的事兒，我是絲毫不知。關於要留你在這兒三天，老實告訴你吧，那完全是我的事兒。你不知道，我一個人住在這尤家大院裏有多淒清寂寞，雖然不愁吃喝，但夜夜獨守空閨，那份兒滋味實在很難受難熬的，所以我每隔三天便出去一趟。唉……」輕聲一嘆，却又嬌媚地一笑，住口不言。

「尤三奶奶！」齊霄放淡淡一笑說：「妳天生巧舌，這番話說來雖然頗爲動人可惜我還不算太糊塗，妳還是說老實話吧，別逼我對這麼一個女流之輩動手，明白麼？」

尤三奶奶臉色微變了變，旋又嬌笑地說：「你雖然還不算太糊塗，只是可惜，如今你已經吞鈎觸網，出不了這尤家大院了。」

「這區區尤家大院，還困不住我。」齊霄放冷聲一笑：「現在只答我一句話，妳是受何人指使，他現在何處？別逼我出手。」

尤三奶奶媚眼兒眨動了一下說：「我們來點交換條件怎麼樣？」

「什麼交換條件？」

「我告訴你你想知道的，但你也得讓我知道我所要知道的。」

「妳要知道什麼？」

「你眞是那位方天琪的朋友嗎？」

「當然是。」

「我看恐怕這跟你的姓一樣，是假的吧？」

齊霄放淡然一笑：「世間事本來就眞眞假假，套用妳一句話，妳不信，我莫可奈何。」

尤三奶奶淡笑了笑，雙目忽然直視地：「你知道麼？方天琪他該叫齊霄放。」

「我自然知道。」

「你可曾想過，那齊霄放都不敵，你行麼？」

「我要沒把握就不會管這檔子閒事了。再說，爲朋友兩脅插刀，我也沒有爲自己想那麼多。」

「好，了不起。義薄雲天，令人敬佩。」尤三奶奶皓腕一抬，挑了挑拇指：「不過，你要明白，除非你是齊霄放，否則你就絕對管不了這件事。」

「可惜那齊霄放已被你們害死在那洪澤湖中了。」

「這我知道，不過，我很感奇怪。」

「什麼事很感奇怪？」

「我們從沒聽說過齊霄放有個姓文的朋友，也從不知道江湖中何時出了個姓文的高手。」

「那是你們太以孤陋寡聞。」

「就算是吧。」尤三奶奶毫不在意地笑笑說：「那你爲什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呢？」

「那是因爲我容貌醜陋，所以羞於示人。」

「在我看，你不但不醜陋，並且定然跟齊霄放長得一樣的英挺俊逸，姓是假的，又不願以眞面目示人，我懷疑你就是齊霄放。」

齊霄放突然仰天打了哈哈：「死人復活，有這一說麼？」

「有。」

「哦，那是誰？我倒要聽聽這前所未聞的奇聞。」

「你既是齊霄放的朋友，這死人復活之說，便該算不得奇聞。」

「我明白了，妳是說三年前齊霄放詐

死的那回事，可對？」

「不錯。」

齊霄放笑了。「妳該知道，那不同，三年前他是自己詐死，當然可以自己復活，而如今是被人害死的，他就絕不能復活了。」

「我倒眞希望能一下子害死他。」

「妳那麼恨他，難道妳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

「我跟他並無深仇大恨，也談不上恨他。」

「那妳爲什麼要害死他？」

「不是我要害死他。」

「那麼是誰？」

「我只能告訴你，另有其人。」

「那人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

「這你得去問他。」

「他在那兒？」

尤三奶奶默然一下：「要我告訴你可以，除非你是齊霄放，要不然我不說。」

「爲什麼？」

「因爲你要是齊霄放，我們可以再一次的想辦法殺了你，你要不是齊霄放，殺你又有什麼用？」

「說的也是。」齊霄放點點頭說：「那就算我是齊霄放吧。」

「就算？」尤三奶奶目光一凝：「怎麼說？」

「我是他至交好友，該跟他沒什麼兩樣。」

「那可大不相同，也大有分別。」

「我却不認爲有什麼分別不同。」

「算了，我不想跟你爭論什麼了。」

尤三奶奶搖搖頭說：「總之，你要不是齊霄放，就別想我告訴你什麼。」

「妳仍認爲我是齊霄放？」

「當然，我認爲你就是齊霄放是有理由的。」

「哦！什麼理由？」

「那齊霄放被小翠紅所害的事情，應該只有他自己明白，你既然不是齊霄放，怎知道這件事。難道你能跟他隔着人鬼陰陽之分說話不成？」

這話不錯，是理由。

齊霄放不由呆了呆，旋而他倏然笑了。「尤三奶奶！妳既高明又厲害，事到如今，我也不瞞妳了。不錯！齊霄放他福大命大，確實未死，只是，如今他武功已失，如同廢人一個，所以他找我這個朋友出來要我爲他報仇。」

「既如此，那你爲什麼要弄個假姓，又不以眞面目示人？」

「那是我的事，也因爲我不想在江湖上露臉，不願名噪江湖。」

「唔！敢情你是一個淡泊名利的雅人了。」

「對名利二字，我向來不熱衷。」

「可是，我仍然懷疑，你就是齊霄放本人。」

「那就隨妳了。」齊霄放淡笑了笑，神色忽然一冷：「尤三奶奶，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在我走之前，我希望在我不動手的情形下，妳最好把我所想知道的告訴我。」

「喲！」尤三奶奶目光瞥視了窗外一眼：「全神貫注談話裏，頃刻不知日影斜，當眞天色已經不早，屋裏都快黑了，要我點燈麼？」

「不必。」

「對了，這才解風情，識情趣，摸黑談，那多有意思。」

「尤三奶奶！妳沒聽見我的話麼？」

「我聽見了，只是，你還想走，你忍心撇下我一個人清冷孤寂麼？」

這女人，三句話不出便沒了正經。

「尤三奶奶！」齊霄放冷冷說：「我是個鐵石心腸木頭人，也是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妳最好也別跟我來這一套，老實告訴妳吧，這區區一座尤家大院，絕困不住我的。」

「那麼我也老實告訴你吧。」尤三奶奶突然一聲冷笑說：「我們要是沒有把握，又怎會自露行藏地把你引來此地加以囚禁？」

「妳說的是。」齊霄放淡淡說：「也許我眞出不了這座尤家大院，可是尤三奶奶妳也別忘了，眼前在這小樓裏的，不只是我一個。」

「這我知道，還有我。但這是我自願的，對我這麼個花朵兒般軟綿綿的人兒，我不信你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狠得下心腸能對我怎麼樣。」

「妳錯了！我生就一副鐵石心腸，從不知什麼叫憐香惜玉，尤三奶奶！我的耐性是有限度的。」他冷冷一笑，站起身來，緩步朝尤三奶奶面前逼了過去。

「慢點！」尤三奶奶突然抬手一搖。

「妳要是不想我狠狠心腸辣手摧花，我希望妳說點正經的。」齊霄放停下腳步沒再往前逼，站在尤三奶奶對面五尺之處，雙目灼灼的盯視着尤三奶奶。

「看來你眞是一個鐵石心腸，不解風情的魯男子。」尤三奶奶幽幽地搖頭一嘆：「好吧！我說正經的，你想知道我是誰嗎？」

「那似乎無關緊要。」

「無關緊要？你若是知道我是誰，突然會氣得七竅生烟，告訴你好了，我就是小翠紅。」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我瞞過了你，而你却未能瞞過我，你的那一雙手，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齊霄放。」

齊霄放心中不由暗暗震動，但臉上却淡笑着說：「我還沒有聽說過，從手上能認出人的。」

「別人我不知道，不過我們倆是老相好一年多的日子，每天在一起，我相信我的一雙眼睛決不會看錯。」

「妳一定要把我看成齊霄放，那也就由妳了。」

「事實上你就是齊霄放。」

「隨妳了，答我一句，妳們怎知道我在找小翠紅的？」

「那是我們頭兒的智慧高人一等。」

「別拿我當三歲小孩，我是文雨不是齊霄放。」

「可是他却知道你是齊霄放。」

「他若眞知道我是齊霄放，他就不會得要妳來試我了。」

這話不錯，是理。尤三奶奶呆了呆，一時竟未能答得上話來。

齊霄放冷冷一笑：「別跟我玩心眼兒了，說吧！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要我說不難，你得先告訴我，你是不是齊霄放？」

「這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如果我是……」

「別說如果，只說你究竟是不是？」

「那齊霄放中了毒，如今已武功全失，形同廢人一個，他豈能……」

「不！」尤三奶奶突然脫口說：「他不會！」

「他不會？不會什麼？」

「沒什麼？」尤三奶奶搖了搖頭，雙目忽然一凝：「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齊霄放？」

「是如何？不是又如何？」

「別問那麼多，只答我就行。」

「不行。」齊霄放搖頭說：「妳不說我也不說。」

尤三奶奶深看了他一眼，微微沉吟了一下說：「好吧！我告訴你好了，你要不是齊霄放，你就必死。如果你是齊霄放，也許可以不死。」

「有這一說麼？」

「有。」

「爲什麼？有理由？」

「不爲什麼，也沒有理由。」

「我要眞是齊霄放，只怕會死得更快些吧。」

「不！」尤三奶奶一搖頭說：「如果你是齊霄放，你就可能死不了。」

「哦！」齊霄放淡然一笑：「那很可惜，我死定了，我不是齊霄放。」

「你！你……你爲什麼一定不肯承認……」尤三奶奶臉上陡然現出了一股幽怨之色。

「我不是齊霄放，怎麼承認？」

「算了。你承不承認都一樣，反正我心裏明白。」尤三奶奶忽然幽幽地嘆了口氣說：「現在你聽我說，這座小樓外面最少埋伏了有五支洋槍在等候着你，你只一出去，他們便會給你一槍。」

齊霄放冷笑一聲說：「我不信。」

「你不信？你以爲我在騙你，我在危言聳聽？」

「那倒不是。」

「那你不信什麼？」

「一聲槍響會驚動很多的人，也會召來當地公安局的人員，在這金陵城內，我不相信他們敢隨便開槍。」

「你說的也是。」尤三奶奶淡淡一笑說：「但我們的那位頭兒他另有高明的辦法。」

「他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這我也不清楚，不過，他由來高明，令人高深莫測。」

齊霄放說：「哦！照妳這麼一說，我今天是絕出不了這座小樓，必須被困在這裏三天了？」

「事實如此。」

「只是我這個人由來不信邪，我要試試。」

「你要怎麼試？拿我作護身符，威脅他們不敢開槍？」

「不錯！」齊霄放點頭說：「我只掌握着妳，我不相他們會不顧妳的性命。」

「你錯了！」尤三奶奶搖搖頭說，「這辦法只能用來對講江湖道義的人，對他們却沒有用。只要能除掉你這個背上刺，眼中釘，他們會不顧我的死活的。」

「哦！」齊霄放淡然一笑說：「這話只是妳說的，但我仍然要試試。」

「我勸你最好別試。」

「妳該知道我不是個容易上當受欺之人，何況我已上過一回當，怎還會有第二回？」

「我知道，只是請相信我，如今我是眞心要救你，不是要害你。」

「哦！要我相信妳可以，那麼告訴我，這兒的主人是誰？」

「尤大爺。」

「我要知道他的眞實姓名，他是江湖上的那一位？」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也從未見過他。」尤三奶奶苦笑了笑說：「而且這裏除了這尤家大院外，一切都是假的。」

「那麼……」齊霄放眉頭微微一皺：「妳是受誰的指使也不知道麼？」

「我眞不知道，一向跟我接頭的都是王文昌。」

「那城西高家的事呢？」

「我確實一點都不知道。」

齊霄放冷冷一笑：「問妳這妳不知，問妳那也不曉，說來說去，妳等於什麼也沒說。」

「請你相信我吧，我絕沒有說一句謊話。」

「好吧！就算妳眞是什麼也不知道吧。」齊霄放冷冷說：「那麼我問妳，妳說妳要救我，妳怎麼救我？」

「你看見那張畫嗎？」尤三奶奶抬手指着牆壁上掛着的一幅「貴妃醉酒」圖。

「嗯。怎麼樣？」

「那幅畫的後面牆上有一個凸出的按鈕，只一按那按鈕，畫軸便即捲起，現出一道窗門；窗外就是尤家大院的後院牆，越出窗外就越出了尤家大院，你也就安全脫困了。」

「哦！只有這地方沒有人把守？」

「是的。這是一道密窗，連王文昌都不知道。」說着她移步向那幅畫前走去。

「妳想幹什麼？」齊霄放抬手攔住她說。

「按鈕打開密窗，讓你出去呀。」

「眞的？」

「難道你還不相信我？」

「哼！」齊霄放冷冷說：「我相信妳大概是在想要什麼詭計花樣吧？」

「你太多疑了。」

「上一次當，學一回乖，對妳這種女人，我不能不小心提防。」

「你既那麼不相信我，那我就……」她突然一翻腕，玉手按上心窩，嬌軀一震，含笑說：「這樣，你總該放心相信我了吧。」

玉手挪離了心窩，但心窩上却插着一柄其薄如紙，小巧的柳葉飛刀；如今已只剩刀柄在外。

「小翠紅！妳……妳……」齊霄放大驚失色。

「你現在相信我是小翠紅了？」

「嗯。」齊霄放點了點頭：「小翠紅！妳怎麼這麼傻？」

「不這樣，你怎會相信我是小翠紅，相信我是眞心要救你。」她唇邊浮現起一絲悲淒的笑容，喘了口氣說：「我既然決心要救你，也就沒打算再活下去。因爲你走了，他們絕不會放過我；本來，我是打算在你走了之後再自殺的，但你不肯相信我，我無法可想，只好以此來取信於你了。」說着她緩緩移步又向那幅「貴妃醉酒」畫前走去。

這回，齊霄放沒有攔阻她。

她走到畫前，雙手扶着牆，一隻手伸進畫後，按着了那粒按鈕，那幅畫果然立刻捲起，同時出現了一道兩尺寬三尺來高的窗門。

「快！由這兒出去。」她吃力地抬手一指，轉過身來嬌軀倚着牆壁。

「小翠紅！妳……」齊霄放心中是既羞且愧。

「現在什麼也不用說了，快走吧。」

「可是妳……」

「我已經就要死了，你別管我了。」

小翠紅又喘了口氣說：「當初在船上我雖然下毒害過你，但那是被強逼着幹的，不是我自己願意的；現在我救了你，也算扯平了。我知道我天生淫賤，這殘花敗柳的身子配不上你，無如我……算了，不說了，我只要你明白我對你全是一番眞心。」

說完話，胸衣已被鮮血濕透，一陣嗆咳，倚着牆壁的嬌軀緩緩往下滑，一直滑坐在樓板上，抬起她那雙瞳孔在逐漸收縮的眼睛深看了齊霄放一眼，隨即無力地吐了口氣，頭一歪雙眼一閉，香消玉殞了。

扶持少主　換回二弟急遠颺

華燈初上。秦淮河已開始了那熱鬧無比的賽船大會；兩岸萬頭攢動，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

齊霄放懷着滿心的悲痛與歉疚，來到了秦淮河岸。

小翠紅死了，是爲他而死；也爲的是「眞情」兩字犧牲了。她的犧牲，雖然沒能留給他一條可循的綫索，却留下了一份悲痛、歉疚，深深地烙印在他底心靈深處；也給他留下了一個難解的疑團。那就是：至今猶不知是誰的那個隱身背後指使小翠紅的頭兒；怎知他是來找小翠紅的？

就這麼個疑團，令他想不通，難解難破。

仔細想想，知道他要找小翠紅的人，只有鐵牛、劉四及高家的幾個人。可是，高家的人不可能是，因爲高家那幾個，都知道他是齊霄放；既如此，就沒有再讓小翠紅來試探他是不是齊霄放的必要。

鐵牛跟劉四，更不可能是對方的人。

也許，這兩個血性的朋友，有可能在帮他打聽小翠紅的下落之際，無意中透露了他的來意。抑或是鐵牛、劉四他兩個中有一個跟小翠紅一樣？……

這是個謎。不過這個並不難解開，只要見着劉四或鐵牛，不用問，只要稍爲用點心機察顏觀色就够了。

他心裏在想着，脚下不知不覺地向前移。對那震天的鑼鼓聲，聒耳的呼叫，白晝一般的燈光；他似乎聽若無聞，視若無睹，也全然無動於衷。

驀地，一道寒光朝他飛射而至。他心頭猛地一驚，急忙左脚後滑，身形往後一側一閃；那道寒光從他胸前掠過，「篤」的一聲射入他身後不遠的一顆樹幹上。是柄五寸來長的飛刀，刀身全都沒入樹幹。

好險！若不是他及時發現，閃躲得快，這一飛刀必然全部釘入他的胸窩。

齊霄放抬眼望去，那飛刀來處，正是岸邊人羣，一個個正在伸着脖子，翹起脚尖兒看熱鬧。有的還在手舞足蹈的大聲喊叫，那有一點異狀？又能看出是誰？

看來，他齊霄放已處身危機四伏中，隨時有遭遇暗殺的可能了。

他雙眉微皺了皺，背着手朝人羣走了過去，在人羣後停了步，不言不動，兩眼直望着那每一個人的背影。

十分鐘不到，突然有個人彎下了腰。那是個黑衣大漢，他彎腰是撿拾地上的東西，那是條汗巾。當他彎腰撿拾汗巾的時候，却藉機偷偷地朝人羣後面溜了一眼。撿起汗巾，站直了腰，便向人羣中擠去。

看熱鬧，誰都想往前擠，這沒什麼稀奇。可是，齊霄放唇邊竟立刻泛起一絲冰冷的笑意；脚下邁了步。

然而，他剛才一邁步，已有所警覺地身形突然左偏回顧。眼前，一隻肥胖的手猶抬在半空，而且還有着一張掛着尷尬笑意的胖臉。

「你要幹什麼？」齊霄放目光盯視着那胖臉。

「對不起！請讓一讓，我要往前擠擠。」那胖臉尷尬地笑着說。

「要往前擠，那兒都能擠，爲什麼偏從我這兒擠？」

「對不起！對不起。」嘴裏說着，脚下不閒地往前擠去。

齊霄放沒再多說什麼的回過頭；再看時，那黑衣大漢已擠入人羣中不見了。是有意？抑是巧合？

齊霄放心中冷笑了笑，轉身走開了。他剛走開不久，五六丈外的人羣中，擠出個人，正是剛才那個彎腰撿拾汗巾的黑衣大漢，他目光轉動，滿臉緊張神色，賊頭賊腦地四下裏略一張望，然後邁步匆匆向東走去。

「你！站住。」他剛走沒幾步，背後突然響起一個冰冷的語聲。他身形一震，轉身回頭，眼前；五六尺內，站着那位文雨，神色冰冷怕人。

他臉色驚慌地一變，身形一動，似乎轉身想跑。然而，剎那之間，他收住了那驚慌想跑的勢子，臉上擠出一絲強笑：「朋友是叫我？」

「正是。」

「朋友有何見教？」

「這兒人多，對你我都有不便，我想請你借一步說話。」

「朋友認識我麼？」黑衣大漢臉色一白。

「不認識。但四海之內皆朋友，相逢何必曾相識，一回生，兩回也熟了。再說，我不認識你你却認識我，是不是？別再這兒站着了，走吧。」

「朋友要我上那兒去？」

「不遠。就在這附近，到了你就知道了。」

「朋友。」黑衣大漢搖搖頭說：「我還有事兒，不想走，有什麼話就在這兒說吧。」

「那只怕由不得你。」

「朋友！」黑衣大漢忽然笑了。「你該看看這是什麼地方，這兒有多少人，我只消張嘴一叫，便能安安穩穩地走路，你信不信？」

「我信。」齊霄放冷冷說：「可是只要你有自信能快過我去，你就叫吧。」

「我想試試……」嘴一張，便要叫。的確，他沒能快得過齊霄放，嘴剛一張，齊霄放的一隻手已飛快叉上了他的喉嚨；他叫不出來了。

「快看！」突然，人羣中不知是誰叫了一聲：「那邊有人打架！」

這一叫，看熱鬧的全回了頭。人就是那麼喜歡幸災樂禍，賽燈船固然好看，可是仍比不上頭破血流的打架來得刺激。

齊霄放雙眉不禁一皺，叉着黑衣大漢喉嚨的那隻手一移，落在黑衣大漢的肩胛上，五指緊扣，拉着就走。

「看見了麼？」人羣中又有人說了話：「那個人要被弄走，非倒霉不可。」

「喂！朋友！你要把他弄到那兒去？」人羣中有人大聲發問。

齊霄放沒答理，拉着黑衣大漢往前走去。

「喂！朋友，怎麼回事？」

「朋友！算了。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今天是我們金陵城的好日子，幾年才有這麼一回……」

「是呵！看在大夥兒份上，放了他，看熱鬧去吧。」

看熱鬧的人羣中立刻走過來好幾個，你一言，他一語的勸說着，把齊霄放跟那黑衣大漢圍了起來。

齊霄放自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他微皺了皺眉，方要開口說話。突然，他感覺到黑衣大漢的身軀微微一震，緊接着便往下滑。剎時，他又明白了；他明白這黑衣大漢已經受了暗算，已然氣絕。

「算了。朋友！看在大夥兒份上，放了他吧。」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走過來，伸出一雙手，一手拍向他，一手扒向黑衣大漢；那意思是要分開他兩個。

然而，當他的一隻手碰上黑衣大漢的時候，突然「喲！」發出一聲驚叫地縮回了手，雙眼瞪視着黑衣大漢的臉：「他臉色怎麼烏紫，兩眼翻白，你們快看！」

「糟了！他昏過去了。」

「不對！不像是昏了，像是……」

「死了。」

「對！死了！」

「不得了！殺人了！殺人了！」

這麼幾聲聲音很大，立刻引得那些看熱鬧的人湧過來一大羣；而且越來越多。

「打架打出了人命，這還得了……」

「這人好狠！把他送到衙門裏去！」

又是你一言他一語，七嘴八舌地騷動立起。

齊霄放明知道是上了人的當，但是他很平靜，站在那兒一句話未說。因爲他深知此時此刻不宜開口說話；說什麼也沒有用。

突然，一人排開人羣走到了近前，那是個濃眉大眼，身軀高大，神態威猛的紫衣大漢；身後還跟着兩個紫衣漢子，三個人俱都眼神十足，一望而知是江湖人物，是練家子。

「朋友貴姓？上下怎麼稱呼？」那濃眉紫衣大漢目光灼灼地打量着齊霄放。

「文，文雨。」

「文朋友！這是怎麼回事？」

「他躲在人叢裏用飛刀暗襲我，被我抓住了，當大夥兒圍上來的時候，他又被人以毒藥暗器滅了口，嫁禍於我。」

「這人可惡，殺了人還反咬人一口。」有人立刻叫了起來。

這麼一叫，方平靜下的騷動，立被再度引起。

「少跟他囉唆，扭他進衙門裏去。」

「對！送他到公安局去！」

「對！對……」

剎時又是一片混亂。

「諸位先別吵。」那濃眉紫衣大漢向羣衆抬了抬手，騷動立被壓下一半，然後他目注齊霄放：「文朋友！你是那一路的朋友？」

「我是個不入流的，名不見經傳。」

「文朋友！大家都是江湖上混了多年，也都是明眼人……」

「既如此，閣下就該看得出，這人不是我殺的。」

「文朋友是個明白人，眼下這情形必須拿出些證據，否則怕難以服衆。」

「閣下請看看，此人的致命傷可是在背後？」

「不錯！」濃眉紫衣大漢目光在黑衣大漢背後看了一眼：「那是兩枚餵毒梅花針。」

「那麼閣下請看，到現在爲止，人仍是面向着我。」

「嗯。」濃眉紫衣大漢點點頭說：「面對面，你是沒辦法由他背後下手。」

「現在請閣下再搜搜我身上，看可有梅花針之類的暗器？」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搖頭說：「我明白不會有，只是那是誰呢？」

「閣下剛才可曾聽見有人叫打架？」

「聽見了。怎麼？」

「閣下是個明白人，該想得到，殺害此人的該是那叫打架之人。」

濃眉紫衣大漢沒說話，抬眼向人羣中環掃。

「我看見那個人了，他已經走了，往東去了。」人羣中有人開口說。

齊霄放淡淡一笑說：「閣下如今以爲如何？」

濃眉紫衣大漢未答理，轉向羣衆一揮手：「大家看熱鬧去吧，這人不是這位朋友殺的，殺人的兇手早已經逃走了，大家可以散了。」

他這麼一說，羣衆正要散，然而這時却又有人開了口：「難道就這樣算了麼？怎麼說也該送他進公安局裏去，先把他關起來。」

羣衆立刻又起了一陣騷動，而且又有人隨聲附和。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眉頭微微

一皺，隨即又一擺手說：「江湖上的事江湖人自己管，公安局裏的人，未必能管得了。」

羣衆的騷動剛被他這兩句話壓下去，可是突然有人又叫了起來：「這姓文的臉上戴着面具，叫他拿下來。」

濃眉紫衣大漢等人一怔，目光倏然凝注着齊霄放！齊霄放淡然一笑說：「閣下！那殺人的一夥該還有人在。」

「說話的是誰？請站出來。」濃眉紫衣大漢一點即透，目光轉望向人羣。

「是我。」人羣中响起一個怯怯的聲音。

齊霄放雙眼循聲投注；那是個二十七八歲年紀，身材矮小的青年。

「請站出來。」濃眉紫衣大漢向他招了招手。

人羣一陣移動，那矮小青年走了出來，滿臉顯出不安的神色。

「朋友！你怎麼知道我臉上戴有面具？」齊霄放雙眼凝注。

矮小青年囁嚅ㄉ說：「是剛才我身邊那個人告訴我的。」

濃眉紫衣大漢急忙抬眼，向人羣中搜尋。

「不用找了。」齊霄放淡然說：「他該早溜了。」

「不錯！他已經走了。」矮小青年楞楞地望着齊霄放：「你怎麼知道？」

「朋友！」齊霄放淡笑了笑，一擺手說：「沒你的事了，請吧。只記住，以後凡事少亂出頭，不要被人利用了還蒙在鼓裏。」

那矮小青年怔了怔，但他沒再多說話，默默地轉身擠了出去。

「好了。諸位現在都明白了，殺人兇手確非這位朋友，江湖恩怨事最好別沾，大家請散了吧。」濃眉紫衣大漢又向人羣揮揮手說。

江湖人動輒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江湖上的恩怨事，一般百姓誰敢沾？

濃眉紫衣大漢這麼一說，圍在四週的人羣立時紛紛向四下散去；繼續去看秦淮河裏的賽燈船大會。

也就在人羣紛紛散去的當兒。

「三位小心！」齊霄放突然一聲大喝，掄起那名黑衣大漢的屍身，疾朝濃眉紫衣大漢三人的身後掃去。

濃眉紫衣大漢三人目光一瞥；立刻色變心顫。那黑衣大漢的屍身上，釘着十多枚藍光閃閃的餵毒梅花針。

濃眉紫衣大漢三人剛一怔。齊霄放已沉腕撤回那黑衣大漢的屍身：「三位請看。」

「三位再看那兒。」齊霄放抬手朝東邊一指。

三人同時抬眼望去；只見一名身材瘦高的黑衣漢子正在向東大步飛奔，已出去了五十多丈外。三人立時六眉齊揚，閃身欲追。

「算了，三位別追了。」齊霄放抬手攔着三人說。

「算了？」濃眉紫衣大漢雙目一凝：「爲什麼？」

齊霄放淡然一笑說：「相隔五十多丈，三位要想追上他，只怕得費上很多力氣。而且歹徒人多，很可能在途中埋伏上幾個，於三位只顧全力向前追撲時對三位突施暗襲。三位的武功身手縱然了得，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恐怕亦很難逃過歹徒們的毒手暗算。」

這話不錯，說的是理，也是實情。而就在這麼幾句話的工夫，再看時，已不見了那黑衣漢子背影。顯然，那黑衣漢子必是已經拐了彎。

「文朋友！」濃眉紫衣大漢吁了口氣說：「我兄弟不是糊塗人，大恩不敢言謝，日後……」

齊霄放接口說：「閣下別多說了，就算是恩，三位剛才帮過我的忙，該算是扯平了。」

「文朋友會說話，不過這大恩我兄弟會牢記心中的。」略微猶疑了一下，目光忽然一凝：「至於文朋友的眞姓名，眞面目？……」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倘若有緣再相逢，我當告知三位。」

濃眉紫衣大漢眉鋒微皺了皺：「既如此，我兄弟告辭。」一拱手，偕同兩個同伴轉身走了。

三個紫衣大漢一走，齊霄放也立刻提起那黑衣大漢的屍體走了；走向那僻靜無人處，隱入了夜色中。

一個鐘頭之後，齊霄放又回到了秦淮河岸；他背負着雙手，在那看熱鬧的人羣背後，緩步一路行去。

「文朋友！那兒去？」

齊霄放聞聲停步，前面左旁不遠處併肩站着三個人；正是那三個紫衣大漢，在向他含笑點頭。

「原來是三位。」齊霄放含笑招呼說：「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這秦淮河一帶，如今看來是太小了。怎麼？三位沒往前瞧熱鬧去？」

「我兄弟在此，專爲等文朋友。」濃眉紫衣大漢微笑着，三人一齊邁步走了過來。

「三位有事兒？」

「文朋友剛才不是說，再相逢時，便相告眞實姓名麼？」

「哦！原來爲此。」齊霄放不由失笑說：「三位也太性急些了。」

「有道是：受人點滴，尚須湧泉以報，何況是大恩呢，豈有連人的眞實姓名都不知之理。」

「閣下要這麼說，我就更不敢將眞實姓名相告了。」

「我輩男子漢，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

「閣下好厲害，這話扣人。」抬眼略一環掃：「我們就在這兒談？」

「文朋友的意思是？……」

「我想借一步說話。」

「不必了。」濃眉紫衣大漢搖搖頭：「看熱鬧的都全神貫注在賽燈船上，不會留意我們的。」

齊霄放看了他一眼，微笑地：「閣下大概是怕我吃人吧。也好，那麼我先請教三位。」

濃眉紫衣大漢臉孔一紅：「敝姓葛，葛仁英。」抬手指了指身旁左右的兩個紫衣大漢說：「二弟義英，三弟仲英。」

「原來是威震燕趙的葛氏三英，我失敬了。」齊霄放雙手抱拳。

「不敢。」葛仁英也雙手抱拳：「那是江湖朋友們的抬愛。」

「葛老大客氣。三位何事不遠千里來此？」

「聽說江南風光如畫，秦淮河有賽燈船大會。」

「嗯！還有那賽燈船大會的彩頭，對不？」

「這麼說來，文朋友也是爲它而來的了？」

「難說。」

「難說？」葛仁英微微一愣：「這話怎麼說？」

齊霄放雙目倏然凝注：「三位可知近來金陵附近所發生的一連串大事？」

「可是指夏家滿門慘遭殺害之事？」

「還有那『辣手賽潘安』齊霄放的復現江湖，齊霄放被洪澤湖一帶地方的老大董世艮跟金陵公安局偵緝隊長沈俊秋等人逼迫投入湖心而死之事。」

「這些消息已經傳遍大江南北，我兄弟自是知道。」

「如此我請問，就江湖傳言，那『玉觀音』原在何人之手？」

「金陵夏家。」

「夏家滿門被誰所殺？」

「齊霄放。」

「三位可曾聽說，夏家尚有個未被殺害之人？」

「聽說了，是夏小姐夏瑤芬。」

「何以她能倖免？」

「據說祇有她才知道『玉觀音』的藏處。」

「葛老大可知是誰擄去了夏小姐？」

「自然是那齊霄放。」

「那麼，」齊霄放笑了笑說：「齊霄放如今已被迫投湖而死，夏小姐下落不明，那『玉觀音』又怎會落在城西高家？」

「然則以你文朋友看？」

「這分明是無中生有，假禍陷害。」

「不然。」葛仁英一搖頭。

「不然！」齊霄放目光凝注：「請問高見？」

「不敢當。」葛仁英淡淡說：「有兩件事，文朋友知也不知？」

「那兩件事？」

「第一，那齊霄放與城西高家有極深淵源。」

此言驚人，齊霄放心中不禁倏然一震。「什麼極深淵源？」

「那齊霄放之師齊劍寒之妻，乃是高瑞堯的表妹。」

「哦！」齊霄放强忍心中的震驚，平靜着心神：「那第二件呢？」

「那齊霄放雖然被迫投入洪澤湖中，但却並未葬身湖底。」

齊霄放心中倏又一震，訝然目注說：「這話怎麼說？那董世艮與沈俊秋等人都親眼看見他……」

葛仁英淡淡一笑，說：「事實上，如今他已改頭換面，使用假姓假名又來了金陵。」

「有這等事？」齊霄放故作驚詫無比地搖搖頭：「我不信，葛老大這是聽誰說的？」

「目前齊集金陵的各路英雄，無不知曉此事。」

「消息由何而來？」

「不知道。」

「葛老大認爲這兩件事可信？」

「似乎不是無中生有。」

齊霄放雙眉微皺，默然沉吟了一下說：「我以爲那齊霄放跟高家雖有這層淵源，但這跟高家有沒有『玉觀音』似乎扯不上關係。」

「不！不但扯得上關係，而且有極大的關係。」

「哦！願聞高明。」

「齊霄放既跟高家有這等淵源，那他將夏小姐隱藏在高家就非決無可能。因此，高家有『玉觀音』之說，也就極有可能是眞。還有，齊霄放既已改頭換面使用假姓名潛來金陵；他來幹什麼？當不會是奪寶，任何人都該能想得到，他是護寶。綜此以上兩點，高家有『玉觀音』之說，便十分可信了。」

葛仁英說來頭頭是道，似乎也都是事理。

齊霄放吸了口氣說：「有件事賢昆仲三位恐怕還不知道。」

「什麼事？」

「那齊霄放也是被害之人。」

「哦！這話怎麼說？」

「夏家的人不是他殺的。」

「文朋友怎知不是？」

「葛老大又怎肯定是他？」

「這有兩點。」

「那兩點？」

「一是夏家人全都死在他那獨門的『絕喉指』下。二是金陵自有夏家之後，高家的聲譽便被夏家壓蓋了下去，齊霄放跟高家有這層淵源關係，那麼他替高家出這口氣，挽回高家的聲譽，也是該當的。」

齊霄放一怔，不由搖頭强笑了笑說：「看來齊霄放跟高家人是有口莫辯了。」

葛仁英淡淡說：「如今文朋友可以告知眞姓名了麼？」

「以我看，暫時還是不要告訴三位的好。」

「爲什麼？」

「日後自知。」

葛仁英突然一聲冷笑，說：「其實文朋友不說，我兄弟也已經知道文朋友是誰了。」

「眞的？」齊霄放雙目倏然凝注。

「嗯。」葛仁英又冷笑一聲說：「我兄弟還不算太糊塗，我兄弟雖然欠了你一次情，但如今我兄弟當面放你一馬，咱們算是扯平。然而我却告訴你，邪永遠不能勝正，魔也永不能高過一個道字。我言盡於此，就此告辭，二弟，三弟，走！」一抱拳，轉身大步而去。

齊霄放怔住了，愣然地怔住了。及至他定過神來，葛氏三英已走得不知去向。

望着夜色，他不禁搖頭苦笑。如今，他不得不承認；他完全是處於劣勢了，也不得不佩服那猶不知是誰的對方，高明驚人。

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然而他是只知己而不知彼，對方對他却是

瞭若指掌。

他雙眉深鎖，默然沉思。忽然，他發現了一個疑點，那就是：他跟高家的淵源關係，對方是怎麼知道的？

這，只有高家的那幾位知道，對方怎竟也摸得一淸二楚？

這，這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舉步向西行去，離開了秦淮河岸。

片刻之後，他到了城西高家那宏偉的大門前，毫不猶豫地抬手拍了門。

「那一位？」

「是高榮兄麼？是我。」

「哦！原來是齊……」門栓一陣响動，兩扇大門打開，正是高榮。

「見過齊……文爺。」

「高榮兄別客氣，請代我通報，就說我有要事求見老人家。」

「高榮！是誰？」裏面傳來駱大鵬的話聲。

「回駱爺！是文爺。」高榮答。

「哦！」駱大鵬立即快步走了過來，近前微一躬身：「見過文爺。」

齊霄放謙遜還禮。駱大鵬側身擺手，恭謹地往裏讓客。

「文爺！外面的情形怎麼樣？」駱大鵬陪着齊霄放往裏走，邊走邊問。

「外面謠言很多，詭譎百變，很出意料。」

「哦！文爺此刻來是……」

「把所見所聞向老人家稟報一聲。」

「那麼文爺先請廳裏坐坐，我這就進去請老人家出來。」說話間已行至大廳前石階下。

「有勞駱總管，我在這兒等好了。」齊霄放停步站在石階前。

「如此您請稍候。」駱大鵬一躬身，急步向後行去。

片刻之後。高瑞堯帶着老大高威，老二高雲快步走了出去，駱大鵬緊隨在後。

「賢侄！怎麼不到廳裏坐。」高瑞堯說。

「不客套了。」齊霄放微一搖頭：「小侄特來向老伯稟明一事，馬上就走。」

「幹什麼那麼急？」

「老伯不知道，眼下外面的情形詭譎百變，隨時都得留意。」

「哦！那麼，賢侄有什麼事，請快說吧。」

齊霄放抬眼環顧一匝說：「老伯！怎麼未見三弟？」

「他值夜，正在各處巡視。」

「哦！」齊霄放再次抬眼，環顧駱大鵬等人一眼，說：「眼前在場之人，兩位是老伯的親骨肉，駱總管是老伯的當年故舊，都不是外人，如果我在言語上有什麼得罪之處，還請二位兄弟及駱總管原諒勿怪。」

高瑞堯一怔，方要問。

「老伯！」齊霄放已然接着說道：「日間小侄來此跟老伯在廳裏的談話，已經外洩了。」

高瑞堯臉色一變：「賢侄！這……這怎麼會？」

「事實上，小侄跟老伯的淵源關係，如今外間皆已知曉。」

「有這等事？賢侄不可說詳細些。」

齊霄放當即把葛氏三英的話，簡要的轉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高瑞堯跟高威，高雲、駱大鵬等人的臉色，莫不變得驚詫沉凝而難看。

「正如賢侄所說，當時在廳裏的人，除了大鵬外，便是威兒三兄弟，可是，這會是誰呢？……」高瑞堯皺着眉頭，倏而，他雙眉一揚：「難道當時的談話，被人在廳外竊聽了不成？」

「不可能。」高威搖頭說：「那或可瞞過我們的耳目，但絕瞞不過大哥。」

高瑞堯沉吟地說：「這麼說來，必是內……」

「老爺子！」駱大鵬突然接口說：「大鵬自請扣押，待事情查明。」

「大鵬！」高瑞堯雙目一瞪：「你這是什麼話，幾十年了，難道說我還信不過你？」

「老爺子明鑒，事關重大，怎麼說大鵬總是個外人，不得不有所表明，以待事實之查證。」

「爹！」二少高雲突然開了口：「您看查家兄弟……」他指的是三少高揚身邊的那兩個關外「鷹爪王」門下，查猛、查彪兄弟。

高瑞堯沉聲輕叱：「事關重大，無憑無據，不許空口指人。」目光轉望着齊霄放：「賢侄！你看這件事該當如何……」

「老伯！一切還得您作主。」

「賢侄！彼此不外，你就不必顧慮什麼了。」

駱大鵬接口說：「事關重大，還請文爺伸手查明此事，以免衆心不安。」

「老伯眞要小侄查？」齊霄放目光凝注。

「賢侄！」高瑞堯正色說：「你我之間還有虛情假意麼？」

「老伯！小侄遵命。」轉向駱大鵬：「駱總管！請恕我要得罪了。」

「文爺只管請說。」駱大鵬神色泰然地說。

「駱總管！我佩服你的高明。」齊霄放一聲冷笑，突然抬手一指點向駱大鵬的咽喉。

高瑞堯父子三人見狀大驚失色，駱大鵬却坦然平靜如常，一動未動。

齊霄放一指堪堪點上駱大鵬的咽喉，却突然沉腕收指一笑說：「駱總管！事非得已，你要多多原諒。」

駱大鵬淡淡說：「文爺這是什麼話，應該的。」

齊霄放一笑轉向高瑞堯說：「老伯！請喚三兄弟，就說您有事相詢。」

「雲兒！去，叫你三弟來。」

高雲應了一聲，快步而去。

「賢侄！剛才你對大鵬那是……」高瑞堯雙目凝視着齊霄放。

「試試他。」齊霄放淡淡一笑：「他若是我們要找之人，必然心虛。」

「哦！」高瑞堯點點頭：「賢侄可眞嚇了我一大跳。」

「大哥……」是高雲找到了高揚，老遠他就揚手招呼，人至近前，熱情非常地說：「大哥什麼時候來的，怎不早叫我一

聲。」

齊霄放笑了笑：「剛來一會兒，三弟辛苦了。」

「沒什麼，這是小弟份內的事。」

「三弟！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是什麼事？」

「三弟身邊那兩個，是什麼時候收在左右的？」

「大哥是說查家兄弟？」

「正是他二位。」

「是不久之前才認識的，不過，那不能叫收，而是我跟他兩個一見投緣，他兩個也正好沒去處，所以……」

「三弟！」齊霄放含笑說：「你說的太籠統了，可否說詳細點，像不久之前；究竟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怎樣認識的？等等……」

「大哥！」高揚狐疑地望了齊霄放一眼：「有什麼不對麼？」

顯然，二少高雲沒跟他提起。

齊霄放淡笑了笑：「沒有什麼，隨便問問。」

「大哥……」

「揚兒！」高瑞堯忽然沉聲說：「別多問，先答你大哥問話。」

高揚天不怕，地不怕，對這位嚴父却是怕得要命。「大哥！時間是在半個多月前，地點是在城裏一家酒樓上，至於是怎麼認識的……」臉孔微微一紅，赧笑了笑說：「是因爲我見他倆長相怪異，不由對他倆多看了兩眼，因此就惹上了麻煩。」

齊霄放含笑說道：「可是他倆過來質問，恰巧三弟氣盛，於是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結果是不打不相識，成了好朋友。

「不！大哥，沒打。」高揚搖頭說：「我一報出姓名之後，他倆馬上改顏致歉，並且一陣恭維，把我捧上了天。」

「哦！」齊霄放沉吟地轉望向高瑞堯：「老伯！我說一句大胆的話；憑藝出關外『鷹爪門』的弟子，實在沒有對高家的改顏賠罪、奉承恭維的必要。」

「賢侄這話不錯，高家的聲威遠不及鷹爪門。」高瑞堯點點頭：「那麼賢侄以爲他兩個是？……」

齊霄放微微一笑：「且聽三弟再說下去。」

「大哥！」高揚楞楞地說：「我說的是眞的。」

齊霄放笑笑說：「三弟！沒人說你說的是假話，說下去吧。」

「以後彼此談得十分投緣，後來就來了家裏。」

「他兩個來家裏，是出自三弟的邀請，還是……」

「是我邀他兩個來家裏小作盤桓，幾天之後，他兩個就表示初來關內，人地生疏，也無處可去，願意在家裏幫幫忙。」

「哦！」齊霄放沉吟地轉向高瑞堯說：「老伯！鷹爪王在關外業大勢大，門下弟子，入關不該是出來找飯吃的。」

「賢侄說得不錯。」

「三弟！」齊霄放又轉望向高揚：「你對他兩個了解多少？」

高揚怔了怔：「大哥這話是？……」

「我的意思是，三弟覺得他兩個怎麼樣？對他兩個的底細究竟知道多少？」

「他兩個平常沉默寡言，脾氣性情雖然有點乖僻冷酷，但不失爲性情中人，可交的朋友。至於他兩個的底細，我只知他兩個藝出『鷹爪門』。」

「三弟！只是如此而已麼？」

「是的！大哥。」

齊霄放默然沉思未語。

「賢侄！」高瑞堯突然開口說：「這該夠了。」

「老伯，是的。」齊霄放點頭說：「他兩個是夠可疑的。」

「那麼，我們該可以……」

「不！老伯！不忙。」

「不忙？」高瑞堯雙目惑然凝注：「那賢侄的意思預備怎麼辦？」

「老伯不是命小侄全權處理此事？」

「好吧。」高瑞堯點頭一笑：「我不問了。」

齊霄放笑了笑，轉望向高揚：「三弟！他兩個現在可在家？」

「在！剛才還跟我在一起。」

「那好，麻煩三弟把他兩個叫來，就說有重要大事相商。」

高揚應了一聲，腳下却未動，遲疑地：「大哥！究竟是怎麼回事？」

齊霄放神色微微一肅，便把原因概略的說了一遍。

高揚臉上倏然變了色，搖頭說：「不可能！大哥！這絕不可能！」

「何以見得不可能？」

「相處半個多月，我看得出來，他兩個絕不會。」

「三弟！」齊霄放淡然一笑說：「沒人說要把他兩個怎麼樣，你又何必那麼緊張？」

「大哥！我絕不是偏袒他兩個，事實上……」

「三弟！我只是要你把他兩個叫來，也的確是有要事商談。」

「好！我這就去。」轉身大步行去。

「三弟！別把不該說的告訴他兩個。」齊霄放叮囑地說。

「我知道，大哥。」

望着高揚的背影轉入後院，齊霄放目光又環視了高瑞堯等人一眼說：「我請諸位跟往常一樣，別露半點聲色。」

「賢侄只管放心，我幾個明白。」高瑞堯說。

「老伯！」齊霄放微吸口氣說：「他兩個如果是來臥底的，除去他兩個不但於事無益，反而打草驚蛇。逼他們說話吐供，也不如暗中留意，讓他們自己引出那個暗中人來。」

「賢侄！」高瑞堯點點頭：「這個我明白。」

一陣腳步聲响動，高揚帶着查猛、查彪兄弟來了。近前，查家兄弟齊向齊霄放施禮。

「二位請別多禮。」齊霄放欠身還禮說：「如今大夥兒都到齊了，我要告訴諸位一樁大事，這件事可千萬不能洩露出去，否則的話，我們就要全盤俱墨了。」

高瑞堯接口說：「賢侄放心，我們都不會洩露出去的。」

齊霄放環視了衆人一眼，神情突然一

肅：「我已經訂製了一隻『玉觀音』，無論大小，形式，玉質，都跟眞品一模一樣。到第三天夜裏拿出來，讓他們去搶去；趁着他們搶奪紛亂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放手幹我們的了。」

放手幹什麼？他沒說，高瑞堯等人也沒問，查家兄弟靜靜地聽着，臉上毫無異容。

「好！」高瑞堯雙手一拍巴掌說：「就這麼辦。賢侄！那隻玉觀音已經雕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絕對趕得上用。」

「那就行了，賢侄還有別的事麼？」

「沒有了，只是這件事關係高家的安危，千萬不可洩露風聲。」

「賢侄放心，絕不會的。」高瑞堯朝高揚一揮手說：「揚兒！你三個去吧。你大哥叫你們三個來的用意，旨在讓你三個小心，加倍戒備。明白麼？」

「孩兒明白。」高揚帶着查家兄弟走了。

望着三人的背影轉入後院不見後，齊霄放輕聲一笑說：「老伯！我們跟去瞧瞧吧，但千萬得小心，不能讓他兩個有所驚覺。」

「這一下怕不人贓俱獲。走！」當先邁步，領着衆人輕輕地向後院掩去。

後院中，高揚與查家兄弟二人默默地走着。

突然，查老二查彪開了口：「三少！我內急，去去就來。」

「去吧！快去快來。」高揚說。

查彪應了一聲，手捂着肚子，快步越前向後深處急急行去。

後院，那緊靠院牆處，是一片草地，草地上建着兩間小房子。那；一間是茅房，一間是柴房。

查彪既然「內急」，就應該進茅房，可是，他却步履輕捷地進了柴房。

片刻之後，他由柴房裏出來時，手裏抓着個活的東西；那是一隻信鴿。他抬眼朝四週掃視了一眼，揚手便要放那信鴿。

「查彪！你好大的胆！」夜空中突然響起一聲沉喝。

查彪一驚凝目投注，一處暗隅中轉出五個人來；正是齊霄放跟高瑞堯，大少高威，二少高雲與總管駱大鵬。

他大驚失色，連忙手一揚，信鴿展翅冲天欲起，然後他跟着騰身要逃。

「查彪！跟我玩心眼兒，你還差得多。」齊霄放一聲冷笑，揚手一道寒光飛射向那隻信鴿，身形隨之騰起，一掌擊向查彪，口中冷喝：「下去！」

他動作快捷如電，查彪欲逃未成，身子立被他一掌迫落地面；那隻信鴿也被寒光射中墜落。

「三位且作小忍，我還有話要問他呢。」齊霄放身形跟着落地，抬手擱住含怒欲撲的駱大鵬跟高威、高雲。

駱大鵬等三人怒目瞪視着查彪，未再動。

「二弟！」齊霄放向高雲說：「麻煩你去把那隻信鴿取來給我，我要先看看牠爲查老二帶出去的是什麼好消息？」

高雲快步過去拾起地上的那隻信鴿交給齊霄放。查彪面如死灰，站在那裏不言不動。

「這是什麼字？鬼畫符嘛！」齊霄放自信鴿腿上取下一個小紙捲兒，展開一看，他皺起了眉頭。

那紙上，彎彎曲曲地畫滿了；只是那看來不像是字，又不知是什麼？是什麼意思？

忽然，齊霄放笑了：「呵！我明白了。二位藝出關外，來自關外，想必這是蒙古文字，對麼？」

查彪沒說話。齊霄放目光一凝：「可否麻煩閣下，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查彪眼珠子轉動了一下說：「這是我跟本門通信，上面的意思是說我兄弟暫時不回關外，要等高家渡過危難之後才能回去。」

「哦！」齊霄放淡淡一笑：「這麼說來，閣下倒是一番仁義好意了。」

「本來就是。」

「這我可就不懂了，關外『鷹爪門』與金陵高家一無親，二非故，二位爲什麼要遠來關內爲高家效力？」

「這很簡單，『士爲知己者死』。」

「哼！好一個『士爲知己者死』，眞的麼？」

「自然是眞的，你可以看看那紙條上的字。」

「你這是存心作難我，我怎會看得懂呢？」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有。只怕你這張紙條送出去後，高家就渡不過危難了。」

查彪淡淡地說：「你若是不信，我莫可奈何。」

「查彪！」齊霄放語聲一冷說：「你當我眞不識蒙古文字麼？」

查彪心中一驚，但旋即平靜地說：「那最好，你既然識得，就該知道我所言不虛。」

「我只知道你的話是虛得不能再虛了，這紙條上所寫的意思，跟我剛才所交待的事情一字不差，你不信我唸給你聽了。」他冷笑了笑，嘴裏嘰哩咕嚕地唸了一陣：「怎麼樣？對麼？」

查彪身軀機伶冷顫，臉色大變，閃身欲逃。可惜，他沒能快得過齊霄放，他身軀剛動，齊霄放一隻手掌已快捷如電地落在他的肩胛上。他疼的哼了一聲，身軀頓時矮了半截。

「老伯！」齊霄放轉向高瑞堯說：「請派人去把查猛引來。」

高瑞堯的臉色十分難看，朝駱大鵬一擺手說：「快去。」

駱大鵬轉身欲去。

「且慢！」齊霄放突然說道：「駱總管！三少可是查猛敵手？」

「怕要略遜一籌。」駱大鵬答。

「那麼先把三少引開他身邊。」

駱大鵬一點即透，懂得這話的意思，剛要點頭答應。突然一聲冰冷的輕笑傳了過來：「奈何三少他不願離開我身邊。」

衆人一驚目光投注；只見查猛一隻手箍着三少高揚的頸脖子，一隻手握着一把寒光耀眼的匕首，抵在高揚的心窩上，緩步走來。

高瑞堯等人臉色劭變，但却沒一個敢

動。高揚臉色煞白，神態怕人。

「你們誰敢動一下，我這把匕首就插進三少的心窩。」查猛挾着高雲走進五丈之內，冷冷說。

「查猛！」高瑞堯瞪目怒聲說：「我高家待你兄弟不薄。」

「那沒有用，我兄弟身受別人的恩惠更深厚。」

「查猛！」齊霄放雙目凝注：「你說誰？鷹爪門？」

「鷹爪門中已經沒有我兄弟這兩個人了。」

「這麼說你兄弟已被逐出門牆了？」

「那是我兄弟的事，與你無關。」

「怪不得你兩個遠來關內，敢情是有家歸不得。」齊霄放目射威稜地：「查猛！我問你，你是受誰的指使？」

「你想我會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

「那你何必多問。」

「我想由你口中證實。」

「你別夢想了，我什麼也不會說的。」查猛冷冷地說：「齊霄放！現在我要你放了我二弟。」

「你想我會那麼好說話？」

「我以爲你該。」查猛冷冷一笑說：「要不然，我跟你一個換一個，我們兩不吃虧。」

「你想帶走高三少？」

「那是當然，你不放我二弟，我就帶他走。反正我要帶走一個，不是他便是我二弟。」

「我以爲你能出得了高家？」

「那要試試看再說。」

齊霄放微一沉吟：「要我放查老二不難，你先放了高三少。」

「哼，齊霄放！你把我當成了三歲孩童。」

「你要明白，你若不放了高三少，你出不了高家。」

查猛冷聲一笑：「我更明白，我若放了他，我兄弟兩更出不了高家。」

「你敢把高三少怎麼樣？」

「爲了我二弟，我雖不敢把高三少怎麼樣，然而，你齊霄放也未必敢把我二弟怎麼樣。」

「那倒不見得。」齊霄放淡淡說：「高老爺子有三個兒子，而你兄弟只有二人，一個換兩個，該值得，爲江湖道，爲整個高家安危，應該更值得。」

「那你就試試看吧。」

「賢侄！」高瑞堯顫聲接口說：「你說的對，犧牲了高揚，我還有兩個兒子，放了他兩個我高家將難渡危難，金陵江湖道也會遭殃，我這個兒子可以犧牲……」

「爹！」高揚突然厲聲激昂的說：「我一身換我高家跟金陵江湖道安危，不但值得，也壯烈。」

高家父子皆英豪，都是令人敬佩的人物。

齊霄放聽得不由暗暗點點頭。「查猛，我答應你放查老二。」

「賢侄！不可。」高瑞堯急急說。

「老伯！」齊霄放微一搖頭說：「以三弟的身份，換這兩個跳樑小醜，太不值得。」

「賢侄！高瑞堯不是不明大義之人，你不用……」

齊霄放接口說：「老伯可是交小侄全權處理？」

高瑞堯吸一口氣，肅容地說：「我明白賢侄是爲我高家，但如此却陷高家於不義。」

「老伯！我既然全權處理，一切就應該由我。」目光倏然轉注查猛：「查猛！你聽見了麼？」

「聽見了，但我要你先放人。」

「查猛！齊霄放既作千金諾，便絕不會食言背信。」

「那沒用，事關我兄弟生死，我不敢輕信任何人。」

「查猛！」齊霄放雙目倏射威稜地：「我放了查老二之後，你若是……」

查猛立刻接口說：「我自然會放開高三少，我若傷了他，我兄弟就走不了。」

「你明白就好。」一抖腕，查彪身子踉蹌前衝，一直衝到查猛身旁。

「查猛！該你放人了。」齊霄放冷冷說。

「不忙。」查猛陰陰一笑：「我要請高三少送我兄弟一程。」

高瑞堯等衆人都勃然色變。齊霄放目射煞芒：「查猛！你敢欺我。」

「這不能說是欺你。」查猛淡淡說：「你知道我如在此時放了高三少，我兄弟勢必仍然走不出高家一步。」

「那麼我再作許諾，放了高三少你兄弟只管走，我保證絕沒人攔你們。」

「不行！」查猛一搖頭：「我不能冒這個險，也不能相信你。」

高瑞堯突然大喝一聲，閃身欲撲。

齊霄放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他，目注查猛：「查猛！我又怎能相信你？」

查猛陰笑地：「事實上你也只有相信我，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查猛！」齊霄放吸了口氣，忽然一點頭說：「好！你兄弟走吧，不過，我話說在前頭，你若傷了高三少毫髮，縱然天涯海角我也必追殺你兄弟。去！」抬手一揮。

「你放心！查猛也向來說一不二。老二！走。」挾持着高揚往外走去。

齊霄放與高瑞堯等衆人都站在原地未動，直到查猛兄弟挾持着高揚出了大門，衆人這才邁步行向大門站立。只見查猛兄弟挾着高揚出了百丈之外，才放開高揚，快步飛奔而去。

齊霄放心中爲之一鬆說：「倒不失爲信人，老伯，我得跟下去找找綫索去，遲了恐怕來不及了。」彈身而起，朝那查猛兄弟奔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查猛兄弟的脚程不慢，只是齊霄放的脚程更快；片刻工夫之後，百丈多的距離已接近了五十來丈。追着追着，查猛兄弟突然彈身而起，躍上了一家大宅院的圍牆，一頭栽了進去。

齊霄放追到那圍牆外，略微猶豫了一下，隨即騰身越牆躍入。

大宅院很大很大，只是，到處一片漆黑，靜寂，不見一絲燈光，不聞一絲聲息，也不見了查猛兄弟的踪影。

齊霄放雖然有一身很高的武功，但在

這環境陌生，敵暗我明的情況下，他不由立刻皺起了眉頭，也提高了警覺，迅速的閃身隱入一處牆角，以防猝然暗襲。

「齊霄放！你來了麼？」一間屋子裏突然傳出了一個冰冷的聲音。

齊霄放隱身牆角處，屏息凝神未動。

那冰冷的聲音一笑又說：「堂堂男子漢，名震江湖的英雄人物，既敢跟到此地，為何又躲躲藏藏的不敢露頭，豈不令人恥笑……」

「齊霄放在此，閣下也請出來見見吧。」一個「激」字刺人，齊霄放胸中氣血不由陡地往上一沖，閃身而出。

牛鬼蛇神　一網成擒案大白

左邊，十多丈外的一間屋門霍然打開，閃身走出了個身材頎長的青袍老者，身後跟着四個人：查猛查彪兄弟，另兩個面孔陌生得很，齊霄放不認識。

「沒想到『辣手賽潘安』也受不得激，眞出人意外。」青袍老者輕聲一笑說。

「哼！這麼說，閣下並不知道我會跟來？」

「不！我猜你一定會跟來。」

「你猜對了，如今我來了。」

「你來得正好，免得我去找你。」

「你找我幹什麼？」

「你跟來此地又幹什麼？」

「我要找那挑起禍端，竟欲陷害高家的狡詐惡徒。」

「我找你是為了要殺你。」

「你我有仇恨麼？」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殺我？」

「因為你姓齊。」

「哦！」

「也因為你是齊劍寒的義子，是他唯一的傳人。」

「哦！就為這點理由？」

「不錯。」

「你與先師有仇？」

「我恨不得把齊劍寒碎屍萬段。」

「你恨先師那麼深？」

「比海尤深。」

「那麼對高家呢？你跟高家也有仇恨麼？」

「我跟高家雖然沒有仇恨，但高家不該跟齊劍寒是親戚。」

「這麼說，凡是跟先師有關連之人，都在你要殺之列了？」

「不錯。只要是跟齊劍寒有關連之人，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對高家，你打算怎麼辦？」

「簡單得很，我兵不刃血，假手各路江湖道除去高家之人。」

「好陰毒的手段。」

「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我猜你如此借刀殺人，大概還別有什麼企圖目的吧？」

「你猜對了。」青袍老者嘿嘿一笑：

「金陵地區，除了夏家就是高家，如今夏家已只騰下一個小丫頭，高家再一完蛋，這金陵江湖就是我的天下了。」

「你好大的野心。」目光一凝：「我請問，你跟先師有何仇何恨？」

「你去問齊劍寒吧，他自然會告訴你的。」

「他老人家已然故世了。」

「可是我不信。」

「你不信就算了，我再請問，夏家的人也是你殺的麼？」

「不錯！是我殺的。」

「夏家又跟你何仇何恨？難道夏家跟先師也有關連？」

「夏家跟齊劍寒雖無關連，但却是金陵地區一號人物，不除掉夏家，我就無法獨霸金陵江湖。」

「哦！這麼說，擄去夏小姐的也是你了？」

「不錯，是我。」

「她現在何處？」

「一處十分安全隱秘的地方。」

齊霄放吸了口氣：「你也會『絕喉指』嗎？」

「當然，要不我怎能嫁禍於你？」

「我很感奇怪，你怎會『絕喉指』的呢？」

「你想知道麼？」

「當然想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說出齊劍寒的隱身之處。」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先師已經故世了。」

「只是我不相信。」

「那只好由你了。」目光倏又一凝：「我還未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我姓尤。」

「大名？」

「這兒的人都叫我尤大爺。」

「尤大爺？你就是小翠紅口中那尤家大院的主人？」

「是，也不是。」

「這話怎麼說？」

「以前我不是，現在是。」

「尤家大院以前的主人呢？」

「死了。」

「是你殺死的吧？」

「你猜對了。」

「你為何要殺死尤家大院的主人？只為冒充他？」

「你又猜對了，我要以尤家大院主人的身份出現獨霸金陵江湖。」

「你原來並不姓尤吧？」

「不！我正是姓尤。」

齊霄放吸了口氣說：「現在請明白的答我一問。」

「你問吧。」

「從脅迫小翠紅暗中下毒害我開始，到目前為止，這一個多月我遭遇的一切，可都是你一手策劃佈置的？」

「不錯。」尤大爺點頭一笑說：「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

「你的意思是說？……」

「如今你已經投進了羅網，想活着走出去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說出齊劍寒的藏身所在，自殘雙目，我或可恩施格外，放你一條生路。」

「你這裏是龍潭？」

「不是龍潭。」

「是虎穴？」

「也不是虎穴。」

「你該知道，這裏縱然是龍潭虎穴，也未必能困得住我。」

「這裏雖然不是龍潭虎穴，但我有把握你絕對活着走不出去。」

「你的把握可就是憑你們眼前這五個人？」

「另外還有五枝快槍。」

「哦！」齊霄放心頭暗暗一驚，雙目陡射精光，像一頭獵鷹般地掃了一眼：「在什麼地方？」

尤大爺目光向週遭一掃：「四週，他們都掩蔽得很好。」

「我怎麼沒發現，你不是故作危言虛聲恫嚇吧？」

「你不信不妨試試。」

「我當然要試。」腳下邁步緩緩朝前逼去。

「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射在齊霄放腳前尺多之處，地上泥土被激起尺多高。

齊霄放心頭一凜，腳下停步。

尤大爺嘿嘿一笑：「這是證明我並非危言虛聲恫嚇，也是警告，你如再敢妄動一步，槍子便會往你身上招呼了。」

「看來，你今天果眞是已決心不讓我活着出去了。」齊霄放深吸口氣，淡然冷靜地說。

「當然。要不然我就不會得現身露面，告訴你這些實情了。」

「你說的也是。」齊霄放淡然一笑：「我有一樣東西給你看了之後，你可能會後悔。」

「哦！是什麼東西？」

齊霄放沒說話，探手自懷中摸出兩枚龍眼般大黑黝黝的圓球，托在掌中：「你識得這東西嗎？」

「這是什麼？」尤大爺深看了一眼，搖搖頭。

「它叫霹靂子。」

「炸藥？」尤大爺臉色一變。

「不錯。」齊霄放點頭冷然一笑說：「這東西威力奇大，只要一枚，就足够使你尤大爺等五位血肉橫飛，粉身碎骨。」

尤大爺臉色再次一變，腳下情不自禁地移步緩緩向後退去。

「站住！」齊霄放冷然沉喝：「尤大爺！你最好站着別亂動，只要你的人不動槍，我也不會用『霹靂子』對付你。」

這情形，尤大爺當然明白。

暗中埋伏的五枝快槍，雖然足可將齊霄放的身軀射成一座螞蜂窩，可是他跟查家兄弟等五人必然也難逃那「霹靂子」的刦數。

他不是個不顧自己性命的人；當然不會不為自己的安全着想。

於是，他暗吸了口氣，擧起一隻手來在空中揮了揮；示意那埋伏在暗中的手下不要胡亂動槍。

「俗語說：識時務者為俊傑。」齊霄放淡然一笑說：「看來你尤大爺倒是個識時務的俊傑。」

「你想怎麼樣？」尤大爺目光凝注，冷冷地問。

「我想現在我們該好好的談談了。」

「談什麼？」

「條件。」

「不必了，你走吧，今天算你佔了先着，我任你活着離開此地就是。」

「不！我還想帶走一個人。」

「你想帶走誰？」

「夏瑤芬夏小姐。」

「不行。」

「你該明白，如今你的性命在我的手裏。」

「我明白，但是你也該明白，我死，你也必死在我手下的亂槍之下。」

這話是實情，齊霄放不由暗暗皺起了眉頭。旋而他吸了口氣：「尤大爺！你是個人物不是？」

「怎麼樣？」

「夏小姐只是個弱女子，你擄刦她算什麼，你要是個人物，就該放了她。」

「我會放她的，不過現在還不能。」

「為什麼？是怕她找你報仇？」

「我要是怕她報仇，我就會斬草除根殺了她，不會得還留着她了。」

「那你為什麼不現在就放她？」

「這問題日後你自然會知道，請恕我暫時保密。」

「你打算什麼時候放她？」

「也許是明天，也許還得過上一段日子。」

齊霄放微一沉吟，道：「你不會傷害她吧？」

「這你大可放心，到現在為止，我一直待她如上賓，不過……」嘿嘿一笑：「她如果堅決不合作，我可能會讓她吃點苦頭。」

「你要她合作什麼？」齊霄放目光凝注。

「這你日後也自會知道！」

齊霄放雙目倏射威稜逼人地說：「我警告你！尤大爺！你如果傷害了她，我會把你挫骨揚灰！」

「齊霄放！」尤大爺冷聲一笑說：「這種狠話嚇不了我，錯開今天，我仍然會找你，除非你說出那老鬼師父的藏身所在，你自殘雙目，我是決不會放過你的。」

「尤閣下！」齊霄放雙眉微揚了揚：「我已經說過兩遍了，現在我再說一遍，先師已經故世了。」

「可是我決不相信，他向來筋骨强健，又是個練有一身武功的高手，我不相信他會輕易的死去的。」

「你一定不信，我也無可奈何。」齊霄放淡淡說：「俗話說得好，父債子償，師債徒還，你跟先師有什麼深仇大恨，我都一肩承當，你盡管找我好了，只希望你別再牽累別人。」

尤大爺嘿嘿一笑：「現在大部份都已獲得解決，只剩下你一個，你放心吧，我不會再節外生枝去牽累別人的。」

「那就好。」

「你的話說完了麼？」

「說完了。」

「今天我雖然佈好鈎，張好網，而你也吞了鈎，蹈了網。」尤大爺目光瞥視了他手裏的那兩枚「霹靂子」一眼……「奈何我是個向來行事謹慎，不喜歡冒險做賠本生意的人，現在你請吧！」

齊霄放心裏很明白，眼前這情勢，對方雖然為了自己的性命，無法奈何他，可是他卻也無可奈何得對方，目前他只有放過對方，以後再說。

於是，他沒有再說話，暗吸了口氣，突然騰身拔起，一個倒翻翻出了圍牆。

× × ×

秦淮河的賽燈船大會，應該正是燈光上騰冲霄，鑼鼓喧天，沿河兩岸人潮如浪，萬頭攢動，情況緊張激烈的時候。

可是，出人意外地，秦淮河上竟然靜悄悄的，那兩岸上的人潮不見了，燈船上的燈也都已熄滅，賽燈船大會似乎已經結束。

齊霄放怔住了，他站立河岸望着那靜靜的河水出了神……這是怎麼回事？現在才十點多鐘，賽燈船大會正該是進行如火如荼之際，怎麼早就結束了？

這是為什麼？難道出了事？……

但，究竟是出了什麼事呢？……

齊霄放緊緊地蹙起了眉頭。

突然，石橋上飛奔下一個人來——劉四。

「文老哥，你上那裏去了？我到處在找你。」

「奇怪，四哥，燈船會怎麼這麼快就散了？」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找你，燈船會進行得好好的，不知道是怎麼事兒，忽然停止，而且，一些江湖人都趕往城西高家去了。」

「哦，」齊霄放心頭一震，「高家恐怕要糟，他們去了有多久了？」

「大概有半個鐘頭的光景。」

「我這就趕去了，可能還來得及。」

「文老哥，我陪你一起去。」

「謝謝你，四哥。這種江湖事你最好別插手，再說，你去也帮不上忙。」

「那麼我……」劉四知道這是實情話，不由有點不好意思的臉孔一紅。

「別說什麼了，我明白你的心意。」

齊霄放伸手拍拍他的肩膊，邁步往城西飛奔而去。

× × ×

齊霄放脚下飛快，一口氣奔到城西，距離高家還在百丈以外，老遠便看見高家大門前街上站滿了江湖人物。人數雖然很多，可是卻都靜靜地站立着，看樣子似乎在等待着什麼，而高家的兩扇黑漆大門則關得緊緊的。

「兄台。」齊霄放緩緩脚步，瀟洒地走了過去，向一個身材魁偉的虬髯大漢拱手，「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虬髯大漢望了他一眼說。

「要知道我就不會向朋友請教了。」

齊霄放搖搖頭。

「聽說高家有尊『玉觀音』，價值連城，就是這麼回事。」

「哦，高家有尊『玉觀音』那是高家的事，這麼多人在這兒幹什麼？」

「想開開眼界。」

「想開開眼界？」齊霄放眨眨眼睛：「那不是高家把『玉觀音』拿出來給大家看看了？」

「不錯，正是這樣。」

「高家肯嗎？」

「只怕不肯也不行，由不得高家。」

「為什麼？」

「你是本地人嗎？」虬髯大漢翻動着環眼上下打量着他。

「不是的，我是由外地來看賽燈船會的。」

「你是個讀書人吧！」

「是的，我讀過不少書，要是在前清，我可以攷秀才。」

「咱勸你別問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吧，離得越遠越好。」

這虬髯大漢外觀看起來雖是個粗暴之人，心地倒是好得很。

「這又是為什麼？」

「叫你別問，你為何這麼囉嗦？」虬髯大漢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色。

「因為我好奇。」

「你別好奇了，這種事也好奇不得，弄不好就會連性命也好奇進去。」

「有那麼嚴重？」齊霄放目光凝注，臉上含着笑。

「嗯。」虬髯大漢點點頭：「江湖上的事，你們讀書人不明白，也最好別問，知道了，只有害無益。」

「謝謝兄台的好心。」齊霄放臉上仍然含着笑，「但是我還是想問明白一切，只要兄台告訴我，我自當聽從兄台的。」

突然，高家緊閉着的兩扇大門都打開了。

「跟高家接洽的代表們出來了。」虬髯大漢一抬眼說：「是怎麼回事？你馬上就能明白了。」

齊霄放抬眼望去，由高家走出五個人

來，三個五十開外的老者，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一個三十五六年紀，人品氣宇頗為不俗的英俊漢子。

五個人一走出來，高家的大門立刻又關上了，街上站着的各路江湖的人物，立時迎着五人圍了上去。

「沈大爺！怎麼樣？」一名中年漢子首先開口問。

沈大爺名沈百成，是三個老者居中的一個，身穿一件錦緞長袍，四方臉，氣度沉穩，隱含懾人之威。

「沈大爺，」另一名中年漢子接口問：「高瑞堯是不是不答應？」

「嗯。」沈百成微一點頭：「高瑞堯說非到第三天不能把東西拿出來。」

「他媽個巴子的。」一個身胚粗壯，滿臉兇悍的漢子粗聲說：「高老頭兒竟然不識抬舉，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就跟他來硬的……」

「對。」一個瘦猴漢子附和地接口：「沈大爺，高老頭兒既然不識抬舉，不給面子，咱們就用不着跟他客氣什麼了。」

「對。」

「郭猴子說的不錯……」

「我贊成，咱們就鬥了他姓高的。」

一衆江湖人物七嘴八舌的贊成附和。

「走！我打前站，咱們敲門去。」身胚粗壯，滿臉兇悍的漢子說着，大步直朝高家大門前走去。

「且慢，尤老弟，」沈百成抬手攔住粗壯漢子，目光轉向一衆江湖人物，「諸位請先靜一靜，這件事最好別亂來，也妄動不得。」

「為什麼？沈大爺。」郭猴子說：「高老頭兒的個性很倔强，不給他點顏色看看，他是不會識相的。」

「哦。」沈百成臉上含着淡淡的笑容，「就憑你？」

郭猴子呆了呆：「憑我當然不行，但是咱們有這麼多人。」

沈百成微微一笑：「有這麼多人又怎麼樣？不是我說洩氣話，高瑞堯的一身功夫，咱們這麼多人中，只怕很少有人能是他的對手。」

「難道你沈大爺也不是他的對手？」

郭猴子猶豫了一下說。

「那雖然不見得……」

「既然不見得，你還怕什麼？」郭猴子不等沈百成把話說完，立刻接了口，而且語氣中還含着「激」意。

「我並不是怕什麼。」沈百成臉上仍然掛着淡淡的笑容：「只是我是不會輕易跟他動手的，尤其在目前這種情形下。」

「為什麼？」

「因為我有做人的原則。」

「你沈大爺做人的原則是……」郭猴子雙目凝注。

沈百成沉靜地說：「不跟着別人瞎起鬨，不仗勢欺人，不倚多為勝，更不願輕妄跟人結怨。」

「哦。」郭猴子陰陰一笑說：「你沈大爺既有這樣的做人原則，我們自然不能勉强你違背自己的原則，那就請你讓一步，別攔着尤兄了。」目光轉向粗壯漢子尤大海：「大海兄，走！咱們幹咱們的。」

「我不許！」沈百成威態懾人地沉聲說。

「憑什麼？」尤大海被沈百成那懾人的威態震得一怔，旋即兇睛一翻。

「不憑什麼。」沈百成神色平靜地說：「只因為我已經答應過高瑞堯，等到第三天。」

「沈大爺。」郭猴子又開了口：「你答應過姓高的，我們可沒有答應。」

沈百成雙眉微微一揚說：「但是我是大夥兒公推出來的五位代表之首，我答應了，也就等於大夥兒都答應了，你郭兄弟怎麼可以這麼說。」

「沈大爺！」郭大猴笑笑說：「你這話說起來像有點兒道理，但並非絕對。」

「那麼你的意思是……」沈百成雙目逼注。

郭猴子又笑了笑說：「大夥兒公推你為第五位代表之首是不錯，但那只是勞駕你跟高老頭兒洽談交涉，要他把東西拿出來讓大夥兒開開眼界，並沒有要你答應什麼。」目光環掃了靜立在週圍的各方江湖人物一眼又說：「不信，你問問大夥兒看，是不是？」

沈百成抬眼望去，各方江湖人物雖然大都緘默着沒有開口表示是否，但卻有兩個黑衣漢子附和郭猴子的意思。

「對！事實上咱們並沒有請你沈大爺代表答應什麼。」

「沈大爺，你答應高老頭兒等候三天那是你的事，這跟咱們無關。」

那兩個黑衣漢子都年約三十多歲，面孔陌生得很，沈百成既不認識，也從未見過。他深看了那兩個黑衣漢子一眼，目光轉向郭猴子：「這麼說來，我答應高瑞堯的話，是不能算數的了。」

「是的。」郭猴子點頭嘿嘿一笑說：「沈大爺，剛才那兩位朋友的話，你也聽見了，可見這不只是我郭猴子一個人的意思。」

「好吧。」沈百成沉吟了一下說：「你郭老弟既然這麼說，我沈某人不管這件事了，你們請吧！」說着他往旁跨出一步，讓開了路。

尤大海立刻大踏步直朝高家大門前走去。

「尤大海！你站住！」

突然，一陣疾風中一條人影從尤大海身旁擦過，高家大門前的石階上站着個人，攔在尤大海的面前，他正是齊霄放。

尤大海脚步一停，神色怔了怔，「尊駕是誰？」

「文雨。」

「文朋友是？……」

「外地來看燈船會的。」

「攔住我有何見教？」

「請聽從沈大爺的話，等到第三天再說。」

「憑什麼？」

「就憑沈大爺是大夥兒公推出來的代表之首，應該尊重沈大爺意思與信諾。」

「文朋友！」郭猴子突然跨前兩步，跟尤大海併肩站立說：「剛才那兩位朋友的話你聽見了嗎？」

「我耳朵不聾，字字盡入耳中。」齊霄放淡淡的說。

郭猴子眨眨眼睛說：「如此你就該明

白了，大夥兒是因爲沈大爺聲望够高，乃才公推他爲五位代表之首，請他跟高老頭兒洽談，並未請他對高老頭兒承諾什麼，他不該不徵求大夥兒的同意，擅作主張承諾等候三天，所以他的承諾不能作數。」

「哦。」齊霄放淡淡說，「你很會說話，也很有辯才。」

「你錯了，」郭猴子搖搖頭說：「這並不是我會說話有辯才，我說的是理，也是大夥兒的意思。」

「只是我却認爲你的理並不充足，也不見得眞是大夥兒的意思。」

「那麼你認爲是？……」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目前這兒有多少人，你計過數沒有？」

「沒有。這不需要計數，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大約有二三十人。」

「對了，目前在場的有二三十人，而否決沈大爺代表權，贊成你的意思的只有三數人，其他十之八九以上的人，並無任何表示，所以，你的理由並不能代表大夥兒。」

郭猴子微呆了呆：「其他之人雖未有任何表示，但這可以證明他們諸位並不反對我的意思，他們諸位不說話，不作任何表示，就是默然認可。」

「這只是你的想像而已，可不是絕對的。」

「那你的意思是？……」

「少數應該服從多數，起碼也得請在場的各位朋友作個明確的態度表示。」

郭猴子眼珠微微轉了轉說：「那就厭煩你開口問問吧。」

「不必問。」齊霄放淡淡說：「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朋友都不會作什麼明確表示的。」

「爲什麼？」

「因爲大夥兒都意識到了，這裏面可能隱伏着某種陰謀，他們諸位都不會上當的。」

郭猴子臉色一變：「你以爲這裏面有陰謀？」

「不錯。」

「是什麼陰謀？」

「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郭猴子臉現驚駭之色地睜大着雙目：「殺誰？」

「是高家父子跟一些外地來的江湖朋友。」

「你在危言聳聽？」郭猴子臉色再次一變。

「我是不是危言聳聽，你自己心裏明白。」

「你胡說什麼？」郭猴子沉冷着臉說：「我怎會明白什麼？」

「你可是要我當場揭穿你？」

「揭穿什麼？我有什麼好讓你揭穿的。」郭猴子眼珠又轉了轉，忽然一聲陰笑說：「啊！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了？」

「你文朋友是沈大爺的手下，對不對呀？」

「不對，」齊霄放搖頭說：「我跟沈大爺素不相識，也從未見過。」

「那你爲什麼帮忙他說話？」

「理由很簡單，一是爲了正義，一是我生成一副愛管閒事的脾氣。」

「話聽起來倒是很堂皇，只怕你另有意圖吧？」

「你以爲我另有什麼意圖？」

「這還要我明說嗎？在場諸位我想一定都能心領神會明白的。」

「郭猴子，」齊霄放冷冷說：「我勸你少跟我動心機挑撥別人，這樣對你可絕無好處。」

「怎麼？被我說中心意了，惱火了。」郭猴子陰笑着說。

「惱火？」齊霄放淡淡然一笑說：「我才懶得跟你這種人惱火呢？」雙目忽然一凝，「郭猴子，我請問你幾個問題，你敢實答不？」

「什麼問題？」

「剛才那兩個帮腔贊成你的意思的漢子，你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也從未見過。」

「你跟尤大海是朋友嗎？」

「不錯。」

「認識多久了？」

「很久了。」

「你知道尤大海的出身嗎？」

「這個……」郭猴子不由一怔呆住。

事實上，他跟尤大海還是來此之前才認識，他只知道尤大海的一身功夫很紮實，手底下也十分硬，對尤大海的出身，來龍去脈根本毫無所知。

他之所以承認跟尤大海是朋友，相識很久，那是因爲他奉命與尤大海相互輔助，以他的機智配合尤大海的武功，掀動打擊高家的風暴，完成他們的主人所交付的任務。

沒想到在這節骨眼兒上，齊霄放會突然出頭，突然有此一問，一時之間，他竟沒能答得上話來。

「我告訴你吧。」齊霄放淡淡說：「尤大海出身關東黑道，是黃河北岸的一條惡狠，素向兇殘狠毒，殺人不眨眼……」

「朋友！」尤大海兇睛忽地瞪起：「你認得尤某？」

「說我認得你那未免高抬了你。」齊霄放淡漠地說：「我只是知道你而已。」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這問題我待會兒再告訴你。」齊霄放目光轉望着郭猴子：「郭猴子，你雖然有點兒鬼聰明，也能言善道，只是，你只不過是杭州地方上的一個混混兒，西子湖一帶的一條小泥鰍，不是我高抬尤大海，憑你還不配跟尤大海稱兄道弟交朋友，以尤大海的個性爲人，那隻眼睛也瞧不起你這條小泥鰍。所以，你們之間，是怎樣的朋友，是怎麼回事，你們自己心裏明白，而我也明白，因此我希望你跟尤大海聽我良言奉勸，立刻離開金陵，別再爲虎作倀，替別人賣命，否則……」

「怎麼樣？」尤大海突然又瞪起兩隻兇睛。

「不怎麼樣，」齊霄放淡淡說：「你一身功夫雖然不差，若不聽我良言勸告，縱不喪命此地，也必落個斷條胳膊或是缺條腿的。」

尤大海生性兇橫殘暴，那聽得下這個，一雙兇睛猛又一瞪：「就憑你？」

「用不着我動手，」齊霄放淡淡然一笑

說：「只高家父子，那一個都能斷你一條胳膊或是一條腿。」

「這我倒不信。」尤大海嘿嘿一笑說：「就憑你這句話我更要鬥鬥高家父子，看看他們誰能奈何我，你讓開路吧。」

「不行！」齊霄放冷然一搖頭：「有我在這兒，決不容許任何人跟高家父子動手，動高家的一草一木。」

「哦。」尤大海兇睛瞪注：「你想架樑？」

「可以這麼說，」齊霄放目光緩緩掃視着衆人說：「但也是爲大夥兒好。」

「文朋友，」郭猴子接了口，雙目一凝。「你跟高家是什麼關係？竟要替高家架樑？」

「你知道，是嗎？」齊霄放微微笑着說。

「我不知道，」郭猴子搖搖頭，「你還是自己說出來給大夥兒聽聽吧！」

郭猴子當然不是眞不知道，而且他知道齊霄放的眞實身份，只是他不能說出來，因爲他如果說出來，很可能使在場的各方江湖人心存畏忌，不敢輕舉妄動。而且這對他自己也有所不便，因爲憑他郭猴子這麼個小角色，無論那一方面，都不應該有胆量跟齊霄放面對面侃侃而言，跟齊霄放爲敵。爲此，他決不能承認知道，否則豈不是等於告訴大夥兒他郭猴子背後有着有力的靠山仗恃，讓大夥兒相信齊霄放所言，他跟尤大海都是在「替別人賣命」，鼓動大夥兒對付高家只是一種陰謀手段。

「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齊霄放淡然一笑，目光緩緩掃視過大夥兒，吸了口氣說：「高家跟我義父是親戚，文雨只是我暫時取用的化名，我的眞實姓名是齊霄放。」

「齊霄放？……」

「辣手賽潘安……」

「殺害夏家二十多條人命，擄去夏瑤芬小姐的兇手？」

剎時，大夥兒起了一陣騷動，驚詫，駭異之聲此起彼落，齊霄放三字的確够驚人凜心的，大夥兒頓然臉上都變了顏色。

「諸位！」沈百成抬手擺了擺，制止住了大夥兒的騷動。大夥兒立時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全都投視在沈百成的臉上，由此可見，沈百成在江湖上確有他的威望地位：「閣下眞是齊霄放？」沈百成雙目灼灼凝注。

「如假包換。」齊霄放正容點點頭。

沈百成遲疑了一下說：「我雖然沒見過齊霄放，却聽人說過了，但是閣下的這副容貌長相，跟傳說的似乎不像。」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因爲我臉上易過容，容化過裝，掩飾了眞面目。」

郭猴子突然接口叫說：「沈大爺，您別聽他胡說，他不是齊霄放。」

郭猴子原本以爲齊霄放絕不敢當衆承認他跟高家有關係的，可是齊霄放不但承認了，而且直說出他自己的眞實姓名，這實在是他意想不到的事。

當齊霄放直說出姓名時，他知道他錯了，這眞是弄巧成拙，因爲這一來，會使那些本就在心存猶豫，觀望態度的各方江湖人物，心中更生警惕，顧忌了，因爲齊霄放在江湖上的威名不僅十分震懾人，而事實上眼前在場所有的江湖人物中，無論是武功，心智沒有一個能高過齊霄放的。

因此，他必須立刻否定他是齊霄放，使眼前在場的衆人不相信他眞是齊霄放，否則，今晚的一切安排心機便全白費了。

「哦……」沈百成沒說話，猶疑地抬眼凝望着齊霄放。

「郭猴子。」齊霄放微笑地望着郭猴子：「你憑什麼說我不是？」

「我有直覺感。」郭猴子說：「你決不是，休想冒名嚇唬人。」

「那麼你以爲我是誰呢？」

「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你決不是齊霄放。」

「你見過齊霄放嗎？」

「沒有。」

「那你又怎能肯定說我決不是呢？只憑你的直覺感？」

「不……除了直覺感外，我還有其他道理。」

「什麼道理？」

「你如果眞是齊霄放，就決不敢在這金陵城出頭露面。」

「爲什麼？」

郭猴子嘿嘿一笑說：「金陵地面上的人誰不知道，齊霄放是殺害夏家二十多條人命，擄去夏小姐的兇手，金陵城的公安局，偵緝隊正緝他不着，你若眞是齊霄放，怎會冒那被捕之險在此露面，自投羅網，所以我肯定你只是在冒名嚇唬人，也有可能還不知道夏家的這件事。」

他這番話說來似乎甚有道理，令人直覺地感到眼前這位自稱齊霄放之人，眞有可能是冒名嚇唬人的了。

「郭猴子！」齊霄放淡然笑了笑說：「就算我眞是冒名嚇唬人的吧，那麼我請問，我冒名的目的是什麼呢？」

「這簡單不過，」郭猴子嘿嘿一笑說：「話是你自己說的，高家跟你義父是親戚，你這樣做只是爲替高家解除危難！」

「哦，你不是說我另有意圖的嗎？」

「那是先前我不知道你跟高家有這層淵源關係！」

「這麼說，你雖然不相信我是齊霄放，却相信我眞跟高家有淵源關係了？」

「眞與假我不敢隨便妄言肯定，不過是眞假不了，只要見着高家的人時就明白了。」

「如果我跟高家毫無淵源關係，你想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那就很明顯了，你想冒名嚇退大夥兒，獨奪那『玉觀音』？」

「哦，你認爲高家眞有那『玉觀音』嗎？」

「消息是高家自己傳出來的，如果沒有，高家怎會傳言江湖將它作爲賽燈船會的彩頭？」

「這話說的也是。」齊霄放點點頭。「不過，我却有不明白之處，你能告訴我嗎？」

「什麼不明白之處？」

「聽說『玉觀音』原本在夏家，齊霄放殺害夏老爺子全家，擄去夏小姐的目的就是爲它，對不對？」

「不錯。」郭猴子點頭說：「事實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玉觀音』該早已落入齊霄放手裏了，如今高家又何來『玉觀音』呢?」

「這個……」郭猴子不由一怔，搖搖頭說：「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拿『玉觀音』當賽燈船會的彩頭，消息是高家的人自己傳出的，這總不假。」

「可是據我所知，」齊霄放淡漠地一笑說：「賽燈船會的彩頭，乃是本地大小酒樓合資訂做，足重五十兩的一艘純金畫舫。」

「這我倒沒有聽說，」郭猴子搖搖頭說：「我只知賽燈船會的彩頭是『玉觀音』，而這件事高家的人自己都承認了。」

「高家的人是怎麼承認的?」齊霄放雙目凝注。

「剛才沈大爺他們五位代表大夥兒向高瑞堯交涉，要高瑞堯把『玉觀音』拿出來讓大夥兒開開眼界，高瑞堯並沒有否認這件事，只說須等到第三天才拿出來。高瑞堯並不否認，不等於是承認是什麼?」

「哦?你知道高老爺子為什麼一定要等到第三天才肯拿出來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郭猴子搖搖頭：「我想，高瑞堯也許是使弄什麼狡計詭謀吧。」

「這問題你不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郭猴子雙眼倏然瞪注。

「嗯。」齊霄放神色淡漠地一笑。「這本是我的主意，是我要高老爺子這麼做的。」

「是你要高老頭這麼做的?」郭猴子眨眨眼睛問：「為什麼?」

「因為高家根本沒有『玉觀音』。」

「難道到第三天就有了嗎?」

「我已經訂做了一尊『玉觀音』，要到明天夜裏才能完工。」

「哦，你要以假亂真，用一尊假『玉觀音』代替真品，是不是?嘿嘿!」郭猴子陰陰一笑說：「你真是好心計。」

齊霄放淡淡說：「這不是我好心計，是被你們逼的。」

「誰逼你了?是我們大夥兒麼?」郭猴子雙目又一瞪。「你別胡說瞎話了，我們大夥兒祇不過是要『玉觀音』拿出來開開眼界，誰也沒逼你什麼。」

「郭猴子!」齊霄放冷冷說：「你休要把事情再往大夥兒頭上扯了，我說『你們』是指那指使你跟尤大海挑撥煽動大夥兒對付高家之人。」

郭猴子忽然打了個哈哈說：「姓文的，你胡說瞎話得實在太離譜了，高家拿『玉觀音』做賽燈船會的彩頭，是高家自己說的，如今大夥兒要高家先拿出來開了眼界也是大夥兒的意思，與我郭猴子跟大海兒有什麼關係?」

「事實是不是真如你所說的這樣，你自己心裏明白。」齊霄放冷笑着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那個在背後指使你跟尤大海的主人，剛才之前我已經見過他了。」

「哦。」郭猴子眨眨眼睛問：「你在什麼地方見着他的?」

「在一座大宅院裏。」

「他是誰?姓什麼叫什麼?」

「我不認識他。」齊霄放淡然搖頭說

：「他自稱是尤大爺，而且還承認了是殺害夏老爺子全家，擄去夏小姐的兇手。」

「文閣下!」郭猴子一聲冷笑說：「你說謊也太沒有技巧了，應該先打好草稿才對。」

「你認為我在說謊?」齊霄放雙目凝注。

「哼!」郭猴子冷冷說：「我請問，夏老爺子全家被殺的致命傷是什麼?你知道不?」

「知道，是齊霄放那號稱獨門的『絕喉指』功。」

「這就是了。夏老爺子全家既都死於、齊霄放那獨門『絕喉指』功，姓尤的怎會是兇手，你不是在說謊是什麼?」

齊霄放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這的確也是，「絕喉指」乃江湖無人不知，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獨門功夫，別人怎會?

此時此刻，無憑無證，誰又會相信他的話?只怕任他說得口焦舌爛也無人會相信。

郭猴子忽然得意地嘿嘿一笑又開了口：「就算那姓尤的是殺害夏老爺子全家，擄去夏小姐的兇手吧，你為什麼不當場擒下他，救出夏小姐?」

齊霄放吸口氣平靜地說：「我本想當場擒下他救出夏小姐的，奈何他在那座大院子裏埋伏了五枝洋槍在暗中對着我，我不得不放過他。」

「那麼，如此他又怎麼會輕易放過你的呢?」

齊霄放淡淡一笑說：「因為我手裏也拿着一樣足能要他性命的東西，他埋伏在暗中的五枝洋槍雖然可以放倒我，要我的命，但是只要我一舉手擲出手裏的東西，他便也難逃死數，他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不得不放過我。」

「哦。」郭猴子眨眨眼睛問：「你那是樣什麼東西?」

「霹靂子。你聽說過麼?」

郭猴子心中一震。「原來是昔年西北巴家威震江湖的火藥彈。」

「不錯，正是那東西。」齊霄放點點頭，目光忽地一凝。「郭猴子，你跟尤大海是聽我良言相勸，還是要替人賣命到底?現在我給你兩個五分鐘的攷慮時間。」

「姓文的，你少廢話了。」尤大海接着開了口：「我不知道什麼替人賣命不賣命，只知道要高老頭兒把『玉觀音』拿出來開開眼界，除非你的功夫強過我，讓我低頭服輸，我立刻掉頭就走。」

「你是要和我動手分個勝負?」

「不錯。」尤大海說：「我要看看你有多高的功夫，敢替高家出頭架樑。」

「你可曾想到拳腳難由自主，一動上手便難免有所傷殘。」齊霄放冷冷說。

「這我知道。」如果我死傷在你的拳腳下，那只怪我學藝不精。」

「你不後悔?」齊霄放雙目凝注。

「這有什麼好後悔的!」尤大海兩道濃眉一掀。「我長到這麼大，還從不曾後悔過。」

尤大海這番話，聽得郭猴子心中不由十分着急，他非常明白，尤大海的拳腳功夫雖然不弱，但決不是齊霄放之敵，只怕兩個尤大海加起來也是不行，他有心攔阻尤大海，可是他很清楚尤大海的個性，憑他絕對攔阻不住。

「好吧。」齊霄放淡淡地說：「我已經盡了心，你既然一定要替人賣命，就不能怪我了，你動手吧!」

尤大海嘿嘿一笑，立刻擺開架式，運氣凝功準備動手。

「且慢，大海兄!」郭猴子突然抬手一攔。

尤大海兇睛一瞪。「郭兄弟，你為何攔阻我?」

郭猴子朝尤大海笑了笑，轉向齊霄放說：「文閣下，你剛才說的那位尤大爺，他在什麼地方的大宅院裏?」

「在明故宮那邊。」

「沈大爺!」郭猴子眨眨眼睛轉望着沈百成。「我想讓這位文朋友帶大夥兒同去那大宅院裏看看，您認為怎麼樣?」

沈百成沉吟地：「你的意思是……」

「證實一下文朋友的話。」郭猴子說：「如果是真，咱們便要那位尤大爺交出夏小姐，問問『玉觀音』究竟落在誰的手裏，倘若那大宅院裏沒有什麼尤大爺，或是根本沒有人，那麼咱們就要姓文的給大夥兒一個公道，再找高瑞堯。」

「好辦法!」

「對，我認為姓文的話十有八九不實在。」

「我也贊成要姓文的帶咱們大夥兒去看看……」

「……」

人叢中又傳起了一陣七嘴八舌的附和聲。

沈百成雙眉微微一皺，望着齊霄放：「文朋友，你怎麼說?」

齊霄放微微一笑說：「為證明我所言不虛，我當然樂意帶大夥兒走一趟，只是對方狡詐非常，那位尤大爺是不是還在那兒，我就不敢保證了。」

這一下子郭猴子似乎抓住了理，嘿嘿一笑說：「沈大爺，您看，他口氣聽起來好像很硬，事實上他已經心虛了。」

「郭猴子!」齊霄放臉色一沉，目射威稜地說：「你別再饒舌挑撥，走!我這就帶諸位去!」說着邁開大步領先向前走去!

突然，迎面急步匆匆的走來一大批人，齊霄放連忙停步抬眼望去，當先兩人一個是金陵公安偵緝隊長沈俊秋，一個是和他分手之後就失去蹤跡的好朋友——枯瘦和尚，後面是夏小姐夏瑤芬，總管湯子勤跟那位尤大爺和查家兄弟等人，只是，湯子勤跟尤大爺等人都被反綁着雙手，由十幾名武裝警察押着，而且湯子勤跟尤大爺的身上都掛了彩負了傷。

「施主!」枯瘦和尚走到齊霄放面前單掌稽首一禮。「元兇就逮，如今和尚可以心安交差了。」

「謝謝你了，和尚。」齊霄放欠身還禮。

夏瑤芬明眸凝視着齊霄放，神色略微猶疑了一下：「您是方大哥。」

「嗯，」齊霄放微點了點頭。「夏小姐，這些日子妳受了不少的苦吧?」

「還好，」夏瑤芬恨恨的看了湯子勤跟尤大爺一眼。「他們為要想由我口裏得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蘇秦恩結張儀

戰國時代，蘇秦和張儀都是鬼谷子的學生。

蘇秦既主張大家聯合抗秦，所以佩帶着六個相印，又怕秦先出兵攻六國，使合縱之約受到破敗，想找個適當的人選可以到秦去執行這一工作，於是暗中派人去誘導張儀，勸張儀自動來找蘇秦，求顯達，享榮華富貴！

張儀果被說動，因此到趙國來見蘇秦，蘇秦故意不爲他通報，使他見不到自己也不能回去，這樣進退不得，一連好幾天，雖然終於見到了蘇秦，却不叫他與主人同桌，又給他吃傭人的飯食，還連諷刺帶責備地說：「以你的才能，竟然弄到自受困辱的地步，我寧可不爲你引荐，使你自己去求富貴開達，却不能收留你來這裏坐着享福啊！」蘇秦不願帮他，張儀只得回去了。

張儀這時非常失望，感到十分憤怒，想到六國都有蘇秦在，沒有一國可代報此仇，只有讓秦國攻打趙國，於是決心入秦投效。

蘇秦早已知道張儀會如此，已經奏明趙王，准許他派一手下，暗中窺伺張儀行動，他叫這人故意利用機會和張儀接近，建立了相當的友誼，張儀路途中環境窘迫，蘇秦手下便適時的接濟他，和張儀很順利的一同到秦國。

張儀拜見了秦惠王，盡力遊說，果然說動了了秦惠王，任他爲客卿，同參與謀劃攻討六國的計劃，蘇秦手下這時要告辭離去，張儀說：「我是靠你的資助，才有今日的顯達，正要報答你，你爲何要走呢？」

這人答：「我並沒有資助你，資助你的是蘇秦，他深知除了你，沒有人能掌握秦國政權，所以故意激怒你，暗中派我適時帮助你，現在你已爲秦惠王所重用，我的任務已經達成，當然要回去了。」

張儀這時才恍然大悟歎道：「氣人的是，我已中了別人圈套却仍不自覺，這很顯然的證明出，我的才智是不及蘇秦的，我現在才到秦國，尚未獲秦惠王的信任，如何能够伐趙呢？請你爲我向蘇秦致謝，並告訴他說，有他在的時候，我那敢說伐趙，何況只要他在，即使現在立刻伐趙，他還是比我能幹啊！」

張儀在蘇秦當權的時候，都不敢有伐趙之意，一方面固然由於敬佩蘇秦之才智，另一方面是感謝他相助之德。

到『玉觀音』的藏處，所以一直沒十分難爲我。」

「哦，」齊霄放抬眼望着偵緝隊長沈俊秋。「沈隊長，現在眞相已經大白，你還要抓我嗎？」

沈俊秋一怔，滿臉詫異之色。「我什麼時候要抓你了？你是……」

齊霄放微笑說：「在秦淮河、夫子廟一帶地方的混混方天琪，也是被你拿槍逼着從亂石山上跳下洪澤湖心的齊霄放。」

「你就是齊霄放？」沈俊秋瞪大了雙眼。「你沒有死？」

「嗯。」齊霄放點點頭。「幸虧我命大。」

「眞對不起。」沈俊秋上前緊緊握住齊霄放的手，一臉愧歉之色地說：「我上了壞人的當，幸好你沒有死，否則我這一輩子都會心愧不安的。」

「隊長以後可千萬不能再上壞人的當了。」齊霄放笑笑說。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以後再不會了，你放心吧！」

齊霄放望着湯子勤笑了笑，雙目倏然一凝。「湯大總管，這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要查緝兇徒，營救你家小姐的嗎？如今你怎麼會……」

湯子勤低着頭沒吭聲，事實上此時此刻，他已經無話可說。

「齊大哥！」夏瑤芬恨聲接了口：「湯子勤他狼心狗肺，竟然勾結外人吃裏扒外。」

「哦！」齊霄放聲調沉吟地說：「湯子勤！起先我還以爲你是難得的好漢子，那知你竟是這麼個陰險狡詐的卑鄙小人，夏老爺子待你不薄，你太沒有心肝了，如今若不是你已被沈隊長逮捕，將受國法制裁，我定會按照江湖手法處置你，將你剖腹開膛，掏出你的心肝來看看是什麼顏色的，心腸竟是如此狠毒。」

湯子勤仍然是低着頭，默默地沒有吭聲。

齊霄放目光望望那位尤大爺，他本想問問尤大爺跟他義父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怎麼也會「絕喉指」的，但是話到嘴邊，又忍了下去，沒問，他心中意念微微一轉，雙目倏射威稜地望向郭猴子。「郭猴子，現在你已相信我就是齊某人了，是不是？」

郭猴子心中一震，連連點頭。「是，是！」臉上堆着胆戰心驚的笑。

「那你現在怎麼說？」

「我……」郭猴子心中又是一震，他深知識時務者爲俊傑，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他如再不識時務，齊霄放縱然不出手難爲他，也可能把他交給金陵偵緝隊，給他加上一個「煽動」的罪名，讓他坐上三五年的牢，因此他連忙吸口氣說：「齊大俠，我聽你的，這就回杭州去。」

「尤大海！你呢？」齊霄放轉望着尤大海。」

尤大海看起來像是個粗暴的傢伙，但實際上並不傻，也是個識時務的人，他見郭猴子已經打了退堂鼓，便即乾笑着說：「我跟郭猴子一同進退，這就走。」邁開大步，跟郭猴子一齊走去。

齊霄放目光緩緩掃視了各路江湖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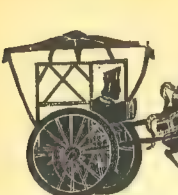
張丑賺關吏脫險

戰國時代，有某國的張丑，被送往燕國當人質，燕王要殺死他，他聽到這一不利於己的消息後，驚惶之餘，立即逃走。

張丑急忙逃亡，眼見就快要脫離燕國的邊境了，可是不幸得很，竟然被燕國邊境的巡官捉住了，準備把他送回燕國王處，報請燕王懲罰他，並且請求獎賞。

張丑這時對那個邊境巡官說：「你們燕王之所以要殺我，是有人說我有很多珠寶，燕王想要這些珠寶的緣故。事實上那些珠寶已經沒有了，但是燕王不相信我的話，現在你們把我拘捕送給燕王，我就對他說是你把這些珠寶都吞在肚子裏了，燕王這時候一定要殺你剖腸開腹的，這樣貪愛珠寶的國王，就是不能說一點好處給他知道的，我這次當然是不想活了，可是你的肚子也將會被一寸一寸的割開喲。」

那個燕國邊境巡官聽了這些話後，果眞上當了，就被這番話嚇呆了，心裏非常害怕，立即放了張丑，讓他逃出燕國。



李夫人力除二寇

明代中葉，李成樑在邊境軍中任職，駐鎮遼東。

當時遼東盜寇興盛，人民大部份都掘一深井，將財物深藏於內，一聽到盜賊要來，都躲在城鎮內，以求一家平安，財物無損失。

遼陽內有一姓陳的人家，有一個女兒才滿二十歲，陳家因逃避盜寇離開了，留下這一女孩藏食物躲在枯井中。

不久，有二個盜賊進到屋內，發覺井內有人，一個站在井旁，一個已沿井內的繩子下來，見到這少女，想加非禮，陳女也假裝很高興，說家中已經無人，可以先讓她出去再歡敍一番，於是叫站在井旁的另一盜賊，先牽她上去。

陳女出井之後，井旁的盜寇，想再用繩子將同伴拉出來，而陳女趁他不注意，從後面猛推，將他推落井內，陳女馬上用石頭等重的東西，壓住井口，看到門外有他們騎來的兩匹馬，便騎上去，逃到附近親戚家避寇去了！

幾天之後，盜賊已退，父母回家，陳女也回到了家，陳女即將此事告訴他們。

衆人到井旁往下一看，只見那兩個盜寇已餓得十分憔悴，便將二人綁送軍中請賞。

李成樑在軍中風聞此事，覺得陳女十分機智勇敢，便向她求婚！

後來陳女帮助丈夫立了大功，李成樑陞官至邊師，陳女也被封爲一品夫人。

一眼說：「關於『玉觀音』腹中藏有藏寶圖之說，那只是江湖傳說，是眞是假，誰也不能肯定，必須等取出『玉觀音』才知！只是對所謂『懷璧其罪』，我已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意義，目前國民革命軍正在積極準備北伐行動，也正值需用大批軍費之際，所以我已決心把『玉觀音』捐獻給國民政府，作爲北伐軍需費用，俾使我中華民國早日統一。」目光轉望夏瑤芬。「夏小姐，妳不反對我這麼做吧。」

夏瑤芬微微點頭說：「齊大哥，我們身爲中華兒女，理該爲我中華國家民族盡一份心力，我非常贊成你這個決心，何況寒家爲藏有此物已遭慘禍，我一個弱女子，更難保有它！」

「謝謝妳！夏小姐。」齊霄放含笑地點點頭，又轉向衆江湖人物說：「這件事，我想請沈隊長跟諸位公推出來的代表沈大爺他們五位，和我與夏小姐一起去取出『玉觀音』，然後一起去捐獻給政府，諸位認爲如何？」

「齊大俠俠骨仁心，愛國熱忱，令人欽佩，沈百成衷心贊成齊大俠的決定。」沈百成神色肅然說。

這時，大夥兒見事情眞相已經完全大白，殺害夏家全家擄去夏小姐的元兇且已就逮，高家也根本沒有「玉觀音」，一切事情都是兇手的陰謀嫁禍。至於兇手——尤大爺爲什麼要施弄這些陰謀嫁禍齊霄放跟高家？齊霄放既然不問，大夥兒自是不便多問。

沈百成話聲一落，大夥兒立刻七嘴八舌的開了口，全是附和贊成齊霄放的意思的話。

突然，高家大門口響起一聲哈哈大笑。「諸位，賽燈船大會還有兩天，諸位遠來是客，請在金陵多玩兒兩天，所有的客棧，茶樓，酒樓全由高某包起，做個東道，以表略盡地主之誼。」

大夥兒轉眼望去，高家大門口石階上，站立着高瑞堯父子四人跟總管駱大鵬。

「謝謝高老爺子！」

「高老爺子，咱們都是上了別人的當，冒犯之處，咱們也不說什麼了，尚請您大量海涵。」

又是一陣七嘴八舌話聲中，大夥兒紛紛抱拳拱手離去。

偵緝隊長沈俊秋和齊霄放握別，率領武裝警察押着兇手尤大爺跟湯子勤返回公安局，齊霄放和夏瑤芬、枯瘦和尚則被高瑞堯請進了高家的大廳。

高家的大門關上了，大廳內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名義上是爲齊霄放慶功，替夏瑤芬壓驚，其實高瑞堯也是爲他父子自己壓驚。

× × ×

第二天。

齊霄放 沈俊秋跟沈百成等五位代表，由夏瑤芬帶路，同去取出「玉觀音」，以無名氏的名義捐獻給國民政府，充作北伐革命軍費之用。

至於玉觀音腹中是不是眞藏有藏寶圖，誰也不知道，因爲誰也沒有仔細地查看它。但是，齊霄放却把這秘密告訴了國民政府的人。

（全文完）

一期完技擊鬥智故事

豹谷龍虎鬥

余破浪・文
子　成・圖

優劣成天演　弱肉爲强食

下午七點四十五分，這一天，整日無雨。

夜色漸濃。

在富星酒家中，吃人王已喝了兩瓶白蘭地，而且，還把五道精美的小菜掃個清光。

他把五道精美的小菜，都掃進自己的肚子裏，還有一道，是薑葱焗鯉魚。

吃人王姓王，原本叫王笑。

但在這個城市中，王笑這兩個字，絕對及不上「吃人王」這三個字來得响亮。

他的身材並不太高大，但整個人却結實如鋼鐵。

他的拳頭，已打死過十二個人，至於被他折斷骨骼，打成殘廢的人，更是無可計算。

他用自己的拳頭，打出了他的江山。

他並不是個英雄，而是個流氓，一個吃人不吐骨的惡流氓。

但是當一個人有錢有勢的時候，就算流氓也會變成紳士。

現在，吃人王已很有錢。

不但有錢，而且更有勢。

在這個城市中，除了不怕死的人之外，絕大多數的人都怕他七分。

不怕七分的人，也最少怕三分。

完全不怕吃人王的人呢？

有沒有這種人？

那當然還是有的，但這種人又多半都已死在他的手下。

近年來，吃人王的手已很少殺人。

他的手只會摸女人的大腿，推數以萬塊錢計算的牌九，端着一杯又一杯香醇陳舊的白蘭地。

他已漸漸變得像個紳士。

× × ×

但今夜，他在富星酒家的表現，又不太像個紳士了。

他的吃相像條飢餓的豺狼，臉色却因喝酒過多而變成鐵青。

他喝更多的酒，臉色都不會發紅，只會發青。

有人說，喝酒臉紅的人，酒精入了血管。

但喝酒臉青的人，酒精却鑽入了他的骨髓。

但無論酒精入血也好，入骨也好，吃人王却不在乎。

他彷彿有無限的煩惱，這種煩惱足以把他變成一個瘋狂的吃人魔王！

× × ×

薑葱焗鯉魚來了。

倘若是換了別人，這一條魚一定再也嚥不下去。

他已喝了不少，吃的也不少。

但這條又肥又大的鯉魚擺在桌上還沒有兩分鐘，整條魚就只剩下一堆骨。

他的胃口眞不錯，看來就算再來三條鯉魚，他也可以照吃不虞。

普通人若心情不好的時候，胃口一定

會比平時差。

但吃人王例外。

雖然他的心情不好，但他仍然和平時一樣，大吃大喝。

他忽然摸出了袋中的金表。

剛好八點正。

他又向酒家的大門望去。

他嘴角間忽然露出一絲微笑。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推開富星酒家的大門，這人也向着吃人王微笑。

這人的年紀不大，五官端正，他笑起來的時候，很英挺瀟洒。

無論你怎樣看去，他却絕不像個會吃人的人。

他像個很有教養的少年紳士。

但當吃人王看見他的時候，就像巨鯊看見了另一條鯊魚。

他們都是吃人的人。

× × ×

這人絕不是個紳士。

他也是個流氓，一個聰明的流氓。

兩年前，他曾打傷了吃人王的一個手下。

那是吃人王最欣賞的一個大力士。

但這個大力士碰到了楚青，就像是石頭碰上了炸藥。

石頭雖然堅硬，但炸藥一爆發，石頭就變成了一堆散砂碎石。

吃人王爲了這件事大發雷霆。

他並不是向楚青發脾氣，而是痛罵大力士混帳、荒唐、胡亂生事、持勢欺人。

吃人王沒有罵錯。

這個大力士的確如此。

這個大力士的膂力很强，腰力更如巨熊般驕人。

但當他離開這個城市準備回鄉「檢牛糞」的時候，他的腰已幾乎挺不起來。

自此之後，楚青就成爲了吃人王的得力助手。

× × ×

楚青一向都很守時。

這一點，也是吃人王最滿意的。

吃人王叫他八點正來到富星酒家。

現在剛好八點正，這人就像精確的自鳴鐘般準時，坐在吃人王的對面。

能與吃人王共同進食的手下並不多。

楚青是其中之一。

楚青剛坐下，吃人王就問：「你餓不餓？」

楚青搖搖頭。

吃人王又再看看那隻金表，然後淡淡的道：「現在是吃晚飯的時間，你爲甚麼會不餓？」

楚青微微一笑：「我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哦！」吃人王道：「我倒想聽聽是甚麼奇怪的習慣。」

「每當有人死在我手下的時候，我最少會有十二個小時不必吃任何食物，而且不會感到肚餓。」

吃人王輕輕的拍了拍桌子。

「好！幹得好！」

楚青淡淡一笑：「這件事我若幹得不好，又怎好意思坐在你對面？」

吃人王又笑了。

「你雖然不餓，但喝一杯白蘭地總不會拒絕罷？」

楚青點點頭。

吃人王吃吃一笑，揮手呼叫酒家的侍應領班阿招。

阿招姓招，他叫招平。

招平是個外貌很和善的中年人，他在富星酒家中有不少朋友。

他視顧客如貴賓，而顧客也視他如朋友。

吃人王雖然已喝了兩瓶白蘭地，但他看來仍然相當清醒。

招平走過來，吃人王笑道：「給他一瓶最好的白蘭地。」

× × ×

白蘭地酒香醉人。

楚青靜靜的坐着。

吃人王替他斟酒。

琥珀色的酒液，斟了滿滿的一杯。

吃人王雖已喝了兩瓶白蘭地，但他的杯中仍然有酒。

「來，我敬你一杯。」

楚青微笑着，他端起了酒杯，緩緩道：「幫主，你待我如子侄，應該由我敬你一杯。」

「好！」吃人王大笑。

他剛才的煩惱，彷彿正在這一刹那之間消除得乾乾淨淨。

兩人碰杯。

叮！

吃人王把杯中的酒一仰飲盡。

楚青盯着他。

吃人王一面笑，一面把杯子倒轉。

他喝得眞爽快，一滴不留。

但楚青仍然沒有把酒喝下。

吃人王又是一笑。

「怎麼啦？難道殺了人之後，連酒都不想喝了？」

楚青嘆了口氣，半晌才道：「這杯酒還是你喝下去的好。」

吃人王仍然在笑。

但他的笑容已開始漸漸僵硬。

楚青突然右手一揚。

整杯滿滿的白蘭地酒，竟然全部都潑在吃人王的臉上！

× × ×

吃人王的笑容眞的僵住了。

他本來還想再笑，但現在他已連嘴巴都不敢張大。

楚青冷冷一笑。

「這酒很不錯，你爲甚麼不嚐一嚐？難道這是毒酒？」

吃人王連氣都不敢吭出，只是不斷地用一條手帕把臉上的酒抹乾。

招平的臉色也變了。

他當然知道，這的確是一瓶含有劇毒的白蘭地酒！

× × ×

吃人王把臉上的酒抹得乾乾淨淨。

他已把拳頭揑起，而且準備一拳就打碎楚青的腦袋。

但楚青的雙腿一蹬，整個人就連同椅子一起向後彈退八尺。

吃人王發出一聲怒吼，像豹子般淩空躍起。

他手裏有一個酒瓶。

酒瓶，也是一種武器，而且殺傷力極

大。

颼！

酒瓶的樽頸像箭般射向楚青的胸膛。

楚青立刻翻身。

他閃身避過吃人王這一擊，突然欺身上前，施展肘拳，向吃人王的腰間撞去。

吃人王立刻聽到一種很沉悶的聲音，楚青這一個肘拳打了個結實，而且力量不輕。

吃人王突然屈起左腿，用膝蓋猛撞楚青的胸膛。

但楚青却像一條滑溜溜的魚兒，一轉身就閃了過去。

「好小子！」

吃人王在咆哮。

富星酒家寧靜的氣氛立時被驚擾，不少胆小的顧客都已奪門而出。

但在此同時，却又有五個穿着短褂長褲的漢子衝了進來。

× × ×

這五個人的身材並不魁梧，除了中間一人比較高大一點之外，其餘四人的身材都很普通。

但他們絕不是普通人。

他們是吃人王的手下，號稱「五條餓狼」。

他們的確是狼。

餓狼。

他們的身材雖然普通，但胃口却比五十隻豺狼加起來還大。

他們是殘酷的殺手，也是色中餓鬼。

五條餓狼中，老大是狼中狼溫破天。

溫破天是五狼中唯一已經結婚的人。

他的妻子，並不是狼，而是一頭母老虎。

溫破天娶了一頭母老虎做妻子，就只好算是他特別倒霉。

他成親之後，「風流艷史」幾乎絕跡，但打起架來却比以前更加兇狠。

溫破天是五條餓狼的老大，他擅用斧頭。

他用的斧頭並不濶大，也不太沉重，用它來砍別人的腦袋，最適合不過。

他一進富星酒家，就用斧頭瘋狂地向楚青的臉上劈去。

還有另外四條狼，他們拿着的不是斧頭，而是刀子。

他們沒有看輕楚青的武功。

但對於溫破天的斧頭，他們還是有極大的信心。

可惜他們這一次失望了。

溫破天的斧頭雖然又狠又快，但楚青的拳頭竟比他的斧頭還厲害。

溫破天連劈五斧，他每一斧都幾乎有絕對的把握可以砍在楚青的臉上。

但他每一斧都劈空了。

並不是他的眼睛有問題，也不是他的手不夠快，而是楚青的身子實在太刁鑽。

溫破天忽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臉上血影暴現，鼻樑間一塌糊塗。

他吃了楚青一拳。

其他四狼見狀，立刻揮刀，向楚青追殺。

四刀一斧，楚青好像有點吃不消。

但就在五條餓狼最有信心擊倒楚青的時候，溫破天突然被人用一條鋼鍊子鎖住了喉管。

用鋼鍊鎖住溫破天喉管的，是富星酒家的一個侍者。

吃人王不認識他。

雖然他是這間酒家的常客，但這個侍者却是他從來都未曾見過的。

這人的臉孔很瘦削，但身材却相當魁梧，令人看來，有一點不相稱的感覺。

溫破天居然會被這人用鋼鍊子勒住咽喉，這人顯然不是普通的侍者。

吃人王面色驟變，一手揪住招平的衣領，厲喝道：「他是誰？」

招平淡淡一笑：「他叫莫大焉。」

「莫大焉？」吃人王的臉色倏地發白起來。

招平微笑道：「不錯，他叫莫大焉，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這兩個字剛出口，吃人王已猛然省悟，招平已出賣了他自己。

× × ×

招平在富星酒家裏的薪水並不太多。

但他却經常在賭場裏賭博，每一注却比他整個月的薪水還多。

有人以為他常贏。

其實那是錯誤的，他不但並不常贏，而且常常都輸。不但輸，而且輸得不少。

憑他在富星酒家中的入息，當然無法敷支。

揭穿了，原來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一份職業，而他本身，其實是個職業殺手。

殺楚青，是吃人王的主意。

他一定要把楚青除去，因為他發覺這個人太聰明，而且自己的秘密，他知道得太多。

吃人王已考慮了整整三個月。

他發覺楚青這年青人，極難駕馭，而且，他也絕不是那種甘於屈居人下的人。

吃人王是個野心勃勃的人。

這種人，最顧忌的，也是野心勃勃的人。

尤其是他的手下，他更不能不步步為營。

他已發覺到楚青隨時都有可能背叛他自己。

對於楚青，他最少已有五分疑慮。

吃人王的性格，像條狐狸。

通常他對手下要有一分疑慮，都足以引起他殘酷的殺機。

一分可疑已該殺，又何況五分？

他對楚青的才幹非常賞識。正因如此，值得可疑的楚青更是非殺不可！

× × ×

在這個大城市裏，唯一敢公開與吃人王硬拚的人，是個只有一隻手，但却有三條腿的老小偷。

老小偷現在已不再偷。

就算要偷，也絕不必他親自出馬。

自從他的左臂斷了之後，他的右手就天天都不離一根銀杖。

這一根銀杖，現在已成為了老小偷的標誌。

江湖中人，稱呼他為銀杖神偷。

而他創立的帮會，就叫銀杖帮！

× × ×

銀杖神偷姓孫。

孫步銅就是他畢生唯一的名字。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孫步銅雖然是個小偷出身，但無論闖了天大的禍，他却沒有把這個姓名更改過一個字。

孫步銅現在雖然已快六十歲，而且還斷了一隻手，但他的精神還是十分充沛。

吃人王雖然已掌握了很多不合法的事業，但在賭場的生意上，孫步銅一直都是他最顧忌的對手。

吃人王開設兩間賭場，分別在金鵝夜總會的地牢，以及江邊大碼頭的巨鷹貨倉內。

這兩間賭場的生意雖然很旺盛，但比起孫步銅的西廂畫舫，却有不如。

在本市以豪賭著名的鄧三公子，以前本是金鵝夜總會的常客，但現在已轉移陣地，在西廂畫舫中賭個天昏地暗。

吃人王差點沒氣爆了肚子。

他幾乎想帶手下去把西廂畫舫拆掉。

但他到底還是忍耐下來，因為西廂畫舫並不是孫步銅的物業。

西廂畫舫的主人，是一個叫朱十少爺的大胖子。

吃人王雖然不怕孫步銅，而且有決心與他拚個高下，但對於朱十少爺，他却是不敢得罪。

朱十少爺是朱大帥的堂弟，雖然朱大帥不在本市，但朱十少爺在本市仍然是個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 × ×

在兩個星期之前，孫步銅從丁香鎮聘請了一個對於管理賭場很有經驗的老江湖，到西廂畫舫執掌總管之職。

這個老江湖比孫步銅年輕，約是五十歲，丁香鎮的人都稱他為鎮長。

但他從來都沒有當過鎮長，因為他每次當選，都堅決謝絕。

雖然他不喜歡做鎮長，但鎮民仍然叫他鎮長。

但對於賭場總管這個職位，他却相當滿意。

孫步銅邀請他担任賭場的總管，並不是因為彼此是朋友，而是這個人實在很適合這個職位。

他姓霍名聲，人人都叫他快刀子。

快刀子霍聲在二十年前，便已是大上海市金字賭坊的第一號打手。

他是個很沉着的人，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他都會很鎮定的去應付。

但他剛到本市，立刻就和吃人王的手下發生衝突。

吃人王大怒，囑咐楚青把霍聲解決。

其實他這一條是借刀殺人之計，楚青若能把霍聲解決，固然是妙事，倘若楚青死在霍聲的手下，他也絕不會感到難過。

楚青鋒芒畢露，吃人王早就想殺他。

當然，他倆若拚個同歸於盡，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但現在，楚青仍然活着。

而霍聲却已死在楚青之手。

× × ×

吃人王要把楚青吃掉。

他沒有看輕楚青，殺楚青必須要有一個週詳完善的計劃。

招平是富星酒家侍者的領班，也是吃人王的秘密心腹份子。

他在吃人王的組織裏，身份絕對保密，沒有人知道他竟然就是吃人王的手下。

但吃人王也料不到，招平竟已和楚青勾結。

酒裏有毒，楚青預早就已經知道。

吃人王畢生吃人無算，但這一次，他却難逃被人吃掉的悲慘命運。

× × ×

吃人王雖然揪住招平的衣領，但招平出手竟比他還更快。

他在吃人王的腹部打了一拳。

吃人王只覺得胃部痙攣，痛不可當。

但更令到他心悸的，是劇痛中還傳來一陣痲痺的感覺。

招平微微一笑，攤開右手，用手背向着吃人王的臉。

他的右手中指上，有一枚金黃色的戒指，戒指上有一根尖銳的鋼針。

鋼針上有血。

但那些血很快就已變成了灰黑色！

× × ×

吃人王，姓王名笑。

但現在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一起發笑，他也笑不出聲來。

他吃了一拳，還中了毒針。

「招平，你……好狠……」

招平淡淡一笑，道：「你完蛋了，再見。」

他淡笑着後退。

吃人王却撲前，但立刻就失去了平衡，砰然倒了下去。

這時候，是晚上八點十一分。

× × ×

在露台上已坐了整整一個小時的孫步銅，忽然覺得有點冷。

風不太冷，但心冷。

他緊緊的揑着唯一的右拳，恨不得立刻把楚青的臉龐打碎。

在五個小時之前，楚青用一把尖刀，在霍聲的胸膛上刺了三刀。

霍聲雖然是快刀子，但楚青的刀比他的刀更快，也更準。

霍聲是不是已經老了？

如果霍聲都已衰老，那麼孫步銅自己又如何？

孫步銅有不少朋友。

但像霍聲這種朋友，却是寥寥無幾。

他把霍聲從丁香鎮中聘請過來，最少有五成因素是為了他想和這個老朋友在一起。

但現在，老朋友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吃人王！

楚青！

這兩個人的名字，孫步銅絕對不會忘記。

× × ×

楚青是吃人王的得力助手，這兩年間，吃人王的努力又再擴展不少，楚青居功至偉，那是毫無疑問的。

但吃人王担心會發生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

楚青勾結招平，還有另一個名叫莫大焉的江湖殺手，聯合反叛吃人王。

吃人王沒有看錯楚青，他對楚青起疑並不過份。

可惜他還是算少了一個招平。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五條餓狼變成了五條死狼，而吃人王也被楚青和招平吃掉

，連屍骨也被抛進大江之中。

吃人王的江山，現在已變成是楚青和招平的了。

而青平帮也在這一天的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正式宣佈成立。

帮中設立兩位帮主，那自然是由楚青和招平就任。

從此之後，這個地方就更多事了。

× × ×

一連五天，太平無事。

吃人王被殺之後的五天，居然會平靜無事，這一點就連楚青都感到意外。

他已控制了吃人王的地盤。

但他是否可以高枕無憂呢？

當然並不！

他還要提防着孫步銅。

而孫步銅也步步爲營，霍磐被殺，使他提高警惕之心。

他絕對不能再有錯失。

× × ×

又是一個美麗的黃昏。

在一間古老的雕刻工場裏，所有的員工都已下班。

但在雕刻工場的一個角落裏，還有一個人不斷地在埋頭苦幹。

他是個很年青的雕刻匠。

他的手掌寬大，但却十指瘦長，握着雕刻刀的時候，眼睛可以長時間不眨動，他是個聚精會神的工作者。

在這間雕刻工場裏，雕刻匠所雕刻的工藝品，通常都被老闆所指定的，如果老闆要雕一隻牛，你就絕不能去雕一隻馬。

但他例外。

他雕刻什麼都可以，老闆絕不會指定他去雕刻一些什麼。

現在，他雕刻的是一個少女。

這個少女的臉孔很清秀，一雙眸子彷如星星，很奇怪，這雖然只是一具木雕像，但眼神居然就像是眞人一樣。

他雕刻的人像，名字叫秀秀。

而這個年青的雕刻匠，他叫小董。

× × ×

小董姓董，又有人叫他小古董。

如果他的年紀再增加三十年，他一定會被人稱爲老古董。

雖然他很年青，只有二十五六歲，但這個人的性格，沉實得像個六十歲的孤獨老人。

他很少與人交談，更少與人談笑。

他彷彿有很多的憂鬱在心裏，也彷彿藉着手裏的雕刻刀，把心裏所有的憂鬱都宣洩在木雕像之上。

在雕刻工場裏，他是個很勤力的工作者。

然而，他的生產速度，却比初學雕刻的人還要慢。

他推着雕刻刀的時候，就算你把滿漢全席擺在他的身旁，他都不會感到興趣。

他在這裏工作已整整兩年。

但他所雕刻出來的東西，比起別人在一個月裏所完成的還要少。

但老闆沒有怪他。

他依然領着一份很不錯的薪水。

然而，沒有人妒忌他，也沒有人講他甚麼閒言閒語。

因爲他雕刻出來的製品，都被人以高價搶購一空。

× × ×

整個雕刻工場中，除了一個已經快七十歲的老看更之外，就只有小董仍然在工作。

老看更只剩下八顆牙齒，和一副老骨頭。

他除了喝酒之外，對於其他的事都已不感到有什麼興趣。

可惜他的薪金並不多，在一個月之中，他最少有十天沒有錢喝酒。

今天，又是他「吊癮」的日子。

如果他有錢，現在一定會高高興興的捧着那個銅酒壺，到昌江酒莊裏去買酒。

他煮了兩碗糯米飯，這是他今天的晚餐。

正當他準備吃糯米飯的時候，他看見了門外有一個人向他招手。

老看更的心中一陣卜卜亂跳。

因爲這個人向他招手的時候，另一隻手居然提着一個透明的酒缸，缸裏還裝滿了酒。

× × ×

老看更認識這個人。

他是小董的朋友，小董稱呼他阿野。

阿野是一個很英挺瀟洒的年輕人，老看更每次遇到他，少不免總會得到一些好處。

現在，阿野在他酒癮發作的時候，拿了一缸酒給他，老看更感動得幾乎要流下眼淚。

他覺得這是比「雪中送炭」更好的餽贈。

凍死雖然可怕，但他寧願凍死，也不願意「吊酒癮」而死。

當然，沒有酒喝不會致死，但對於老看更來說，那種滋味恐怕比死還難受。

通常在這個時候，任何探訪的客人都被謝絕。

但阿野却可以走進工場之內，老看更需要的是酒，而他所需要的，却是要見小董。

× × ×

當阿野走到小董的背後還不到一尺的時候，小董冰冷的聲音就緩緩的說：「你找我？」

「當然是找你。」阿野淡淡說：「這裏除了老看更和你之外，已再沒有其他人，我總不成來找那條老醉貓的吧。」

「別得罪別人。」

阿野的目光，盯在小董的雕刻像上。

過了半晌，他才說：「難道直到現在，你還忘記不了秀秀？」

小董冷冷的道：「我爲什麼要忘記了她？」

阿野道：「她現在是個婊子，這種人你又何必對她……」

「住口！」

小董的手彷彿在顫抖：「你若再侮辱她，我就把你攆出去。」

阿野嘆了口氣。

「好，我不再提她，但你應該是個辦大事的人，怎能可以長久在這種地方，消磨你的壯志，浪費青春的歲月？」

小董道：「哼！那是我的事，與你無關。」

「不！」阿野的聲調强而有力：「你如果是我的普通朋友，我可以不管，但你不同。」

小董冷冷道：「我甚麼都不會，只會雕刻木像。」

阿野道：「難道你不想把秀秀從火坑裏救出來？」

小董的臉色，倏地一陣發白。

阿野道：「控制秀秀的，是朱十少爺，只要把朱十少爺打垮……」

小董深深的吸了口氣，轉過身子問阿野：「你有把握？」

阿野搖搖頭。

但他立刻又道：「雖然我沒有把握，但這是指我單獨一人而言，要是加上了你的帮助，那事件就最少有五成機會。」

「五成機會？」

「不錯。」

小董把雕刻刀深深的插在木桌上。良久再道：「只要有一分機會，我都不應該錯過。」

阿野道：「朱十少爺雖然手下人强馬壯，但他並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的。」

小董道：「他的弱點你知道在什麼地方？」

阿野道：「在西廂畫舫。」

「西廂畫舫？」

「不錯，只要能把西廂畫舫奪了過來，他一定願意把秀秀拿出來交換。」

小董又抽了口凉氣：「西廂畫舫是孫步銅的賭場，你想把這間賭場搶過來？」

阿野道：「難道你怕？」

小董道：「吃人王方面……」

阿野淡淡一笑：「吃人王已現在經去了見一個人了。」

「誰？」

「閻王。」

「甚麼！他已死了？」

「千眞萬確。」

「病死的？」

「不。」

「是給人殺死的？」

「不錯。」阿野露出了一個很愉快的笑容：「把他幹掉的人，就是招平。」

「招平？」

「招平要幹掉吃人王，並不是一件難事，他是我的最佳助手。」

小董吸了口氣：「既然你已有了招平，又何必還來找我？」

阿野冷冷一笑：「招平是個怎樣的人，相信你也知道。」

小董道：「但剛才你還在說，他是你的最佳助手。」

阿野搖搖頭：「雖然如此，但咱們並無眞正的友情存在。」

「你認爲如此？」

「不錯，我相信自己的想法不會錯的，招平遲早都會把我像吃人王般吞掉。」

小董默然。

阿野又接着說道：「但你不同，你是和我一起長大的，咱們是老朋友，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同時，我很瞭解你，你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野心。」

小董緩緩道：「你叫阿野，野心極大，但我是個小古董，又何來甚麼野心？」

阿野淡淡一笑：「所以，咱們一定會合作愉快。」

× × ×

阿野是誰呢？

秀秀又是誰？

答案是：阿野就是楚青的乳名。

而秀秀，則是小董的心上人。

現在，秀秀又落在朱十少爺的手裏。

朱十少爺不但是西廂畫舫的主人，同時更是十大美人樓的大老闆。

十大美人樓，是青樓。

秀秀的父親欠下朱十少爺三千塊大洋，現在已成爲了十大美人樓中的十大美人之一。

× × ×

黃昏已被黑夜吞噬。

雖然黑夜已經降臨，但金鵝夜總會却是個不夜天的地方。

這裏本來是吃人王的地方。

但現在，這間夜總會已易主，老闆是楚青和招平。

吃人王倒下去之後，夜總會的生意好像比以前更旺盛了一點。

據說有不少捧場客，他們都是來祝賀楚青和招平的。

雖然現在時間還很早，但金鵝夜總會中餘下來的座位已無多。

這個時候，金鵝夜總會的地牢，更加熱鬧。

那是一個豪華的賭場。

× × ×

招平不在賭場，他在夜總會的一個角落中，靜靜的在欣賞音樂。

音樂的節奏很慢，那是極其舒情的南方小調。

他已辭退了富星酒家的那份工作。

富星酒家的老闆沒有挽留他。

不是不想挽留，而是不敢挽留。

自從吃人王死在招平手下之後，招平已成爲了這個城市裏的大人物。

他和楚青，已取代了吃人王的地位。

楚青不在這裏，他在江邊大碼頭的巨鷹貨倉內。

巨鷹貨倉在白天是苦力工人進出的地方。

但到了晚上，貨倉的內部便成爲了一個寬敞的賭場。

這裏本來也是吃人王的地方、吃人王的生意。

但楚青是否眞的在巨鷹貨倉的賭場中呢？

× × ×

一連聽了兩首悅耳的南方小調，招平忽然覺得腹部有點痛。

也難怪，近幾天來•他吃肥膩的食品未免是多了一點。

他必需到厠所。

金鵝夜總會是上流社會人物進出的地方，這裏的消費是全市最高級的。

所以，這裏的厠所也特別乾淨、寬闊，而且還有陣陣法國香水的氣味。

在這種地方解決內急，一生人樂也。

可是，當招平走進這間美麗的厠所後，他忽然看見了一件怪事。

厠所內竟然有一尊比他還高大的木刻像。

那是一個古代將軍的木刻像。

招平呆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出，這一個木頭將軍是誰擺放在厠所內的。

但就在他發呆的一刹那，這一尊木像的胸間，突然射出一把兩尺長的尖刀。

招平猛然一驚，急退。

但他退後的速度，遠不及這把刀射出來的速度快。

颼！

木頭將軍同時裂開，露出了一張陰冷的笑臉。

血影驟閃。

厠所的牆壁，被血跡所汚染，招平的雙目向外凸出，臉色驚怒交集。

「是你！」

「不錯，是我。」

木頭將軍完全散裂開，裏面竟然藏着一個人。

這人當然就是青平帮的另一個帮主——楚青。

× × ×

招平的胸間，已吃了一刀。

這一刀已使招平無法再站立得穩，楚青預料他在半分鐘之內就得嚥氣。

但他料錯了。

半分鐘過去，招平仍然在掙扎，甚至破口大罵楚青。

直到四十五秒鐘之後，招平才帶着極度憤怒的神情，頹然死去。

× × ×

楚青從厠所裏緩步走出，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是剛剛殺死了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尤其是在殺人之後，他更冷靜。

這一個木頭將軍，是楚青叫小董雕刻出來的。

小董已把這個木頭將軍雕好了整整兩個月，他一直都不知道楚青要殺誰。

這一個木頭將軍是空心的，裏面能够藏得下一個人。

現在，楚青已把這個木頭將軍充份的利用。

他只是希望這個木頭將軍，能使招平會產生一陣子的錯愕。

只要招平錯愕一秒鐘，楚青就有八成的把握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他成功了。

招平死前感到最後悔的，就是自己爲甚麼不早一步向楚青動手。

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這十個字眞是半點也沒有說錯。

× × ×

孫步銅現在已不是個小偷。

吃人王死後，他幾乎就是這個城市黑道中最有力的大亨。

當然，他絕對沒有忘記，朱十少爺的權勢比他自己更大。

但朱十少爺並不能過份明目張胆的去幹，他畢竟是朱大帥的堂弟。

吃人王死在招平的手下，他並不感到很愉快。

因爲他想親眼看見吃人王倒在自己手下，最好就能親手把他殺死。

現在，他最憎恨的人就是楚青。

楚青殺了霍聲，這一段仇恨，孫步銅永遠也不會忘記。

孫步銅並不怕楚青。

因爲他有朱十少爺在背後撐腰，就算楚青的勢力再大，他也不敢去打西廂畫舫賭場的主意。

但他的想法是否太樂觀了一點呢？

× × ×

十大美人樓距離西廂畫舫並不遠，論到建築規模之宏偉，修飾之華麗，前者更在後者之上。

十大美人樓最吸引人的，當然就是裏面的活招牌——十大美人。

據說十大美人之中，最少有五個還是處女之身。

秀秀就是其中之一。

× × ×

秀秀不會唱歌，也不太懂喝酒。

她唯一最大的本領，似乎就只有彈奏琵琶。

她在十大美人樓的時日已不算短淺，但直到現在，誰都沒有沾過她分毫。

可以說，朱十少爺對她總是呵護備至的。

朱十少爺並不是急功近利的人。

他把秀秀養得白白胖胖，整個人看來更是嫵媚艷麗無比。

以前，朱十少爺總是嫌她瘦了一點。

但現在，她胖了。

她胖得絕不臃腫難看，她就像一朵快將盛放的花朵，但又始終還是稍帶幾分迷人的嬌嫩。

現在，十大美人樓的生意很好。

朱十少爺忽然在這個時候，召喚秀秀到絕色軒。

× × ×

秀秀不愧是人間絕色，連朱十少爺都給她所吸引。

能够眞正吸引朱十少爺的女人並不多，而秀秀却是最吸引朱十少爺的一個。

天上無月，只有點點疏星。

秀秀的眸子也像星。

朱十少爺拉着她白滑如脂玉的手，嘴裏露出狐狸般的微笑。

雖然他很胖，並不像條狐狸，但他的笑容却和狐狸般狡黠。

「秀秀，妳比以前又漂亮了不少。」

秀秀垂下臉，神態就像個新娘子。

朱十少爺笑得更愉快：「妳老實的回答我一個問題。」

秀秀仍然緘默着。

朱十少爺又道：「楚青有個老朋友，你可知道他是誰？」

「老朋友？哪一種老朋友？」

「自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有這麼的一個朋友。」

「你眞的不知道？」

秀秀仍然搖頭。

朱十少爺嘆了口氣，手掌突然一陣收緊。

秀秀「唷」的一聲叫了出來。

朱十少爺冷冷一笑：「妳一定知道的，那人是誰？我要妳親口說出。」

秀秀咬着嘴唇，仍然搖頭。

她的手已被朱十少爺捏得很疼。

但她不說。

她不知道還是不肯說呢？

朱十少爺冷冷道：「妳若不說出這個

人的名字，我就把妳的手捏斷。」

秀秀的臉發白。

朱十少爺的手又捏得更緊。

「快說！」

秀秀仍然搖頭：「我不知道。」

朱十少爺的臉彷彿已脹成紫紅色，他突然鬆開了手，然後一個耳光重重打在秀秀的臉上。

秀秀仍然站着。

她甚至連脚步都沒有移動過一步。

「好，算妳有種，挨得疼，但小董若被人宰掉，那可不能怪我！」

秀秀抽了一口冷氣。

她突然朗聲道：「你要折磨我也就是了，何必向小董開刀？」

朱十少爺嘿嘿一笑：「妳現在總算承認知道楚青的朋友就是小董了！」

秀秀吸一口氣，道：「楚青是吃人王的手下，他與你有衝突我知道，但小董甚麼都不懂，也甚麼都不理……」

「住口！」

朱十少爺咆哮如雷：「小董若甚麼都不懂，他怎會把招平都宰掉？」

秀秀道：「誰是招平？」

朱十少爺「哼」一聲：「吃人王已死在招平的手下，而招平却是我在吃人王身邊佈下的臥底！」

秀秀有點不明白，她知道的事本來就並不太多。

「小董殺了招平？」

朱十少爺冷笑道：「他沒有親自出手，但他爲了要殺招平，却雕刻了一個木頭將軍。」

秀秀更不明白朱十少爺在說甚麼。

但她已明白了一件事。

楚青與小董已聯合在一起。

× × ×

朱十少爺今天的心情並不好。

就在他很不高興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了一個令他吃驚的消息。

青平帮居然率衆到西廂畫舫鬧事。

× × ×

能够闖到西廂畫舫賭場鬧事的人，以前一般都認爲只有吃人王才有這份胆量。

但吃人王沒有這樣做。

反而他倒下去之後，楚青竟然做出這種驚人的事。

西廂畫舫賭場的老闆是孫步銅，他知道遲早都會與青平帮一拚高下。

但他沒有料到楚青的進攻竟然會來得這樣早。

不過，他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他不怕吃人王，也不怕楚青。

可是，他似乎算漏了一個人。

他算漏了小董。

× × ×

小董是甚麼人？

孫步銅不知道。

他甚至從來都沒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但小董現在已取代了招平的地位。

招平剛殺死吃人王，想不到在短短數日之後，又被楚青所殺。

楚青這一着，連孫步銅都認爲楚青很高明。

楚青與招平之間互相利用，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和平共存。

但他們之間的火併，畢竟還是來得太突然，來得太早。

不過，這一戰進行得很順利。

招平在厠所中連一招都擋不住，就宜告完蛋。

但楚青絕對沒有放緩自己的計劃。

他好像一口氣就想把整個城市吞下來似的。

無論是誰都不能阻碍他的野心發展。

他的乳名叫阿野。

他的野心的確不小。

× × ×

西廂畫舫賭場之內，燈火輝煌，衣香鬢影。

這裏是全市最豪華的賭場，雖然這是不合法的生意，但只要經營者有辦法，不合法的事業，往往比合法的事業更容易辦得多。

孫步銅能够把這間賭場辦理得如此完善，雖然說與朱十少爺很有關係，但孫步銅本身也的確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這幾天以來，孫步銅已囑咐手下要小心一點。

吃人王雖死，但楚青這一個年青人的實力也絕對不容低估。

楚青果然來了。

他居然連朱十少爺的帳都不賣，看來他比吃人王還更兇狠得多。

當孫步銅知道楚青要來砸賭場的時候，他立刻就傳令宣佈今天暫停營業。

雖然當時的賭客已有不少，但賭場既已宣佈停止營業，就沒有誰再敢在這裏賴下去。

賭客們並不笨。

他們彷彿也有一種特殊的觸角，嗅到了一種腥風雨血的氣味。

× × ×

偌大的西廂畫舫，賭客很快就走得乾乾淨淨。

他們只想賭錢。

但現在並不是賭錢的時候。

現在有人要賭命。

× × ×

無論是賭錢也好，賭命也好，孫步銅的神態都絕不會太緊張。

他並非初生之犢，而是一個富於經驗的老江湖。

楚青敢闖到這裏，當然有所準備。

孫步銅手持銀杖，坐在西廂廳中。

西廂廳，是西廂畫舫賭場開骰寶的地方。

孫步銅靜靜的坐在一張酸枝椅上，兩旁共站着八個黑衣漢子。

他們每個人的腰間，都插着一雙黑漆得發亮的鐵斧。

「黑斧八傑」是孫步銅近數年精心訓練出來的傑出戰士，他們每個人的斧法，都已練得極其純熟，尤其精於斷喉斧法。

一斧擊中咽喉，絕對致命。

這八個人，就是孫步銅的其中一套本錢。

這套本錢，是用來賭命的。

× × ×

孫步銅靜靜的坐在西廂廳中，不停地在把玩着三顆骰子。

他隨手撒出，一次又一次的撒出。

那三顆骰子有時候變成一二三，有時候變成四五六，有時候三顆骰子都是四，的確變化極大。

每個賭徒都不想輸。

但又有多少個賭徒，是眞正的大贏家呢？

× × ×

西廂畫舫賭場沒有總管。

因爲剛聘請回來的賭場總管霍聲已死在楚青的手下。

不過，副總管仍然活着。

賭場的副總管，是個四方臉、鼻子上有顆黑痣的壯漢。

他喜歡玩笛，每當有空的時候，他就奏笛自娛。

他吹奏的並非竹笛，而是鋼笛。

這一根鋼笛，已經敲碎過三個人的腦袋。

這個副總管姓管名壯熊，渾號是「專打惡人」！

× × ×

專打惡人。

但很奇怪，管壯熊本身其實就已經是個惡漢。

他並非絕對蠻不講理，但和他講理，倒不如省點氣力，準備與他結結實實的打上一架。

再不然，就最好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能够駕馭管壯熊的人並不多。

他以前也曾在一間小賭場裏做過總管的職位，但結果這間賭場的老闆，居然給他用鋼笛打斷了四條肋骨。

自此之後，很少人再敢聘用他。

別人不敢，但孫步銅却例外。

他認爲管壯熊雖然脾氣暴躁一些，但他也有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就是盡忠、負責。

那個賭場老闆被他打斷了四條肋骨，別人看來總是認爲管壯熊不對，但孫步銅却有另一種看法。

他認爲管壯熊打得好。

因爲那個賭場的老闆欺負他的表妹。

但管壯熊却隻字不提，他不想這件醜事宣揚出去。

老實說，他沒有把這個賭場的老闆一笛打死，已經相當手下留情。

× × ×

管壯熊就是這麼的一個人。

他可以欺負別人，但別人若欺負他，就一定會得到可怕的報復。

在西廂畫舫賭場裏，他總算已比較少惹是非。

在他來說，近來眞是安份守己之至。

現在，居然有人明目張胆的要來到西廂畫舫賭場生事，管壯熊當然是先鋒將軍，打其頭陣。

他在西廂畫舫賭場的門外，攔住了青平帮的人。

青平帮本是楚青與招平聯合組成的一個帮會，但現在招平已被殺，倒不如稱爲楚青帮更爲合適。

西廂畫舫賭場的先鋒將軍是管壯熊，而楚青却派出了一個青臉青衣的漢子對付他。

這個漢子不但青臉青衣，連一雙鞋子和襪子也居然是青色的。

還有，他的手中有一把屠刀，也是青色的。

這個人在江湖上很著名，他叫「青蜢子」。

青蜢子梁草就是他。

梁草在文學程度上來說，的確是個草包子。

但他的「青蜢刀法」，却在十五年前便已打出了响亮的名堂。

管壯熊一看見了梁草，幾乎眼睛都紅了。

他倆當然認識，因爲當年那個被打斷四條肋骨的老闆，就是給梁草唆擺之下，才向他的表妹下手的。

管壯熊之所以只打斷那老闆四條肋骨，就是姑念他是被梁草所擺佈。

但梁草又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唉，越扯越長，原來管壯熊也不是甚麼好東西，梁草也有個表妹，她也給管壯熊欺負了。

一報還一報；寃寃相報無了期。

這是風流債？還是糊塗賬？

但無論這是風流債也好，糊塗賬也好，現在已經是一併清算的時候了。

龍虎雙決鬥　情仇兩皆空

管壯熊帶了十八個白衣打手，在西廂畫舫賭場的門外，攔住楚青的手下。

梁草第一個衝前，冷冷道：「你可知道何謂螳臂擋車，飛蛾撲火？」

「撲你娘個屁！」管壯熊的脾氣不大好，他說話的聲音和詞句都不大悅耳。

但梁草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他絕不動氣。

他只是冷冷的道：「連屁你也撲，莫非我娘放的屁好香？」

管壯熊的臉色倏地發青：「你這個人好卑鄙！」

梁草冷然道：「難道你很高尚了？」

管壯熊怒道：「吃俺一笛！」

怒叫聲中，他的鋼笛已向梁草的頭上「呼」聲砸了下去。

好兇猛的一笛。

但梁草這個人，的確像隻閃避靈活的草蜢，管壯熊這一笛剛砸下去，梁草便已跳到左邊五尺之處，管壯熊這一笛自然是落空。

梁草與管壯熊交上手了，而管壯熊的十八個白衣打手也紛紛亮出武器，與楚青的手下對峙着。

形勢異常險惡，劇戰即將開始。

正當管壯熊與梁草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西廂畫舫賭場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衣服筆挺，面孔冰冷的中年人。

他並非孫步銅的手下，而是朱十少爺的師父駱駝。

× × ×

駱駝號稱沙漠之舟。

但這人叫駱駝，並非是他的外號，而是他根本姓駱名駝。

但駱駝這一個人，一點也不像駱駝。

駱駝並不好看，牠的長相甚至有些怪異。

比起馬，駱駝是醜陋得多了。

但這一個姓駱名駝的人，他的長相絕不像隻駱駝，也不像一匹馬。

他是一個人。

而且是個很好看，很有風度的男人。

雖然他的年紀已大了一些，但看來仍然極富吸引異性的魅力。

他是朱十少爺的師父。

但朱十少爺的武功，却有人傳說他比駱駝更厲害。

是耶？

非耶？

這一點，朱十少爺的心中很明白。

傳說畢竟是傳說，有些傳說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毫無根據的。

朱十少爺不錯是懂得武功，但他的武功只配去欺負那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比起駱駝，朱十少爺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

駱駝是朱十少爺的師父，但朱十少爺却又是駱駝的老闆。

駱駝每個月的花費並不少，而他所用的每一塊錢，都是朱十少爺給他的。

所以，駱駝對於朱十少爺的忠心，是絕對不必懷疑。

駱駝並不想爭名。

一個人有名氣未必是一件好事，他認爲有名，倒不如有錢花更好一些。

× × ×

駱駝從西廂畫舫賭場走出來，他目光最先盯着的人並不是梁草，也不是楚青。

他盯着的是小董！

小董從未見過駱駝。

駱駝也從未見過小董。

但小董一看見這個人就已知道他是駱駝，而駱駝一看見他也知道他就是小董。

小董的手裏有一把刀。

那不是殺人用的刀。

那是雕刻刀。

但駱駝却很清楚，雕刻刀不但可以用來雕刻，也可以用來殺人。

在武功高强的人手中，不論是雕刻刀也好，甚至只是一根平凡的木頭也好，也同樣可以殺人。

而且，雕刻刀極其鋒利，使用的時候也相當靈活，小董敢以雕刻刀作爲武器，當然是有理由的。

楚青用盡辦法，邀請小董助拳，就是希望借助他來對付駱駝。

孫步銅不容易對付。

駱駝也絕非善男信女。

要把西廂畫舫賭場搶過來，這兩個人是必須除去的。

× × ×

管壯熊與梁草的激戰，使人有點呼吸窒息的感覺。

梁草就像是一隻青色的草蜢，但草蜢只會跳，而不會揮刀。

而梁草手裏的青屠刀，却可以把管壯熊斬開幾截。

他的刀很快。

管壯熊的鋼笛的狠勁與速度，也令人看得爲之一陣目眩。

管壯熊突然一聲暴喝，手中鋼笛去勢急如電閃，一連十五笛，全部都向梁草的咽喉部位招呼。

管壯熊果然是個高手。

但梁草仍然穩如磐石。

他的步法與刀法，完全沒有被管壯熊的一輪急攻而有所變亂。

管壯熊的臉陣紅陣白。

他已全力施爲，但仍然無法把梁草傷在鋼笛之下。

梁草一聲冷笑。

他手中的屠刀忽然變得像一張巨網，迎頭向管壯熊撒下。

這一輪急攻來得很突然。

管壯熊根本就連對方的刀法是從甚麼角度殺出來的也看不清楚。

他大驚。

他急急向後倒退，就像海裏的小蝦忽然迎面碰見了一條張開血盆巨口的惡魚。

但梁草的刀却要命得很，管壯熊雖然倒退得很快，但仍無法避得開梁草的刀。

颼！颼！

一連兩刀。

那是令人震慄的响聲。

管壯熊沒有發出慘呼。

因爲他的咽喉已被梁草連劈兩刀，差點連腦袋都甩掉下來。

好殘酷的刀法！

梁草冷笑，把青屠刀上的血，抹在靴底之下。

管壯熊瞪大了眼睛，他和梁草之間的怨，已到此結束。

管壯熊的生命之火，也同時燃點到了盡頭。

× × ×

管壯熊倒下去之後，立刻有人輕輕的在鼓掌。

「好刀法！果然不愧是青蜢刀王！」

那是駱駝的掌聲、駱駝的聲音。

梁草冷冷一笑。

「青蜢刀王四字，梁某愧不敢當，想閣下就是朱十少爺的師父駱先生吧？」

「不錯，正是區區。」

「據說閣下擅用一把追魂扇？」

「雕虫小技而已，」駱駝淡淡一笑，道：「以武器而論，又怎及得上梁兄的青屠刀！」

梁草的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駱駝忽然嘆了口氣，道：「梁兄雖然刀法不錯，但却未免人格卑鄙了一點。」

梁草神色一沉：「未知駱先生是何所指？」

駱駝一聲乾笑，道：「你本是王笑的得力助手，但現在却爲楚青而賣命，難道你不知道吃人王是怎樣死的？」

梁草冷笑道：「這件事與你何干？」

「當然，這件事與區區絕無關係，」駱駝淡淡一笑：「但閣下在江湖上恐怕難免受到別人的非議。」

「放屁！」

「放屁倒不必，假如梁兄有興趣的話，放馬過來好了。」

梁草仰天長笑。

「既然閣下想指點一二，梁某亦恭敬不如從命。」

大笑聲中，梁草發刀。

駱駝悠然地背負雙手，好像一點也不把梁草看在眼內。

梁草刀勢展開，絕不容情。

他一出手就是二十四刀。



這二十四刀的威力極大，這些刀法絕不是用來恐嚇敵人的。

但駱駝沒有被這種刀法嚇倒，也沒有被這種刀法擊倒。

他仍然是那麼神態悠閒，根本就絕不像是在拚命。

梁草的臉色變了。

他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對方懂得妖法不成？

明明是砍在他身上的一刀，忽然間就落了個空，連對方的衣角也沾不着。

小董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常言有道：「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技遜一籌，難保人頭。」

前八個字，是老生常談，至於後面那八個字，却是小董自己加上去的。

駱駝的追魂扇還未出手，梁草已敗象畢呈。

倏地，駱駝突然左掌向梁草的腰間劈去。

那是手刀式的一掌。

駱駝用的武功，居然是日本的空手道，雖然說空手道也是由中國武術演變而成的，但駱駝現在使用的，却分明是日本人的武功。

這一記手刀去勢極快，也極兇猛。

梁草不再求殺敵，只求自保。

但駱駝這一記手刀，只劈出了一半，立刻就撤回，改用一記穿心腿向梁草的心臟部位踢去。

他變招之快速，眞是令人有不可思議之嘆。

好快的一腿。

梁草急退。

看他現在的神態，就和剛才管壯熊被擊敗時一刹那的神態一模一樣。

管壯熊是蝦。

而梁草是條惡魚。

但駱駝呢？

他是否也可以把這條惡魚一口吞下？

× × ×

梁草急退。

但駱駝踢出來的一腿極快，根本就令到梁草無法應變。

「唷！」

梁草發出一聲悶哼。

他的心臟，已捱了一腿。

梁草立刻吐血，臉色慘白。

駱駝淡淡一笑，退開。

他連眼角都不再瞧他一下，彷彿梁草已是個不屑一顧的死人。

梁草突然大吼，揮刀再向前撲擊駱駝，但他的身子剛向前衝出半步，立刻就被一隻寬闊、但却五指纖瘦的手所牽住。

「你不能再動，一動就必死！」

梁草手一鬆，竟然連青屠刀也拏不穩，「噹」聲跌在地上。

把梁草牽住的人，就是小董。

× × ×

梁草回去了。

他是被人抬回去的。

「抬回去的」，並不一定是死人，重傷的人，自己不能走路，也必須要人抬回去。

但梁草是死是活，現在沒有人知道，楚青已吩咐手下把他抬到賴春山醫生那裏去。

賴春山是本市最著名的醫生，他是個西醫，但對於跌打刀傷之類的醫術，也極有一手。

他的診費很貴。

尤其是打架受傷的人，診金一定貴得嚇死人。

但楚青現在是青平帮唯一的帮主，再貴的診金他都絕不在乎。

梁草雖然吃了敗仗，但他仍然有利用的價值。

對於手下，楚青唯一重視的，就是他的利用價值如何。

招平亦如是。

有利用價值的人保留。

沒有利用價值，甚至對自己懷有不軌企圖的人，自然應該被淘汰，甚至被殺。

這就是楚青的原則。

× × ×

梁草被抬回去，但他的青屠刀仍然在地上。

青色的一把屠刀，殺不了駱駝。

但小董的雕刻刀呢？

× × ×

駱駝冷冷的盯着小董。

他忽然問：「你用這種刀已多久？」

小董連想也不想，就回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

「的確不知道，」小董冷淡地說道：「我的記憶力並不太好，而且也不喜歡計算數字。」

駱駝道：「看你這個人的樣子並不太笨，但却給楚青加以利用。」

小董冷冷道：「我喜歡給他利用。」

駱駝一怔，繼而嘆一口氣：「你倒很坦白。」

小董道：「閣下就是朱十少爺的師父駱駝？」

「不錯。」

「看你的樣子，絕不像隻駱駝。」

「的確不像，區區本來就不是隻駱駝，但湊巧的很，我姓駱，名駝。」

「你爲甚麼不改個姓，或是改個名字呢？」

「改姓？」駱駝的臉上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但他很快又回復了原狀。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好一個大丈夫！」

「難道我不是？」

「你若也能算是個大丈夫，那麼，大丈夫這三個字，將會變得比泥土還更不值錢。」

「哼！你的雕刻刀又如何，它很值錢嗎？」

「不，」小董搖頭：「這把刀並不值錢，但却可以雕刻出最值錢的藝術品。」

「藝術？」

「不錯。」

「殺人是否也有藝術？」

「也不錯。」

「你打算怎樣殺我？」

小董的一雙眼睛，忽然盯在駱駝的頸上，然後，一字一字的說道：「我想在你的咽喉上雕出一朵花。」

駱駝的眼色也彷彿一變。

「雕出一朵花？」

「一朵血花。」

× × ×

決戰還未開始。

但殺氣已籠罩在他們的四週。

楚青却在這時候淡淡一笑，道：「你們在這裏慢慢動手，我要去找一個人。」

駱駝冷笑道：「你想找孫老闆？」

楚青搖頭。

「不是孫老闆，是孫步銅，」他又露出了一個奇特的笑容：「難道你以爲孫步銅現在還是個老闆?你錯了，他很快就會一無所有。」

楚青說完之後，就像條行動敏捷、靈活的狐狸，走進了西廂畫舫之內。

有人攔阻他。

但攔阻他的人很快就倒在他的脚下。

× × ×

駱駝沒有去攔阻楚青。

他現在面對着的敵人，已使他不能不格外小心。

雖然剛才他很輕鬆的就擊敗梁草，但小董並不是梁草。

他是一個出色的雕刻家。

他想在駱駝的咽喉上雕出一朵血花，而這一朵血花，就是代表了駱駝的生命的結束。駱駝沒有感到震慄。但他却感覺得到，小董是一個不平凡的對手。

他沒有輕視小董，追魂扇早已亮出。

這一把扇並無任何特別之處，唯一與普遍扇子不同的，就是扇骨是用精鋼鑄造的。

小董冷冷地望着駱駝，突然揮刀。

刀光並不奪目，但却隱隱有一股寒風，直逼駱駝的臉龐。

但駱駝出招似乎比他更快一步。

追魂扇抖動，刹那間已攻出八招。

追魂扇殺氣逼人眉睫。

這把扇子雖然體積細小，但發出來的攻擊力量却是威猛無儔，聲勢駭人已極。

駱駝果然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

小董立刻竄身滾開三尺，倏地左臂一翻，劈出兩掌。

這兩招大有名堂，乃湖北武林大豪冼定龍的獨門絕技，叫做「翻雲兩步殺」。

駱駝微微一涼，連忙雙膝一屈，跟着以快如閃電的速度，飛踢小董的咽喉。

他的腿法相當厲害。

好快的一腿。

但小董的身手，遠比梁草快捷，若是換上梁草，他一定無法招架。

但這個在雕刻工場裏埋頭苦幹，工作了整整兩年的年輕雕刻匠，他的武功竟然遠在駱駝的想像之外。

駱駝這一腿沒有踢中小董，反而被對方趁勢刺出兩刀，把他的攻勢遏止下去。

駱駝不信這個邪。

他將手裏的追魂扇越攻越急，彷彿非殺死小董不可的樣子。

但小董毫不慌亂，一招又一招的，把駱駝的攻勢完全瓦解。

駱駝屢攻不下，改攻爲守。

他並非不想繼續進攻，而是無法再攻下去。

小董的雕刻刀，已開始發揮着它的威力。

他在雕刻刀上所使出來的招式，精妙絕倫。

小董整個人，忽然就像一隻巨鷹似的從地上撲起。

雕刻刀彷彿無聲無息的刺出。

駱駝的臉色一變。

這一刀之精妙，竟然令他無法想像得到，對方是用甚麼方法刺出來的。

那簡直不像是人的刀法。

似乎除了虛無縹緲的鬼神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人能刺出這一刀。

× × ×

別人的確不能。

但小董能。

他這一招猝然出擊，精、絕、快、狠

、準。

駱駝的眼睛倏地泛出一股懼意。

他也怕捱刀子？

他驚怕小董眞是在他的咽喉上雕出一朵血花？

× × ×

颼！

雕刻刀刺出的時候，無聲無息。

但那不是偷襲，而是面對面光明正大刺出的一刀

但當「颼」一聲發出的時候，駱駝就聽到了雕刻刀彷彿在大笑：

「我已在你的咽喉上雕出了一朵血花了。」

駱駝神色慘然。

他沒有退後，雖然他的咽喉已被雕刻刀所戳穿。

雕刻刀上的血跡，很快就被小董抹乾，但駱駝的咽喉上所流出來的血，却越來越多。

駱駝的呼吸已幾乎陷於完全停頓。

小董以一種冰冷、但又帶着幾分憐憫的目光盯着駱駝。

「駱先生，再見。」

再見？

甚麼時候才會再見啊？

駱駝不知道。

因爲他已「砰」然倒下，變成了一個死人了。

× × ×

孫步銅仍然坐在西廂廳的那張酸枝椅上。

當他把手中的骰子撒出「四五六」的時候，他的眸子忽然一陣發亮。

他看見了一個很年青、很英挺瀟洒的人，已微笑着踏進西廂廳中。

黑斧八傑仍然沒有動。

沒有孫步銅的命令，他們絕不會輕舉妄動。

楚青走進來，第一句說話是：「這裏的地方很好，可惜沒有賭客！」

孫步銅嘿嘿一笑。

「誰說這裏沒有賭客？」

「哦！」

「你就是來賭博的人。」

「賭博？」楚青淡淡一笑：「我沒有帶錢來，又能賭些甚麼？」

「賭你自己的命！」

「賭命？」

「不錯。」

楚青又是一陣乾笑：「我的性命值多少？能押多少？」

「一千萬塊大洋！」

「一千萬塊大洋？」楚青呆住了，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過，這是一筆怎樣的財富。

他又笑了一笑：「我的性命眞是能值這麼多錢？」

孫步銅的臉上孕育了一絲神秘的笑意，說道：「不算多，就算再押多十倍亦無妨。」

「爲甚麼？」

「反正就算你的性命再値錢，我也不會賠給你，因爲這一次賭博，你必輸無疑的。」

「必輸？」楚青哈哈一笑：「還未賭，你就敢說我必輸？」

孫步銅冷冷一笑。

「你沒有贏取勝利的條件。」

「你看不起我楚某人。」

「你承認你很有本領？但想在這種地方生事，恐怕難免賠了夫人又折兵。」

楚青嘿嘿一笑，緩緩道：「我若眞的在這條畫舫裏倒下來，別說是賠個夫人，就算是賠了一條性命也是值得的。」

孫步銅冷冷道：「你的野心很大，胃口更在吃人王之上。」

楚青淡淡道：「吃人王雖然吃人，但他不會吃畫舫。」

孫步銅道：「連他都不敢吃的東西，你也敢沾手？」

楚青道：「我爲甚麼以他作爲榜樣？如果我學他五分，現在也許已和他一樣，變成了一堆白骨。」

「好！」孫步銅銀杖頓地，冷然道：「今天我總算認識你這一號人物，能夠與你交手，倒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黑斧八傑腰間的斧頭已紛紛亮出。

八個人，十六柄漆黑得發亮的斧頭，組成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陣勢。

他們沒有把楚青完全包圍。

因爲，楚青的背後，也有八個短衣漢子。

他們的手裏也有武器。

他們用的不是斧頭，而是尖刀。

這種刀的刀背極厚，但刀鋒却是薄如紙。

這是殺人的刀。

孫步銅冷冷一笑：「楚老弟，不必客氣，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好了。」

楚青當然不會客氣。

黑斧八傑中，年紀最大的一人，亦僅僅三十歲。

他們都是年青漢子。

他們的作風，兇悍而矯捷，絕對不怕死。

孫步銅已把他們的意志磨鋭得相當堅强。

無論是誰碰見這八個人，這十六柄斧頭，他很快就會被斧頭劈進地獄裏去。

但楚青是否會例外呢？

× × ×

刀斧大混戰，已經開始。

他們一經接戰，就採取最直接、最兇悍的手段去對付敵人。

一時之間，刀斧橫飛。

「吔！」

一個短衣漢子還未揮出第一刀，臉上便已捱了一記快斧。

這一斧，使他的臉上流出了大量的鮮血。

但他仍然沒有倒下去。

「唷！」

又是一聲慘呼。

這一次慘呼的人，却是黑斧八傑的其中一個。

他的左脇下中了一刀，刀鋒竟然穿過了他的肋骨。

楚青淡淡一笑，退開一旁。

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着急，好像在欣賞舞台上的戲劇一樣。

而孫步銅，却仍然靜靜的坐在那張酸

枝椅上。

他對於楚青的鎭靜，不由暗暗佩服。

如果他們不是站在如此尖銳的敵對立場上，他倒願意和這個人交個朋友。

但事實上，與楚青交朋友，也並不是一件怎樣的好事，因爲這人的野心實在太大。

小董是他唯一的老朋友。

但楚青心裏的算盤怎樣打法，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會知道。

× × ×

刀斧大戰，越來越是激烈。

楚青一直沒有出手。

但黑斧八傑似乎很厲害。

他們的斧法，是絕對致命的斧法，每一斧擊出，都攻向敵人的要害部位。

尤其是咽喉。

混戰中，兩個短衣漢子又同時發出了慘呼。

他們的咽喉上，各中一斧。

這種斧法一經砍中要害，就算他的咽喉是銅鐵鑄造的，恐怕也會被齊口砍斷。

孫步銅冷冷一笑。

他的笑容是冷酷的。也是得意的。

楚青也在笑。

雖然他的手下處於下風，但他仍然毫不着急。

他在等待一個人。

他等待的人，就是小董。

× × ×

小董已把駱駝解決。

他緩緩的走進西廂廳。

西廂廳的激戰，進行得極是慘烈。

黑斧八傑雖然佔了上風，但楚青的手下也不是絕對無能之輩。

黑斧八傑一人重傷，兩人輕傷。

但立刻又有一人，心臟部位被人刺了一刀。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刀。

那人一聲慘呼，臉色蒼白如紙，像滾地葫蘆般倒在孫步銅的腳下。

孫步銅深深的吸了口氣。

這個倒在他腳下的，是他最喜歡的一個斧手。

他不能再忍耐，終於揮動銀杖，加入了戰圈。

× × ×

孫步銅一動手，整個西廂廳就被一片銀光所籠罩。

他的銀杖雖然只能由一隻手去發動攻勢，但招式之靈活，力度之沉雄，却令人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楚青望了望小董：「你覺得他的杖法怎樣？」

小董淡淡的說出了五個字——

「他是個高手。」

× × ×

高手！

孫步銅當然是個高手。

但連小董都認爲他是個高手，那麼這個老人的本領就實在絕不簡單。

果然，孫步銅一出手，就已把兩個短衣漢子的腦袋打歪。

小董對楚青道：「你爲甚麼還不出手呀？」

楚青神情凝重，道：「這個老頭兒不容易對付。」

小董的瞳孔漸漸收縮。

他已明白了楚青的意思。

「難道你認爲咱們必需聯手出擊，才可以把他收拾下來？」

楚青點點頭，說道：「這樣最少會比較有把握一點，同時也可以減少受傷的機會。」

小董猶疑着。

楚青道：「咱們一定要把孫步銅老兒放倒下去，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小董仍然猶疑不決。

對這一個年紀已不輕的老人，居然要兩個後生小伙子去對付，是不是過份了一點呢？

楚青的野心，他很清楚。

他一向都不贊同楚青用這種方法去謀取財富，同時現在楚青幹的事，每十件中最少有八件是不合法的。

楚青並不是個安份守己的人。

但小董不同。

他既不求名，亦不求利。

他不想去爭奪甚麼，只想安安份份做個平凡的人。

但小董是個平凡的人嗎？

不！

他絕不是個平凡的人，如果他也有楚青的野心，那麼吃人王未必會死在楚青和招平的手上，而是可能死在小董的手裏。

楚青並不呆。

他也很瞭解小董，所以他對小董道：

「難道你不想把秀秀救出火坑？」

提起了秀秀，小董的心彷彿被一根繩索緊緊的絞着。

爲了秀秀，小董願意去做任何的事。

況且，孫步銅本身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他以前是個小偷，現在却是一個賭場的老闆。

小董終於咬了咬牙，用行動來答覆楚青。

他向前衝出兩步，揮動手中的雕刻刀，向孫步銅進攻。

× × ×

楚青笑了。

他希望能得到的幫手，就是小董。

如果沒有小董，單是解決駱駝這一個人，就得要大費周章。

但現在，小董不但替他解決了駱駝，同時更與他聯手出擊，對付孫步銅。

小董一出手，楚青也緊隨其後。

這兩人的武功路數雖然並不相同，但在他們未曾來這個城市之前，他們對於對方的武功和打法，都有了很深刻的認識。

這時候，他們聯手出擊所發出來的力量，實在是極其驚人的。

楚青也和他的手下一樣，用一把尖刀作爲武器。

他的刀比小董的雕刻刀更具殺傷力，但小董的刀法却似乎比他更快。

孫步銅鬚眉皆豎。

他畢竟吃虧在斷了一臂，而且又是以一敵二。

雖然他的杖法相當厲害，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他是相當不利的。

黑斧八傑雖然佔了上風，但楚青與小董合力對付孫步銅之際，又不時發出幾招

快刀，對付黑斧八傑。

「察！」

楚青的刀，就像是冷箭般的，終於又把黑斧八傑其中一人斃於刀下。

孫步銅一聲暴喝，銀杖尖端，突然放出一蓬青色的烟霧。

那是毒氣。

楚青與小董連忙閉住呼吸。

孫步銅立刻趁機奪門而出，逃出了西廂廳之外。

他敗了。

面對着這兩個年青高手的聯手合擊，他又焉能不敗的呢？

但他仍然有保命的本錢。

他逃得很快，轉瞬間就已消失了他的踪影。

× × ×

孫步銅雖然被逃脫，但西廂畫舫賭場，也從此易主。

他已吃了一場敗仗，黑斧八傑悉數陣亡。

這是一件驚人的大血案。

但楚青果然很有辦法，這件血案居然給他隻手遮天，保安當局的人好像個個都變成聾子和瞎子一樣，完全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這件事發生之後，最震怒的，當然就是朱十少爺！

× × ×

翌日上午，在十大美人樓芙蓉廳中，朱十少爺的臉色很難看。

「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攪的？」朱十少爺的脾氣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

孫步銅站在一旁，一句話也不敢說。

「西廂畫舫是俺的地方，他們居然敢在這裏大開殺戒，而你却挾着尾巴逃回來，成何體統？成何體統？」

朱十少爺的鼻孔彷彿已在冒烟。

孫步銅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楚青雖然霸道，但據小老兒看來，最難對付的還是那個小董！」

「小董？」

聽見了「小董」這兩個字，朱十少爺的火氣更大：「俺操他娘個鳥！他算是甚麼人？俺的堂兄若在這裏，就算有一百個一千個小董，也都拉出去槍斃了！」

孫步銅不敢說話。

他心中有數，朱大帥雖然掌握軍權，但現在他的環境也很糟。

朱大帥的軍隊，已連續吃了三場敗仗了。

尤其是最近的一仗，朱大帥的三萬雄師，幾乎全軍覆沒。

可以說，朱大帥這一個大人物，已面臨到最黑暗的日子。

如果朱大帥垮台的話，朱十少爺的境況也自然大大不妙。

官場是一個黑暗的圈子，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現在西廂畫舫發生了這種驚人的大血案，保安當局居然不聞不問，由此更可看出，朱大帥的境況實在是不堪想像到了極點。

朱十少爺雖然是個大人物，但這個大人物，現在已像一棵沒有水澆的樹，乾枯了。

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領風騷數十年。

朱大帥是否快要完蛋呢？

× × ×

姑勿論朱大帥是否完蛋，朱十少爺和孫步銅在這一戰之中吃了一記重重的悶棍，那是事實。

朱十少爺本來巴不得立刻率衆尋仇的，但漸漸地，他發覺眞的有點不對勁了。

朱大帥的軍隊，又再次吃了一場結結實實的敗仗。

似乎已沒有人能挽救朱大帥的危局。

朱十少爺終於下了一個決定：

他要離開這個城市。

× × ×

在一個烏雲密佈的清晨，太陽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天色是灰黯的。

朱十少爺的臉色，也正如現在的天色一樣。

他坐在一輛簇新的德國轎車，轎車裏除了他和他的司機之外，還有孫步銅和秀秀。

他準備逃亡，逃亡到遠方。

逃亡的車子，不只一輛。

在這輛轎車的前後，都有三輛灰色的汽車，汽車裏有他的手下，也有他搜刮回來的不義之財。

秀秀不肯跟隨他逃亡，却給他用痲藥迷倒。

七輛汽車，浩浩蕩蕩的望南方而去。

× × ×

方石橋是一條只能容納一輛汽車通過的橋。

這一條橋，橫跨南北兩峯。

北面的是飛燕峯，而南方的則的飛豹峯。

兩峯之間有一條深谷，那是豹谷。

從這條方石橋望下去，可以看得見豹谷的三分之一。

若有人從方石橋向下一跳，那麼這人必死無疑。

下面沒是湖，也沒有水。

有的只是石。

奇形怪狀、尖銳如刀的石。

無論是誰掉下去都必然粉身碎骨。

天色仍然是那麼昏暗。

七輛汽車，從飛燕峯爬上來，直達方石橋。

這是南下的必經之路。

但當這七輛汽車駛到橋口的時候，突然橋的另一端，出現了一輛巨型的卡車。

朱十少爺的臉色一變。

因爲這一輛卡車竟然像隻蠻不講理的惡獸，疾衝了過來。

第一輛汽車急忙刹掣，並按响喇叭。

但那輛卡車的司機好像是個瞎子，又好像是個聾子，依然向前衝了過去。

「砰！」

第一輛汽車差點沒被撞成粉碎。

朱十少爺大怒，拔出配槍，向卡車的司機轟去。

但他的槍法未免太差，一連數槍，都射到不知甚麼地方去。

「得！」

子彈花光了。

朱十少爺正想重新裝配子彈，突然一

條快捷無比的人影衝至，一腳就把朱十少爺的手槍踢跌。

朱十少爺大怒，想還擊對方。

但襲擊他的人，身手遠比他敏捷。

他連對方的樣子都沒有看清楚，胸前又被重重的打了一拳。

朱十少爺很少吃苦。

尤其是捱拳頭的滋味，更是他畢生第一次領略到。

他像殺猪也似的叫了出來。

幸好這時候孫步銅也從車廂裏走出，把他掩護着。

「甚麼人如此放肆！」孫步銅暴喝問道。

那人緩緩地從汽車旁露出了他的臉。

「楚青！」孫步銅脫口道。

「不錯，正是楚某。」楚青的臉色很深沉，臉上毫無笑意。

孫步銅怒道：「姓楚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何以竟然如此咄咄逼人？」

楚青冷冷道：「斬草除根，這是楚某做事的原則。」

孫步銅道：「我已放棄西廂畫舫賭場，你還想怎樣？」

楚青冷冷一笑：「你現在的逃避，只不過是暫時性的，你的性格我很清楚，只要一有機會，你還是會捲土重來的。」

孫步銅的額上青筋凸起，連指骨也在勒勒作响。

楚青又緩緩地說下去：「如果我任由你逃到南方，那是名副其實的縱虎歸山，就算整個天下的財富都歸屬於我，恐怕也難以高枕無憂。」

孫步銅厲聲道：「你好絕！」

楚青冷然一笑：「倘若換上了你，你也會這樣做法。」

孫步銅抽了口冷氣。

對於楚青的這句說話，他倒是無法反駁。

楚青冷冷一笑，又道：「其實這裏的風景很不錯，尤其是橋下的豹谷，更是一個風景美絕的地方，你們能够得到這種地方作爲葬身之地，倒是有福氣得很。」

楚青的話剛說完，孫步銅的銀杖已向他迎頭劈下。

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

孫步銅這一次已無後退的餘地。

× × ×

朱十少爺的臉色，已被嚇得比紙還蒼白。

雖然他的堂兄朱大帥在戰場上連吃數場的敗仗，但若論胆色，朱十少爺實在還比不上朱大帥。

他一向都以成功者自居。

但他現在面臨到失敗與死亡之神的時候，他的表現却是懦怯的，也是可笑的。

他並不是一個能够眞正辦大事的人。

就在他的胆子已快被嚇破的時候，他忽然看見自己的鼻尖上，出現了一把刀。

那是一把雕刻刀！

× × ×

小董的雕刻刀，已觸及到朱十少爺鼻尖上的冷汗。

小董冷冷一笑：「你怕吃刀子？」

朱十少爺搖了搖頭。

但他的表現很可笑，剛剛搖頭，但忽然間又連忙點頭不迭。

小董向那輛轎車的車廂內望去。車廂裏有一個人，一張漂亮但已暈迷不醒的臉。

秀秀！

小董又是冷冷的一笑，雕刻刀壓得更緊：「你很喜歡秀秀？」

朱十少爺點點頭。

但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連忙搖首不迭。

小董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想不到你也會遭遇到如此悲慘的下場，這一條橋下的豹谷，就是你葬身之地。」

朱十少爺的臉色立刻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的手下，已被楚青的手下重重包圍，而且還慘遭殺戮。

這是一場可怕的殲滅戰。

楚青的手下，正在圍殲朱十少爺的手下。

朱十少爺一向都以爲自己的手下很能幹，也很能打。

但現在，他們彷彿全部都是飯桶。

× × ×

飯桶一個一個的栽倒。

好幾個朱十少爺的手下，都被拋進豹谷之中。

沒有慘呼。

因爲他們被拋下去之前，就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 × ×

朱十少爺完了。

他現在已不像個「少爺」，而是像一條可憐的狗。

他一向都像條狗。

不過，以前是他去咬別人。

但現在，他却給別人咬得體無完　。

人生的變化實在太大了。

不久之前，朱十少爺還是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但現在，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他只能選擇用甚麼方法去走這條路。

那是一條死路。

他寧願死在小董的刀下，還是自己從方石橋上跳進豹谷之中呢？

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小董給他一分鐘的時間去考慮。

直到五十秒鐘過去之後，朱十少爺突然鼓起了畢生最大的一次勇氣，從方石橋上翻身跳下。

他跳下去的姿態並不美妙。

連拋下一塊大石的情景，也比他的姿態好看得多。

但儘管如此，小董還是爲了他的「勇氣」而鼓掌。

× × ×

孫步銅雖然武功絕不在楚青之下，無奈他的信心和銳氣都已受到了挫折。

而且，楚青並不是單獨對付他。

在孫步銅的四週，還有不小楚青的手下，不時對他發出暗襲。

孫步銅已面臨到四面楚歌的境地。

他不想失敗，也不想死。

就算死，也得要楚青陪伴在一起。

霍聲被殺的仇恨，他絕對沒有忘記。

正如楚青所言，孫步銅現在的逃避，只不過是暫時性的。

孫步銅在南方，有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他已準備重新整頓，養精蓄銳，圖謀與楚青再決高下。

可惜，他的計劃看來已無法實現。

他想和朱十少爺一起逃亡，但事機不密，竟然在方石橋上，被楚青等所截擊。

孫步銅現在已別無所求。

他只想與楚青拚個同歸於盡。

× × ×

孫步銅的銀杖，杖法極是兇猛，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有無比的威力。

然而，楚青的身法靈活，刀法也在孫步銅以往的預料之外。

孫步銅無法傷害楚青，反而被楚青步步緊逼。

孫步銅不斷後退。

倏地，一陣銀光閃動。

孫步銅的銀杖，像排山倒海似的發出了最淩厲的攻勢。

楚青很了解，這已是孫步銅最後的一擊。

× × ×

杖影如山，把楚青整個人完全籠罩着了。

但楚青相當鎮定，無論孫步銅的杖法怎樣兇悍，他都絕不慌亂。

楚青突然一聲冷喝：「老關，砍他的小腿！」

老關是楚青的一個手下，他擅用刀，更擅用斧。

現在他用的武器就是一柄短小而鋒利的斧頭。

颼！

老關果然聽從楚青的說話，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斧砍向孫步銅的左腿。

孫步銅急閃，順勢一杖抽下。

老關的眼珠子登時凸出。

這一杖竟然把他的腦袋完全撞歪，整個人像斷綫的風箏般飛了出去。

楚青面露喜色。

他本就是希望孫步銅向老關出手的。

孫步銅一出杖，左下方就出現了一個空檔。

楚青毫不猶疑，右臂如箭般急射，尖刀直刺孫步銅的左腰。

又是「颼」的一聲響。

孫步銅突覺左腰一陣冰涼，接着就是一陣劇烈的痛楚。

他已吃了一刀。

孫步銅又驚又怒，揮杖反撲。

但他已受傷，這一杖揮出的力度，已是大爲減弱。

此時楚青已智珠在握。

他已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孫步銅逼下豹谷之中。

果然，孫步銅已成强弩之末。

他連續反攻數招，結果每招都無功而退。

他這一退，就已退到了方石橋的邊沿了。

楚青加緊壓力，右手用刀，配合左掌，虛虛實實，變幻無窮。

孫步銅的傷口流血漸多。

他的體力也越來越虛弱。

終於，他給楚青一掌推跌。

他並不是跌倒在橋上，而是跌落在橋下。

孫步銅並沒有發出慘呼。

慘呼也是死，一聲不响也是死，又何必叫出來呢？

× × ×

孫步銅跌落豹谷之後，方石橋上立刻就變成一片死寂。

七輛汽車，除了一箱又一箱的黃金和珠寶之外，就只有橫七豎八的死人。

朱十少爺的手下，其實也並非完全飯桶，但無奈對方是有備而戰，同時人數也遠在他們之上。

朱十少爺完了。

孫步銅也完了。

但事情沒有完。

因爲小董還活着，他還沒有完蛋。

× × ×

無論你怎樣看去，楚青都絕不像那種心狠手辣、忘恩負義的人。

但常言有道：「人不可以貌相。」

楚青的手段比誰都更毒辣，如果說他不會忘恩負義，那更是大錯特錯。

招平是他的合伙人。

沒有招平，他想殺吃人王絕對不會那麼容易。

但結果招平還未對他採取行動，他已比招平更快一着。

至於小董，他不錯是楚青的老朋友。

而且，小董還幫助他消滅了朱十少爺呢。

但楚青現在心裏所想的，就是怎樣把小董一刀刺死。

× × ×

楚青爲甚麼要殺小董。

理由只有一個。

小董是他的情敵。

× × ×

小董一直深深愛着秀秀，楚青是知道的。

秀秀也很喜歡小董。

這一點，楚青也知道。

但秀秀却不知道楚青也一直在暗戀着自己。

秀秀不知道，小董又知道與否呢？

× × ×

爲了要得到秀秀，小董已決定把這個老朋友，同時也是情敵的小董殺死。

他認爲戀愛絕不是偉大的，而是自私的。

他也認爲，戀愛絕不是犧牲，而是佔有。

他想佔有秀秀，已經不是一朝一日的事。

所以，正當小董在那輛轎車上，準備弄醒秀秀的時候，楚青突然無聲無息地，一刀就向小董的背心狠狠的插去。

× × ×

除了秀秀之外，小董已不再關心世界上任何的人、任何的事。

包括了楚青的這一刀。

楚青這一刀又快又準，而且距離又是如此接近，這一刀，看來小董已絕對無法避免。

可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秀秀突然清醒過來。

同時，她更看見了楚青的尖刀，正在向小董的背上插去。

秀秀沒有發出驚呼。

她只是毫不考慮地，用盡全身的氣力把小董推開。

她沒有把小董推得很遠，只把他的身子推斜一尺。

咫尺天涯。

就是僅僅這麼一尺之差，這一刀，沒有刺在小董的背上，但却刺在秀秀的心窩裏。

× × ×

秀秀的心，吃了一刀。

楚青得不到她的心。

但他的刀却得到了。

這一刀插得很深，秀秀的身子好像觸電一樣，劇烈的顫抖起來。

楚青呆住了。

他倏地鬆手。

他的手是充滿血腥的，但這一隻充滿血腥的手也在顫抖。

他不由自主的退開兩步。

小董也呆了。

他臉上現在的表情，就像是那個木頭將軍。

楚青的臉發青。

而他的臉却漲成血紅，彷彿臉上出現了一團猛烈燃燒的火球。

秀秀的呼吸，已變得斷斷續續。

她只是說出了三個字。

她道：「別……難過……」三個字說完，人已氣絕。

小董的臉色雖然紅得像是一團火球，但他的心却已凝結成冰。

甚至比冰還冷。

他忽然轉過身子，一雙眼睛浮現出無數血絲，也有無限的憤怒。

楚青又在後退。

小董的牙在咬着唇。

唇已出血，但他一點也不覺得疼。

他已被憤怒的火燄所燃燒。

他突然厲聲大喝道：「你好卑鄙！你好卑鄙！」

× × ×

「你好卑鄙！」

楚青發抖得更厲害。

「你究竟是人，還是個吃人魔鬼？」

小董在咆哮。

楚青從來都沒有見過小董如此憤怒，也沒有聽過如此凄厲的喊叫聲。

他突然跪了下來。

「我……我錯了……」

小董在跳。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跳得多厲害，也不知道自己跳來跳去又有甚麼意義。

楚青跪得更低。

他好像已深切的後悔。

但突然間，他那跪着的身子直跳了起來，手中仍然有一把尖刀。

那是第二把尖刀。

× × ×

颼！

刀如電閃，疾刺小董的咽喉。

楚青沒有眞正的知錯。

他只是後悔自己那一刀刺得不準，沒有刺死了小董，却毀滅了自己心上人的性命。

他是個無情的人。

這一刀當然也是無情的一刀。刀快。

但另一把刀更快。

兩把刀幾乎同時射出，但結果却有分別。

楚青的一刀，只是射中了小董的右肩小董傷了。

但他不在乎。

就算這一刀刺在他的心臟，他都絕不在乎。

他最重視的，還是自己的雕刻刀，能否殺死楚青這個畜生！

楚青衣冠楚楚。

然而，他却是個衣冠禽獸！

× × ×

楚青的臉眞的青了。

青得發綠，而且青得完全不像個活人樣子。

事實上，他已不是個活人。

他想一刀刺在小董的咽喉上，但小董閃過了。

而他的雕刻刀，却深深的插在楚青的喉管上！

× × ×

天地蒼涼。

仍然是灰黯的天色，沉寂的空氣。

沒有風，也沒有雨。

但這裏發出的一場血腥風暴，却使小董永世難忘……

（全文完）



雌虎狂龍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橫財刦（上）

走捷徑　貪字變貧

香港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畸型社會，地方小，人多，政治環境複雜。

正因爲人多的關係，有腦筋的人最容易發達。舉個例吧，在這彈丸之地，收藏了四五百萬人口，假如閣下能想出一樣必須品，售價僅一角錢而已，但每人非備一件不可。試想想，這數目是多少？

沒有腦筋也不緊要，你運氣好再加上口袋裏有兩塊錢就可以了。因爲花兩元買六個號碼「六合彩」，你隨時會變一個小富翁！

當然，這種「跑馬射蚊鬚」的遊戲，你運氣不佳的話，可能買它一輩子也無法中個「安慰奬」。這只不過是舉例而已。

眞眞正正，肯定可以在這地方賺到盤滿砵滿的人，就是那些特權階級。例如擁有巴士專利權的巴士公司、小輪公司、隧道公司以及電車公司等等，他們才是「必賺」的。

換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你未必有這種「必賺」的把握；即使讓你有上述專利權，因爲政府限制你的利潤之外，你更無法在這麼小小的地區之內，找到那麼多的人。

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商場上的事例更多。就拿股票市塲來說吧，「恒生指數」千七點時，假如閣下够機警，頭腦冷靜、懂得細心分析的話，一定會反問一句：「原值一元面額的股票，有可能眞的值上一百幾十元麼？」

股票不過是資本主義世界裏一些公司向外舉債的證劵而已，除非該公司眞正可以做到暴利一百幾十倍，否則絕不可能值一百幾十元；當然這是指一元面額爲例。

當時閣下假如懂得分析此中眞相，今日必然已是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否則，即使當時閣下是個小富翁，只怕今日已是一名窮光蛋。

無論如何，能够在「千七點狂潮」中賺到盤滿砵滿的，除了極小部份本地「够機警」的人之外，肯定又是來自祖家的財團。

然而英國人却故作緊張地「賊過興兵」，待人家把數以億計的港元帶回了祖家之後，才假惺惺作態地，訂出什麼「管制股市法例」！

總而言之，在香港生活，你要想得通，看得透，否則，你可能一輩子捱窮，也可能誤入歧途，以至噬臍莫及！

所謂「想得通，看得透」是指什麼？凡事多用腦去想一想，想得通才可以去做，切勿被眼前表面上的幻景迷惑；眼光放得長遠一些，脚踏實地，切勿只會羡慕或妒忌別人！

×　　×　　×

有機會走過「英皇御准」的塲外投注站，不妨駐足往塲內和門外瞥兩眼，你也許會找到一些人生眞理。

有人充滿無限希望地進去，將辛辛苦苦賺來的金錢去買一個又一個的「夢」！

但往往當「夢」醒之時，你會在這兒見到一張張失魂的臉孔！

眞正可保「穩贏」的是誰？一個是香港政府，一個是「英皇御准」的賽馬會，因爲他們從中抽出極可觀的百份比。

儘管許多人也明知那是一個「夢」，但仍有不少人往裏面擠！

難怪租金昂貴的投注站，開了一間又一間，多到隨處都可以見到，要不是輿論大舉抨擊，街坊大力反對，相信「支店」會開得更多。

然而賭徒並未理會到這背後的一切，就像酒徒們只知道「酒」是可以將自己弄得飄飄欲仙的東西，其他就一概不知了。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合法娛樂，或者稱之謂「發財捷徑」吧。

然而，眞正能贏到錢的人，究竟有多少？

假如有機會到各投注站的窗口去觀光一下，你會發覺這並非「娛樂」那麼簡單，賭徒們注碼的瘋狂程度，大得驚人！

但你千萬別以爲那些人都是大商家、大富翁；他們大部份肯定只是小市民。

此中有月入一千幾百的白領階級，也有小販、工人。

有人曾贏過小錢，於是越賭越狂，結果還是輸大錢。

有人東張西羅，無非爲了「博它一博」，因爲十個賭徒之中，最少有九個認爲自己投注的「十拿九穩」，甚至有必勝把握。

也有人將自己的薪金隱瞞一部份，不讓母親或妻子知道，目的是爲了留下一些錢拿去「博它一博」。

總之，如果你不是住慣香港的人，你會以爲這是瘋人院。

近年來，在香港這畸型的地方，又有了更畸型的行業出現。

那是：借貸公司。

不必担保，無須實物抵押，只要你有一份固定收入，就可以借。

於是賭徒們又多了一個門路。

其實，此等借貸公司只是變相的貴利放欵者。許多人一時不察，就只有弄得身敗名裂，結果非走路不可。

×　　×　　×

這是馬會投注站——無數投注站之中，其中一個。

時間是晚上入黑時分。

明天就是快活谷賽馬的日子，今晚是「孖Q」投注的最後時限。

「孖Q」就是兩塲「連贏位」過關，十元起碼的一種博彩方式。

一個年紀約莫二十餘，三十未到的年青人，正垂頭喪氣地，由那投注站門前經過！

他叫張海洋，是個地下鐵路的建築工人。

地下鐵路日以繼夜的趕工，張海洋今天剛好做日班，所以這時候他已經下班休息。

其實他早已下班了，而且他還做了許多事情，到過不少地方，受過人家不少的氣。

張海洋下班之後就馬不停蹄的到處走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借錢。

借錢幹什麼？爲了賭麼？

不！至今爲止，張海洋還是一個十分正派的年青人。

他從來不參加任何型式的賭博，只埋頭工作，賺錢養家。

他家裏有一妻一女。母親在鄉間，所以他除了養家之外，還要按月滙錢回去。負担總不算輕。也許正是因爲這樣，他才不得不生性。

有時同事在公餘之時，玩玩衞生蔴雀，叫他也不參加。

有時同事合股購買什麼「四重彩」、「六合彩」之類，人人參加，他也只是袖手旁觀；他覺得僥倖總是靠不住的。

同事們都說他是個够正派的人。

但是現在，他却怔怔地呆在投注站門前，眞想「博一博」，可惜口袋裏又沒有錢。

他爲什麼會忽然之間改變了自己做人的宗旨？

答案其實很簡單，現實的折磨，以及那些勢利的眼光！

支薪的日子還沒有到，家裏的錢早已花光了；鄉間母親有病，來信催他滙錢回去，家裏妻子快要生產了；三歲的女兒這幾天又發燒……

所有每一樣事情都等住要錢。

錢，錢，錢！這幾天以來，他腦海中只想着一個「錢」字。

每天，他都焦急地等待，希望下班的時間早些來臨！

最近這幾天以來，他每天下班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趕着四處去向親友們借貸！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要不是諸多藉口，就是坦然拒絕！

想向同事們開口，但是，他回心想想，人家與自己的收入差不多而已，人家也要養家的，要找藉口固然容易。事實上，人家亦未必會有多餘的錢。加上彼此每日都見面，多難爲情呢！

有朋友主張他向財務公司借高利貸，當初他認爲利息太高，不切實際。後來在無法可想的情況下，也只好試一試！

但是，當他肯付出頗高的利息之後，人家又嫌他條件太過脆弱了。

原來此等財務公司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借一筆錢給受薪階級；他們最歡迎政府公務員，主要是因爲他們不會賴賬。

像張海洋這一類「地鐵工人」，算不上什麼長期工作，加上他們最近經常鬧出一些「工潮新聞」，竟然也嚇怕了財務公司的調查員。

張海洋只好再動腦筋，向一些較疏遠的親友開口；因爲常常見面的，他早已試過了。

結果，他還是失望，傷透了自尊心。

現在他眼前所見，盡是希望；最少這一班湧入投注站去的人，就個個充滿了希望。

他心裏想：這時候假如他口袋裏有錢，他最少可以買到一些希望。

但是他沒有。

突然眼前一亮，一張熟悉的面孔在他眼前出現。

那是他的同事陸志明。

陸志明是地盤炸藥師，與張海洋平時也談得十分投機。

所以現在兩個人在投注站門口相遇，也立即互相招呼起來！

原來陸志明是標準馬迷，投注站的常客。

他看見張海洋在此時此地出現，以爲彼此同道中人，於是大談「內幕貼士」。

陸志明爲了證明自己消息靈通，又說自己上周末才贏了三千餘元。

張海洋打蛇隨棍上，立刻硬住頭皮，說道：「既然你贏了，可否借多少給我應急？」

「別開玩笑了，老張。」陸志明因爲從未聽過張海洋向人借貸，自然以爲對方開玩笑。

張海洋笑了笑——這是苦笑：「坦白告訴你，我等錢用。絕對不是開玩笑。」

「嗯——」陸志明看見對方認眞起來，自己也有些遲疑。

「你也知道，我們地盤的糧期未到，但我却處處等錢用。」張海洋道，「我妻子快要生產，女兒又有病。」

陸志明從口袋裏摸出銀包來：「你想借多少？」

「五百，可以嗎？」張海洋看見那銀包中最少有一大叠十元紙幣和幾張百元面額的，照算一定够五百這數目。

但是陸志明竟然說：「對不起，我身邊沒有這麼多。」

張海洋心裏正感到奇怪之際，又看見陸志明從銀包的另一格取出了一大叠外圍投注表格來。

陸志明跟着示意道：「我這裏的錢，只够這些投注，大約還有一百數十元可以借給你！」

張海洋心裏難過，却不敢表露不滿，因爲人家只是同事，沒有義務一定要帮你的！

還好他來了香港總算有了不少日子，深知道香港人的特性。

香港人往往就是如此；你不跟他講錢時，他隨時會口口聲聲顯示出自己如何之闊綽，對錢幾乎完全不在乎似的。

但是，當你一開口提到借，情形又不同了；他會把自己形容得比起古代的蒙正還要窮。

陸志明雖然不致如此，也似乎太不够朋友；寧願作孤注一擲，也不借給朋友濟急，豈非太過？

張海洋還未作任何表示，陸志明又說：「不如這樣吧，你先拿這一百元回去；今晚我這裏的投注，當你投資一半。明天贏了，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好了！」

張海洋本來不想這麼「大貪」。老實說：假如任從他有權選擇的話，他寧願要回一半的「投注本錢」，相信數目可也不少。

但是，在另一方面想：剛才陸志明說得他的「內幕貼士」如何靈驗，他大有必勝的把握！那麼，萬一眞的大獲全勝，一切都可以解決了。

何況，即使張海洋不答允「合夥投資」，陸志明還是會依原計劃下注，决不會抽起一部份注碼來借給他。

因此他把心一橫，也就答應了。

於是二人一齊進入投注站之內。

這兒燈光明亮，又有空氣調節，的確稱得上「服務周到」。

陸志明爲了表示公道起見，要張海洋陪伴在側，一齊把鈔票和投注表格一齊塞進窗口裏去。

直至到了這時候，張海洋才知道，陸志明這次投注了六百元。

六百元一人一半，也就是每人佔三百元。

老實說，假如要張海洋從口袋中拿出自己的錢這樣賭，他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的。

但這是人家的錢。

陸志明將存根上的號碼，抄下了一份副本，交到張海洋手上，以示公道。

然後，他又將投注後餘下的百多元之中，取了一百元交給張海洋。

陸志明又說：「朋友，明天便是我們收錢的日子。但我勸你忍耐一下，越遲收錢，表示我們的收穫越大！」

原來外圍投注站有多種彩池，每場的「獨贏」、「位置」、「連贏位」或「科卡士」以及「塲外孖寶」等，可以即塲跑完，立即收錢。

因爲上述彩池是即時知道了詳細派彩情形的。

但有些則必須隔日。

例如星期三的「夜間賽馬」，「六環彩」和「塲內、塲外孖Q」等，翌日才可知道派彩數目，自然亦要等到翌日才有錢收。

至於週末的「日間賽馬」，由於翌日是星期日，所以又要等到星期一，才有得收。

另一種是中鉅彩的，要「電話登記」那一類，自然是數以萬計的，則必須再押遲一兩天，然後才有錢收。

所以陸志明才會說：越遲收錢越好。

但對此時此地張海洋的心境來說，則難免會有些啼笑皆非了。

× × ×

翌日星期六。

每逢周末賽馬之期，各行各業表面看來並無異樣。

但是，假如細心一些去觀察，分別可大了。

寫字樓之內，職員們交頭接耳，交換賽馬貼士，要求同事合股下注。總之，十個有八個難以集中精神去工作。

但是，假如老闆在塲，那又不同了。

他們惟有希望早些下班！

較自由的行業又如何？

例如理髮店、街市、店舖等等，他們會扭開着收音機，注意收聽電台的報導和評述。

總之到了週末這一天，各行各業實際上等於陷入半停頓狀態。

由此亦可以反映出，「合法賭博」在政府的鼓吹下，的確達到了瘋狂程度。

每次賽馬之前，照例是「貼士」滿天飛。

有些人揚言自己認識某馬主、某騎師或者練馬師等等。

但是，結果還是要輸！

可能他們的確「貼士」來自有關人等

，却不知有關人等，往往也會輸得鷄毛鴨血。

爲什麼？

不錯，練馬師的確希望某一匹馬贏出來，騎師亦奉命出擊。

甚至馬主也接到了馬房的知會，他名下的馬有必勝把握。

於是身爲馬主的人，穿得齊齊整整的，昂然入場，等拉頭馬。有些還四處轉知親友下注捧塲。

可是，結果那匹馬不但輸了，還「包尾」而回。

於是，輸了錢的人自然埋怨。

馬主感到面目無光。

騎師被人懷疑「做馬」！

賽後，練馬師還要質問騎師，何故節節後退？

總之，跑馬總是跑馬。馬兒沒有情緒去跑，任你鞭、催、喝、踢，都是枉然。

但是，無奈我們人類有時太過自作聰明，也未免過於自信，竟以爲可以控制了一切。

甚至有人爲了達到贏錢的目的，竟然不顧一切手段。

且說當日的賽事已在進行中。

探員石勇被派到馬場當值。一方面他要注意扒手的活動，另一方面則要注意「外圍馬」的非法活動。

說到非法外圍，注碼之大，實在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的。圍內人俗稱爲：「篤手指」。

「篤手指」完全是一種只講信義，全無憑據的下注方式。

過去警方沒有這麼嚴厲對付外圍庄家的，投注的「大戶」，只向庄家低語一句，即可作實，亦沒有字據。

後者又叫做「咬耳仔」。

但現在警方步步監視之下，他們改變了下注的方式。

庄家與大戶相隔十丈八丈，或者一個在樓上，一個在樓下，亦可以遙遙相隔的「篤手指」。

當然，這種下注方式事前須要有點默契，例如第一次所出示的手指數目是表示馬匹編號，第二次才是注碼。

但一個人只有十隻手指，馬匹排位往往可能有十一匹以上，那又怎辦？

不要以爲一隻手指代表「一」，兩隻便是代表了「二」那麼簡單。

他們有另外一套。

例如豎起拇指和尾指，中間三隻收起，便是代表「六」。

左手豎起拇指，其餘四隻收起，右手豎起食指則代表「十一」號馬匹。左手豎起拇指，右手豎起兩隻則代表「十二」號馬匹，其餘的照此類推。

至於銀碼方面又如何？

那是老早預定的一種默契。由一至十，只以「萬元」爲單位。

例如豎起一隻手指代表「一萬」，二隻代表「二萬」，餘此類推。

因此，最大的下注額只有十萬元而已。超過十萬就只好「咬耳仔」了。

警方捕人最重要講證據，所以萬一遇上了上述這類「咬耳仔」與「篤手指」，的確沒有什麼辦法！

但是，石勇等人要注意的，只是那些較小注碼的收受情形。

這種小戶投注非法外圍，無非爲了避免「排隊」之苦。

他們往往將鈔票往身旁的「外圍佬」一塞，就完成交易，不必走上撲落。而且還有「九折」。也就是輸了十元，只付九元即可。

這類方式投注，往往會被警方抓到證據。因爲他們必須用馬迷棄置的「廢票」，反過來空白處，寫上投注的馬號和銀碼，交回投注者手上，待跑完之後，以此作爲根據。

「大戶外圍」與「散戶外圍」的最大分別就是：前者注碼大，往往只做三兩個「熟客」就够；後者「散戶」太多，不得不寫下字條。

警方抓人，往往就以抓後者比較容易找到證據。

當然，這又是爲了香港政府馬會的利益，因爲馬迷投注「非法外圍」，馬會必會收入相應地減少，政府稅收亦同樣受影响。

因此，警方只好派人四出大力掃蕩。

石勇今天只是例外公事的派入馬場當值，並無預定的任務或目標。

他正在四下裏巡視之際，突然見到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

那個年約四十的中年人，他好像在那兒見過了。

那人正在跟一個較年青的男子，竊竊私議。因此才會引起石勇的注視。

「大戶」與「非法庄家」往往亦像剛才一樣的情形——「咬耳仔」。

但「咬耳仔」往往只講下銀碼，隨即走開。這兩人却說個不停。

石勇終於想起了。

他是一名「退休」的警探。

假如沒有記錯的話，此人叫閻錫如。

閻錫如過去是便衣警探，後因「行爲不檢」，被警務處長下令提前「退休」。

石勇並不認識他，雖然彼此之間曾是同事，但警隊之中，人數過萬，如何能一一認識？尤其是彼此並非在同一單位服務的話，更難認識。

石勇只是聽一位前輩探員講過，知道閻錫如在職時，往往不擇手段，包括對內對外方面。

「對內」是指對待同事。

「對外」則是對工作對象，上下其手地，進行「收規」。

由於那位前輩警探與石勇值勤時，口講指劃地，向他指示過，所以石勇才會對此人有過一點點印象。

現在這傢伙又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石勇悄悄接近他們，小心監視。

馬塲之內，人頭湧湧，根本沒有人會去注意石勇他們。

但石勇却一直監視住閻錫如和那名大漢。

大漢低語道：「這是必勝之馬，如果你信我，下注二萬元吧。贏了，我只要四成，你要六成。」

「輸了呢？」閻錫如反問。

「不會輸的。」

「看看電算機吧，一賠二十啊！這麼

冷的馬，那有把握必勝?」

「一賠二十又如何?我說牠必勝就是必勝，信我吧!」

「坦白說，我並不喜歡這匹七號。」

七號馬馬名叫：紅番酋長。

大漢焦急地說：「紅番酋長照計實力無法可以平反敗局，但我有內幕貼士。信我一次吧!我的注碼已輸光了，我不想白白放過贏大錢的機會!」

閻錫如忍不住笑了起來：「你的所謂『內幕貼士』如果這麼靈驗，早已盤滿砵滿，又怎麼會輸光了注碼?」

大漢道：「以上幾場，我沒有心水，這一場卻十拿九穩!」

「每個賭徒下注之前同樣像你一樣信心十足。」閻錫如道：「除非你講出內幕貼士之來源，否則我不會輕易信你!」

「好吧!讓我告訴你：我有個朋友做護衞隊的，馬會每次由沙田馬房將馬匹運入快活谷參加賽事，都僱用他們這一班摩登保鏢。不久之前我遇見了他，他告訴我，在運馬途中，他已悄悄向『紅番酋長』做了手脚。」

「你朋友是誰?」

「嗯——」

「何必遮遮掩掩，我已不是警探。」

「他叫岑華。」大漢終於說了：「剛才他告訴我，在這馬身上注射了興奮劑。練馬師和騎師也不知道。」

「假如這是眞的，人家又怎麼會告訴你?獨食獨肥最少也可以多分幾元。」

「坦白告訴你吧，剛才我向他借錢，因爲我輸光了。」

「於是他叫你買七號，是不?」

這時候，距離開跑時間只有幾分鐘，大漢顯然爲了說服閻錫如，從口袋中摸出一叠已下了注的獨贏票。

大漢說道：「他只借我二百元，我全都買了七號馬。你瞧吧!」

閻錫如也夠細心，果然接過細看。的確是即場七號馬「紅番酋長」的獨贏「大票」——五十元面額的四張。

在會員看台那邊有五百元的大額票。但這一邊只是公衆看台。

閻錫如再抬頭看看那電算機上的賠率，仍然是「二十倍」。

換句話說，七號馬始終是冷門。

閻錫如果然下注了二萬元。

二萬元的投注，未必就可以影响電算機上的賠率；即使有少許影响，轉眼又回復了原狀。那是由於投注額十分大之故。

大熱門下注，大戶往往投下數十萬賭一匹馬，試想想二萬元又算得什麼呢?

石勇雖然不是馬迷，却知道馬場之內，古靈精怪的事，實在多着。

像剛才那種情形，本來也見怪不怪!那大漢的話，實在未必可靠。他的目的可能只是想多贏一些。

許多馬迷都有一種心理：輸最好不要輸得太多，但贏則贏得越多越好。

到底七號馬是否眞的勝出，那是另一回事，總之石勇感到興趣的，是閻錫如。

從大漢的要求合夥下注看，可見，閻錫如一定帶來了不少的現金。

閻錫如怎會有這麼多錢?大概總不會是贏回來的吧?

假如閻錫如有辦法贏到這許多錢，他決不會輕信那大漢的「內幕貼士」，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閻錫如和那大漢轉眼之間，已在人潮中消失，石勇無法再見到他們。

這是第六場賽事。

出賽馬匹多至十四匹，所以亦被選作「四重彩」彩池。

七號馬「紅番酋長」，始終是二十倍的冷門。

馬匹已開始排閘。

這是一場最多人注目的賽事，因爲馬會准許電視台單單轉播是場賽事，其他各場則一概不准即場轉播。大概是因爲太多人投注「四重彩」的緣故。

石勇繼續巡視各處。

他的一位同事——唐探目，也正由另一邊巡了過來。

石勇與唐探目，不但是工作上的拍檔，也是好朋友。

有時他們無所不談，有時亦會一齊吃晚飯或宵夜。

「你認識閻錫如麼?」石勇忽然問唐英探目。

「當然識，他已不幹了。」唐英道。

「是的，我雖然不直接認識他，但却聽過他的大名。」

「爲什麼忽然提起此人?他的名譽不大好，同事們討厭他!」

「剛才我見到他!」

「不是收受外圍吧?」

「不!是有人叫他重注買一匹馬。」

「那一匹?」

「七號。」

「嗯——紅番酋長。」唐探目學着馬評家的口吻，說道：「質庸態劣，可以不理。」

「是的，萬一眞的贏了出來，是派一百元的半冷門呢。」

「不會贏的，我也是個馬迷，對馬匹素有研究。紅番酋長早該降班了，可惜馬會請來這班專家全是飯桶，不知所謂!」

話未完，排閘已經妥當!開閘了!

七號馬「紅番酋長」竟然應聲帶出!那麼一衝，竟然給他帶離四五個馬位。

馬迷爲之嘩然。

大熱門馬「金桔」反而落後。

這一場只跑五化郎，所以放頭到底也比較佔便宜。

「金桔」陷於馬羣包圍中，左右前後都是馬，很難突圍。

馬迷三字經冲口而出，痛駡騎師故意將馬跑成這樣子。

過了「大石鼓」，下山了，還是七號馬「紅番酋長」帶頭。

石勇笑語唐英：「怎麼樣?你說可以不理的，偏偏就贏了出來!」

「還未到終點，放心吧!」唐英道。

轉入直路，「紅番酋長」仍有兩個馬位的優勢!其他馬朱看來很難追得上牠。

大熱門「金桔」仍陷「包廂」之內，無路可上。大熱門往往正是最多人投注，最多馬迷看好的馬匹。

因此，馬迷喝倒采之聲，此起彼落。

「紅番酋長」在公衆看台面前，仍然帶頭，眼看這場冷門爆定了。

石勇對唐英說：「那像伙果然了得，我們的過氣同事這一回贏了大錢!」

豈料話猶未定，人聲突然嘩叫起來。

原來帶頭的「紅番酋長」突然倒了下來，騎師亦告墮馬。

後面的馬匹，由於終點在望，走勢正勁!事前亦想不到會有人墮馬，所以一時之間，無法剎停，紛紛讓馬匹在那墮馬的騎師身上踩過。

馬迷驚叫之聲充滿了恐怖感。

墮馬騎師叫波比，是歐亞混血兒，圈內人稱他做「盲俠」。

「盲俠」這稱號實在妙不可言，往往是指被人利用仍不自知的人。

在馬場裏混的人都心裏明白，沒有圈內人下注的馬匹，決不會認眞地去跑，即使是公衆大熱門也不例外。

但「盲俠」波比所騎的馬，不管你有沒有下注，他也認眞地，勇往直前，決不欺場。

因此，波比儘管被圈內人譏作「盲俠」，但「俠」畢竟是得人喜愛的人物之一，所以他一向最受馬迷擁戴。

不過，今天這匹「紅番酋長」賽前備受馬評家低貶，才會顯得如此冷落。

想不到波比竟然差些兒又大爆冷門。

下注了其他馬匹的圈內人正詛咒這小子又瞎幹了。

想不到馬兒不知怎的，突然倒地不起，波比也身不由主。

有部份跑得較後的馬匹，已紛紛拉停或者拉開外欄迴避。但到底終點已在望，馬匹走勢正盛，最少已有三匹馬踏過波比的身體之上。

由於那位置就在公衆看台前的草地之上，所以石勇和唐英二人都可以看得較爲清楚；波比已變肉醬。

他渾身血肉模糊。

尤其是當第一匹馬由他身上踏過的情景，最是令人難忘。

當時波比剛墮落馬下。

他立刻想爬起來。

波比只有十六歲左右，年青力壯，騎技固然不俗，身手也十分之靈活。

墮馬是常見的事，尤其是晨操時分，更是見怪不怪。

許多初過檔的騎師，一時未摸透胯下坐騎的脾氣，所以常常被馬兒戲弄和欺負，往往就將他們拋落馬下。

但過去每一次，波比都可以迅速站立起來!有時這邊跌下，那邊已是一個觔斗翻騰而起，姿勢非常之美妙。

然而這一次，當波比剛想爬起迅速離開跑道之時，後面一匹馬接踵衝至，立即又將他撞倒。

試想想：騎師一般都是身裁又矮又小的人，體重只有一百磅左右，但一匹馬則有千多磅，再加上在賽事中的急急衝勁，那股力量實在大得無法可以估計。

只見波比登時被撞昏過去。

這一次，他當然無法可以再爬起來的了。

後面的兩匹馬正準備衝綫之際，如箭而上!先後在波比身上踏過去。

馬迷驚叫，陣上的騎師也爲之失色。

但當時却沒有人可以制止這種悲劇的發生，只有眼瞪瞪的，看着他在蹄下被蹂躪!的確是慘不忍睹。

人翻馬倒的混亂情況底下，結果這一場賽事由另一匹半冷門「南海之星」勝出，獨贏派彩只有三十餘元。

石勇四下裏找尋閻錫如和那神秘大漢的下落。

但是，再也無法可以見到那兩個人。

× × ×

根據馬會的公佈：「紅番酋長」是死於心臟病突發。

公佈中沒有提及「興奮劑」這回事。

但在石勇的腦海中，始終念念不忘那神秘大漢，以及他提過關於什麼藥劑師替「紅番酋長」注射過興奮劑的事。

假如不是石勇無意中竊聽到那一番對話——閻錫如和神秘大漢之間的對話，他也不會想到這件看似「意外」的事件，可能幕後另有眞相。

石勇並非替「紅番酋長」惋惜，只是覺得波比死得不值!

由於波比之死，許多報紙爭先刋出波比家庭情況。

原來波比是個十分可憐的孤兒。

波比是個歐亞混血兒!

他父親是個歐洲人，母親則是一名女傭。

當波比只有幾歲大的時候，他父親就不幸死去!此後便與母親相依爲命!

由於世俗人的傳統觀念影响，人們對混血兒，多少有一種鄙視眼光，尤其是父親是外國人，母親是中國人，更易引起岐視!

波比就是這樣被人看賤。

他母親爲了養活他，曾到馬會做清潔工人，打掃地方，檢檢碎紙廢票。

偶然一個機會，母親知道馬會招一班少年人受訓成爲見習騎士!

母親覺得這是個難得的好機會，因爲波比書讀得不多，身裁又矮小，正爲他將來的前途而担心!

於是她千方百計，央求一位練馬師爲她兒子作介紹!

她只是一名清潔女工，許多人都瞧不起這種低職位的婦人!

但每一個圈子都有好人，儘管大多數人都不屑與她交談、來往，偏偏這位外國練馬師却同情她的遭遇。

就憑着這位外國練馬師的介紹，波比進了騎士學校受訓!

結業後，波比就在該練馬師的馬房中，爲他操馬!

波比母子二人的生活，也由這時候開始，稍爲安定下來!

波比吃過了不少苦，所以他拚命努力工作，希望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有心栽培波比的麥格連練馬師，一方面循循善誘，另一方面也將不少好馬催谷好，讓波比上陣搏殺!

波比總算不負所望，他由操馬以至正式上陣，從不欺場。

他由藉藉無聞的見習騎士做起，逐漸成爲公衆馬迷的捧場對象，絕對不是偶然的事!

他每次上陣一定會把胯下馬匹的潛力發隨出來!

即使明知是庸駟，他也盡心盡力去跑，跑不到頭馬，入圍也好！

總之，他不會隨隨便便的尾隨而回！

他的名字逐漸得爲人熟悉，除了麥格連之外，別的馬房也爭相聘用。

當然，快活谷只是供人發財的地方，但是騎在馬背上的騎師，不管勝出或落敗，都未必一定可以贏錢！

其中道理，非局內人難以明白！

例如某練馬師是出名的大古惑，他明知波比開始有了號召力，於是聘用他騎上一匹公衆大熱門的馬匹上面去！

結果，那匹大熱門落敗了！

於是馬迷紛紛埋怨他未盡全力，但從電視放映的即場錄映紀錄片中，却可以淸楚見到波比騎得十分盡心盡力，只是馬兒却懶洋洋的，任你又打又踢總是不願跑！

練馬師却心中有數，只是他的道行高深，連馬會那些以高薪自祖家請回來的獸醫和甚麼專家們，也無可奈何！

許多大熱門馬，就是如此這般的，倒得莫名其妙。

當然除了練馬師之外，也有一些古惑騎師，輸了馬，暗中就贏了大錢！

老於世故的馬迷大都明白甚麼叫「輸馬贏錢」，大概就是臨時有人付了一筆錢，切不可贏這一場賽事，而由另一匹馬勝出。通常都是那一匹馬的派彩比這一匹還更好！

因此這一類古惑騎師除了坐地分肥之外，還可以有一筆「枱底錢」，又不必拿出喝奶之力去拚命。正是何樂而不爲？

不管馬場中有多少這一類古惑騎師，總之波比就肯定不是這種人！

那位個性耿直的麥格連練馬師絕對信任他，圈內人也了解這位少年人的個性，否則，「盲俠」這綽號，就不會加到他的身上來！

「盲俠」的意思是：不管有沒有人爲他下注這一匹馬，總之他騎了上去就拚命地騎，勇往直前，不管一切！

至於這次事件發生了之後，又有了另外一個傳說！

有人傳說波比經常破壞了人家的「好事」，所以被人設計暗算。

「好事」自然是指「好事多爲」那一類！

馬場中，派別衆多，爾虞我詐，大家都無非爲了發財。

最爲馬迷熟悉的，就是某集團與另一集團「講數」——枱底交易的結果，有人從中操縱了賽事。

但是，波比經常在賭幹中，將一匹被認爲「機會平平」的馬跑入第一或第二，令到人家蓄意製造「鉅彩連贏位」的好夢成空！

據說，波比已不止一次在有意無意之間，破壞了人家的「好事」，所以有人含恨於心。

然而，不管那班以高薪聘回來的專家如何瞎了眼睛，馬迷的眼睛還是雪亮的，由於邪不能勝正，被波比破壞了「好事」的，亦只好啞忍！

據說當日「馬失前蹄」正是一個絕好的難得機會，因此有人存心置諸於死地。

這只是傳說而已。

石勇還是相信那神秘大漢口中的「秘密」——失事馬匹事前曾被人注射了興奮劑！

就拿一個人來說，假如他有心臟病的話，也同樣不適宜太過刺激！

跑馬是十分劇烈的運動，馬匹在全力拚搏之際，過量的興奮劑，隨時會令到牠心臟病發而引起死亡。

石勇曾將此事告知唐探目，但唐探目叫他還是少理閒事。

石勇爲人耿直，一向嫉惡如仇，尤其是看了報紙上介紹了死者波比的身世之後，更加覺得他死得不值，也爲他那位慈母感到難過！

此刻，相信再也沒有人比波比的母親更淒慘，更可憐、更值得同情！

她只有一個兒子，波比死了之後，她的日子怎樣過？

石勇曾將此事跟他女友姜玲玲提及，當時玲玲的弟弟小明也在塲。

波比的年紀與小明只相差三歲左右，彼此同是少年人。

因此，小明比別人更同情波比！

當時石勇是在姜家吃晚飯，他們一邊吃，一邊談論這件事。

玲玲覺得石勇的見解可能是對的，波比之死，背後另有內幕。

她問石勇：「你有沒有向布列警官報告過這件事。」

「沒有。」石勇道：「一則沒有證據，二則同事們都勸我不要多管閒事。」

「這還是閒事？」玲玲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停了一會，她又接着又說：「死了馬不要緊，死了人怎可以坐視？石勇，這不是你的作風啊。」

「我不會放棄調查的，雖然有些同事已警告我，馬會都是一班富貴人士作主的地方，但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石勇道。

小明在旁，拍手叫好：「石大哥，我最敬仰你的地方，就是這點幹勁，他們有錢有勢又怎麼樣？你是警探，你有權揭發罪惡的。」

「讓我們一齊查。」玲玲說：「但首先我要見見布列警官。」

石勇看看腕錶：「這時候，布列警官已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那麼，明天吧！」玲玲說！

「明天？」石勇又是一呆：「明天你不用去上班麼？」

姜玲玲笑了笑：「我可以告假，也要助你趕快一點立功升級。」

石勇呆呆地說：「你爲甚麼要替我緊張？」

「你這人眞善忘。」小明扮了一個鬼臉，「你忘記了姊姊的誓言麼？你不做到探長，休想她嫁給你。」

「小鬼！住咀！」玲玲伸手過去要打小明，給石勇擋住了！

× × ×

地下鐵路工人張海洋，幾乎整日沒有一點心情工作。

地下鐵路的地盤，每個在這兒工作的人，都處身於危險的環境底下工作，稍不小心，隨時也會致命！

張海洋是個有經驗的工人，當然也明白到這點。

但是今天，他心情沉重得難以形容！好不容易才挨到了下午下班時分。

他剛剛走出地盤，就見到了同事陸志明。

對於陸志明這個人，他眞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也分不出他究竟是好還是歹。

那晚陸志明邀他合股投注外圍，結果「全軍覆沒」，六百元投注化爲水，每人要負責三百大元。

這筆錢雖然是陸志明的，但你情我願，人家還抄有了副本讓他核對，結果却是眞眞正正的輸個淸光！

正如馬會以高薪由祖家聘用來的總經理說得「妙」，賽馬就是這樣的！

誰叫你要賭？

賭了下去，誰也不能保證你不輸啊！

錢雖然不必張海洋拿出來，但名目上他却欠下了陸志明一筆債項。

三百元「賭本」再加上那晚另外借給他的一百元，總數便是四百元。

陸志明看見張海洋愁眉苦面的走過來，安慰他說：「別這樣，賭馬就是這樣的，來吧，我請你喝下午茶去！」

張海洋要不是看在那一百元的份上，早已破口大罵了。

但人家不但借了一百元給他，那六百元投注，他也有目共睹。

他輸了三百，人家一樣也輸了三百。

在此之前，大家都想贏。

因此，只要陸志明不催他還債，他還怎好意思開口罵人？

張海洋道：「我那有心情陪你喝下午茶？」

「來吧，我們好好的，找個地方談談。」陸志明態度看來，十分懇切！

他搭住張海洋的肩膊，一邊沿住行人道走。一邊說道：「朋友，這世界遍地黃金，眼光何不放得長遠一些？」

「你倒說得動聽。」張海洋苦笑道：「我妻子即將生產，女兒有病，母親在鄉間來信，要我趕緊匯錢回去，正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你還要說甚麼？請你最好快些說，我要去找朋友，想辦法再借一些錢應急。」

是的，若不是張海洋曾向陸志明開過口借錢，他也不好意思在這時候對陸志明講出了這一番說話來。

豈料陸志明反而十分爽快地問：「你想要多少應急？五百，還是一千？」

他不但開心地問，還眞的摸出了一個銀包來，裏面最少有一千多元。

陸志明又說：「來吧！我有正經事和你談談，找個地方坐下喝杯茶。」

張海洋心情頓覺輕鬆，最少今天他不必爲錢傷腦筋了。

當然，他向別人借錢，到頭來還是要償還的，問題是假如借不到的話，眼前的難題就無法解決，尤其是有家庭負担的人，這種心理負担更加重。

× × ×

這是一間很幽靜的餐室。

這裏面的卡位，靠背很高，燈光也很暗。

張海洋很少到這種地方來，即使有錢，即使須要喝杯咖啡，他也不會選擇這裏，這是陸志明帶他來的。

叫過了吃的喝的，陸志明就打開了話匣：「我知道你等錢用。」

隨即見到他摸出了銀包，又問：「你要多少？五百元夠了吧？」

張海洋一直感到十分可疑，他還欠對方的錢，爲什麼對方却這麼大方？

豈料他在遲疑中還未答話，對方又說：「五百元不夠，我給你一千元。」

說完，隨即看見陸志明從銀包中取出兩張五百元面額的紙幣，交到張海洋的手中。

張海洋怔怔地接過了。

老實說，要不是他家裏的確要錢用，他決不會這樣將錢接過。

從陸志明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他這麼爽快，自動借錢給他，分明是有企圖。

所以，張海洋接過了錢之後就問：「你似乎有什麼事情要我效勞。是不？」

「不！我沒有事情要求你的，你切勿誤會。」陸志明又說：「你想發財的話，我們就到一個地方去一次，相信你也不想永遠做目前的工作。」

張海洋苦笑一下：「我知道你講的是什麼地方。馬塲，對了吧？」

他不等陸志明回答，又說：「多謝你的好意了，我這種人，沒有橫財命！前世已經注定我這一輩子都是打工命，靠賭馬贏錢，相信我不是這種材料。」

「你錯了，我並非叫你去賭馬。」陸志明又說：「我的方法可以令你十拿九穩，獲得一大筆錢，可以令你以後也不必挨窮。」

張海洋呷了一口咖啡，道：「算了，我沒有學問，高尚的工作根本做不來，即使你有心提拔，關照，恐怕我也無能爲力，到頭來也只有負了你一番好意。」

「別這樣吧！我們不但是同事，還是朋友。」陸志明道：「我已約好了一個人，答應帶你去見他，快些喝完這杯咖啡，我們就走！」

「你約了誰？」

「難道你不想找一份入息高些的工作麼？我問你：地下鐵路建好了之後，你怎樣？還不是做粗重的三行麼？工字不出頭，相信你也不想挨一輩子窮。」

張海洋的確給他說得有些心動，但他實在猜不透陸志明的意思。

× × ×

這是一個住宅單位。

張海洋給陸志明帶到了這兒來，他以爲這是陸志明的家。

但是，陸志明却否認這是他居住的地方，只是朋友的家。

不久，有個人出來，一個中年人，看來也有四十歲過外了。

他招呼過陸志明之後，也向張海洋招呼，陸志明介紹他們認識。

陸志明這時才對張海洋道：「閻先生是一位警探，不過目前已經退休了。現在我們要合作去做一件事，假如你沒有意見的話，我你二人只負責一部份工作，代價將是……」

主人家很樂觀地挿咀道：「代價將會是二十萬元以上。」

張海洋心裏想：這又是什麼鬼主意，什麼工作可以令他獲得二十萬元？

但在另一方面，二十萬元無疑是個十分吸引的數目。

他細心算一算，假如以目前工作的代價，將令他不斷工作達十多年之久。

因此，他有點心動了，同時一股好奇心亦令他急於要知道這是什麼勾當。

那姓閻的，這時候又說：「我們的整套計劃已經擬好了。還有兩位朋友，遲下我會介紹你們認識。」

「這是一項發財計劃。」陸志明對張海洋道：「閻先生有一項十分完整的發財大計，邀請我們參加。」

「我的計劃成功機會可達百份之一百。」姓閻的說：「但仍須大家合作，然後才可以做到天衣無縫的地步。」

「我們要打刦馬會！」陸志明終於對張海洋道。

姓閻的瞪住張海洋：「當你了解初步計劃之後，你仍可以考慮退出，但你必須爲我們守秘密。假如你決定參加的話，我會讓你知道全盤大計，那時你便不能退出了。」

陸志明道：「但是，當你知道初步計劃之後，我敢保證你不會退出。」

那姓閻的，叫閻錫如，正是石勇在馬塲內遇見過的退休警探。

他開始對張海洋講出「初步計劃」的內容。

他搬出了一些草圖，但却沒有在張海洋的面前攤開此等圖則。

他只說道：「我們的目標是馬會一個塲外投注站，裏面將有超過一百萬元的注碼，我們的成員全部只有五個人，所以估計每人可得二十萬元的分賬。這只是初步估計而已，實際可能不止此數。」

「那是旺市中最多人前往投注的地方。」陸志明特別提醒閻錫如。

閻錫如又說：「我們會選擇適當時間下手，那是截止下注之後，以及解欵車未到之前的一段時間。」

三個人之中停止說話，空氣中沉寂下來。

閻錫如和陸志明都瞪住張海洋，等待着他的答覆！

張海洋心裏想：要解決目前的困境，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於是他對二人說：「我決定參加，請說出詳細計劃吧！」

投站注　財源廣進

閻錫如在馬塲內會見的大漢，現在又出現在他的面前。

那大漢是一名護衞員。

他叫岑華，年紀比閻錫如稍細。

自從在馬塲見過面之後，二人曾約唔了好幾次，每次都是閻主動的。

閻雖然是個退休警探，但却以探員的口吻追查提供「內幕貼士」的人是誰，因爲他曾被這種「山埃貼士」害死，輸了不少錢云。

事實上，岑華自己也輸了很多錢，他也知道閻錫如的身份。

他說出了一名藥劑師助手的名字。

那人叫陳炎。

根據岑華說，陳炎就是與他合作向馬匹注射興奮劑的拍檔。

陳炎是一名藥劑師的助手，他懂得藥性，照計不會闖禍的。

他交給岑華的針藥，足以令馬匹興奮，在競賽中拚命去跑！

但是，他不是獸醫，事前亦未有替那匹馬兒檢驗過身體。

因此，他和岑華事前同樣不知道被注射了針藥的馬匹：「紅番酋長」，原來是患上了心臟病的馬兒。

結果，「紅番酋長」就在競賽中，因心臟病發而死去！

馬兒死了不打緊，還害死了一名十分年輕的少年騎士波比。

但是，閻錫如並不惋惜這些人和馬，只惋惜輸去了的金錢。

事實上，爲了「紅番酋長」，岑華和陳炎二人也輸了許多錢。

他們那一次的串謀，完全是有計劃的行動。

事前陳炎將配合得認爲「恰到好處」的針藥，交給岑華。

岑華自知當日將被派往一輛運馬車工作，任務是沿途保護由沙田運往快活谷出賽的馬匹。

岑華就是憑着職務上的方便，悄悄下手，將陳炎交給他的一筒針藥，悄悄爲「紅番酋長」注射。

他們滿以爲這一次必可得手了。於是千方百計，張羅了賭本，「重注出擊」！

他們事前從報章，電台和電視台的介紹中，可以見到那匹馬將成爲大熱門，那一匹是冷門。所以事前他們已肯定「紅番酋長」是冷門馬。

若要贏得多，自然非冷門不可。所以他們就選擇了「紅番酋長」。

另一個原因，就是這是「沙田馬」。

當日的賽事在快活谷舉行，在沙田飼養的馬匹必須用車運到香港港島的快活谷馬塲舉行。

由沙田到快活谷，有一段頗長的路程。就算是經由獅子山隧道，穿過九龍市區，再經海底隧道，也要三四十分鐘時間。

香港車多路窄，加上各處正在興建地下鐵路，若一塞車，更不止此數，動輒也要一小時才可以行畢全程。

因此，岑華有足夠時間下手。

陳炎和岑華二人對是項計劃，也籌備了很久。

他們既要選擇下注的馬匹對象，又要遷就岑華當值的時間。

陳炎有許多門路下注，當然是指非法外圍賭檔和受注人。

他們分工合作，陳炎向外圍投注站、非法外圍等等下注。岑華則負責將針藥向馬匹注射。

由於岑華將馬匹運交馬會後，任務就完。隨即可以下班，所以，他當日又可以在塲內下注。

爲什麼他們要分頭下注？

目的自然是爲了避免注碼太過集中，易引起別人的注意。

其次就是：外圍非法受注人，有折扣。通常是八至九折左右。

最重要一點却是：非法外圍的注碼，不會直接影響彩池！

塲內和塲外投注，都會直接影響彩池，所以原本是冷門馬也隨時會變熱門馬。

岑華和陳炎這麼辛苦做這件事，當然希望收穫多一些。所以決定分散注碼，將千方百計借回來的注碼，分頭下注。

結果，却由於「紅番酋長」之死，而弄得走投無路。

他們正被債主迫得喘不過氣之際，閻錫如這退休警探又找上了岑華來。

岑華當時也很害怕，他知道閻錫如這種人，什麼事也敢做。

豈料二人見面後，閻錫如不但沒有惡意，還請他喝酒。

三杯到肚，閻錫如就說出了他的計劃來。邀岑華和他的朋友參加。

岑華正爲「錢」煩惱，有此機會，自然不想輕輕放過。

他回去將此事告知陳炎。

陳炎也給親友進債追到幾乎要跳樓，自然毫不考慮地參加。

現在，岑華就帶着陳炎一齊到閻錫如的家裏來。

閻錫如就像軍隊中的指揮官一樣，將詳細計劃告知了二人。

他強調一點，這計劃只有五個人知道，只要大家守口如瓶，只要大家依計行事，保證大有收穫。

計劃是由閻錫如所擬，他自稱由他做警探開始，已計劃做一件如此「轟轟烈烈」的「大事」！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陳炎和岑華都沒有見過另外二位拍檔——張海洋和陸志明。

但是，閻錫如告訴他們，今天晚上，他們就會互相見面了。

今晚，他們要到一個地下鐵路的建築盤地去「開工」。屆時張、陸二人將先到該處等待他們三人的來臨。

地下鐵路之興建，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香港歷史的里程碑。

但在另一角度看，它却把不少行業的店舖，弄得倒閉。

單是一條九龍彌敦道，不少店舖和樓宇，就大受影響！

此等地盤一般是日以繼夜的施工。

但是，有些居民聚集的地區，由於居民的强烈反抗，所以若干地盤在深夜之後，一超過了十一點便停工。

根據閻錫如所訂的計劃，他們五個人就是要利用十一點以後那一段「停工時間」。

他們要挖掘一段隧道，那是由附近地下鐵路的地網，通至投注站地下去的。大約只有十多呎左右遠。

陸志明和張海洋二人都是地下鐵路的建築人員之一，所以他們可以留在該處，不致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閻錫如、陳炎和岑華等三人，就一定要挨至午夜才可到該處地盤去。

閻錫如老早已和陸、張二人有了默契。所以去到該處之後，一切順利。

由於地盤之中，大部份都是「日以繼夜」的施工，所以他們這五個人即使被巡邏警員見到，也不致生疑。

閻錫如就充份利用了這一點心理優勢，也利用了張海洋這位有經驗的「地鐵工人」。

× × ×

五名大漢，每晚由十一點十五分開始，一直工作至凌晨三四點，然後才各自回家休息。

他們就是這樣，連續工作了幾晚。

由於張海洋和陸志明有經驗，所以一切工作非常之順利。

他們每一晚工作完畢之後，便將鋼板移回原位去！

因爲那是一個地下鐵路地盤，地道兩旁有鋼柱與鋼板構成的「護土壁」！他們每晚就是將一塊鋼板移開。由該處挖掘一條隧道，通往投注站地下去。

每晚工作告一段落後，又將鋼板移回原位，看來完全未移動過一樣。

如此這般的，每晚都一直做得十分順利，妥當。

最後，終於到了投注站地下了。

由這時候開始，岑華又要担當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原來岑華這位護衞員，曾被派往駐守過這個投注站。因此，他熟悉裏面的每一角落，自然知道保險庫之所在。

他指示各人將地道挖到一處地方之後，小心估計一下上面的位置。

然後，用一塊鋼板，用支柱小心地加以支撐住，以免地台下墮而露出了破綻！

最後階段完成，也要考慮到岑華的班期。

一般而言，護衞員每日只要依時報到，上班後才知道當日自己的任務。

因爲護衞公司都是一班警界中退役人員辦的。他們的工作程序和編制，大致亦與警隊裏面差不多！

護衞公司的目的雖然是賺錢，但事實上也帮了警方不少的忙，因爲香港付得起錢的公司甚多。

他們爲了防盜，不可能動輒求警保護，有了護衞公司之後，只須付錢就行。警方自然省了不少麻煩。

護衞員事前不知道任務，自然也是爲了主持人希望保密的緣故；他們不想有一個像岑華這樣的人，影響了公司的聲譽。

偏偏護衞員之中，就有一個像岑華這麼樣的敗類。

岑華既是早有預謀，自然是千方百計奉承一名負責編班的領班。

他從領班口中，差不多每日的任務，事先都知道了。

這是十分重要的事；假如他不知道明天將有些什麼任務，就會無所施其技。

於是，岑華在「地道工程」的最後階段，必須配合他「明天的任務」！

× × ×

明天，他將被派往一個投注站！

那個投注站，就是這五個人「聯手發財」的目標！

明天是什麼日子？

賽馬的日子！

所以，今天晚上九點之前，上面的投注站還是人山人海的。

這投注站的生意很好，所以才會成爲他們的對象。

但是，正在上面投注的人，却不知道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鐵扁担

混沌書生

浙紹餘姚東鄉．民風强悍．動輒鬪毆．通拳術者．十居其半．每年春光明媚時．設立拳會招集赳赳者流．羣相角藝．勝則有彩物相贈．負則倘因傷致死無悔．某年春．會內有名小二者．登場作以逸待勞之擧．江湖醫生某．見而技癢．欲一獻男兒好身手．進場與之角藝．其時觀者密若堵牆．見一來一往．拳足兼施．蹈隙乘虛．各有家數．非任意亂擊者可比．不半時．醫生漸不能支．失足偶仆於地．小二提其一足．拋出人叢外丈許．竟即斃命．觀者大駭．時有担糞夫某甲．手持扁担，兩頭包鐵，身材魁梧．力大如牛．人皆以鐵扁担呼之．然於拳術．係門外漢．見小二手斃醫生．不覺怒火中燒．陡持扁担將小二猛擊．小二眼快躲閃．未被擊中．乃兩手將扁担按住．欲奪取之．相持有頃．不防糞夫力勇．竟將小二挑起．如隨風蚨蝶．飛颺空中．倒栽而下．腦漿迸裂而死．當時拳會中人，以糞夫無故斃人．羣相詰問，糞夫曰．爾等設場比拳．干犯例禁．若以公道服人．尚可寬恕．不應乘人滑跌．狠心辣手．致人於死．彼既視人命如兒戲．我亦何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公等何嘵嘵爲耶．羣見鐵扁担理直氣壯．且心雄萬丈．皆爲鼓掌．拳會中人氣餒胆懾．任其揚長而去．此後會中稍知歛跡．每年不敢公然設會．鐵扁担誠彌地方隱患之功人也．

當晚深夜下面會有五個人緊張而沉默地工作。

他們更不會想到，五個人正擬好了一項計劃，將他們的注碼據爲己有！

× × ×

「發財大計」已進入了最後階段！

在此之前，一切十分順利。

閻錫如被其他四個人譽爲天才。

如此天衣無縫的計劃，只有「天才」才可以想得出來！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天意。

石勇又見到了閻錫如。

石勇與他並不認識，彼此只是「先後同事」。但石勇知道閻錫如是一個「不大名譽」的人，所以才會「退休」。

香港警察聲譽一向不錯，但在市民心目中評價不佳，也正是由閻錫如這一類人直接影响的。所以石勇心目中對他的印象更壞！

石勇當時正奉命出勤，却無意中見到閻錫如正與岑華在一起！

見到這兩個人，又想起了馬場中那一幕！

當日正是「紅番酋長」墮馬跌死騎師波比的那一天。

事後石勇也希望再找到這兩個人——閻錫如和岑華。

當時石勇並不知道「那大漢」叫岑華，只是無意中聽到他們的交談。

他們談話的內容正是關乎到「興奮劑」方面的。

石勇也只是聽在心裏，想不到後來竟然發生了這麼悲慘的事！

石勇事後找不到閻錫如，也無法可以再見到岑華。

他曾將此事對唐英探目談及。

但唐探目說，這是毫無證據的，不要自找麻煩了。

想不到現在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石勇於是對同行的唐探目道：「等一等，留意那兩個人吧！」

唐探目怔了一怔：「什麼事？」

「其中一個你一定認得！」石勇指了指那邊：那是一個靠近路邊的座位。

一間咖啡座貼近路旁這一邊，有一列像橱窗一樣的座位。

坐在這裏喝咖啡的人，可以透過玻璃屏，望見街外景物。

同樣的，街上的過路人也一樣可以見到裏面的情形。

閻錫如約了岑華在這兒喝咖啡，正是商議當晚大計。

因爲投注站就在對面，所以他們選擇了這個可以「一目了然」的座位。

想不到，石勇和唐探目就在這時候由外面經過。

唐探目經石勇指示後，也看見了閻錫如正與另一個人在內面喝咖啡。

他回頭對石勇道：「那是你在馬場中講過的閻錫如，何必大驚小怪？」

「他同座的人，正是當日與他一齊賭馬的大漢。」

「算了！走吧！我們還有公事在身！」唐探目道。

但是，石勇却說：「阻一陣大概不要

緊吧！我們見見他！」

「你學過警例的，你憑什麼拘捕他們？就憑那幾句話麼？」

「嗯——」

「走吧！別太過傻氣！賭馬是合法的，別忘記，這是『英皇御准』啊！」唐探目會心地笑了笑！

「賭馬合法，但毒馬則非法！」石勇道：「他們分明是毒馬黨！」

「別這樣，馬會已公佈了『紅番酋長』的死因，牠死于心病發作！馬會從未提及那匹馬是被人毒殺的。」

「但我認爲事有可疑……」

唐探目也不等他說完，就道：「幹我們這行，如果凡是可疑的就主動去查，相信香港一定是天下太平了。否則，我們手上有大把正常工作等住去做，爲什麼有空去理這些閒事？」

「嗯……」石勇怔住了！

事實上，石勇雖有主見，却無法反駁唐探目，何況他們的確正有公事待辦呢。

× × ×

岑華若無其事地上班。

他老早就知道了今天的任務是什麼，因爲編班的一名隊目已習慣性地，將他每逢周末就安排到一個投注站去值勤。

這當然是十分例外的。別的護衞員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常的任務是什麼。

岑華心裏也明白，重要的時刻終於來臨了。那是發財的時刻啊。

他剛回到公司報到，就被一名隊長召到辦公室裏面去。

那位隊長是他的上司，連編班的隊目也受到他的管轄。

隊長叫他進入了辦公室之後，關上了門。

「岑華，你還記得你被派到沙田去的當日情形麼？」隊長問。

岑華心裏暗叫不妙。

替「紅番酋長」注射的事，難道已經被人識破了不成？

他仍故作鎮定地說：「我曾多次被派到沙田馬會工作，不知你指的是那一次呢？隊長。」

「就是最近一次。」

「將馬匹由沙田運入快活谷作賽這一次麼？」岑華反問道。

「對了。就是這一次。」隊長又問：「記得有一匹馬叫『紅番酋長』的嗎？」

岑華答得十分乖巧，他說：「我沒有留意到那些是什麼馬，只記得我和幾位同事奉派到沙田去，護送一批馬送到快活谷出賽。」

「就是那一天，賽事中出了意外，那匹叫『紅番酋長』的馬，在出賽中摔下了騎師波比。事後獸醫認爲是馬匹有心臟病，但經過進一步解剖之後，却發現了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岑華的心臟差些兒也要停頓下來了。

他却故作驚奇地，瞪住隊長：「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隊長道：「獸醫事後發現『紅番酋長』曾被人注射過量的興奮劑，因而觸發了心臟病。現在我想知道當日的情形。」

岑華道：「我們就像往常一樣工作，並無什麼特別之處。」

「記得有陌生人走進運馬車中去麼？」隊長瞪住岑華問。

岑華儘管心裏吃驚，也得故作鎮定！他答：「沒有。最少我就見不到。除了馬伕之外，見不到外人。」

隊長在一本小册子上，不知寫了一些什麼，岑華忖測他可能要寫一份報告。

然後，隊長又看看出勤的册子，再看看他的腕表，抬頭問岑華：「你今天要到投注站去值日麼？」

「是的，隊長。」岑華恨不得快些離開隊長辦公室。急不及待地答了。

豈料隊長面色一沉：「你怎麼知道今天的任務呢？」

這一來，登時又令岑華呆了一陣。

他匆匆爲自己找個藉口：「我只是猜測，因爲昨天也是如此。」

隊長再翻翻出勤登記的册子。

在這段時間內，岑華爲之忐忑不安。

他根本無法可以知道對方心裏想什麼，只知道對方絕對有權將已訂出的班期更改。

萬一隊長眞的把他調往了別處，他們的發財大計勢必受阻，甚至全盤更改。

從另一角度看，隊長忽然這麼注意到自己，會不會是他已開始懷疑自己？

隊長終於把出勤的册子，交到岑華手中，叫他在他姓名底下一欄簽了名——這是每天被派出勤之前的一種例行手續。

隊長又吩咐道：「小心點！岑華，這陣子刦匪們十分猖狂！」

「我明白了，隊長。」岑華向隊長行了一個禮，退出了辦公室門外。

× × ×

岑華雖然悄悄舒了一口氣，但內心却仍覺忐忑不安。

就憑他的記憶，他不曾見過隊長用剛才的態度對過他。

難道自己的行踪早已敗露？

假如自己被懷疑，一個陷阱可能早已佈下，只待他墮入而已。

岑華面臨一項非常重要的抉擇，他如果想發大財，自然是要依原來計劃，與閻錫如這班人合作下去，晚上他已是一名富翁。

但是，這時候如果他改變主意的話，還來得及。

一輛小型巴士將他和一班同事，分別送往不同地點去值勤。

岑華還未下車，已瞥見一個熟悉的影子出現在投注站之內。

那是閻錫如的影子。

這些日子以來，閻錫如的影子一直有如魔鬼一樣糾纏着他。

閻錫如因爲聽信他的慫恿，輸了大錢，由埋怨以至邀他參加「發財大計」，一切都顯得有計劃，有步驟。

但是，萬一這時候他退出又如何？

肯定的說一句，閻錫如一定不會放過他。

他下了車，進入投注站時，閻錫如故意接近他，就在輕輕一碰之後，一小包物件已放進了他的口袋之內。

他接替另一名同事！繼續在投注站之內值勤。下班時間將會是七點以後。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皋·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柳烟烟陪着無情浪子在一山洞練功，一天，當她練功完畢，竟不見烟烟的踪影，而她的坐騎——雪兒却在洞口，心知有異，便即跨上馬背，由雪兒領路，前去找尋烟烟，在一處山道，被兩大漢攔住，帶至一農舍，見到一男兩女，其中一女貌似烟烟，是烟烟的姊姊千千，男的是其丈夫西門羽。無情浪子說明原委，承以酒食招待，誰知當他醉後醒來，置身於海島中的一寓所，而武功盡失，感覺非常蹊蹺，疑雲重重，因而向侍婢小翠探聽究竟……

俏婢助脫險　怒海幸獲救

小翠面現惶急之色，悄聲道：「別這麼說，公子，讓他們聽到了，對你可能不利。」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別担心，有別人我不會說的。」

小翠忽然面色一整道：「請公子以後對我也不要說什麼，我任什麼都不知道，任何事都不能帮你。」

無情浪子道：「可是妳却要我帮妳，如果我再悄悄的出去走走……」

小翠道：「你如果害了小婢，對你也沒有好處，他們如果換一個人來，只怕就沒有小婢這樣好處了！」

無情浪子暗忖：「小妮子並不簡單，她倒反打一把，對我威脅起來了。」

無情浪子豈是能够威脅的人物，但他不願弄得不歡，只是淡淡道：「他們還有求於我，不管換誰來都得好好的侍候我，不過我覺得與姑娘還談得來，所以無意害妳。」

小翠大喜道：「多謝公子。」

無情浪子認爲第一次交談不能說得太多，雙目一閉，逕自躺在榻上做了一次小睡。

待他一覺醒來，房中已經點上一盞油燈，桌上擺好了菜餚，小翠正眼巴巴的向他瞧看着。

「啊，公子，你醒來了，快漱洗一下吃飯吧。」

「好的。」

無情浪子漱洗之後，走向飯桌一瞧，菜餚頗爲豐盛，碗筷却只有一副。

「姑娘：爲什麼只有一副碗筷？」

「公子一個人用餐，自然只有一副碗筷。」

「妳呢？」

「待公子吃完以後小婢再吃。」

「這怎麼可以？快拿一副碗筷來咱們一塊吃。」

「不，小婢不敢。」

「這就怪了，咱們都是人，這有什麼不敢的？」

「可是小婢是下人……」

「妳錯了，小翠，人類身份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只要環境改變，身份也就不同了，妳千萬不要看輕自己。」

小翠神色一呆，似乎她有生以來都沒有聽過這些，也從未想過這些，但這些道理她聽得懂，也認爲的確應該是這樣的，因而目射異彩，傻呆呆的向無情浪子瞧看着。

無情浪子伸手輕輕握着她的一雙柔荑，微微一笑道：「去，拿碗筷去。」

小翠點點頭，緩緩收回被握着的雙手，面頰上現出一抹嬌紅，她轉身走了兩步，忽然又停了下來。

無情浪子道：「怎麼啦？小翠。」

小翠擰轉身形，囁嚅道：「我還是不敢。」

無情浪子道：「妳爲什麼不敢？難道我說的妳還不明白？」

小翠道：「我明白，可是別人不像公子，一旦被他們瞧到，小婢就要大禍臨頭了！」

無情浪子愕然說道：「會有這麼嚴重嗎？」

小翠眼眶一紅道：「快吃吧，公子，飯菜都快涼了。」語音一落，緩步走出門外，她沒有走遠，只是站立在走廊之上。

在這等情形之下，無情浪子只得獨自用餐了，一直等待他用餐完畢，小翠才走了進來。

餐後無情浪子向窗外一瞧道：「小翠，外面月光很美，陪我出去走走好嗎？」

小翠道：「好的，不過晚間海風很冷，公子可要多穿一件衣服。」

無情浪子的確感到有些涼意，也就加上一件衣衫，邁開脚步，緩緩地向海灘走去。

小翠跟在他的身後，但始終保持十幾步的間隔，她像是顧忌什麼，不敢跟他過於接近。

無情浪子在一塊山石上坐下，回顧小翠道：「坐下，咱們聊聊。」

小翠道：「不，小婢不想坐。」

無情浪子道：「妳走近一點總該可以吧？咱們說話也方便一點。」

小翠走近了一點，但雙方的距離至少還有十尺。

無情浪子搖頭一嘆道：「在妳這種年齡，應該是活潑自由，天眞無邪的，爲什麼妳像被人關在籠子裏似的，這麼混身都不自在？」

小翠低下頭道：「咱們不要談這些，公子，你瞧這夜色好美！」

這夜色的確很美，在那如烟如霧的大海之中，現出點點漁火，令人有一種如詩如畫的感覺。

可惜無情浪子沒有心情去領略這些，他只是嘆了一口氣道：「我有一件事想求求姑娘，希望妳能答允。」

小翠道：「別求我，公子，我說過，任什麼我都無法帮你。」

無情浪子道：「姑娘：這麼說妳就太不講道義了，妳求我不要害妳，我就不能求求妳麼？」

小翠面現難色，急流目四顧，沒有瞧到什麼可疑之處，這才悄聲道：「公子：小婢能力有限……」

無情浪子道：「這個我知道，我的要求也有限得很。」

小翠道：「好，公子請說。」

無情浪子道：「姑娘會武功麼？」

小翠道：「不能說會，只是習得一點莊家把式而已。」

無情浪子道：「一個喜愛武功之人，如果被人廢了功夫，那種痛苦姑娘應該想像得到。」

小翠道：「這個……咳，可惜小婢無能爲力。」

無情浪子道：「我知道，我並不是請姑娘帮我恢復武功，只是一個練武之人，打坐已成了一種習慣，如果我能打坐，縱然不能够恢復武功，至少對身體也會舒服一點。」

小翠道：「這……」

無情浪子道：「我知道姑娘奉命監視我，對我的一切行動，姑娘都要向他們稟報，是麼？」

小翠點點頭道：「莊規嚴厲，小婢不敢違犯。」

無情浪子道：「在下只求姑娘一點，不要將在下打坐之事告訴他們。」

小翠遲疑半响道：「小婢害怕，如果被別人瞧到，小婢就沒有命了。」

無情浪子道：「在下每晚只需打坐兩個時辰，可以在確定無人前來之時打坐，姑娘如果還不放心，妳不妨代在下守望，一旦有人前來立刻叫醒在下，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小翠沉吟半晌，終於點點頭道：「好吧。」

無情浪子策略的運用獲得初步成功，他就與小翠回到他的住處。

他們進門不久，俏紅就匆匆走過來，目光先向四處瞧了一眼，才微微一笑道：「公子：二主母來探望你了。」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不敢當，這豈不折殺在下了。」

他說話之間，一股香風先飄了來，然後柳千千出現了，未語先笑，投給無情浪子一記迷人的秋波。

「公子！你好些了麼？」

「多謝二夫人，在下好多了。」

「那就好，唉，那毒蟒的毒氣竟如此強烈，這是咱們沒有想到的，不過公子請放心，咱們已派人找『見死不救』求取靈藥，只要靈藥到手，公子就可恢復功力，這裏風景頗好，你就安心靜養吧。」

「如此麻煩二夫人，在下實在感到不安。」

「別這麼說，公子，烟烟是我的同胞妹子，咱們不是外人，你就別客套了，唉，提起我那妹子，當眞令人放心不下。」

「二夫人有沒有派人去找尋烟烟姑娘呢？」

「自然派了人去，我只有一個妹子，怎能不找？哦，公子，你說本莊的孟總管曾經帶人追殺烟烟？」

「是的，在下曾經被貴莊的長弓手射了一箭，疤痕尚存，這還假得了？」

「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孟總管，你進來。」

最後她呼叫孟總管，一名四十多歲文

士應聲走了進來，同時雙拳一抱道：「在下孟元見過公子。」

無情淚子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孟總管請坐。」

此人分明不是他原先所見的孟元，他一眼就可以分辨，但他沒有絲毫訝異，好像原本就該這樣似的。

他不訝異，柳千千倒覺得十分驚奇，雙目緊緊盯着他道：「公子，就是他？」

無情淚子道：「不是。」

柳千千說道：「那麼你爲什麼毫不驚奇？」

無情淚子道：「如果那般人是冒充的，這位自然不是那位了。」

柳千千道：「看來公子是想通了。」

無情淚子道：「好像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想法。」

柳千千道：「說的是，哦，公子，今晚的夜色如此美好，咱們喝兩杯如何？」

俏紅接口道：「好哇，二夫人，小婢去弄酒菜來。」

不容無情淚子表示可否，俏紅拉住小翠的手奔了出去，孟元也立起身來道：「二夫人，公子，屬下告退。」

孟元一走，房中就只剩下他跟柳千千兩個人了，這位二夫人秋波流轉，嫣然一笑道：「公子：咱們失禮得很，到現在還不知道貴上下怎樣稱呼。」

無情淚子道：「無情淚子自然名叫無情了，二夫人這不是明知故問？」

柳千千啊了一聲道：「公子不要多心，咱們的確沒有想到，不過姓無的却十分少見。」

無情淚子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人生只不過短短數十載，不知道的事多着呢。」

柳千千道：「公子說的是。」

此時俏紅小翠已携來酒菜，她們很快就將食桌佈置妥當，然後退到房門之外。

柳千千緩緩立起，伸手相邀道：「公子，請。」

他們分賓主而坐，柳千千搶先替無情淚子及她自己斟上一杯，然後舉杯道：「公子，咱們乾。」

無情淚子道：「對不起，在下不喜豪飲，只能表示一點敬意。」

他舉杯就口，淺嚐即止，柳千千沒有勉强，一仰脖子，將一杯美酒灌了進去。

良宵對酌，自然少不了要聊聊了，於是他們在閒談着。

「公子風流倜儻，藝業驚人，必然已經成家了，不知尊夫人是那一位？」

「二夫人說笑話了，無情淚子如果成了家，這個名號豈不白叫了。」

「哦，由公子關心我那烟烟妹子看來，你好像並非無情的人。」

「這只是道義，與無情無關。」

「怎麼說？」

「在下負傷之時她救了我，我自然不能不管她的死活。」

「說的也是，聽說公子一條藍腰帶使得出神入化，不知尊師是那位高人？」

「在下這點莊家把式，不敢當二夫人謬讚，至於家師麼，說起來只怕會使二夫人失望，他老人家只是終南山下一個樵夫，姓吳名量，終身以採樵爲生，從來沒有走過江湖。」

「哦，原來令師是一個山林逸隱，無怪能够造就公子這等超人的氣質與絕藝，令尊呢？想必也是一位社會賢達了。」

「這是在下的不幸，到目前爲止，在下還不知道父母是誰。」

「啊，原來你是一個孤兒，唉，咱們姊妹也是一樣，天下不幸的人爲什麼這樣多？」

「是的，所以有人說，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實二夫人能够有這樣的一個歸宿也應該滿足了。」

他們邊吃邊聊，由兩人的身世轉向江湖見聞，再談到各派的武功。

「當今各派的武功，仍以少林一派最爲出色，該派七十二種絕藝，會一種就可揚名江湖。」

「話是不錯，但各派都有他不傳之秘，否則留雲山莊就不會名震江湖了。」

「嗯，有道理，不過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以及留雲山莊的武學，都無法與另一種絕學相比。」

「哦，那是什麼絕學？」

「趕山鞭。」

「趕山鞭？沒聽說過。」

「公子可認識量天老人？」

「量天老人？他必然是一位高人了，可惜在下無緣相識，也沒有聽人說過。」

「不錯，人之相識就靠一個緣字，你們也許緣份未到，其實你那一條藍腰帶並不比趕山鞭差了多少。」

無情淚子神色微微一怔，迅即哈哈一笑道：「聽二夫人這麼一說，無情淚子不禁有飄飄之感，只不過二夫人看走了眼了，在下並非在腰帶上具有何種特殊的功能，只是對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比別人運用得熟練一點罷了。」

柳千千道：「好，咱們不談這些，只是對我那烟烟妹子你可不能推掉責任。」

無情淚子道：「責任？什麼責任？」

柳千千道：「她救你替你療傷，不管你們有沒有做出什麼事來，但孤男寡女日日夜夜擠在一起，你說我那妹子還能嫁給別人？」

無情淚子道：「這個……反正烟烟不在這裏，還是待以後再說吧。」

柳千千道：「說的也是啊，咱們這一聊竟聊去個把時辰，來，咱們喝。」

無情淚子道：「對不起，在下已不勝酒力了。」

柳千千道：「我幾乎忘記公子的體力還沒有恢復，那我就不打擾了，俏紅，快來收拾一下。」

俏紅小翠應聲奔入，將殘餚剩酒收進食盒，然後主婢二人告辭而去。

柳千千主婢離去之後，無情淚子還在那兒發楞，他似乎碰到一件十分棘手之事，一時之間竟找不出一個解决的法子。

他偶一抬頭，發覺小翠正呆呆的瞅着他，不禁啞然一笑道：「我好像喝多了一點，頭暈暈的。」

小翠撇撇嘴道：「公子的頭腦清醒得很，適才與二夫人針鋒相對，一點破綻也沒有讓她抓着，這可是十分不易。」

無情淚子淡淡道：「我只是實話實說，自然沒有破綻，哦，小翠，我想打打坐

，妳看可好？」

小翠道：「好吧，小婢在門外替你瞧着。」

無情淚子道：「多謝姑娘。」

他回到錦榻，按師門心法開始運功，弄得滿頭大汗，連一點眞氣都提不起來。

一幌七日，他的調息略有進展，只是眞氣雖然已能聚集一點，却無法攻開幾處閉塞的穴道。

按此等情形，如要恢復武功，可能需要兩年到三年，不過他並不灰心，無情淚子就有這麼一股子傻勁。

在第九天的傍晚，婢女俏紅忽然匆匆奔來，一進門就嘻嘻一笑道：「公子，你瞧，是誰來了？」

無情淚子向房門一瞧，急忙雙拳一抱道：「見過二夫人。」

俏紅道：「你說什？再仔細瞧瞧。」

無情淚子一怔，道：「怎麼，難道她是……」

俏紅道：「不錯，她是二夫人的孿生妹子烟烟姑娘，你們相處不少時日了，難道你還認她不出？」

無情淚子的確認她不出，一如當初將二夫人當作柳烟烟一樣，要說她們之間有什麼不同，只是這位姑娘的面頰上多了一點幽怨的神色而已。

無情淚子踏上兩步，伸出雙手道：「烟烟，當眞是妳？」

一股急淚由柳烟烟的眼角間洒出，一聲顫抖的呼叫「公子」，她的嬌軀跟着撲過來。

無情淚子雙臂一張，將她摟進懷裏，然後輕輕一嘆道：「烟烟：當眞苦了妳了，妳到底被誰抓去了？」

柳烟烟道：「我不知道是誰，他們自稱是留雲山莊的。」

無情淚子道：「這般人可惡得很，他們竟敢冒充留雲山莊，哦，妳是在那兒被救的？救妳的人沒有查出那般人的來龍去脈？」

柳烟烟道：「沒有，他們除了死就是逃，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無情淚子鬆開雙臂，牽着烟烟的手，兩人併肩坐在錦榻之上，互相敍述着別後的往事。

最後柳烟烟一嘆道：「公子，我對不起你，如果你的毒傷無法痊癒，我這一生都無法安心的。」

無情淚子道：「窮通壽夭，數由前定，妳不必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柳烟烟道：「此事爲我而起，我怎能不放在心上？公子，你安心靜養，姊姊已經派人去找見死不救了，只要找到此人，你的毒傷就會藥到病除的。」

無情淚子道：「令姊也曾提過見死不救，他到底是誰？」

柳烟烟道：「他是當代神醫莊述，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只是近來他忽然自稱見死不救，再也不肯行醫救人，不過你放心，我想姊姊會有辦法叫莊述就範的。」

無情淚子道：「看來我只好等了。」

柳烟烟向窗子瞧了一眼道：「公子，我該走了，明天我再來陪你。」

無情淚子答道：「好吧，那我不送妳了。」

此後柳烟烟天天來陪他，只是他們的感情却像遇到秋天，令人有一種秋風蕭瑟的感覺，無情淚子原本就是無情的，這麼該算不得什麼稀罕。

只是柳烟烟却有點不能忍耐，在一個風雨之夜，她悄悄的獨自前來。

「開門……開門……」

「誰呀？」

「我是柳烟烟。」

「哦，來了。」

小翠睡在外面一間，她起來打開了房門。

無情淚子自然也醒了，他却連眼皮都沒有睁開。

柳烟烟向無情淚子瞧了一眼道：「爲什麼睡得這麼早？」

小翠道：「風雨之夜嘛，不睡覺有什麼好做的？」

柳烟烟道：「妳去睡吧，我要跟他聊聊。」

遣走小翠之後，柳烟烟逕往無情淚子的身旁一坐，黛眉輕挑，櫻唇一噘道：「別裝了，我知道你沒有睡着。」

無情淚子依然瞌着雙眼，只是他却給了她一句冷冰冰的答覆。

「是又怎樣？」

「公子，你這是怎麼啦？難道我做錯了什麼？」

「妳沒有。」

「那你爲什麼忽然對我冷冰冰的？」

「這就怪了，難道妳忘了我是無情淚子？妳請吧，我要睡了。」

「不，今晚我不走了。」

「嘿，好主意，不過我可要警告妳，誰要打擾了我的睡眠，他必然得不到什麼好處！」

柳烟烟呆了一呆，突然目射兇光，現出一付擇人而噬的神色，但她終於兇光一歛，嘆息一聲道：「也許你的心情不好，那我就不打擾你了。」

她緩緩立起，再向他狠狠的投下一瞥，這才意興闌珊的走了出去。

良久，無情淚子坐了起來，吁出一口如釋重負的長氣。

小翠關好房門，向無情淚子搖搖頭道：「我眞不懂，一個人怎麼忽然會變？」

無情淚子道：「妳曉得什麼，她並不是……」

小翠回答道：「我曉得，她不是柳烟烟。」

無情淚子一呆道：「妳知道？」

小翠道：「公子，有一件事，小婢說了只怕你不會相信。」

無情淚子道：「什麼事？妳說。」

小翠道：「公子可知道俏紅、柳千千她們兩個人的身份？」

無情淚子道：「這個我自然知道。」

小翠道：「柳千千是二夫人，俏紅是她貼身的婢女，對麼？」

無情淚子道：「不錯，難道其中別有隱情？」

小翠口齒微張，忽然面色一變，她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因爲她聽到衣襟破風之聲，似乎有人在潛聽他們的說話。

無情淚子功力已失，自然聽不到夜行人的動靜，仍催促小翠道：「快說嘛，小

翠！」

小翠道：「夜深了，公子，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她不再理會無情浪子，吹熄了油燈逕自回房就寢。

無情浪子不傻，由小翠的神色變化，他已經猜出點端倪，現在他的心情更加紊亂了，思潮起伏，如同一把亂髮一般。

自從伊水野渡遇到柳烟烟開始，他就像一腳踏進迷魂陣中，眞眞假假，迷離撲朔，如果想理出一條思緒，眞不知該從何處理起。

無情浪子愼謀能斷，在當代青年一輩中是一個十分傑出的人物，但現在他遇到的事好像沒有一件是眞的，遇到的人似乎也是難辨眞假，於是，他徬徨了。

他想去問小翠，至少他要將俏紅、柳千千的身份弄個明白，只是人家是一個少女，他實在不便如此唐突。

因而他眼巴巴的瞧着窗紙，希望能儘早瞧到一綫曙光，但在曙光將來之前他却睡着了，緊張與疲乏使他無法支撐下去，待他一覺醒來，已是晌午時分了。

「公子睡的好甜，快起來漱洗一下吃飯吧！」

「啊，是妳？小翠呢？」

「她到別處去了，二夫人改派小婢來侍候公子。」

「這……又委屈姑娘了。」

「別這麼說，公子，下人嘛，侍候誰還不都是一樣。」

她是俏紅，說完話就轉身準備飯菜去了。

對小翠的離去，無情浪子十分難過，也對她的安危大爲着急，不過他神色依舊，一點也沒有表現出來。

當俏紅轉身之後，他由領口貼肉之處掏出一個紙團，這是他醒來之際就發覺的，直到此時他才掏出來瞧看。

這是一張普通的白紙，上面有兩行是用眉筆書寫的字跡：「五色之首，可解沉痾。」

他先毀掉這個小紙團，然後思索它的含意。

首先他想到這個紙團必是小翠所留，至於何時留的就不得而知了。

再思索這八個字，它們的含意也十分簡單，五色之首是紅色，可解沉痾自然是可以解除疾病了，但紅色指的是什麼？難道是她？

「公子，你怎麼啦？還不快去漱洗一下？」

「哦，我這就去。」

他漱洗之後，俏紅已經擺好了飯菜，他向俏紅瞥了一眼道：「姑娘——」

「什麼事？公子。」

「我吃飯有一種習慣。」

「哦。」

「我不喜歡一個人獨食。」

「這話怎麼說？」

「以前我曾經一再要求小翠姑娘，請她多加一副碗筷她都不肯。」

「那你還不是活到現在？」

「但是精神上的苦悶就不足爲外人道了。」

「眞可憐，那我就加一副好了。」

她果然取來一副碗筷，坐在無情浪子的對面共同進食。

對俏紅，應該算是熟人了，只是這位西門二夫人的俏婢，他從來沒有仔細瞧過一次。

現在雙方對坐，近在咫尺，這個機會可不能放過。

這位姑娘是美麗的，當得是眉目如畫，風華絕代，而且她那種神態之間有一股矜驕之氣，在一般婢女之中這是少見的。

只是，他這麼逼視人家一個姑娘，未免有點失禮，因而換來一記不太友善的白眼。

「精神還苦悶麼？」

「這個……」

「哼，目光灼灼像賊似的，那有這麼瞧人的？」

「這妳不能怪我，秀色可餐嘛。」

嫣然一笑，她那矜驕之色似乎解除了一點，但仍有一股令人不易親近的神色。

喜奉承，愛阿諛，是人們的通病，女人尤其喜歡別人稱讚她的美麗，因而俏紅的話也多了起來。

「你自稱無情浪子？」

「江湖上的朋友都這麼稱呼我嘛！」

「我看是徒擁虛名。」

「有註解麼？」

「第一，你對柳烟烟十分關心，這無情二字就不能算數，再說你的行動頗爲方正，還不夠資格作一個浪子。」

「柳烟烟救過我，對她關心是道義，至於浪子麼，那是說浪跡天涯而已，與個人的行爲毫無關連，妳說對麼？姑娘。」

「哼，強詞奪理，好，咱們不談這些，請問你這位浪子，難道要一生一世的流浪下去？」

「這就難說了，如果有一天能夠遇到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

「你所說的安身立命，是些什麼樣的條件？」

「這也很難說清楚，我還沒有想到這些。」

「奇怪。」

「奇怪？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見過很多會撒謊的男人，他們撒起謊來，連臉都不紅一下，你說奇怪不奇怪。」

「啊，姑娘是說在下在撒謊？」

「難道不是？哼，言爲心聲，心裏還沒有想到的事，嘴裏決不會說，你能說出安身立命四個字，就表示你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了，爲什麼還要騙我？」

「哈……好一張犀利的小嘴，看來在下不得不甘拜下風了。」

「承認了？」

「眞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不承認行麼？」

「好，說出你安身立命的條件，讓我長點見聞。」

「這個麼？難，難得很。」

「怎麼個難法？」

「姑娘聽過交遊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這兩句話麼？」

「聽人說過。」

「一般人求一個知己已是這麼困難，在無情浪子來說，這簡直是奢望了，何況

在下求的還是紅顏知己呢。」

「這個……啊，你的飯吃光了，來，我替你盛。」

「不必，在下已經吃飽了。」

這位俏紅姑娘無端端的忽然粉頰一紅，明眸向他投下一瞥，就迅速收它回來，同時語氣一轉，輕輕的結束了次這談話。

談話雖是結束了，但在無情浪子的內心，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波瀾。

他想到小翠一次語意未盡的暗示，似乎二夫人柳千千，以及這位俏紅姑娘的身份頗有問題。

再由俏紅那矜驕的神態，由她不俗的談吐來說，她實在不像侍候別人的婢女。

還有小翠的留言，「五色之首，可解沉痾。」如果它當眞是指俏紅，那麼這位姑娘更是令人莫測高深了。

不僅如此，小翠這麼一走，他連運功調息都成了問題，雖然他並未將生死禍福看得很重，但一個人所以能夠活着，就不能失去他活着的希望。

因此，他的心情更惡劣了，對俏紅也更加提高了幾分戒心。

但在俏紅來說，恰恰與他相反。

一般少女通常是矜持的，如果是一個鄙視男人的少女，對一般異性必然不屑一顧，縱然眼角有時瞧看一下，那也是一記令人難堪的冷眼。

只是，如果她賞識了某一個男人，如果她緊閉着的心，被那男人敲開，她可能會熱情如火，可能會爲他犧牲一切。

現在，在這一席長談之後，俏紅對無情浪子大爲激賞，因而她的藩籬已經動搖，心扉也有點兒活動了。

只不過俏紅畢竟還是一個少女，而且他並不是一個平常的人，她的內心雖是有了轉變，仍然不易使人一眼瞧出。

她低頭收拾桌子，將殘餚剩飯用一個食盒提出，再也沒有瞧看無情浪子一眼。

這幢精舍孤立海邊，除了侍候無情浪子的一名高級婢女，自然還有其他的佣人，只是這般人與無情浪子咫尺天涯，從來沒有機會見上一面，如果無情浪子聽到身後響起腳步之聲，他不必瞧看就知道來人必是俏紅。

「公子，請用茶。」

「啊！……」

這聲音嬌嫩之中有幾分稚氣，顯然不是俏紅，因而他「啊」了一聲，迅速轉過身來。

「姑娘，妳是……」

「小婢叫杏兒。」

「哦，俏紅姑娘呢？」

「她在洗手，一會就來。」

「謝謝你啦，杏兒。」

杏兒將茶杯交到他的手上，嫣然一笑，轉身退了出去。

他目送杏兒的背影消失，又轉身面對大海，這幾乎成了他的習慣，每天必然用那些浪花，海鳥，以及遙遠的帆影，來打發無聊的時辰。

他不知道在窗前站了多久，直待鼻端嗅到一股清香，他那飛馳的意念才收了回來。

「公子，你愛海？」

「海的確可愛，不過還有比海更可愛的東西。」

「哦，那是什麼？」

「這個……」

「我知道，是柳烟烟，但你爲什麼又對她那麼冷淡？」

「所以你猜錯了。」

「你眞是一個怪人，咱們到海邊拾貝殼去。」

她不像小翠那麼畏首畏尾，此時她已一把抓着無情浪子的手腕，向着海邊一陣急奔。

海風揚起她的秀髮，有時拂在無情浪子的臉上，酥酥的，癢癢的。

到達海邊之後，她鬆開無情浪子的手，拾起一只貝殼，向着海中擲去。

「公子，咱們比一比，看誰擲得遠。好嗎？」

「好，比就比。」

無情浪子只是一個大孩子，被她這麼一逗，惡劣的心情早已經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此時一股急浪打來，濺得他們滿臉滿身，連俏紅那小蠻靴之內也灌進了不少海水。

俏紅想脫它下來，一時竟脫它不掉。

她忽然坐在沙灘之上，俏臉兒一揚，舉起一隻小蠻靴，對着無情浪子道：「帮忙，好麼？」

無情浪子握着小蠻靴，口中應着好，雙眼却發了直。

他這種傻呆呆的情形，立即被俏紅發覺，她也想得到他爲什麼會變得這等模樣，因而大發嬌嗔，玉腿猛的一縮，想將小蠻靴收回來。

無情浪子想不到她會這樣，來不及鬆手，他的身體就向前栽去了，這一栽倒是恰到好處，分毫不差的倒在俏紅的嬌軀之上。

無情浪子失掉武功，這冷不防一栽自然怪他不得，但俏紅分明身負武功，她如果不願被人壓着，只要向旁邊滾一下就行了。

只是她好像也累了，眼看無情浪子壓來，她竟然忘了避讓，被他壓了一個結結實實。

這是意外，「意外」常常使人們的心智失去平衡，一時之間想不出如何應付。

如果這意外之中有新奇，有喜悅，他們的心智被新奇和喜悅所佔據，那就更不必去應付了。

因此，他們除了兩顆心在作急遽的跳躍之外，好像一切都靜止了，連那拍岸的驚濤，也變得出奇的溫柔。

良久，無情浪子終於爬了起來，同時他伸手將俏紅扶起。

櫻唇一撇，送給他一記白眼，俏紅姑娘這才哼了一聲，道：「你欺負我，我不依。」

「對不起，俏紅，我不是故意的。」

「就算你不是故意跌倒吧，但你爲什麼賴着，……不起來？」

「這……舒服嘛，誰叫妳那麼香，那麼柔的？」

「我不依，我要罰你。」

「好，怎麼罰？妳說。」

「替我脫下靴子，然後抱我回去。」

「是，小生遵命。」

於是他抱住她，她就緊緊摟住他的脖子，他們貼得像扭糖似的，由海灘回到精舍。

「杏兒……杏兒……」

「來了……」

俏紅叫來杏兒，要她準備蘭湯，然後他們分別洗了一個熱水澡，才要杏兒送上晚餐。

現在這精舍的氣氛不同了，似乎陰霾盡除，充滿着一片歡欣。

其實歡欣只是表面，陰霾仍在暗中潛伏，眞正不同的是笑聲，笑，可以忘憂，可以爲人們帶來暫時的歡樂。

現在銀月映窗，一股輕揚的笑聲正由精舍之中飄出。

「不來了，公子，你的手……哦……你不正經……」

「別忘了我是浪子，正經就不是浪子了。」

「嘻……好癢……」

這是調情，而且已達某一個深濃的階段，但無情浪子却有他一定的界限，接近那一界限，他便適可而止，在俏紅來說，何嘗不是這樣。

當調情告一段落之後，他們談話的範圍擴大，由現在談到未來。

「公子，你的毒傷如果痊癒，今後作什麼打算？」

「還能做些什麼？浪跡天涯而已。」

「哦，公子，我跟你去浪……」

「你不必跟我去浪，現在你就浪好了啦。」

拍的一聲，無情浪子挨了一掌，打情罵俏嘛，這一掌自然不會太重。

「喲，好痛！」

「看你還敢不敢亂嚼舌根，什麼浪不浪的？」

「這是妳說的，怎能怪我。」

「咳，公子，咱們先說點正經的，好麼？」

「好，妳說。」

「聽說你用腰帶作兵刃，使得出神入化，教我幾招好嗎？」

「這個……」

「怎麼，不願意？」

「妳要學我怎麼不願意，只是我的腰帶是由別的武功蛻化而來，而且招式並不完整，對敵之時，全憑直覺隨心所欲的運用而已，妳要我教，我還不知道應該從何處教起呢。」

「哦，是從什麼武功蛻化而來？」

「多呢，有鞭法，槍法，刀法，劍法，拳法，掌法，棍法，鈎法，筆法等。」

「我的天，這麼多呀！那不是集湊的麼？」

「誰說不是，妳還要不要學？」

「要，你先教我鞭法的。」

「好，不過你先要學會幾招鞭法，才能運用到腰帶之上。」

「是什麼鞭法？」

「尉遲鞭法。」

「啊，我從來也未聽說有人會這套鞭法的。」

「不錯，尉遲鞭法久已失傳，我也只會其中的幾招而已。」

「那我就學這幾招吧。」

「但我現在不能教妳。」

「爲什麼？你剛才不是答應了教我的麼？」

「不錯，我是答允教妳，但無法現在教妳，因爲尉遲鞭法威猛絕倫，我不能提聚眞氣怎麼能夠教妳？」

「唉，這是我的運氣不好，看來只好等待你毒傷痊癒之後再說了。」

談話告一段落，夜色也深沉，他們只得依依不捨的分別就寢。

此後一連數日，他們的感情在日日升高，不管是眞是假，在外表上看，他們的確已是乳水交融。

這天俏紅有事外出，由杏兒陪伴着無情浪子，直到紅日西沉，漁歌唱晚之際，才匆匆歸來。

「杏兒，公子吃過晚飯麼？」

「吃過了。」

「好，妳跟李老姥去到外面守着，無論何人不准接近十丈以內。」

「是。」

俏紅一臉嚴肅，一進門就這樣吩咐杏兒。

「俏紅，出了什麼事？」

「你先不要問，快將這個吃下去，待我助你恢復武功。」

她伸出纖纖玉手，托着一顆龍眼大小的蠟丸道：「這是上清玉液，快就着嘴喝下去。」

無情浪子愕然道：「上清玉液？這可是眞的？」

俏紅櫻唇一噘，忽然又嘆息一聲道：

「難道我會害你，讓你喝毒藥不成？」

無情浪子道：「別誤會，俏紅，我不是這個意思，只因爲……」

俏紅道：「只因爲上清玉液是道家金丹，武林異寶，服後不僅可以增加一甲子的功力，而且能夠脫胎換骨，百毒不侵，普天之下只存有兩粒，是麼？好啦，你要說的我都替你說了，但咱們時間迫急，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待你恢復武功之後再說不遲。」

最難消受美人恩，這話一點都不假，當無情浪子瞧到俏紅那意綿綿，情切切的模樣，縱然是穿腸毒藥，他也只得喝它下去。

於是他取過蠟丸，放在口中輕輕一咬，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已順着喉管流進肚去，他取出捏破了的蠟丸，遞給俏紅道：「不要跑了氣，快喝。」

俏紅一怔道：「還有，你爲什麼留下一半？」

無情浪子道：「我够了，多了是浪費，這只是一小半，快喝下去。」

俏紅見無情浪子態度堅决，爲免浪費玉液，只得喝了下去，道：「咱們一起運功調息，待會我再帮你。」

上清玉液果然是武林異寶，現在無情浪子不只是毒傷盡除，穴道暢通，一身功力，增加了何止一倍。

他運功醒來之後，忽然他就打坐之勢原地一轉，正好與俏紅轉了一個面對面，俏紅沒有移動，他們就這麼四目相對的互相凝視着。

人面如桃花，香澤細細聞，這是何等

動人的景象？

半晌，俏紅口齒微動，欲語還休，但她的一雙粉臂却向他伸了出來。

此時無情浪子再也忍不住了，腿部輕輕一彈，身軀已向俏紅的懷中撲去。

他們貼着面，接着吻，四臂相纏，像一條八脚魚似的在錦榻之上滾動，翻騰。

沒有人說出片語隻字，只有一片扣人心弦的依依唔唔之聲。

這是情的寫實，愛的表現，純情的交流，但沒有下流不堪的行爲。

良久，他們坐了起來，仍然互相依偎着。

「謝謝妳，俏紅。」

「適才就是你的謝禮？」

「不，隆情厚誼，永銘心版，這一生一世我都不會忘懷的。」

「這那像無情浪子的口吻，我看你應該改一個名號了。」

「那就改爲多情公子怎樣？」

「不要。」

「爲什麼？」

「你要是處處留情，見人就愛，我可不依！」

「妳過慮了，小生怎敢。」

俏紅柳眉一揚，嫣然一笑，模樣兒嬌媚已極。

無情浪子瞧得心癢癢的，正待親她一下，她却嬌軀一擰，脫出他的懷抱，登上小蠻靴，到前屋中取來一個藍色包裹。

打開包裹，裏面是一層油布，油布之內有鞋襪，長衫，內衣褲，還有一個銀包，裝着不少銀票。

俏紅取出一件藍衫，一雙布鞋道：「把這個換上，舊的留給我。」

無情浪子道：「我身上的雖然已經舊了，但是並未破損，何必如此浪費？」

俏紅拋給他一記白眼，幽幽道：「你走了總得留給我一點說詞，否則他們必然放我不過！」

無情浪子一驚道：「妳要我走？」

俏紅道：「他們明天要對你使用刑求，要不我也不會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偸上清玉液了。」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爲什麼要對我刑求？」

俏紅道：「要你說出趕……咳，說來徒亂人意，你走吧。」

無情浪子道：「俏紅，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打從碰到柳烟烟起，就好像跌進一個圈套之中，妳如果不將我當做外人，就該原原本本的告訴我。」

俏紅搖搖頭道：「這些事還是不知道的好，何况有些我也不太明白。」

無情浪子哼了一聲道：「妳跟柳千千究竟是什麼身份，難道妳也不明白？」

俏紅幽幽道：「你定要知道，我告訴你就是，柳千千是二夫人的貼身婢女。」

無情浪子大聲道：「那妳就是二夫人了？」

俏紅苦笑着搖搖頭道：「你想到那兒去了，我怎會是二夫人，不過我的身份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這是我的苦衷，希望你不要勉强我。」

無情浪子道：「好，我不勉强妳，不過妳要讓我知道，這件事從開始到現在，是不是一個圈套？」

俏紅道：「這個問題就難了，我實在不知道，叫我如何回答。」

無情浪子道：「有一點妳一定知道，我到嵩山農家借宿碰到你們，妳一直參加這件事，總不能再說妳不明白吧？」

俏紅道：「唔，你要知道什麼？」

無情浪子道：「我分明中了你們在酒菜中下的毒，你們却說我中了蟒毒，可是我又好像當眞跟蟒蛇鬥過，這一點我有點百思不解。」

俏紅忽然哧噗一笑道：「可見你無情浪子的見識還是有限，否則你應該想得出來。」

無情浪子道：「這一點我承認，只不過天地之間奧秘無窮，以人生短短數十年的生命，實在很難事事都通。」

俏紅道：「算你有理，那我就告訴你吧，你可知道一種幻心術？」

無情浪子道：「不知道。」

俏紅道：「一個人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之時，如果有人在他的耳畔一直描述某一件事，你說這個人會想些什麼？」

無情浪子略作思索，終於面色一變道：「好利害，留雲山莊竟有如此深沉的人物！」

俏紅一嘆道：「所以我勸你不要多問，知道得越多煩惱就越多，今後希望你避免跟留雲山莊引起衝突，如非萬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腰帶。」

無情浪子道：「好，我會記住你的話的。」

俏紅由屋角取來一截軟木道：「我時常用這個玩水，我想它可用做逃生的工具，離天亮不到兩個時辰了，你快走吧。」

無情浪子道：「妳要我泅水逃走？」

俏紅道：「這幢精舍是在嚴密的包圍之中，因爲有山擋着視綫，你瞧不出來罷了，除了由水中逃走，可說別無選擇。」

無情浪子道：「好，咱們走。」

俏紅道：「咱們？唉，如果我能跟你一道走，還用你來勸我？」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不能？何况妳偸了上清玉液，又放我逃走，他們還能放過妳？」

俏紅道：「上清玉液輕易無人動它，一時不會被人發現，你走後我會將你的長衫鞋子丟在海邊，就說你投海自殺，他們又能如何？」

無情浪子道：「我不明白妳爲什麼不能跟我一道走，妳應該知道紙包不住火的，妳留在狼虎之窟，這樣叫我怎能放心得下！」

俏紅强顏一笑道：「你能够關心我，我就心滿意足了，每個人都有他說不出的苦衷，請你不要勉强我，如果咱們緣份未盡，我會到江湖上找你的，哦，以後我該怎樣叫你？我是說如果咱們還能再見。」

無情浪子道：「叫無情浪子，叫無情，叫浪子都可以，只要妳高興都行！」

俏紅道：「那就叫浪子哥哥吧，你看可好？」

無情浪子道：「好！紅妹。」

俏紅嫣然一笑，伸手挽着他的臂膀道：「浪子哥哥，走吧，我送你。」

他們依偎着走向海邊，海風帶着輕寒

，他們的心情卻沉重無比。

當她替無情浪子揹上包裹，繫好軟木，她再也忍不住了。

「浪子哥哥，祝你……平安……」

帶着悲聲，洒着淚水，她像一隻失羣的孤雁，返身向精舍逃了回去。

無情浪子的眼眶也潮濕了，他不敢大聲呼叫，只是輕輕的，夢囈般的叫着：「紅妹，保重，我不會忘記妳的，那怕天荒地老……」

一陣拍岸的驚濤，打斷了他的夢囈，他抬頭瞧瞧東方，已經有一些曙光出現，他眞的不敢就擱了，脚下輕輕一點，向巨浪之中投了進去。

他從來沒有喝過海水，這下一連灌了兩口，苦苦的，鹹鹹的，實在不太好受。

好在俏紅給他繫在身上的軟木浮力很好，是可支持他的重量不必担心下沉。

最初他儘可能划水，希望離開留雲莊遠一點，以免被他們發覺，後來遇到一股海流，他就懶得再動，反正浪子四海爲家，漂到那裏都是一樣。

如果能夠遇到一條船那就最好不過了，躺在船上總比泡在水裏好得多。

這項希望很快的就成爲泡影，因爲海上忽然括起了狂風，巨浪湧起像山岳一般，船隻自然不敢航行了。

隨着狂風，跟着巨浪，他身不由主的在大海中翻滾，現在他什麼都不敢想，唯一能做的是抓緊那截保命的軟木。

此時天昏地暗，白浪排空，在他的感覺，好像世界已到末日，景象恐怖無比。

經過一日一夜的掙扎，風浪總算逐漸平息了，他吁了一口長氣，再縱目四望，只見到海天相接，無邊無際，已不知身在何處了。

「這下可糟了，在汪洋大海之中，既無食物，又無飲水，豈不是只有死路一條？」他在看清處境之後自忖着。

此時紅日由東方湧出，七彩流轉，霞光四射，景象美麗已極。

無論景象是如何美麗，它都很難引起一個飢疲交迫，在死亡綫上掙扎之人的興趣。

但無情浪子目射奇光，瞧着東方連眼皮都不肯眨動一下。

只不過他並非欣賞奇景，而是在注視着兩條怪物。

在無情浪子來說，這兩條鯊魚的確稱得上是兩個怪物，他從來沒有瞧到過海，自然也沒有見到過如此龐大的魚類了。

當鯊魚逐漸接近之時，它們的速度突然加快，顯然，這兩條海中的惡徒似乎來意不善。

無情浪子鬥過惡人，鬥惡魚他卻毫無經驗，雖然他具有一身上乘武功，但精神上卻感到緊張無比。

他猛吸一口眞氣，將勁力運集手指之上，當鯊魚到達一丈左右，他右臂倏的一伸，食中二指以全力點了出去。

他此時功力之高，在武林之中已不多見，這全力一擊，是鐵人也會承受不住，何況只是一條鯊魚。

「奪」的一聲輕响，指力擊中一條鯊魚的頭部，鯊魚一個翻滾，海水出現了一片殷紅。

那條鯊魚眼看活不成了，另一條卻也停止向他前進，而且張開血盆大口，猛咬它的同伴。

無情浪子瞧得一呆，想不到涼血動物竟是如此殘忍，只要碰到機會，連同類也不放過。

他忽然心頭一動，暗忖：「我不是也餓了麼？爲什麼叫那條大魚檢便宜？」

於是他再度點出一指，擊向那條正在吞噬同類的鯊魚。

由於波濤起伏，這一指並沒有擊中鯊魚的要害，但牠負了傷，一頭鑽下深海，亡命的逃竄而去。

無情浪子迅速游近死魚，用雙手撕開牠的厚皮，然後挖出一塊魚肉，送進嘴裏大嚼起來。

經過一頓飽餐，他的精神恢復了不少，剩下的魚肉他還捨不得放棄，大海茫茫，不知何時才能再找到食物，放棄死魚豈不等於放棄求生之機。

於是他解下腰帶，拖着死魚，隨波逐浪，在大海中緩緩漂流。

日落日出，一天一夜又過去了，他曾經打了一個盹，以保持他的體力。

日輪再次由東方湧出，他依然目不轉睛的向東方瞧着，這回他同樣不是在欣賞日出，而是眼巴巴的瞧着一點帆影。

他目光銳利，斷定那必然是一艘船隻，只是相隔十分遙遠，能不能獲得援救就要靠他的運氣了。他期待着，也盡力向那帆影游去，總算他的運氣不壞，那艘船隻正是向着他駛來。

「啊，爹，你瞧，鯊魚吃人啦。」

「在那裏？快將我的標槍拿來！」

船上的人發現了無情浪子，也發現了他拖的死鯊魚，只是船上人如果給他射上一枝標槍，豈不是一樁麻煩。

因而他貫注內力，高聲呼叫道：「你們不要射標槍，我拖的是一條死魚！」

聲音宏亮，如雷貫耳，船上人聞言一呆，他們自然不會射標槍了。

待船隻到達他的身側，他伸手攀着船舷，縱身一躍已上了前面的甲板。

這是一艘漁船，駛船的是一名白髮老者及一名十六七歲的小伙子。

無情浪子向白髮老者抱拳一禮道：「在下不愼落水，幾乎餵了鯊魚，幸遇老丈，在下的運氣還算不錯。」

白髮老者向他打量一陣道：「這條鯊魚是公子殺死的？」

無情浪子道：「是的，這兩天在下就靠魚肉充飢，要不早已餓得筋疲力盡。」

白髮老者見他身無寸鐵，居然能夠殺死一條兇猛的鯊魚，在他想來這件事實在有點離譜，因而神色上顯得有些懷疑。

無情浪子不想分辯，只是微微一笑道：「老丈是出海打魚的？」

白髮老者道：「正是。」

無情浪子道：「老丈捕魚一天能賣多少銀子？」

白髮老者道：「最多不過一兩銀子，維持我父子的生活而已。」

無情浪子掏出一塊重約三兩的銀錠交給白髮老者道：「在下想請老丈送我上岸，這點銀子作爲老丈損失的補償，老丈是否願意？」

（未完）

武壇近事

台灣盲俠大會戰

嚴霜．文

說到武俠片，有許人看過勝新太郎主演的盲俠，多數有印象，覺得一個人如果武藝精通，就算盲了一雙眼，仍然可以打得十分出色，用刀劍劈殺，亦有份量，可是，另外一些人卻抱着相反的意見，認爲盲俠聽風，不過是小說筆下所寫的一種形象，絕非眞有其事，但在事實上，眞正盲俠識打功夫的人，亦相當多，在台灣那邊稱做日本盲俠的高田耕先生就是柔道高手，他跟同門的師兄弟搏鬥，俱是打贏的，升到柔道四段，即是說，四段以下的柔道高手鬥不過他，這個盲俠很出色。

在台灣以武功享譽的另一個人，是正式中國人，叫做宋文良，擅長柔道，他曾經向許多門派的英雄人物挑戰，全部取勝，不過，他名副其實，僅有一隻手，天生下來就是獨臂英雄，看過王羽主演的「獨臂刀」的電影觀衆都有這種懷疑，以爲僅有一隻手如何能擊敗身上有兩隻手的人呢？殊不料他僅有一隻手，可以一劈一打，有一招叫做「大外割」，能夠撥開對方的手，疾衝過去，一招即可取勝。那天在台灣每年一度的柔道比賽當中，特別安排他跟日本盲俠高田耕作戰，豪氣十足，當時有許多武林高手觀戰。

在那一次會戰當中，觀衆掌聲如雷，幾百雙眼睛注視着站在柔道場上的一個獨臂蛟龍宋文良，過了一會，日本教練牽引雙目失明的高田耕登台，站在另外一邊，跟着裁判引領，使兩人互相用手抓住對方的衣裳，然後開始發招。

本來不必雙手抓緊對方衣裳，就開始展開攻勢的，因爲高田耕盲了一雙眼，故此兩人必須抓緊，然後發招，表示公平。

宋文良僅得一隻手，如果在兩人相距較遠的地方發招，當然他佔上風，因爲他有一雙眼，不過兩人互相抓緊對方衣裳的時候，他就吃虧了，原因是有戰場經驗的人，不必睜開眼，亦可發招，故此他給高田耕抓緊，互相攻守，展開劇烈的糾纏之際，他頻頻用一雙脚閃避對方的勾撥脚，免得跌倒，直到他覺得對方已經消耗了若干體力，然後趁勢倒下來，一脚兜上，到時希望對方沒有鬆手，兩個軀體一齊倒下來，吃了這一條腿，就給他踢到拋離五六尺遠，不過，柔道根本就有這一招，宋文良心裏明白，高田耕眼盲心不盲，也是懂得這一招的，忽然發覺他自動倒下來，立即鬆手，故此宋文良那一脚落空。

宋文良剛剛落空，立刻退後幾步，跟着展開攻勢，柔道比賽只是剛剛發招的時候兩人抓緊對手衣裳，經過了一度糾纏，就不再施展這一套，任由兩人自由搏擊，故此，兩個戰士的軀體分開的時候，宋文良就佔了上風。

高田耕不知道宋文良施展甚麼招式，但卻有另一種主意，他把自己的左右脚頻頻移動位置，而且有一雙手忽上忽落的兜截，逐步迫近宋文良，宋文良無法不發招，否則，給他抓住，便會佔下風，故此宋文良在高田耕沒有十分接近之際，立刻衝過去，只用一隻手抓對方的脚，同時把自己的身體壓過去，希望壓倒對方，可是，這種攻勢仍是失敗的，因爲高田耕兩條腿坐得很低，一條腿受壓，他就雙手抓住對方，利用兩隻手控制對方的右手，最多兩人倒下來，雙方都不會佔上風，因此宋文良連續幾次展開攻勢，都是打個平手。

觀衆看到獨臂客大戰盲俠，非常興奮，頻頻鼓掌，但卻無法分出勝負來，不過，開眼的人始終略佔上風的，宋文良雖然左手是天生的缺憾，變成獨臂蛟龍，不過，他的左臂並非由肩膊那邊完全中斷的，仍有少許地方，即是說，那一條手臂到手踭爲止，下邊沒有肌肉和骨骼而已，儘管如此，他的左臂上端仍有六寸長，他就憑着這少許的手臂，創造新的招式，稱做大外割，找到了機會，他就施展這一招，將僅餘少許的左臂使命扣緊對手的右手，同時把自己的右手扣住對方的頸子，跟住用脚轉動，連接幾次，便把高田耕摔倒，跟着壓在高田耕的身上。

高田耕十分靈活，剛剛受壓，便即施展鯉魚翻身的一招，倒轉過來，反壓宋文良，因此宋文良迫於閃避，兩人再度分開，裁判員認爲兩人應該休息，便即吹響警笛，把雙方引到原來的一邊坐下來休息三分鐘，再度出擊。

打過這個回合後，高田耕知道對方並非僅得一隻手，而是一隻手另加半隻手，再度交手的時候，他就採取另外的一些招式，剛剛接觸，便即急攻，宋文良只好故佈疑陣，誘他撲攻，失手的時候才把他壓倒，不過，高田耕似乎對於受壓這一招有高度的訓練，任何一次剛剛失去重心，還沒有接觸角力場的地面，立即翻身躍起，故此宋文良也無法把他壓在地面加以頸鎖這一招。

兩人大戰了三個回合，每一個回合都是五分鐘到十分鐘左右，時間太長了，雙方氣喘如牛，不分勝負，裁判員的警笛大鳴，表示兩人打個平手，就此握手言和，觀衆對於獨臂俠大戰盲俠都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稱做盲俠的高田耕，在台灣柔道館做教練，至於綽號獨臂蛟龍的宋文良，他每天早上在台灣一個火車站後面的雙龍柔道館做教練，下午的一段時間，他在華都飯店對面走廊之下擺報攤，靠此爲生，有許多人認識他，特別喜歡到他擺檔的書攤購買書報，他不會理會別人如何看他，他只是坐着用心看書，很少跟顧客交談。

這兩個人的實例可以反映出來，如果一個人喜歡練武，僅有一隻手，或者盲了一雙眼睛，仍有相當强的戰鬥力，不可輕視。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風流小飛賊 （二）

馮嘉・文　子成・圖

神探析案　莠民折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亮能的公司夜晚被爆竊，明明是失了東西，却啞子吃黃蓮，不敢向警方報案。他惟有向他的合作人說明事實，不僅對方不相信，還以為他監守自盜，迫他將原物交出，他只得向圍內的人去購買回來補數，又沒有人敢和他交易，最後他回到公司找尋失竊綫索……

「我那件事情——」李亮能說，「我想知道一些情報——當然我是願意出錢的。我想知道有些什麼人有這樣的本領，能夠進我的公司裏來開保險箱做手脚。」

「我聽到的故事就是並沒有人進你的公司開保險箱做手脚。」阿球說。

李亮能深深地吸入一口氣，然後吐出一連串的咒駡：「媽的，你們聽到的故事眞多！」

「我把我聽到的故事告訴你，這是很够朋友了。」阿球說。

「但這不是眞的，」李亮能說，「的確有人進我那裏偷走了東西！」

「我並沒有資格判斷什麼是眞的什麼是假的。」阿球說。

「我不是要利用你來宣傳什麼，」李亮能說，「我祇是想知道一些眞相，看來你也是受過了某一些人的警告了。你跟我見面也不行。」

「做朋友，有時候也是要講形勢的，」阿球說，「這個是我們不方便見面的時候。」

「那就算了，」李亮能說，「我本來是希望你給我提供一些情報的，不過，現時的情形就有所不同了。你即使有什麼情報，你也是不會告訴我的！」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一件朋友與朋友之間的情報的，」阿球說，「那就是，我也考慮過你這件事情的情形了，我認為有人偷進你的公司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你自己大概也明白你自己那間公司的情形是怎樣的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天才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呢?」李亮能問。

「我眞的想不出來，」阿球說，「雖然我是一個消息靈通的人，但是我就想不出有怎樣的人才可以進入你這個地方幹這件事情的。我並不是不相信你，不過，另一方面的故事亦是可信的。」

李亮能沒有做聲。

「我要講的也就祇有這些了。」阿球說，「以後有機會，再跟你碰頭喝杯酒吧！再見！」阿球主動地把電話掛斷了。

李亮能洩氣地把電話掛斷了。他的額上滿是汗珠，他伸起手臂來把這些汗珠抹去了。

他又離開了那間食店，登上他的車子，開回市區，在附近兜了好幾個圈子之後，才決定回到他的家中去。

李亮能是一個獨身漢，並沒有妻子，他的寓所是佈置得相當豪華的，不過祇有一個人住，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就免不了會有一種孤淒的感覺了。

他在家裏洗了一個澡，躺在床上，那把槍就放在床頭几上。雖然是應該睡覺的時間了，他却還是毫無睡意。他祇是張着眼睛躺在那裏。後來，他床頭的電話响起來了。他拿起聽筒，說道：「喂！」

「亮能，」一把嬌滴滴的女人聲音說，「你猜猜我是誰?」

「你是誰?」李亮能問道。

「怎麼?」她說，「你已經忘記我了嗎?」

「我沒有忘記你，珍娜，」李亮能不耐煩地說，「我今天晚上沒有空，過兩天再給你電話好不好?」

「你怎麼了?」珍娜說，「我又不是要麻煩你，我不過是問候你一下吧了。我看報紙知道你的公司出了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李亮能說，「不過是防盜警鐘出了毛病吧了！」

「有許多朋友都問起我這件事，」珍娜說，「我總要知道得多一點才能够交代呀！」

「我的公司出了事跟你有什麼關係?」李亮能還是表示很不耐煩的。

「你是我的好朋友呀，」珍娜說，「人家當然會來問我了！」

「哈！」李亮能笑起來，「你是第一個肯自認朋友的人！」

「你究竟怎麼了?」珍娜說，「怎麼你這個人變得陰陽怪氣起來了似的?」

李亮能嘆一口氣：「你不明白的了，珍娜，生意上的煩惱事是常常會有的。我現在心情實在不大好！」

「我來陪陪你吧，」珍娜說，「你心情不好，我可以來陪你一下的。我懂得為你解悶！」

「解悶——」李亮能就像一時不明白她在講什麼，好一會才想起來，「你為我解悶?還是不必了，珍娜，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隨便你吧，」珍妮幽怨地說，「既然你不歡迎我。」

「晚安。」李亮能沒好氣地說着，就放下了電話。他也懶得去向珍娜解釋清楚了。

李亮能閉上眼睛，終於睡着了。他那把手槍，一整夜都是放在床頭几上，他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但他不需要用到。這一晚是過得平安無事的。

× × ×

第二天早上，他還是照常回到公司裏上班去。女秘書注意到他，似乎沒有什麼異狀了，起碼他是照常工作，又沒有叫她把所有的約會都推掉。實在李亮能這個角色是扮演得相當辛苦的，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在表面上也祇好裝作若無其事了，其實他的腦筋却一直都是在轉動着的，雖然暫時想不出什麼來，也是非要去想不可。

到了下午過了一半，外面太陽已經開始斜了，那時李亮能就接到了一個怪電話。他的女秘書對他說：「李先生，這個人一定要跟你通話，他却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來，他祇是說這對你會有好處的。」

「讓我來聽吧。」李亮能並不表示生氣。

他今天的情緒狀況果然是特殊的，他就喜歡聽這種特殊的電話，而不喜歡聽正常的電話。祇有這種特殊的電話對他的情形也許會有點帮助。所以他也很樂意接聽了。

他拿起聽筒來說：「喂！」

那邊是一個男人的聲音，聽起來是沒有矯裝的，因此可能是一個李亮能所不認識的人了。這個人說：「李先生，我是會看風水的。現在我看出你的寫字間的附近有黑氣圍繞，很可能會有禍事發生。」

「是嗎?」李亮能說，「要怎樣才能够消災解難呢?」平時他可能會馬上擱下電話。但是，現在情形就是不同的，很可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電話了。

那人說：「我認為你今天不適宜接觸陽光，所以，你應該把窗簾拉上，而且，你也要移動一下位置，今天不要坐在你的位子上了。拉上窗簾之後就坐在別處。」

「為什麼呢?」李亮能問。

「天機不可洩漏，」那人說，「假如你是相信我的，那你就照做好了！」

李亮能轉側身子望望窗口。那窗口是一個巨大的方洞，簡直是一堵玻璃牆，望得出去而不能打開的，這窗使他的寫字間裏有很充足的天然亮光，假如是以住宅的水準來說，這窗子就是太大的了，他即使是伏在地上，也逃不過對窗人的視綫。

他又問道：「為什麼你要帮我這個忙呢?」

「我會再跟你聯絡的，」那人說，「等你對我有了信心之後，我們再進一步談吧。」

那人把電話掛斷了。李亮能微笑，表面上顯得若無其事的，就是他的女秘書在旁邊看着，也覺得他是給人家對他開了一個玩笑。

李亮能把電話掛回了，再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個名，便站起來，對他的女秘書說：「我要到洗手間去一趟。這窗子的光綫太亮了，使我頭痛，請替我把簾子拉一拉吧！」

他起身到洗手間去了，他的女秘書就替他把窗簾拉攏，遮好了。

李亮能回來的時候，窗簾果然已經拉好了。

他就拿了他應該檢驗的文件，坐到一角落裏他那張舒服的皮臥榻上。有時，精神不好的時候，他也是會躺到這榻上閉一閉眼睛的。他相信假如他沒有猜錯那人的意思的話，這榻上就會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地方。

李亮能實在也並沒有把心情放在那些文件上，所以後來他就索性閉上了眼睛。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他的女秘書又推開門進來了。她正拿着一疊文件，顯然是需要李亮能在上面簽名的。李亮能揮揮手：「先放在外面吧，我沒有心情！」

女秘書皺起眉頭，覺得她的上司又古怪起來了。她看看腕錶，雖然她沒有直接說出來，但這一下動作就是明顯地表示，她認為時間已經快到下班時間了。

李亮能也是明白她的意思的。他說：「那就等明天辦好了，今天不要騷擾我，好嗎?」

女秘書無可不可地把文件再拿回外面去了，關上了門。

李亮能就再閉上了眼睛。

這樣才過了十分鐘，他忽然聽見「拍拍」二聲。他連忙張開眼睛抬起頭，幾乎看不到有什麼異狀。祇是窗簾在飄動着。沒有風，窗簾怎麼會飄動呢?他看見窗簾上添了兩個小洞，而對着窗簾那嵌在牆壁上的桃木板上也是添了兩個小洞。李亮能的身子一震，馬上從身上拔出他的手槍，雖然他的槍在目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那些小洞就是子彈洞，是用強力的長距離步槍射成的，子彈射穿了玻璃，再射穿了窗簾，然後進入了牆壁上的木板之中。李亮能計算位置和角度就可以知道，假如他是仍然坐在他的位子上的話，那兩顆槍彈就會穿過他的身體了。

他的手槍是沒有還擊作用的，因為他這支手槍，射程並不遠，射不到開槍的人的。

他終於深深吸入一口氣，把槍收起來了。他仍然躲在那張臥榻上，不知道怎辦好。他知道有人企圖要殺死他，但是亦有人救了他。就是那個打神秘電話來的人救了他。開槍的人企圖殺死他。由於有窗簾擋着，開槍的人的視綫給遮住了，因此看不見他是在什麼地方，但是仍然猜到他的位子是在什麼地方，就向他的位子所在的地方放了兩槍。那個開槍的人大概相信他是已經死了，所以不放槍了。這個人現在一定不會留在原位了。但是這個人一定還

是會在一個有利的位置守着，看看接下去會發生什麼。假如他是中了槍，那麼很快他就會給公司中的人發現了，那時，跟着發生的事情，必然就是警車和救傷車趕來了，然而假如沒有發生這件事情，開槍的人就會知道李亮能是沒有中槍了，那麼這個人也許會企圖再來一次的。李亮能怎樣逃避呢？他怎樣可以離開這座大廈呢？那人祇要在門口對面守着，他一出來就給他一槍——

電話忽然響起來了。李亮能迷惘地看着電話機。他的女秘書的聲音從傳話機中傳出來，說道：「李先生，又是剛才那個人，他說你會高興聽到他的電話——」

「讓我來接好了。」李亮能說。

他考慮一下，好像足球隊的守門員似的一撲過去，落在寫字桌這邊的地面上，讓寫字桌隔在他與窗子的中間。即使再有槍彈射過來，也是不容易穿透這張桌子的。好在地上有地毡，而地毡是軟的。他果然成功地到達了目的地，而並沒有再有槍彈射過來。他把電話拿了下來，坐在地上接聽，對話筒裏說道：「喂！」

那邊傳來的仍然是剛才那個人的聲音。那人哈哈笑起來：「李先生，怎麼樣？我講的話靈驗嗎？」

「你究竟在玩什麼把戲？」李亮能狠狠地叫着。因為這個人這樣講話，一定是看見槍彈射穿玻璃，甚至看見開槍的人開槍了。這個人是眞不簡單的。

「我看這是我們見面的時候了。」那人說道。

「你是誰？」李亮能問道。

「我是你的朋友。」那人說。

「我不認識你。」李亮能說。

「你見到了我，我們結交了，我們不就是成爲朋友了嗎？」那個人說，「我以爲你在這個時間是已經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舊的朋友已經一個一個沒有了，難得有新朋友，而且還是救你的命的朋友！」

「唔——你上來？」李亮能問。

「不，」那人說，「你下來。」

「我——我不能夠！」李亮能困難地咽下一口口涎，想着那個可能正在瞄準他的槍手。

「你聽我講吧，」那人說，「現在你的公司裏還沒有人發現這件事情，而那個開槍的人也還不知道你是還活着的。假如他要轉移位置對着門口，他是需要花一點時間的，我不贊成你給他這段時間。你現在就離開大廈的大門口，他就一定追不上你了。」

李亮能又不能不承認這個人所講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吶吶着說：「走在街上，這還是不很安全的吧？」

「當然不是步行了，」那人說，「我開車來接你，你在門口之內等我。我有一部紅色的跑車，我的車子開來的時候你就從門口內衝出來，跳上車，就是這樣簡單吧了，你認爲如何呢？」

李亮能考慮着。假如這個人不是有什麼詭計的話，那他倒是講得很對的。不過，這個人又會有些什麼詭計呢？最大不了就是把他殺掉，假如是要殺他的話，那祇要不打那個電話來提醒他，他現在就已經死掉了。

「好吧！」李亮能毅然答應，因爲他知道他是沒有很多時間考慮的。

「大約三分鐘之後我就會到達，」那人說，「你馬上動身下來也差不多了！」

「很好。」李亮能說。

李亮能眞的馬上就動身了，他乘升降機到了樓下，在時間方面也是計算得恰到好處的，他剛剛到達，就有一部火紅色的跑車飛馳而至，在門口停下來。那是一部新型的意大利跑車，車身扁扁的，由一個戴着黑色的眼鏡的男人駕駛。這樣的車子並不是很普遍的，假如剛剛在這個時間會有一部毫無關係的車子到達，使他上錯了車的話，那就實在無話可說了。

李亮能急急地跑出去，車中那人已伸手推開門，李亮能鑽進車中，車子就馬上開動了，李亮能須要在行車途中把車門關上。

那人格格地笑起來：「還是寶刀未老，我看你一定是經常保持運動的吧？」

李亮能皺起眉頭打量着：「聽你的口氣，你好像是認識我的？你究竟是誰？」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

李亮能馬上把手槍拔出來，抵着司馬洛的脅下，咬緊着牙齒。

「別孩子氣吧，」司馬洛說，「這麼熱鬧的地方，人家看到了，一定不會相信我們是拿着玩具手槍在玩遊戲的！」

「我這並不是玩具槍。」李亮能說，「馬上停車！」

「假如你開槍，那我們祇好同歸於盡了！」司馬洛說。

「你——你究竟在玩什麼把戲？」李亮能咬牙切齒地問道。

「對於一個剛剛救了你的命的人，你這樣講話是應該的嗎？」司馬洛說。

「你才不會救我的命！」李亮能說，「你也不會幫我的忙！」

「我並沒有說過我喜歡你，」司馬洛說，「我也祇是在互相有利的情況之下才會幫你的忙的！」

「我才不會跟你這種人合作！」李亮能還是咬牙切齒地說道。

「那好吧，」司馬洛說，「假設我現在就放你下車，你有什麼地方好去呢？」

李亮能回答不出來了。

「在這樣缺乏朋友的時候，」司馬洛說，「即是像我這樣一個人，也應該是很夠條件的朋友了，而且我並沒有什麼不好，你不喜歡我，那是你自己不好吧了！」

李亮能又是深呼吸着。他答不上來，而且亦不堅持要下車了。

司馬洛的車子繼續馳行，他不時望照後鏡，後來說：「我看我們這突然的行動是成功了，並沒有人跟踪着我們。現在請你把槍收起來好不好？雖然我不相信你會放槍，但萬一走火，也是不好玩的！」

李亮能又深深地吸入一口氣，考慮着司馬洛這句話，結果也祇好把槍收起來了。那部紅色跑車仍然繼續向前馳行着。

李亮能問道：「現在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

「你才不會帶我到什麼安全的地方！」李亮能不屑地說。

「看你這口氣，」司馬洛說，「就當自己還是高高在上的人似的。你現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你不能夠回到你的公司去，也不能回到你的家去，因爲那個槍手一定會繼續找你的。你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所以，祇要是一個不會令你送命的地方就是一個好地方了，你還想苛求什麼？」

李亮能又是回答不出來。他放棄地把頭在座位的背上一靠，嘆一口氣：「很好，司馬洛，你終於找到我了，而且還是在我最狼狽的時候找到我。」

「我早就已經找到你了，」司馬洛更正道，「不過現在才等到你狼狽的時候吧了！」

「媽的！」李亮能叫道，「這件事原來是你弄出來的？」

「不，不！」司馬洛又連忙申辯，「我可以保證，我並沒有出什麼力，我不過是採取着漁翁的態度吧了。你知道的，蚌鶴相爭，漁翁得利嘛！」

「你究竟想要什麼？」李亮能問道，「你有什麼目的？」

「這倒正是一件我要跟你談的事情，」司馬洛說，「不過這裏不是談話之所，你鬆弛一下吧，等我們到了安全的地方時再談好了，目前我還得集中精神開車！」

李亮能祇好不做聲了。那部車子繼續向前馳行，漸漸增加速度，由於已經接近了郊區。

李亮能不時會向他瞥一眼。司馬洛是一個英偉的人，身裁高大，面貌英偉，打扮得很講究，絕對配合這樣一部名貴的跑車，假如不熟悉他的爲人，祇是憑外表去判斷的話，就會以爲他祇是一位花花公子而已，但是熟悉內幕的人就會知道，這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一個傳奇性的現代豪俠式人物，也是使犯罪的人頭痛的人物。

李亮能就是爲司馬洛而頭痛過的，因爲他的底子並不好。在此地，他是可以以正當商人的姿態出現的，雖然他至今仍然不是在做正當生意。他以前亦不是做正當生意，司馬洛曾經一度追過他，他祇好亡命逃走，孫悟空七十二變似的換了好幾個身份，終於相信他是逃脫了。他一直都不敢與司馬洛硬碰，那是因爲他明知道自己不是司馬洛的對手。他以爲他是已經脫離了司馬洛的威脅了，但是到現在，司馬洛還是找上了他。

「媽的！」李亮能忽然又說，「我雖然不能算是一個正人君子，但我可以誇口說一句，我並不是最壞的，爲什麼你老是要纏着我？」

「你怎麼了？」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牢騷又來了？我是來救你的，難道你不想我救你嗎？你不意願接受的話，你隨時可以下車！」

「我答應跟你談談好了，」李亮能說，「我不能夠向你保證什麼的！」

司馬洛只是笑，他似乎有一種諷刺性的暗示，表示李亮能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但他又沒有說出來，祇是有這種暗示，李亮能雖然想加以駁斥，亦是無法開口了。李亮能祇好不做聲。他的心裏則仍然保持着戒備和不信任，尤其是對於司馬洛所講的這個「安全的地方」。雖然他以前還沒有見過司馬洛的面，但因爲以前司馬洛曾經追過他一段時間，所以他對於司馬洛也曾作過一些私人的調查，因此對司馬洛也頗有所知。他知道司馬洛以前追他的時候就是替一個國際性的對付犯罪組織做事的，受着一個叫莫先生的人指揮，或者應該說是與莫先生合作。現在司馬洛追上了他了，顯然亦是受莫先生的指揮的，所以他就懷疑司馬洛是要帶他到一個什麼總部去，向他盤問，要他把他所知道的資料全部都招供出來了。

後來司馬洛的車子一轉，轉進了一條通向下面的小路，沿着那條小路蜿蜒而行。李亮能隱約可以看到下面是海。他感到有點意外，亦感到有點高興，因爲看來這個地方並不是什麼總部的所在了。

跟着車子轉了最後一個彎，就到達了一座漆成磚紅色的屋子面前。

司馬洛停下車子，說：「這個地方怎麼樣？還可愛吧？」

「很好，」李亮能說道，「你住在這裏？」

「我們住在這裏，」司馬洛說，「我和你兩個。」

這句話倒不使李亮能生氣了。他推開車門下車四面打量着，這的確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像世外桃源似的，那是因爲樹林遮着使他們看不到上面那條公路，而從上面的公路望下來，亦是看不出這下面有這樣一間屋子的。前面那片小小的海灣就像是私人的，並沒有船駛進來，也沒有人在這裏游泳。

司馬洛的評語則似乎是基於實際方面的。他說：「很方便，有水陸兩條路可以逃。假如需要逃的時候。」

「相當有趣，」李亮能說，「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談話嗎？」

「是的，」司馬洛也下了車，「進來吧，我請你喝杯酒，吃點東西！」

李亮能跟着司馬洛進入了那屋中。裏面的擺設也是很講究的，對着海那邊的牆壁全部是玻璃，可以看到海灣的全景。眞的像是遠離人烟了。李亮能很喜歡這間屋子。

司馬洛把一架酒車拖過來，舒服地在沙發上一倒，說：「自己來吧，你喜歡吃什麼，廚房裏有。」

「我的肚子不餓。」李亮能說，所以他祇是爲自己調了一杯淡酒。

司馬洛自己也弄了一杯，淺淺地呷着，看着李亮能，只是在微笑，李亮能給他看得混身不舒服了。李亮能說：「我還以爲我老早已擺脫你了。」

「你並沒有擺脫我！」司馬洛微笑，「我以前追你，不過是因爲要找你的舊老板簡光吧了。後來我找到了簡光，就不再追你了。你並不是那麼重要的。」

李亮能頗有啼笑皆非之感，他並不是那麼重要的，這應該算是侮辱還是一種安慰？在自尊心方面，他的確不大高興人家這樣評價他，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司馬洛認爲不重要的人，麻煩也會少得多。

李亮能說：「那怎麼你忽然之間認爲我又重要起來了呢？」

「因爲你又變了一個重要人物了。」司馬洛說：「我就是一直把你存起來，當着是一種儲蓄，等到你重要起來了，我才

來找你，現在你很有用處了！」

李亮能又憤怒地深呼吸起來，他仍然不被當作一個人，而祇不過是一種投資，一種儲蓄而已，他再呷了一口酒，說：「你究竟想要什麼？」

「讓我們先研究清楚目前的處境吧。」司馬洛說：「我也聽到有關你的故事了，那五公斤雪白的雪花，你究竟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亮能的嘴吧張開了一下，又再闔上了。

「你怎麼了？」司馬洛又微笑道：「我覺得，你對我的偏見實在是太強了一點。你一直在找人相信你講的故事，現在有人肯聽你講了，你却不肯講。」

「你不是我的朋友。」李亮能說。

「我也早已經講過。」司馬洛說：「你現在是沒有選擇餘地的了。你沒有朋友，任何人肯做你的朋友，你都應該高興了，何況是我？而且，到現在，你也用不着守秘密了，你已經沒有地方好去，總公司裏的人在下班之後——你的女秘書——她一發現你的寫字間裏的子彈洞，她雖然找不到你請示，她也是要作主報警的了。那時又多一些人要找你，那就是警察了！」

「這就是你的陷阱！」李亮能咆哮道：「你還認為我不够水深火熱，還要在我的身上弄這樣一個把戲！」

「我再一次保證。」司馬洛說：「放槍的事情並不是我弄的，而且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證明，那就是，我可以帶你去找那個放槍的人。我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去吧。」李亮能說。

「天還沒有黑。」司馬洛說：「那種事情是等到天黑之後做比較好一點的。而且，我們又還沒有談清楚，所以，你還是先回答我的問題好一點。」

「我沒有拿。」李亮能說：「這是眞的，我沒有拿。我還要撲來撲去，要自己掏腰包塡回那帮貨呢！」

司馬洛微笑道：「以現在這個市值，你就是沒有辦法買到這種品質和這個數量的！」

「我知道。」李亮能說：「不然事情不會弄到這個地步了。」

「不過。」司馬洛說：「我聽到的故事，跟你所講的故事却是不同的，我聽說人們互相警告，不要買入你那帮貨，不然就會有麻煩了。似乎你正在打算推銷那帮貨。」

「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李亮能說：「我的確沒有拿，你既然肯帮我這個忙，把我帶到這裏來，那你當然是打算相信我講的話了！」

「是的。」司馬洛說：「你既然說你講的是眞話，那我就相信是眞的了。既然我相信你的話，那我也得相信那些東西是別人偷去的了，是不是？」

「當然是別人偷去了。」李亮能說。

「怎樣偷去的呢？」司馬洛說。

李亮能煩惱地一揮手：「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自己沒拿，就是別人拿去了。」

「怪不得外面的人也不相信你了！」司馬洛說：「因為給外面的人偷去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沒有答應你解釋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李亮能說：「我祇是答應對你講眞話。我剛才對你講的就是眞話了。你相信，那很好，你不相信也沒有辦法。假如我知道怎麼可能給人偷掉，那也不會弄到現在這個田地了。」

「外面的故事就是你自己吞沒了這些東西，」司馬洛說：「不過我也不相信，你不是這樣一個人。」

「謝謝你。」李亮能說。

「因為你是一個笨蛋。」司馬洛又說。李亮能的臉上紅了起來。但是司馬洛繼續說下去：「你這個傻蛋就是一片忠心，你做這種生意，根本是一種沒人能够信任別人的生意，也是沒有人值得你忠心的生意，你却是那麼忠心一意的！」

李亮能深呼吸着，就像要馬上把杯子捏破似的，司馬洛微笑：「不過，既然你說不是你拿的，那我們就當作有人進去把東西偷掉來研究了。」他伸手到茶几下面把放在那裏的幾卷紙的其中一卷取出，說：「我這裏有你的寫字間的圖則，讓我們看看——」

「這個你是從那裏弄來的？」李亮能驚異地看着他。

「我對你的事情知道得相當清楚。」司馬洛說：「譬如，我知道你這家公司從來沒有賺過錢，也知道你經常跟那一個女人睡覺，我知道得很多，甚至連好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我也知道呢！」

「那麼。」李亮能又深呼吸着：「你究竟想幹什麼呢？」

「我想幹什麼？」司馬洛說：「假如你還猜不到，那你眞是一個大傻瓜了，不過，讓我們先來研究失竊的問題吧。」他在李亮能面前打開了那份圖則。

李亮能看見這果然就是他那間公司的平面圖，用黑綫繪成的，不過上面却有一個特別搶眼的交叉，就是因為這個交叉是紅色的。李亮能指着那個交叉問道：「這是什麼？」

「這就是問題所在地方了。」司馬洛說：「這裏是洗手間，這交叉的地方有一隻窗子的，不是嗎？」

「是的。」李亮能說。

「一隻窗子。」司馬洛說：「這就是一條可以出入的孔道了。」

「但是——」李亮能說：「你知道這窗子有多大嗎？」

「丁方一呎。」司馬洛說。

「對了。」李亮能說：「你試試從這個窗子爬進爬出吧？這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其他的路是更沒有可能了。」司馬洛說：「你不能透過那些子彈才能透過的玻璃牆，即使你瞞得過看更人而混進來，出事之後，也不可能瞞過看更人而溜出去。這是唯一的出入孔道，所以我們就要假定竊賊就是從這裏進出的！」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情。」李亮能說：「我也曾經考慮過了，我也曾經實地研究過。」

「你別忘記。」司馬洛說：「這種事情也是我的專長之一，假如要幹起來，我是比你幹得更好的。」

「你這裏有沒有這樣的窗子？你爬給

我看吧。」李亮能說。

「我爬不進丁方一呎的窗子。」司馬洛說。

「所以了。」李亮能說：「我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了。」

「我跟你都爬不過的地方，」司馬洛說：「這並不就等於是說沒有人爬得進去的。」

「除非是一隻猴子吧了。」李亮能說道。

「我們就當是一隻猴子好了。」司馬洛說。

「但是——」李亮能說。

「不要但是了。」司馬洛說：「你說有人偷去了那些東西，我就相信你。你已經找到了一個相信你的人了，那你還想怎樣？還要說服我不相信？」

李亮能聳聳肩，答不上來。

「現在我們再研究一下為什麼有人要偷那些東西吧——」

「為什麼？」李亮能叫道：「你知道那些東西現在值多少錢嗎？值錢的東西怎會沒有人偷？為什麼有人要偷？你問我為什麼沒有人要偷，那才難回答呢！」

「東西是值錢的。」司馬洛說：「但偷到了手賣不出去，那又有什麼用處？」

「有適當的綫路就可以賣出去了。」李亮能說。

「你的綫路也並不少的。」司馬洛說：「你賣得出去嗎？」

「我是不同的。」李亮能說：「我受了嫌疑，我賣不出去。」

「那為什麼又有人要殺你呢？」司馬洛問。

「你不是要帶我去找那個槍手嗎？」李亮能說：「何不就問那個槍手呢？」

「我不認為那個槍手能够告訴你。」司馬洛說：「他不會知道為什麼要殺你，我甚至不相信他知道是誰主使他來殺你。槍手通常就是槍手，他祇是負責開槍的事情而已。」

這一點李亮能倒沒有加以反駁了，因為司馬洛講得很有道理的，而他自己也是一樣看法，他說：「問我也是回答不出來的。」

「你猜一猜如何？」司馬洛說。

「我也猜不出來。」李亮能說：「我還以為你可以告訴我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你這個人眞笨！」司馬洛說：「我老早就說你是個大笨蛋了！」

李亮能的臉又紅了起來，道：「我怎樣笨？」

「第一點。」司馬洛說：「你以為你自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大人物了，為什麼出了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保護你呢？祇有你自己拿着一把手槍；像你這樣有地位的人，總應該有兩個保鏢在身邊吧？」

「這不是我的作風。」李亮能說：「我表面上是做正當生意的，為什麼我需要保鏢保護着我？」

「有許多人也是不需要保護的。」司馬洛說：「還是身邊帶着保鏢做做樣子，這使他們看上去有面子得多！」

「我却不是這樣的看法。」李亮能說道。

「這完全是你自己的看法嗎？」司馬洛問。

「有一部份是的。」李亮能有點慚愧地承認：「另一部份是上頭的看法，不過這個看法是對的。」

「然而目的就不同了，」司馬洛說：「沒有人保護着你，要殺你的時候就容易得多了。」

「你瘋了！」李亮能說。

「你是一個大傻瓜。」司馬洛說：「難道你還猜不出來嗎？太空人要殺你，這樣明顯的事情你都看不出來？」

「什麼太空人？」李亮能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李亮能，到了這個地步，請你坦白一點好不好？」

李亮能一攤兩手。「好吧，你說太空人想殺我，為什麼呢？」

「你告訴我為什麼他要殺你吧？」司馬洛說道。

「這個——」李亮能愕了一愕，然後說：「我可以舉出很多理由，譬如，他需要我。我替他經營這間公司，掩護他的呢——那種貨運。他殺了我，誰替他管理這間公司？」

「所以我說我知道得比你多。」司馬洛說：「他也是知道得比你多的，這間公司已經沒有多大用處了，因為你的營業情形已經受到注意了。」

「我倒不知道有這種情形。」李亮能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這一點，你還是不要跟我辯吧。因為是我在注意你的營業情形。而且，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事情總是不能長久的，只是一個時期，就要換一隻羊頭了，而掛羊頭的人亦是要換了。你就是掛羊頭的人，太空人知道這玩具公司的掩護已經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我還是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殺我。」李亮能說道。

「殺了你。」司馬洛說：「那五公斤的雪花就可以由太空人賣出去了。他在這方面的本事當然比你大，因為他是你的上級，你賣不出去，他却是賣得出去的。」

「但——」李亮能說：「這是沒有道理的，他偷自己的東西去賣？」

「你有見過太空人嗎？」司馬洛說。

「沒有。」李亮能說：「這是眞的，我不知道他是誰。他不過是電話裏的一把聲音而已，假如我知道他是誰的話，我現在已經去找到他，好好地跟他談判了。」

「我並不懷疑你這一點。」司馬洛說：「總之，你沒有見過他，你不知道他是誰，那你怎知道這是他自己的東西？你怎知道他是最高層的人物？你怎知道他的上頭是不是還有上級的呢？你死了，帳就算在你的身上，他就可以安然拿東西去賣了。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派人殺死你了。雙重得益，一石二鳥。」

「但是——」李亮能說：「這樣說未免太武斷一點了吧？他給我的限期還沒有到——」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大傻瓜！」司馬洛說：「他從你的手上把東西偷去了，他非要殺你不可了，他給你的限期算得了什麼？你死了，也沒有人去研究這個限期的問題了。」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李亮能說：「假如我們沒有一些確實的證據，最好是不要亂講話，譬如是有別人要殺死我呢？」

「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亮能說：「也有一些人是跟我過不去的。而且，偷東西的人也很有理由要把我殺掉的呀！」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可以活得這樣久。」司馬洛說：「你現在正是處於水深火熱之境，偷東西的人或者你的仇家都用不着殺死你了，因為他們知道你的壽命不會很長，他們只要等着聽到你的死訊就行了。事實上，假如不是有我，他們現在已經聽到了你的死訊了！」

李亮能沉默了好一陣，慢慢消化着司馬洛對他所講的話。也許是當局者迷吧，現在，他漸漸覺得司馬洛所講的話是很有道理了。

他終於說道：「那麼，你又是什麼目的？」

「跟上次一樣，」司馬洛說：「我要你上頭的人，你太小了，不值得我努力，我要的就是太空人，我要找到他。」

李亮能對司馬洛作了一個似乎並沒有什麼幽默感的微笑。他說：「你找的又不是我，又是我的上頭，哈，這一次你找錯對象了，我已經對你講過，我並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我不能幫忙你。」

司馬洛却似乎仍然不認為他是佔了上風。司馬洛也微笑說：「你以為你不能幫我的忙吧了，其實，你並不是不能幫我的忙。」

「媽的！」李亮能說：「別對我放這種屁，別的事情你也許比我知道得多的，我不敢和你辯，但是現在你講的題目是我——我自己。難道我對我自己也不比你知得多嗎？」

「不，了解自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司馬洛說：「難道你沒有聽過這道理嗎？」

「我現在沒有空跟你討論哲學。」李亮能不耐煩地說道。

「你也許不感興趣，」司馬洛說：「但是這個問題却是要用推論去研究的。譬如，你究竟有沒有眞正打算過找到太空人呢？」

「失去了東西之後。」李亮能說：「我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找太空人！」

「求他相信你？」司馬洛說：「但是你有沒有打算過找到他，把他毀滅呢？」

李亮能愕愕的看着他：「沒有——」

「你沒有企圖做過的事情。」司馬洛說：「怎麼知道你是做不來的呢？」

「這個——我可以告訴你那個電話號碼。」李亮能說：「不過現在可能已經沒有用處了。」

「當然已經沒有用處了。」司馬洛說道：「那個電話所在的地方，不會再有一個人了。太空人決不可能是一個那麼笨的人！」

「所以——」李亮能說。

「但是他也有一個吃虧的地方。」司馬洛說：「那就是，他明白你是一個反抗性不大的人，他的計算中，你是不會反抗他的，祇是像一隻農場裏的雞，長到够大了之後就可以屠宰了。」

李亮能的臉又紅起來了。他還是不喜歡自己受到這樣的輕視，起先是說司馬洛不把他放在眼內，現在司馬洛還告訴他，太空人也是不把他放在眼內，但司馬洛又沒有講錯。

「所以，」司馬洛繼續說下去：「他對你應該不會太小心，他對你是應該露過一點破綻的，你小心想一想，也許就會記起來了。」

「那你即是說，」李亮能又開始得意起來：「太空人對我是判斷錯誤了？」

「並不是，」司馬洛說：「他對你的判斷是正確的，假如不是有我的話，你還是不會跟他算帳，你祇是會拚命的逃走吧了！」

李亮能嘆了一口氣：「你眞行，司馬洛，我相信這個世界上，你是最懂得打擊士氣的人了，是嗎？」

「不是。」司馬洛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首先就是要淸楚地了解自己，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低，就是這樣。」

「我現在要知道的却是，」李亮能說：「我幫了你，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以活下去。」司馬洛說。

「這是不够的。」李亮能說。

「呀！」司馬洛笑起來：「現在你有一點進步了，一個人當然是需要胸懷大志才行的。你認為你需要得到一些什麼好處呢？」

「你告訴我好了。」李亮能說：「既然你對我知道得這樣多，你當然也是已經打算好了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新生的機會。」司馬洛說：「怎麼樣？」

「祇是這樣而已？」李亮能問。

「你其實也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人了。」司馬洛說：「你祇是因為錢是從那條途徑賺回來，你擺脫不了他們吧了。有機會給你再做正當生意，難道還不够？不見得還要我們供給你的本錢吧？」

「很好。」李亮能說：「這樣也差不多了，你們有這個權力嗎？不究既往？」

「我們有關於你的檔案，相當完整的。」司馬洛說：「我們知道你並沒有幹過什麼絕對不值得原諒的事情，而且，你也的確是有誠意改變你的行業的。」

「你們眞行。」李亮能諷刺地說：「你們居然可以集法官、陪審員和劊子手之職於一身了！」

「我的看法就是，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司馬洛說：「問題是在於值不值得原諒吧了，甚至一件案子，在開審之前，控方也有權決定對那一些犯人不加起訴，讓他們轉為控方證人，讓他們有機會將功贖罪，是不是？」

「假如結果還是捉不到太空人呢？」李亮能問道。

「即使有人轉為控方證人，」司馬洛說：「亦不能保證被控的人是一定被判罪的是不是？我們會知道你有沒有盡力。」

李亮能想了一會，點點頭說：「好吧，我接受你們的條件！」

「好極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

開始工作了。」

「我還是不明白怎麼有人能偷去那些東西，」李亮能說：「即使能够進入得我的寫字間，還要知道開保險箱的密碼才行呀！這密碼我是經常更換的。」

「我就是剛剛想提起這一點，」司馬洛說：「可不可能是那女的在作怪呢？」

「我的女秘書？」李亮能說，「不可能，她是一個——」

「你的女秘書跟你上床的嗎？」司馬洛問。

「不，我跟她並沒有這一手。」

「我所指的是跟你一起睡的那個。」司馬洛說道。

「誰？」李亮能迷惘地皺起眉頭，跟着才想起來，「你是說珍娜？她是一個沒有腦筋的女人！不會的。」

「她沒有腦筋，那她靠什麼吃飯呢？」司馬洛問道。

「她的身體。」李亮能說。

「現在不是下雪的天氣吧？」司馬洛問。

「現在還沒有到秋天，」李亮能說，「而且這裏也不會下雪。」

「那她怎麼會買皮大衣呢？」司馬洛問道，「她買了三件皮大衣，兩件是現貨，有一件是訂造的，總值大約是四萬元。是你送她的？」

「我沒有！」李亮能說，「我不會在她身上花那許多錢的，她不值得。」

「那她怎會有這許多錢呢？」司馬洛問。

「也許是她的儲蓄？」李亮能說。

「一個女人假如是辛辛苦苦儲起一筆錢，她不會這樣買衣服的，」司馬洛說，「一件也許會，她很想要皮大衣，那她就會儲錢買，儲够了一件的錢就買一件，再儲够一件的錢就再買一件，她就是不會儲够了四件的錢才一起買。人是不是這樣的？不，這四萬多元一定是一筆橫財，你以為珍娜有什麼機會發這一筆橫財呢？」

李亮能又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他不知道司馬洛還有多少驚人的事情要告訴他，總而言之，凡是司馬洛所講的話，都是令他震驚的。

現在司馬洛告訴他的話，就是令他震驚的了。

他呆呆地看着司馬洛。

「想淸楚吧。」司馬洛說，「她在這個時候才發了一筆橫財，這是不是湊巧一點呢？」

「這個——」李亮能說，「難道你認為是她——？」

「你有沒有夢中講話的習慣？」司馬洛問。

「沒有。」李亮能馬上否認。

「你怎能肯定呢？」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自己睡着了之後有沒有講過話，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都不時會在夢中講話的，我們都是人類。」

「但是——但是——。」李亮能又吶吶着，顯得氣急敗壞的，「我即使會在夢中講話，也不見得會把保險箱的密碼唸出來吧？有那麼多話可以講的。」

「有些辦法可以引導你講的，」司馬洛說，「催眠術配合某種藥物。」

「她？珍娜？」李亮能對這些表示難以置信。

「她似乎並不是像你想像中的那樣一個人，」司馬洛說，「譬如，你就不知道她最近買了那許多錢的皮大衣，而且，也許她沒有這本領，但你怎麼能够肯定在你睡着了之後，沒有別人在你的身邊呢？」

「這個——」李亮能的臉又紅起來，而且上面露出咆哮的表情，「那賤貨，她竟敢——我要——」

「你用不着生氣，」司馬洛微笑着，「發脾氣並不是好辦法，假如她是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她的，你可以現在給她一個電話。」

「我跟她講什麼？」李亮能問。

「你告訴她你需要她，」司馬洛說，「你今天晚上要到她的家裏過夜，你叫她不要留別人，而且你叫她不要對什麼人說你會到她那裏去，懂嗎？」

「你認為今天晚上可能有人在她的家裏等我？」李亮能說。

「誰知道呢？」司馬洛說，「祇要有路，我們就走得一走，有什麼可能的辦法，我們也得去試一試的。」

「好吧。」李亮能說。

「電話就在那邊。」司馬洛微笑着伸手一指，指出屋中那一隻欵式相當新穎的電話。

李亮能過去打電話，司馬洛就閉上眼睛，微笑着等着他。李亮能終於講完了電話。

「怎麼樣？」司馬洛問。

「講好了，」李亮能說，「她是歡迎我去的，不過我却不知道她是為了我的錢抑或是其他目的。我約她時她總是歡迎我去的。」

「既然她最近發了一筆橫財，」司馬洛說，「我看她是不會那麼急於用你的錢的吧？」

「希望是這樣吧，」李亮能說，「我沒有告訴她我什麼時候會來，我祇是說我現在有事，講不定，總之今天晚上我會到她家去的。」

「這樣最好了，」司馬洛說，「讓她猜一下，不要讓她有機會肯定。」

「現在呢？」李亮能問道：「現在我們又幹什麼呢？」

「現在我們再去找一位小姐談談。」司馬洛說道。

「小姐？」李亮能又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什麼小姐？」

「跟着來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的車子把李亮能載到目的地時，天已經黑了。那裏是一座住宅大廈。李亮能下車的時候奇怪地四下望望，「怎麼，這裏很近我的公司！」

「這裏正是你的公司對面，」司馬洛說，「也許你不是不看報紙的，不過以你的處境，你沒有看那種新聞吧了。就在你的公司出事那天晚上，這裏的頂樓，有一個女人給人入屋汚辱了！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訪問一下她！」

「我們？」李亮能疑惑地，「我們有什麼資格這樣做呢？」

「別天眞吧，」司馬洛說，「事情是

有很多種做法的，問題是你懂不懂得做吧了。」

「你認爲應該怎樣做呢？」李亮能問，「我是說，這件事情跟我們的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點目前我也是不能夠肯定的，」司馬洛說，「你看下去就會知道了。」

李亮能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跟着司馬洛上樓去。司馬洛按了門鈴，李亮能的確感覺到渾身不舒服，因爲他知道司馬洛是正在冒充什麼，而他自己也是正在跟司馬洛冒充什麼。

那個女人開門。她的眼圈是黑黑的，而額上還是有一塊浮腫！

她顯得有點厭煩地問道：「有什麼事嗎？」

「很對不起，張小姐，」司馬洛說，「關於那天晚上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們還想問你一些問題。」

「你們人沒有抓到，就是懂得來麻煩我！」張小姐不滿地說。

「假如我們不問清楚，我們怎能夠抓到人呢？」司馬洛說，「眞對不起，張小姐，但是我希望你合作。這位是李主任，他想知道清楚這件事情，所以他要聽聽你親口的供述，我們是爲了你這件事情而成立了一個特別的小組，李主任認爲這件事情十分嚴重，大大損害了市民對治安的信任！」

李主任的臉像火一般熱，因爲他對這個角色是毫無準備的。他祇好假裝乾咳起來！

「那你們請進來吧。」張小姐說。

他們進去了，張小姐替他們去倒茶。李亮能低聲咆哮道：「你又在弄什麼鬼把戲？」

「演戲要演得似模似樣呀，」司馬洛笑道，「我連主任都讓給你做了，你還有什麼怨言呢？」

「我不能不承認，」李亮能嘆一口氣，「你這個人眞是胆大包天！」

「我的確是在帮她呀，」司馬洛說，「我的確打算把那個害她的人找出來！」

「媽的，」李亮能說，「我沒有你那樣的口才，你自己去演獨脚戲好了。」

張小姐拿了茶出來了，司馬洛接過，謝了她，恭敬地遞給李亮能一杯，又恭敬地對李亮能說：「李主任，先讓我來問怎麼樣？」

「好的，你問吧。」李亮能說。他不能夠不把架子擺起來！

於是司馬洛就問張小姐，他叫她忘記了作過什麼口供，再從頭開始一次。其實是司馬洛並不知道張小姐曾經作過什麼口供。但張小姐亦不知道他是不知道的，於是張小姐便從頭再講一次了。她說她是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過了宵夜之後就回來洗澡，洗過澡之後躺在床上，差不多睡着的時候那個人就來了。她也把她遭到侮辱的經過大致講了出來！

本來對男人講述這種事情總是難爲情一點的，但是張小姐則是一個比較爽朗的人，她是不大有所謂的，她說到了後來，她實在太痛了，忍不住叫出聲來，那個人就粗暴地把她擊暈了，她大約暈了三個鐘頭才有氣力跑下床，開門出去想喝一杯水，但是支持不住，又在走廊中仆倒。

這一仆之後，張小姐就是起不了身，在地上躺了半個鐘頭，與她同住一層樓，住另一間房間的林小姐就回來了。林小姐是在夜總會裏陪酒的，剛好是那個時間下班。林小姐看見她這樣，馬上就扶起她，替她打電話報警。

「本來我是不打算張揚的，」張小姐說，「不過林小姐看見我這個樣子，她恐怕會發生什麼不測，她就報警！」

「這是應該的，」司馬洛說，「市民的責任就是與警方合作，舉報罪案，假如人人怕麻煩不報警，警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怎麼破案呢？而且這個人看見你不敢報警，他就會更放胆再去做相同的事情，那豈不是等於害了別人了嗎？」

張小姐瞥了司馬洛一眼。雖然她覺得司馬洛講得並沒有錯，然而她顯然是感覺到，報了警之後，她祇是得到愈來愈多的麻煩，而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她說：「不過林小姐現在上了班，假如你要問她的話，你應該白天來，或者晚一點，最好是先打個電話來。」

「林小姐方面我看是不要緊的，」司馬洛說，「因爲事發的時候她不在，她回來的時候，事情是已經過去了很久了。」

「經過情形差不多就是這樣了，」張小姐說，「我都告訴了你。」

李亮能很佩服司馬洛，居然還準備了一本簿子，像模像樣地亂寫一通。現在司馬洛大略地把他所寫的那張符樣的筆記看了一遍，然後說：「根據你所講，你回來的時候是把房門鎖上之後才進浴室去洗澡的。」

「是的。」張小姐說。

「你肯定是這樣做了嗎？」司馬洛問道。

「是的，」張小姐說，「我肯定，我是鎖上了房門之後才洗澡的。」

「你不過是跟一位小姐同住吧了，」司馬洛指出，「除了她之外又沒男人，你會不會忘記了鎖門呢？」

「不會的，」張小姐立即否認，然後稍爲遲疑一下才說下去：「我並不是講別人的閒話，不過，你既然想問清楚——情形是這樣的——林小姐有不少男朋友，有時半夜三更會帶男朋友回來，有一次一個喝醉了的，就闖進我的房間來，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很小心，洗澡睡覺之前，總是先把門鎖上了。」

「對，」司馬洛說，「很有道理。既然如此，那即是說，這個人並不是在你進去了洗澡之後才進房中了，他是在你回來之前已經躲在房中了。」

張小姐皺着眉頭不回答這個問題。她說：「你們進來看看吧，這似乎是不大可能！」

她領着司馬洛和李亮能進入她的房間，司馬洛和李亮能就可以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了。她的房間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的。她那張床是那種豪華型的大床，下面一張彈簧床，上面再加上一張厚厚的彈簧乳膠墊褥，床底與地面之間祇有三吋左右的距離，除非是一個壓扁了的人才能夠躲在下面。至於窗簾則是貼着牆壁的，並不是如那些豪華大廈那樣後面可以躲着一個

人。在這種寸金尺土的地方，不能夠這樣浪費空間，假如有人躲在簾後的話，看不見才是出奇的事情，司馬洛的眼光移到那入牆衣櫃上，張小姐又馬上推開衣櫃門解釋：「我在洗澡之前總是先把衣服放進衣櫃裏，再從這邊把毛巾拿出來，一定是左右都看過了，假如有人躲在裏面，我是沒有理由看不到的，你看，這樣，這樣。」

張小姐示範得很清楚。

李亮能看看司馬洛，司馬洛則看看露台。他說：「露台也是一個可以躲着人的地方。」

張小姐想了一想，搖搖頭：「那天晚上就不可能。我已經看過了，我有一張椅子——那張椅子，前一天我倒瀉一杯茶弄污了椅墊，我就拿到露台上去吹乾，我在洗澡之前把這椅子拿回進來了。假如有人當時躲在露台上的話，我也會發覺的。」

「那這豈不是一個神秘人，從外面飛進來的？」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張小姐說道：「不過，我並不是說謊的，的確是發生了這件事情。」

「我不明白，」司馬洛難以置信地說：「以前問你話的人，竟然有沒有研究那個人是怎麼進這個地方的呢？」

「沒有像你們這種研究得那樣詳細。」張小姐說。

「哼，」李亮能不屑地道：「你不要把他們看得太高！」司馬洛瞥了他一眼，李亮能的臉又有點紅了。他這樣一個人，對警察當然是不會有什麼好感的了，不過他的不好感實在不適宜在這個場合中表示出來的！

司馬洛說：「那麼，這個人應該是從天台上下來的了。」

張小姐抬頭望望，皺着眉頭，她是一個女人，從天台爬下她的露台，這件事情在她的眼中看來是相當困難的，就是因爲她自己做不到這件事情。不過她也認爲這是一個可能性。「但是，」她說，「天台的門是鎖上了，每天晚上九點鐘，看更人就上去鎖起來了。」

「那就眞是空中飛人了。」司馬洛說，「很好，現在我們到外面去再談談吧。我不會阻你很久的，張小姐，我祇是要再問你幾個問題吧了。」

他們回到外面的廳中再坐下來，司馬洛說：「張小姐，這個侵犯你的人，我們假如要捉到他的話，我們是需要得到一點有用的綫索的，譬如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有些什麼特徵，不然的話，即使將來捉到了人，你在法庭上也不能指證他了。」

「但是——我根本沒有看見他。」

「在感覺方面呢？」司馬洛問。

張小姐有點難爲情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也許明白的，」司馬洛說，「一個人特別喜歡做怎樣的動作，這也是特徵。」他憑張小姐的表情就看出，張小姐在這一點上是有所提供的，這則是司馬洛本人的特長了。他說：「張小姐，我們是在研究一件罪案，我們希望得到每一條可能的綫索，所以我們最好開心見誠些，可以講出來的就盡量講出來，不要害羞。」

「嗯，我講出來，也許你不相信，」張小姐說，「不過現在想起來，我懷疑那是一個孩子。」

「這是大人的事情。」司馬洛說，「孩子不會做大人的事情的呀。」

李亮能清清喉嚨說：「這可能——」

司馬洛却打斷他說道：「我們還是到天台上去看看吧。你可以帶一帶嗎？張小姐？」

「天台的門匙是在看更人那裏的。」張小姐說，「你們下去找他就行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祇有一個問題問你的，張小姐，那就是，你沒有失去什麼值錢的東西，是嗎？」

「沒有，」張小姐說，「我不是已經對你們講過這個了嗎？」

「我知道，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不過是小心一點，再問一次吧。現在我們也不再麻煩你了，我們自己下去找看更人。假如以後沒有需要的話，我們也不會再來麻煩你的。」

司馬洛與李亮能一起離開張小姐的屋子。一到了升降機中，李亮能就說：「我剛才想說，一個侏儒就是跟孩子一樣的身裁。你知道什麼是侏儒嗎？」

「你既然當我是一個無知的人，」司馬洛說，「那你替我解說一下好了。」

「一個侏儒就是天生畸形的人，」李亮能紅着臉說，「雖然長大了，還是孩子的身裁的，這就是一個會做大人的事情的孩子。」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不過我認爲不需要讓張小姐知道得太多，所以我也不在她的面前講了。」

「唔，」李亮能說，「現在我開始明白你的意思了。不錯，你這個人的確是有一副很好的腦袋。」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們既然能夠把張小姐也哄得頭頭是道，樓下那個看更人當然更沒有問題了。看更人把天台的門匙借給他們用，由他們自己上去看，由於看更人還得把守樓下的門口，不方便隨便離開的。於是他們自己上去。

他們開了鎖進去，就可以看到天台上的準確形勢了。他們也可以看到李亮能的寫字間那座大廈。

李亮能站在那裏，呆呆地看着，嘴巴張開了，似乎闔不攏來。司馬洛伸手一指說：「你看，那上面就是你的寫字間了。那一層。」

「你用不着告訴我，」李亮能說：「我自己有眼睛的。」

「那我也不必多費唇舌了，」司馬洛還是帶着諷刺的語氣，「聰明如你，當然明白我心裏是正在想什麼的。我心裏所想的，一定也是和你心裏所想的一樣了。」

「是的，」李亮能此時已沒有空注意司馬洛的諷刺了，他正在目不轉睛地從這個新的角度看着自己的寫字間，而且還是特別注意他的寫字間的洗手間，那隻小小的透氣窗。

司馬洛相信他也猜得到李亮能是正在想什麼了，所以他也不開口去提場了。

李亮能說：「媽的，離得這樣近，一個人可以從那上面跳下來的。」

（未完）

其人其事

曾剃頭一怒施威

萬里傳 文

剃頭匠，是幾十年前的老稱呼，就是現代的理髮師。

在古時的文雅詞兒，名為「待詔」。

我們大陸老家稱為「剃頭師傅」。

而「剃頭匠」則是一般人對這一行職業有輕蔑的意思。其實，職業是無分貴賤的。

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曾經為剃頭舖寫過一副膾炙人口的　句：

問天下頭顱幾許？

看老夫手段如何？

古時封建制度下，職業分等十分嚴格，「剃頭匠」乃屬「末等職業」，故有此不敬之詞。

其實，現代理髮師不分男女，蠻吃香的嘛，笑生就有「悔不當年學剃頭」打油詩句——

眞工夫由頭上起，

好消息向耳傳來。

對於這門「頭上功夫」，也不是簡單的，易學難精，尤其是「挖耳朵」，工夫好的，能把人挖得魂靈飛上半邊天，上海人叫做「爬耳朵」。「笑匠」徐卓呆就有「阿要爬一爬，包儂小有趣」的葷笑話——因「大有趣」乃別有所指也。把挖耳朵稱為「小有趣」，和「大有趣」的男女間事併提，可以想像得到手藝好的理髮師給客人爬耳朵也可使客人欲仙欲死焉。

（據說衞生當局曾經禁止理髮廳的男女理髮師不准給客人挖耳朵，免傳染耳病。而大家陽奉陰違，故理髮廳例必有挖耳一項，供客人享受也。）

在距今幾十年前，學理髮也是要「拜師」的，學藝三年才「滿師」，三年的學徒生活蠻刻苦辛勞的，卻是薝前滴水，代代相傳。

據說：學剃頭技術，是先由剃和尚（光頭）開始的——先要徒弟在一個自己白毛茸茸的冬瓜上以剃刀把它剃個乾淨無白毛，不能使瓜皮稍有一絲破損。

再閉緊眼或以黑布矇住雙眼，以剃刀把白毛冬瓜剃個一毛不剩，又快又好，才算是初步及格。

自西洋的電剪（理髮機）等問世，大家流行蓄「西洋髮」開始，革新進步了，做徒弟的就比較輕鬆多了，但還是够辛苦的，所以現代男人都不願學這一行手藝了，漸漸成為小姐們的專業之一。

閒話不提，大家知道剃頭匠的剃刀是什麼樣子的吧？幾十年前，西式剃刀還未傳入中國前，就是用純鋼打造的，再在叫做「蠟片」的道具上時常「研」磨，十分鋒利，可以割斷人的喉管，難怪北洋軍閥時代有個流傳天下的笑話——

據說：北洋軍閥多是剃光頭的，但都不敢去理髮廳——以前大陸上統稱剃頭店（舖）或者剃頭担子。怕被理髮師的利刀一下割斷喉管，例必專人叫到家內來理髮，並叫帶槍的衞兵拔槍指着理髮師，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便稍有什麼「異動」時，先開槍打死理髮師。

試想，在那種情況下，理髮師眞是嚇破了膽，萬一因害怕而發抖，為恐懼而手顫，把軍閥的頭皮劃傷出血，豈不死得寃枉？

因此，廣東人的土話中，有「剃頭邊緣」或「險過剃頭」的口頭話來形容十分危險的事。

× × ×

民國廿九年。

日本侵略大軍侵佔了筆者的老家——江西省修水縣，成立了什麼「維持會」，日本鬼子兵仍是玩殺人，放火，搶掠，姦淫等老一套醜惡把戲。

當地的漢奸們對日本人奴顏婢膝，專門魚肉善良的大衆老百姓。

在「豬腸街」的一條巷內，有一家由外地佬開的理髮舖。

老師父就是老板，一口四川話，土音很重，但為人親切，手藝極精。挖耳朵可以使客人「不想活了」，滋牙裂嘴，不勝舒其大服。

尤精於「推拿」——土名「捉龍」，就是現代的按摩（馬殺雞）能把客人「推」得死去活來，「拿」得酸癢無比，舒筋活血，暢美難言。

更精於鐵打損傷，任何外傷，他以推拿手法「接骨」再敷上他自製膏藥與草藥，吃下他自製的藥丸，無不着手成春。

大家只知道他姓曾。

因為清代中興名臣曾文正公（國藩）曾經被人稱為「曾剃頭」——因他殺人多，因此，大家都順口叫他「曾剃頭」或「曾師傅」。

由於他為人好，大家尊敬他，並不歧視他這個「外地佬」，一家人一樣。

他就在當地「落籍」了，並娶了老婆——也是當地人。他老婆生了二子三女。

他在兒子長大了後，高中一畢業，就叫兒子跟他學剃頭手藝。

他三個女兒也一年一年長大，黃毛丫頭十八變，三姊妹一個美過一個，方圓百里內無人不知。

他送女兒們唸書，一直唸到高中時，正是日本侵略軍侵佔了我們老家之時。

兵荒馬亂，三姊妹都休學了，在家由母親教學「女紅」。

因有「維持會」的漢奸曾想動老曾的

大女兒邪念未遂，懷恨在心，終於那麼一天，由那個漢奸帶了三個喝得爛醉的日本兵持槍到了老曾的剃頭店內，直往內闖，一人一個，把老曾的三個女兒拖出來。漢奸說要「慰勞皇軍」，就要把三朵花似的姐妹拉走。

老曾與老婆，全家大小，一齊跪下哀求。

漢奸不聽。

三個日本兵獸性發作了，對老曾一家，用步槍托與笨重的軍靴亂打亂踢了一頓，才把三姐妹一人一個，又拖進後面房，竟要就地解決獸慾。

由於三姐妹拼命的反抗，掙扎，激怒了日本兵，竟當衆目之下——包括了街坊隣居，把三姐妹的外衣扯裂，又去硬撕她們的褲子……

那個漢奸拿着一支「駁殼」手槍，在一邊耀武揚威，監視着老曾夫婦與二個兒子，七個徒弟。

老曾突然跳起，罵了一聲：

「龜兒子……」

飛起一腳，先把漢奸的手槍踢得飛起幾十尺外，再把他雙手往後一抄，左膝頂在對方尻骨上，漢奸就慘叫起來。

老曾這種突然的動作，把大家都嚇得發呆了。

那三個日本兵，正在酒色迷心，窮兇極惡地撕破曾家三姐妹衣裳，外衣已經東飄西散了……奇怪的，三姐妹卻只有羞憤與目射怒芒，並不害怕，也不同於一般女性。

老曾這麼一發難，那三個兵雖然喝多了酒，反應還很敏銳，同時的動作，就是推開了她們三姐妹，去迅速拿起步槍。

可是，更出大家意外的是曾家三姐妹同聲嬌叱，玉腿齊飛，飛踢三個日本兵。

砰蓬聲中，那三個日本兵像「足球」一樣被她們踢得飛滾，撞倒不少桌椅，桌上的東西墜地，响成一片。

與此同時，老曾的二個兒子和他的七個徒弟也紛紛搶上前，三個去拿起了日軍步槍，六個圍攻那三個剛爬起身來的日本兵。

這一下，眞把大家嚇得不知所措了，膽小的早已飛奔四散。

因為，老曾制住了那個姓王的漢奸，已經闖下了大禍，再攻擊「大皇軍」，被日本聯隊駐軍知道了，那還得了，不知要殺掉多少無辜者？

我的幾位堂兄家就在曾剃頭附近，也是聞聲去「看熱鬧」的，正好碰上這種「好戲」，喊一聲「打」，也加入了圍攻日本兵的戰圈。

原來，那三個日本兵是受過嚴格的「武士道」訓練的，不但體格强壯，軍事基本動作精熟，而且都是柔道，空手道的好手。

方才被三姐妹踢了猝不及防，才滿地滾葫蘆，對這種武術好手來說，摔跤倒地根本不當一回事，反而激發了他們好戰野性。

所以他們三人一跳起身來，就和衝撲上去的曾家兄弟與徒弟們纏鬥在一起了。

日本兵確實兇狠，甫一交手，就有四個人被他們打傷及摔傷了——包括了曾家老二與三個老曾徒弟。

只剩下那個大徒弟和曾家老大二人力拒三日兵了。

因為另外三個老曾徒弟是搶到了日兵三支步槍，却不懂如何放槍，僵在一邊着急，想放下槍加入戰鬥，又怕三支槍又被人搶去。

曾家三姐妹迅即加入戰圈，居然飛腿如電，擋住了三個日兵的兇威。

可是，却更增加了三個日軍的好勇鬥狠獸性了，他們怪叫如雷，又用日本話呼喝——日本人的喉嚨發音本來就粗獷刺耳，這一喊叫，就和野獸吼叫一樣難聽了。

幸好，我的那四位堂兄及時支援上去，施展了掃堂腿與洪拳，把三個日本兵掃倒幾次，才暫時遏阻了他們的氣焰。

可是，如不速戰速決，很快會被日軍與大小漢奸們發覺，大禍就在眉睫了。

可是，那三個日軍太兇悍了，雖然重重地倒地，馬上彈簧般跳起來，哇哇——哦呀大叫，出手更急更兇，連四位堂兄也先後受了傷。

曾老頭突然大喝：

「請退下，格老子來！」說着，已把那個漢奸向一個日本兵拋去！

那日軍正好一記重手劈向曾老大，被這漢奸一擋，正好打實在漢奸身上，漢奸慘呼一聲，摔落地上不能動了——他們的整條右臂硬生生被那日軍重手劈成兩截了，痛昏過去了。

曾家子女與徒弟，一聽到曾老頭出聲，就已紛紛向後撤退了。只有那四位堂兄被另二個日本兵纏住，無法脫身。

那個剛劈斷漢奸一臂的日本兵呼呼怪笑着，就一個騰身飛脚，向曾老頭淩空飛踢過來。

只見曾老頭也突然一脚飛起，正好踢在日兵蹬出一脚的膝彎軟肉上。

那日兵被踢得半空翻跟斗，還未落地，被曾老頭連起二脚，踢在屁股上，就把他在半空踢球似的一連翻跟斗了。

另二個日本兵怪叫連天，瘋狂地把我那四位堂兄摔到街上，也飛身衝向曾老頭，馳援同伴了。

曾老頭才一脚把那個日軍踢落二丈多外街心，再也爬不起了，已經昏死過去。

剛衝上的二個日軍，一個撥出一柄匕首，也不知他藏在什麼地方，長約五六寸，雪亮發光。

另一個也亮出了武器——竟是步槍上的刺刀，大約他們二人已知道曾老頭是中國武林高手，不敢再輕敵了，才亮出武器，繞着曾老頭左右打圈，神色十分凝重。

曾老頭却狀如未見，沉重地在說話：

「各位街坊隣居，請快各自回家，免受連累……」又厲聲吩咐他的子女：「照我平日叮囑的話去辦，快做！快揹着你們老娘上山去。」

他的二子三女還在猶豫，他又大喝：

「不聽格老子的龜兒子，與其讓鬼子兵把你們槍斃，輪姦，不如老子先殺了你們！」

遠處已响起了警號，而且還有跑步行軍的聲息，正向這邊趕來了。

他二子三女，一齊跪下，叫了一聲：

「爹，我們——上山了……」

「上山」，就是參加游擊隊。

曾老頭點頭：

「好！硬是要得！快——」

又喝着他七個徒弟：

「你們——不聽格老子的話，惹禍上身了，還不快走！也上山去吧——」

他子女含淚起身，匆匆收拾幾個大包袱，又由曾老大用大布帶把他們的親娘綁在背上，不見了。

他的七個徒弟也都紛紛走了。

那兩個日本兵也發動了攻擊，二把刀子飛快地分左右搶攻曾老頭了。

曾老頭一手一個，竟不知用何手法，硬把二個日軍的執刀手腕抓住了，一蹲一抖，硬生生把二個日軍的刀子抖脫手去，並同時把二個日軍摔落大街上。

大街是用青石板，大蔴石調石灰，糯米汁砌平的，由於曾老頭用力太猛，把這二個日軍摔得腦漿迸裂，當場氣絕。

跑步聲急，日軍一小隊大約三十多人飛奔而來。

還在百多公尺外，就已向天放空槍示威了。

這時，只剩下曾老頭一個人了。

連我那四位堂兄，也經不起曾老頭再三哀求，躲開了，却隱身在暗隅偷看。

看熱鬧的早已無影無踪，誰也不敢冒當場被日軍亂槍打死的危險。

× × ×

當那小隊日軍趕到時曾老頭負手在背上，直挺挺地站立在街心，也就是在已死的二個日軍身邊。

當端着步槍的日本兵向他衝過來時，他突然雙手連揮，光亮亂閃如電。慘叫聲中，先後有十八個日本兵倒下了。

槍聲大作，曾老頭在街上貼地飛滾如球間，雙手又不停地揮動，又有十多個日軍倒下，槍枝與刺刀丟了滿地。

但大隊日軍車分兩邊包抄過來了，連機關槍也炒豆似的响起來了。

曾老頭已竄入他的剃頭舖內，負隅頑抗，不時拋出桌、椅與各種什物，一直支持到半夜，日軍放火，把他隣居先燒起，一直燒到他的剃頭舖，大火通紅中，突然由火海中竄起一條人影，飛撲到伏在街上向裏面射擊的二個日本兵身上，一手一個，硬生生地揑碎了他們的喉骨。

一陣亂槍下，曾老頭全身是火，成了一個火人，身上如同刺蛽馬蜂窩一樣全是子彈洞。

據說：他一手一個，抓住二個日軍的脖子，就那麼屹立在街心上，一直沒有仆倒，把所有的日軍都嚇呆了忘記放槍了。

據說快到天亮時，一位日本軍官手執軍刀，向曾老頭走去，行了一個軍禮，用刀尖直刺入曾老頭心口，再猛拉一下，曾老頭才仰面倒下了，雙手十指還是深深陷在二個日本兵的脖子內。

× × ×

奇怪的，日軍只是封鎖了那一條巷，家家戶戶由漢奸帶着去搜查了幾次，却沒有抓人，更沒有殺人。

只用軍禮厚葬了大批日本兵的屍體——據說是死者四十九具，被曾老頭以傢俱，桌椅等什物砸傷的三十二個。

曾老頭的遺體被掛在旗杆上「示衆」三日夜，竟是由那位被曾老頭摔昏在大街上被日本軍醫救醒的日本「軍曹」親自把他發臭生蛆的屍體接下，雙手捧着，親自挖土坑，把曾老頭埋了。那個日本軍曹還半跪在他墳堆前一個多小時，又哭又叫的流眼淚呢，被人當作他已瘋了，日軍把他架走，關了「禁閉」。

事後，大家傳說：是那位日本「軍曹」——想姦污曾家姐妹的三個日本兵中職階最高者，他只是被曾老頭把右膝踢斷，受了幾處很重的外傷，昏死過去而已。醒來後，知道了曾老頭已死在亂槍下，被吊屍示衆，他大吼大叫，說「責任」全在他和二個「上士」日軍身上，曾家大小是無辜的，他是和曾老頭比武打敗了，只怪自己學藝不精，不能怪曾老頭一家人，說曾老頭是「支那大英雄」，他要拜他為師……總之一句，他把所有的責任，都拉到他自己身上，連另外二個被曾老頭摔在街心的日軍也是奉他的命令去找「花姑娘」的，一切和曾家無關係，更與其他「支那良民」沒關係。他反對日軍開亂槍打死了曾老頭，認為有失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是大日本的軍人恥辱。

被大家當作是「古怪話」，却受到日軍聯隊指揮官的「赦免」，認為他說得有理，准許他把曾老頭放下旗杆安葬。

據說：由於日軍傷亡巨大——又是傷亡在曾老頭一個人的手，認為奇恥大辱，懸出賞帖，緝拿曾家的子女「法辦」。

那位軍曹既然「引咎」，自承責任，就依「軍法」審訊，可是，他在「禁閉」室中，不知那裏來的一把小刀，他竟在被「禁閉」的第四天半夜把小刀插入肚臍眼中自殺了。

據我那四位堂兄說：曾老頭的武功實在驚人，他殺死的四十九名日本兵，至少有四十多個都是被他用剃頭刀拋入心口或割斷喉管，及以「磨刀」用的蠟片纏緊日軍脖子致窒息而死者——曾老頭的剃頭舖所用的蠟片超過一般倍數長度，每條一尺八寸，纏緊在日軍脖子上，陷入肉內，日軍費了好大力氣才解下來的，聽來好像是神話，却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曾老頭本可從容逃走的，但他為了爭取妻子與子女、徒弟逃命的時間，及為了他一人做事一人當，避免日軍遷怒之下，濫殺太多的同胞百姓，他以一死承担了全部責任，殺死了那麼多的日軍，又傷了那麼多的日軍後，因可用之物都已用光了，被日軍放火逼得他最後揑碎了二個日軍的脖子。

他以一死「交代」了一切！沒有多說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什麼字，但人人都懂得他的「意思」。

經此一次「大事故」後，日軍就撤走了，再也沒姦淫中國女同胞的事發生了。

那個被曾老頭摔出去，被那軍曹重手劈斷一臂的王姓漢奸，不久也上吊死了。

× × ×

筆者認識曾老頭，也認得他二個兒子與三個女兒，可惜，那時筆者還小，不懂什麼，更不知道這個老剃頭師傅會是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更遺憾的是余生也晚，沒有和四位堂兄那樣躬逢其盛！親眼看到曾老頭悲壯的一幕！

（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逸成·文
蕭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到萬里彤家作客，晚上，他因跟踪別人，却被人發覺，而另一跟踪者——曲星，則被人所擒，詢問之下，原來被駱江元與曲星跟踪的那兩人，一是蕭魯西，竟是江元的師叔，另一是浦大祥，則是曲星的師父的好友，說起來都是自己人，他們傾談了一會之後，江元和曲星便告別各自回去。江元回到住處，竟發現案頭上有一信箋，是出於女子的手筆，但沒有署名，江元猜不到是那位佳人所寫的，因此使他整晚胡思亂想……

情意何處寄 花前訴衷曲

江元食罷之後，何敬又問道：「少……大哥，你可有興趣到『『俠廳』』去了？」

江元不解地問道：「哦！什麼叫『『俠廳』』？」

何敬笑道：「那是少爺平日練武之地，我們平常都不准去，有你們來了我們才可跟着去！」

江元見他說時，目露異光，知百里彤平時管理甚嚴，而何敬又是嗜武的人，極想去看看之故。

江元笑着點了點頭，問道：「他練武的地方，我合適去麼？」

何敬笑道：「沒關係！我來的時候，他們都走了，聽說冷古少爺要與他們比武呢！」

江元聞聽冷古出手，不禁興趣大增，忖道：我尚未見過他的眞功夫，正好去看看！

江元想着對何敬說道：「好的！你領我走吧！」

何敬點點頭答應了，逕領江元往「一俠廳」而去。

這即將發生冷古和江元的第一次出手了！

初秋的早晨，連泥土都是潮濕的。大部分的花朵都凋落了，只有不少的黃、白野菊，挺立在秋風裏，散發出清新的芳香。

江元跟在何敬身後，慢慢的向前進。他一路欣賞着這幅秋景，心情頗為舒適。

他們轉上了一條細石舖着的甬道，江元問道：「何敬，你學了幾年的功夫？」

何敬臉上微微的一紅，答道：「才學了兩年！」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已經不容易了……你的功夫，是百里彤教的嗎？」

何敬搖搖頭，說道：「少爺那裏肯教人功夫？我是一位姓吉的姑娘教的！」

江元聞言，不禁心中一動，追問道：

「你說的可是吉文瑤姑娘？」

何敬驚異的回過了頭，說道：「是的！是的！……你認識她麼？」

江元嗯了一聲道：「是的，我認識她……她與百里彤是否很熟？」

何敬連連點頭道：「嗨！她是我們少爺最好的朋友，時常到我們家來，少爺待她最好不過了！」

江元聽了他這麼說，心中竟莫名其妙的，感覺到有些不舒服。

他忖道：江湖上都在傳聞，說百里彤與吉文瑤眷愛至深，一定會成爲神仙眷屬，這樣看來眞是不假了！

江元心頭悵悵，停了一下又問道：「吉姑娘這幾天怎麼沒來呢？」

何敬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從十幾天以前，吉姑娘就很少來了，她以前總是很快樂；可是最近全變了，有時候少爺給她說了半天話，她一點都不理呢！」

江元啊了一聲，心想，文瑤每天都到師父墳前送花，可是自己一共才見過她三次。

她總是趁自己不知道的時候，偷偷的獻上了花後就離去了！

這個女孩子，是江元第一個愛慕的女孩子，已牢牢的記在他的心中。

他總是沒有人的時候思索着：「她爲什麼與百里彤這麼要好？」

這是她想不透的，因爲他一直視爲百里彤並不比他自己優越。

他們談話之間，已然到了一座大廳之前。

江元見這座大廳建築得頗爲奇特，整個成圓形，牆壁却是巨石砌成。

江元略一打量，心中頗爲敬佩，忖道：這座房子建築却非一日之功啊！

大門也是用兩大塊巨石砌成，成滿月形，這時已是半開狀。

何敬上前很費力的才把它推開一些，原來這石門居然厚有五尺，怕沒有千斤之重。

江元見狀心中一動，忖道：只不過是個練武的地方，爲何造得如此愼密？……只怕是還有其他的用處吧？……

江元正在思索，何敬已回身道：「就是這裏了，我們進去吧！」

江元點了點頭，跟隨在何敬的身後，進入了大廳。

入門之後，有一條約十丈寬的青石甬道，兩旁一連串的排列着被隔離着的小房間。

江元想不透是怎麼回事？隨在何敬身後走了一程，漸漸可以聽到衆人的談話聲了。

他們停步在一座石屋之前，尚未入內，已聽到盧嫗的聲音，說道：「九天鷹來了！」

江元聞言劍眉一揚，心中憤怒異常，他向來最討厭別人這麼叫他。因爲在他的思想中，鷹是一種兇惡的鳥類，而他却是很仁慈的。

他本來想呵責盧嫗幾句，可是他還是忍下去了。

進房之後，昨天的那些人都已經到齊了，只是未見到曲星。

他們都分別坐在石階上，正在討論着一件事情。

江元見這石屋的中間，有一個方形的水池，在水池的頂上，靠牆築着一排石堦，不知是何用意？

衆人紛紛向江元道了早，江元也含笑招手，當他目光接觸到鐵蝶之時，不禁怔怔的望着她，似乎要從她的臉上找出一些什麼似的。

鐵蝶的表情很平靜，也很愉快；可是被江元不停的注視之下，漸漸的變得有些不太自然，最後把頭慢慢的低了下來。

江元驚覺過來，臉上不禁有些發熱，忖道：我眞是太失儀了！

江元想着，乾咳了一聲，對衆人道：「各位，這裏到底是什麼名堂呀？」

柳拂柳笑着搖頭道：「我們也是看不懂，在這裏猜了半天呢！」

江元仔細的打量一下，仍是一些道理也想不出來，不禁奇道：「看這擺設，有些像是『荷花掌』，可是水中空無一物，實在叫人莫測高深了！」

衆人聞言方悟出一些道理，可是想不透爲何池中無物，這時冷古笑道：「到底駱兄見多識廣，不過這種功夫比『荷花掌』又要高上一籌罷了！」

衆人聞言各往冷古面上看一看，江元已接口道：「莫非百里彤的功夫，已到了『踏波掌』麼？」

衆人聞言不禁有些驚疑了！他們雖然有着「登萍渡水」的功夫，可是要在水面上，不藉一物的過一套掌的話，還是差得很遠。

冷古見問，他微笑一下，不答駱江元的話，長大的袖子一擺，身如一片飛葉，飄飄的落在了池心。

他足尖在水面上微微一點，身起如燕，斜着出去了七八尺。

接着，他手腳不停的在水面上施展開了一套掌法，身形架式美到極點。

在他三招過後，江元不禁恍然大悟，忖道：啊，原來如此！……冷古的眼力確實厲害！

這時衆人有看出的，不禁佩服冷古眼力之精，沒想到冷古竟有如此身手。

一霎那的功夫，冷古已傳完一套掌，含笑縱了上來對江元道：「現在你明白了吧！」

江元點頭說道：「到底是冷古不同；不然我眞是莫測高深呢！」

冷古淡淡一笑，說道：「我也是無意中發現的，不算什麼！」

衆人再向池中望時，這才發現，原來池中由於蓄水太久，而成了黑綠色。

在水面下數分之處，有無數根同色的金屬絲，縱橫交錯，密佈在湖面，方才冷古用掌，並非踏波而行，而是在這些細絲上着力。

雖是如此，這等功夫也是少見的。

衆人多半是年青好事，萬蛟盧嫗忍不住也下池露了幾手，紛紛稱絕。

這時陪他們的一童兒，名叫興兒的，

含笑道：「各位請到隔壁去看吧！」

衆人答應一聲，都隨在興兒身後，往壁室那邊走去。

隔壁也是一間一樣大的石屋，屋內空無一物，石壁上有着不少的小圓孔。

衆人均不知道是用來練什麼功夫的，冷古回頭問興兒道：「興兒，這間房子有些什麼巧妙，我就無法看出來了！」

興兒原是百里彤最寵愛的童兒，年紀不過十五六歲，長得十分精壯英武，得了百里彤不少眞傳，這時專門服侍冷古的。

興兒聞言笑道：「冷少爺，這沒什麼巧妙，只不過是暗器閃躲練習！」

江元恍然道：「不用說，這牆上的小孔是用來射發暗器的！」

興兒尚未答言，何敬已搶着道：「是的，各種暗器都有呢！」

衆人對此並無多大興趣，却不料柳拂柳突然心血來潮的道：「嘿！這玩意倒有意思，我來試試。」

興兒聞言好似很興奮，笑道：「好的！讓小的去操縱吧！」

這時衆人紛紛退後，靠牆設有一排木椅，似是專供旁觀所用，衆人坐了下來。

萬蛟笑着說道：「小道士，你那來這麼大雅興？」

柳拂柳笑道：「無量佛，我這人是最怕吃閒飯，反正閒着無事，活動活動筋骨也好！」

這時興兒已推門而出，不大的工夫，他在隔牆叫道：「柳道爺，你準備好了沒有？」

柳拂柳笑道：「哈哈哈！這還要準備麼？」

隨又聽到興兒叫道：「何敬！把燈熄掉！」

何敬答應一聲，取過一隻長竿，把室內的油燈弄熄了。

燈熄之後，室內竟是一片奇黑，伸手不見五指。

接着柳拂柳大叫道：「哇！你怎麼不早說要熄燈？……我的天！我小道士死定了！」

衆人各運目力望去，要看一看這間暗器室到底有些什麼玄妙？

只見柳拂柳倒揹着手，在黑暗中來回的踱着步，口中還不停的叫道：「這麼黑呀！一個不小心就會把這條命賠上！…」

正在這時，突聽左邊石壁上發出了「錚！」的一聲脆響，隨見三點白星，成了一品字形，向柳拂柳的前胸一處打來。

柳拂柳怪叫一聲，道：「乖乖的！來了！」

只見他兩隻肥大的袖子往外一揚，但聽忽魯魯一陣聲響，那三枚暗器竟被他以袖拂開。

就在這一剎那，又聽腦後石壁上一聲輕響，三點銀星猶如閃電般的向柳拂柳腦後打到。

柳拂柳怪叫一聲：「唉吔，這次是鐵的了！」

但見他頭也不回，猛翻右臂，五指向後一撈，只聽錚錚一陣輕響，那三枚亮銀釘，已被他撈在手中。

隨聽他哈哈笑道：「這玩藝是有趣，我就上當了！」

他話未說完，「蓬！」的一聲大響，竟由他頭頂，撒下了大片火雨，其勢疾如迅雷，向他當頭罩下。

柳拂柳大叫道：「火攻！」

只見他雙掌如飛，發出極凌厲的掌力，把那些燃燒着的棉球，打得四散迸落。

有些火球被他打到衆人的身前，他們各自以掌力分別掃開。

那些火球，似乎發之不竭的，一連串向下猛擊。

柳拂柳左右相間，一遞一掌的向外發着，打得火球四迸，滿室光亮。

這時三面牆壁，同時發出錚錚之聲，大片的暗器，蜂湧着襲到。

柳拂柳雖有一身的功夫，可是頭上有火，三方來襲，不禁也有些手忙腳亂。

他乾脆就坐在地上，以劈空掌力，來抵拒暗器，但聽忽忽風聲，及暗器迸落之聲。

過了片刻，諸物完全停止，室內又恢復了先前黑暗，隨聽柳拂柳吁了一口氣道：「我的天！差點沒要了命，下次再也不稱能了！」

這時何敬已經把油燈點燃了，興兒也回到室內。

只見滿室落了棉球，却燒成了焦黑色，另外石子、銀釘、鐵蓮子，各種暗器都有。

興兒含笑向柳拂柳一禮道：「柳道爺的絕技，眞是令我欽佩啊！」

柳拂柳用衣袖拭了拭頭上的汗，翻了翻眼，道：「好小子，你大概全力招呼我吧？」

興兒笑道：「小的不敢！」

柳拂柳瞪眼道：「還不敢？再敢，你把我火葬了！」

衆人聞言不禁笑了起來，當下一同出房。

他們陸續的參觀了不少石屋，都是操練各種功夫的單房，其設備雖然齊全，但是無甚出奇之處，落在衆人眼內均無甚興趣。

江元忖道：百里彤如不操兵練馬，他設這些單房却是爲何？

這問題也正是冷古等人百思莫解的。

興兒見衆人興趣不大，含笑說道：「有些房子，因爲少爺沒有吩咐，所以小的不敢冒昧帶各位去……現在請各位到『滾球房』去玩吧！」

說着領衆人進入一間石房，這間房子比先前所見要大上四五倍。

衆人入內之後，竟覺得地上奇滑無比；如果不提氣輕身，幾乎連一步也無法行走。

就是這樣，也覺得有些吃力，興兒及何敬各拿一根木棒，在木棒頂端有着一塊口狀的橡皮，藉以移動，但還是很艱難。

靠東、西兩面石牆上，竟打了無數小孔，一陣陣的寒風吹了過來。

石室的中間，放着無數個小石球，粒粒精圓，發出了白色的光澤，被風吹得滿室滾動，發出了骨碌碌的聲響。

興兒停步笑道：「這些石球都滑到極點，但憑各位想些法子去玩：一方面也可較量一下輕功呢！」

衆人聞言引起了興趣，各望了一眼，思索着如何利用這些石頭，作些較量的功夫。

江元笑道：「這倒怪有意思的，冷兒，你看如何？」

冷古微微一笑，說道：「我有同感，只是還沒有想出玩的手法！」

衆人聽他們二人一交談，不禁立時靜默了下來，因為他們的談話，似要較量一下。

在江湖中，小一輩的要以這冷古及江元二人最怪了，江元更是受人注目，因為他是瞎仙花蝶夢唯一的得意傳人。

而冷古却沒有人知道他的師父是誰？他自己也從來不承認他有師父。

像這種江湖上的奇人，能共聚一堂，已是不可思議的事，何況他們還要較量武技呢！

江元望着那滿室的石球．慢慢的說道：「玩的法子我倒想到了，只是一個人玩，未免有些乏味！」

江元抬起了眼睛，他們對了一下目光，答道：「再好沒有！」

冷古緊問道：「如何玩法？」

江元又向那些石球望了一眼，說道：「這些石球爲數頗多，我們先數一數。」

冷古立即接口道：「不用數了，一共是一百五十二粒石球。」

衆人有些奇怪，江元却搖頭道：「不對，是一百五十三粒！」

冷古含笑自若，慢慢說道：「你錯了，是一百五十二粒！」

於是他們一齊把目光轉向那堆滾動的石球上，經過極短暫的時間之後，江元面上微紅，點頭道：「我錯了，是一百五十二粒！」

這時萬蛟還在伸長頸子，口中大聲的數道：「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江元又接着說道：「我們落足石球上，每人拾起七十五粒，每次只限一粒，最後落脚在剩下一粒上，看誰來得快？」

冷古點頭，說道：「數十個石球拿在手中也怪討厭的，不如打在石壁上，要打些名堂出來，看誰先打完？」

江元鼓掌道：「妙極！開始吧！」

冷古向前跨了一步道：「且慢，你打那一面牆？」

江元含笑道：「東面。」

冷古點點頭，說道：「好吧！我打西面。」

衆人見他們二人馬上就要開始，不禁興趣盎然的向後退了幾步，這時萬蛟才把石球數完，叫道：「不錯，是一百五十二粒！」

惹得鐵蝶等人都笑了起來，盧嫗笑罵道：「臭光頭，人家都已數了好幾遍了，你才數過來，眞不怕丢人！」

萬蛟大怒，罵道：「醜女人，你數個屁！你只會數男人！」

這句話罵得盧嫗滿面通紅，大叫道：「狗！我定要打死你！」

她一語未畢，伸了伸枯瘦的右手，五指大張向萬蛟前胸抓來。

萬蛟一閃身讓過，叫道：「妳急什麼？有的是機會，早晚叫你知道厲害。」

這時柳拂柳及鐵蝶連忙勸了下來。

這盧嫗本性並不怎壞，甚至還可以說是很善良的，只是因生性太怪，喜怒難分，所以衆人都與她相處得不好，以至於五六十年後，當他們都是白髮蒼蒼時，還不時的發生糾紛。

冷古及江元正要下場子，也被他們這場吵鬧，躭誤下來，靜立觀看。

盧嫗被勸下之後，蘊怒難消，瞪眼道：「我們吵架干你們屁事，看什麼？」

冷古及江元却不禁有些生氣，冷古氣道：「妳眞是吃了瘋狗肉了！」

盧嫗瞪着一對小眼道：「你神氣什麼？不服氣來較量一下！」

冷古被她弄得氣笑不得，江元道：「冷兒，別管她，我們玩我們的，別被她擾了雅興！」

盧嫗果似吃了瘋狗肉，叫道：「好，你們清高文雅，我下賤！」

說到這裏，她發覺自己說錯了話，自己罵自己，連忙停了下來，惹得衆人又是一場好笑，就連興兒何敬也忍俊不已。

冷古及江元不再理她，各一抱拳，只見他們同時起身，點在了兩粒滾動的石子上。

說也奇怪，當他們落在石球後，竟穩穩而立，連一絲也未移動。

興兒及何敬不禁睜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忖道：看來他們二人的功夫，和少爺差不多，怪不得在江湖上，有這麼大名氣了！

冷古及江元相隔約有一丈，他們均是單足點在石球上，另一足懸空，含笑而立，石孔內的寒風，吹得衣衫飄搖，煞是好看。

江元拱手，含笑道：「開始吧！」

冷古點頭，笑道：「好！記住你東我西！」

他一言甫畢，只見二人身如風車，又似鬼魅般，立時在那一堆石球上移動了起來。漏空亂轉，快得出奇。

有時二人相距不過數寸，可是在快得出奇的速度下，連衣服也沒接觸到。

衆人雖都是身負奇技，這時也不禁暗自佩服着，自愧不如。

再看他們二人，冷古是飛石換步，由不同的石球上起身，降落，脚下却不差分毫。

他一換步，必然拾起一枚石球。

然後極快的發了出去，打在西面的石壁上。

江元却和他不同，他只是認定了初落的那粒石球，身子從未移動過。

可是那粒石球，在江元脚下如同滑輪一樣，骨碌碌的亂轉，快得不可比擬，江元就利用它，把身子或東或西，或前或後帶着行動。

他也是每一移動，就拾起一枚石球，可是，他却沒有就手發出，而裝入左衣袖內。

萬蛟等人，眞有些目不暇顧，又想看冷古絕妙的身手，又要注意江元移動的步勢，眞有些眼花撩亂。

冷古在滾石上，施開了一套小巧功夫，他有時一動數尺，有時一越丈餘，每一個架式，每一次出手，都是美到極點，把「靈」「巧」「快」「穩」「準」五個字作了個全部了。

尤其是他每次發出的石球，其勁力大得出奇，一點點的白星，打在了石牆上，竟把五尺餘厚的石壁，打得穿孔而去。

江元又是另一種聲勢，他如同立在一塊滑冰上，可是脚下尺寸，却可由他隨便控制，或尺或寸，或遠或近，無不恰到好處。

他整個的身子，微微呈彎曲的形狀，猶如一隻出水的大人蝦，兩隻肥大的袖子甩來甩去，體態輕盈，美妙到了極點。

他每次總是微微的彎身，右手已拾起了一枚石球，飛快的投入自己的左袖中。

令人驚奇的是，他左袖照開其口，甩來甩去，可是置在袖中的石球，却連一個也未滾出，不但如此，就連相撞之聲也沒有。

他們二人這種功夫，看來雖是遊戲之類，却融匯了各種武技，舉凡輕功、氣功、內功，都要有極深的造詣，才能如此驚人。

在座的諸人，雖然是如此，可是在造詣上，就不如二人這麼深厚！

盧嫗雖是一向狂妄慣了的人，可是也不禁暗暗驚心，忖道：這兩人才是我的勁敵！

這時地上的石球已然只剩下兩枚，就在他們同時彎身之下，拾在了手中，冷古喝道：「最後一粒！」

石球隨聲而出，就在同時，江元也喝道：「我也完了……」

他左袖揚處，竟用「滿天花雨」手法，把七十五粒石子發出，打在了東邊的石牆上，時間與冷古那枚石子恰好同時到達，分毫不差。

這時他們脚下，每人仍立在一粒石球上，身子來回的微微的搖動。

他們各望了望石壁，然後再對一下目光，不禁同聲哈哈的笑了起來。

在他們爽朗的笑聲中，可以聽出，他們是在驕傲之中，同時也表露了一些欽服對方之意。

衆人向兩邊牆上望時，東邊的石牆已被冷古打成了七十五個透明的孔，加上原來已有的石孔，正好形成一叢挺秀的一竹子。

再向西邊望時，江元發出的七十五枚石子，一律嵌在石壁上，形成了一朵半開的秋菊。

他們手挽着手，相對又是哈哈一笑，這才雙雙縱了身回來。

自古英雄相惜，自他們這次較技後，不禁各存愛慕之心，減少了惡感。

萬蛟等人少不得說些欽佩的話，興兒及何敬更是鼓起掌來。

他們一同走出了這間石屋，天色已近午，興兒躬身說道：「諸位請回去休息一下，馬上就要用飯了！」

衆人隨他一同走出這座圓形的大石屋，他們只不過才看了一半，另一半也是一間間的石屋，却都是有用青鐵大鎖鎖住。

他們回到客廳之後，由於用飯時間尚未到，衆人紛紛在院中散步。

江元立在一叢秋菊之前，他生平最喜菊花，在秋冬的季節裏，他的領口少不了一朵白菊花。

他深愛菊花的雅潔和高傲，那似乎和他的性格相似。

尤其是白色的，在這個渾沌的世界中，更愈顯得它的純潔可貴。

他總是這麼想着：「我一定要像菊花一樣，挺立在寒風之中。」

這時，他面對一叢秋菊，不禁又引起了這種想法。

正在他想得入神之時，突然聞到一陣晚香，接目之下，鐵蝶已含笑走了過來。

「你在想什麼？」她輕啓朱唇，吐出了一個清脆的聲音。

江元侷促的點點頭，低聲道：「我在想這些花……很可愛！」

他的話引起了鐵蝶的一陣輕笑，隨着風傳來，很是悅耳的。

江元不解的問道：「妳笑什麼？」

鐵蝶一面用手整理一下秀髮，含笑說道：「你又不是女孩子，這麼愛花！」

江元臉上一紅，說道：「花兒又不是只讓你們女孩子愛的！」

江元這句話多少含有點稚意，因爲他才不過十九歲，孩子氣尚未脫盡。

鐵蝶又笑了起來，說道：「你的話倒怪有理的……不過我發現你最愛菊花，爲什麼？」

江元被她一問，一時也回答不出來，沉吟了一下，說道：「菊花很高雅，香味也很清遠，同時，我師父也喜歡菊花！」

鐵蝶點點頭，因江元提到花蝶夢，鐵蝶怕引起他的感傷，便沒有接下去。

他們沉默了一下，江元想到那張紙條，忖道：是不是要問問她呢？

雖然江元猜測紙條是鐵蝶寫的，可是他却又不敢如此斷定。

如果是鐵蝶寫的，這樣問會不會太冒昧了？

如果不是她寫的，那麼不是洩露了一個秘密嗎？

江元猶豫了半天，他始終沒有問出口來。

鐵蝶由小樹上摘了一片枯葉，在手中玩弄着，輕聲道：「你……昨天睡得可好麼？」

問完後，她的臉立時緋紅了，因爲一個女孩子，怎好問這句話？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很好！一直到早上何敬送來早飯時我才醒呢！……昨天我出去散了一會兒步，回來有人留了一張條子。」

江元說到這裏便停了下來，注意的向鐵蝶望過去。

她臉上又增加了一層紅暈，把頭深深的垂下，低聲說道：「是我……」

江元聞言又驚又喜，心中默默的喊道

：「果然是她！」

他微笑一下，說道：「很對不起，我不知道妳會來找我！」

這句話令鐵蝶產生了很大的喜悅，她從未見過江元如此的親近可愛。

鐵蝶丟掉了手上的枯葉，仰起了頭，她的眸子裏閃出了一片片喜悅的光芒。

江元也不禁被她這片喜悅的神情所迷惑着，乃多情的望着她。

鐵蝶似乎由他的眸子看出了他的心聲，喜悅和羞澀，化成了絲絲的笑容，掛在她的臉上。

這一段時間是很神奇的，雖然世上的每一個人，都會有神奇的一刻，可是到來時他們反不自覺。

鐵蝶低聲說道：「昨天晚上我實在睡不着……」

鐵蝶說到這裏，突見盧嫗站在不遠之處，正在全神貫注的偷聽。

鐵蝶不禁大為生氣，喝道：「聽什麼呀？」

盧嫗臉上一陣紅，扯着嗓子道：「不要臉！和男人講情話！」

她說着並在臉上划划，作了幾個「羞羞」的動作，其狀醜怪已極。

鐵蝶又羞又怒，喝道：「這有什麼好羞的？你才不要臉！」

盧嫗立時叫道：「好哇！妳還說我不要臉，妳看妳自己，說什麼『我昨天實在睡不着……』。」

她說着，把聲音放細了，扭着身子，把鐵蝶剛才說的話學了一遍。

鐵蝶被她氣得臉色發青，江元也生了氣，說道：「不要理她……我眞沒見過這麼醜怪的女人！眞是的，怎麼長的？」

盧嫗大怒，一大步跨到江元身前，叫道：「怎麼長的？吃飯長的！」

她正在叫時，突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門外傳了進來。

衆人不禁回頭一齊望了過來，他們都以為是百里彤回來了。

可是由大門衝入一匹棗紅的駿馬，馬上是一個極秀美的姑娘。

她身上穿着一件墨綠色的勁裝，頭上繫着一塊黑絹，身披大黑緞繡花斗篷。凌風飄揚，與肩相平，顯得極為神美。

那匹駿馬跑進了大門以後，她猛然勒韁，馬兒驟止，揚蹄長嘶。

文瑤並不下馬，身在馬上向一名小童問道：「少爺回來麼？」

那童兒躬身答道：「還沒有！說是明天回來！」

文瑤點了點頭，抖韁之下，馬兒向左跑去。

衆人離她相距不過七八丈遠，也有不少人認識她，可是她卻沒有馳過來打個招呼。

當她由江元左側走過時，抬目之下，與江元目光對個正着。

她似乎吃了一驚，把馬停了下來，雙目中閃着一片令人難解的神情。

接着，她似由迷惘中醒來，對着江元遠遠的點頭，微笑了一下。

江元也不自主的微笑一下，他已經被這個姑娘優美的神采所吸引住。

文瑤腳底的小皮靴，輕輕向馬腹上點了一下，馬兒向內馳去。

江元目送她的背影，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直到她完全消失了，他還在發怔。

在整個過程之中，鐵蝶一直很注意的，在觀察江元的神情。

「你是認識她的？」她在江元身旁低聲的問道。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是的！認識很久了，妳認識她嗎？」

鐵蝶低聲說道：「見過一次面。」

這時鐵蝶想到，她們雖只見過一次面，可是已結拜成了姐妹。

她不禁有些奇怪，剛才何以文瑤沒有向她打招呼？而她為何也沒有向文瑤打招呼？

她卻不知道，剛才她們兩人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江元的身上。

他們又談了片刻，何敬走過來笑道：「飯好了！請進去吧！」

江元及鐵蝶答應了一聲，回頭看時，不知冷古等人早已進入大廳，當下隨何敬而入。

等到江元和鐵蝶進入後，不禁大感意外。

原來此時文瑤已換了一身白色長衣，周旋在賓客之間，談笑風生，儼然以主人自居。

江元心中有些不悅，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產生這種情緒？因為在以往，除了花蝶夢外，他對任何人都是漠不關心。

江元的進入，使得文瑤的歡愉消失了！每當她看到江元後，便想起了花蝶夢，也想起她身上有一隻紅羽毛。

他們分別的入座，文瑤恰好坐在江元的對面，使得她不時要躲避江元那雙明亮的眼睛。

她也似乎發覺了，在江元的眸子裏，包含了無比的熱情，每當江元注視到她的時候，她就會產生了這種感覺。

那情形就如同百里彤一樣，總會使她平靜的心田，掀起了一陣漪漣。

酌酒之後，文瑤盈盈而立，淺笑着說道：「百里彤不在，我現在代表他，向各位敬一盃酒，以表敬意。」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可是每一個字，都清晰的傳入了衆人的耳朵。

於是，衆人紛紛的站了起來，舉盃相對。

只有江元默坐不動，他在回憶剛才文瑤所說的話：「……我代表他……」

江元非常不解的想道：她為什麼要代表百里彤……？

衆人見江元獨自坐着發痴，便不禁奇怪的望着他。

江元這才發覺到，臉上微微一紅，連忙的站了起來，笑着對文瑤道：「請問姑娘，在路上妳可見着百里兄了麼？」

江元的話問得很突然，文瑤怔了一下，但她很快的接着道：「昨天晚上也匆匆見了他一面，不知駱兄有何見教？」

江元一笑道：「不知百里兄何時可以回來？我明天午後便要離開了！」

江元的話聽得文瑤吃了一驚，她不知為何江元會突出此語，但她聽到江元要在明午離去時，心中卻有些莫名的惆悵！

她沉吟了一下，含笑道：「百里彤說，今天可提早趕回，想必下午就可到此，駱兄定可一晤的！」

江元點了點頭，各自飲了一盃酒，柳拂柳又問道：「請問姑娘，這次百里彤請我們飲宴，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呢？」

文瑤一笑道：「道兄應當知道，百里彤最喜交朋友，這次所請的都是江湖一流高手，我想，可能是久慕盛名，存心結納吧！」

衆人聞言都知道文瑤說的是些遊詞，可是卻又不好再問了。

他們在談笑之下，用完了飯，各自回房休息去。

江元回憶着這兩天來所發生的事情，心頭疑念重重。

對於百里彤的身世及底細，永遠是個謎。曲星為何中途離去，到了晚上又來探莊？蕭啓西及浦大祥為何深夜至此，黎明就走？

江元雖不能猜出是怎麼的一回事，但卻可決定，這必定是武林中一大事，所牽涉的範圍也頗大。

對於這些事，江元雖然好奇，但也沒有多大興趣。

他所最關心的有三件事：第一，要尋出殺害他師父的人！第二：要取回紅羽毛！第三：就是要如何去得到吉文瑤！

這三件事都是困難重重，要想找到仇人，必須要找到那個姓吉的老人！

找到了以後，他是否會把殺害師父的仇人告訴他？那隻紅羽毛，要在不用強力的情形下取回來，又是一件多困難的事！

至於吉文瑤，更使他心亂不已，因為整個江湖都知道，她與百里彤是一對江湖情侶，已然有着極深厚的感情，自己若要想從百里彤之手中把她搶過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再說吉文瑤是否會愛上自己？愛得比愛百里彤還深？

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交織在江元心中，令他愁腸百結，鬱鬱不歡。

人生是如此複雜和多愁！

× × ×

又是秋夜，江元在院中漫步。

他想着心中的問題，不覺漸漸的走遠了！

在衰柳之側，有着一個小小的池塘，寒月入水，蹢波盪漾；天地間的柔和的美，完全充塞於此了！

江元靜坐在水邊，望着池中的明月出神，他不禁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自他初曉人事後，他已經在花蝶夢的懷抱中；至於他自己的父母，花蝶夢從來也沒有提過，江元也從來沒有問過她。

可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總會想到這個問題，而感到無比的痛苦。

江元正在沉思之際，聽得一陣腳步聲，自遠而近，向自己這裏移動。

江元心中一動，忖道：又是什麼人來了？

月影之下，走來了一男一女，那女孩正是吉文瑤，在她身後的人，是個五旬以上的老者。

當他們走到池邊時，與江元不過相距五、六丈，由於江元坐在一塊大石旁，所以未被他們發現。

當江元定眼望去時，他不禁一陣熱血沸騰，幾乎驚出了聲音來。

原來這人，正是江元矢志尋訪的吉士文！

這時有一個念頭，閃電般的在江元腦際掠過，他忖道：啊！他也姓吉，莫非他們是父女？

這時已聽到文瑤的聲音道：「爹！我剛才說的話，您都記得麼？」

江元聞言不禁一震，忖道：果然不錯，他二人是父女！

吉士文連連的點着頭，說道：「我是記住了！」

吉文瑤向四面看了看，說道：「好！那麼你回去吧！」

吉士文答應一聲，又對吉文瑤道：「過了明天，妳趕緊回來，可別躭誤啊！」

文瑤不欲久留的點點頭，說道：「好的……我先去了！」

說罷此話，她由一條狹道，很快的就轉了過去。

江元心中陣陣疑雲，忖道：我一定要問他，是誰殺害了師父？

這時吉士文已然沿着池邊，向外走來，可是並沒有發現江元。

江元遠遠的追趕着他，在月夜裏跟着。

吉士文的腳步很輕，可是速度卻很快，這時已快走到江元所居的竹樓。

他突然停步，仰頭向那竹樓望了望，口中低語道：「駱江元……駱江元！」

江元心中好不詫異，忖道：他叫我的名字作什麼？

吉士文感喟了一陣，這才繼續往前走，不過速度已減慢了！

要是在以往，江元早已飛身而出，把他點穴擒住，可是在他知道文瑤是他女兒時，他就不能這麼做了！

於是，他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吉先生，請慢走一步！」

吉士文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震驚，他退後一步道：「啊，是誰？」

江元含笑走了出來，道：「我，駱江元！」

這幾個字，像是一把利刃一樣，刺入他的胸口。

吉士文不禁發出了一陣奇怪的顫抖，他的臉色也青白了，好在月光之下，一切都不太明顯。

江元沒有注意到他神情的變化，否則以他的聰明，一定可以猜出一些端倪來。

江元微笑着說道：「酒店一別，不料在此相逢，眞個幸會！」

吉士文見他並無敵意，這才安了心，鎮定着說道：「啊……原來是駱大俠，這麼晚了，還沒有安歇？」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幽靈四艷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說揚州首富徐正庭的兒子徐寶玉已昏迷幾天，徐正庭花了十二萬兩銀子，請黑衣郎中李三奇醫好徐寶玉的怪病，但徐寶玉復元後，徐家的護院譚長風及龍威鏢局總鏢頭羅剛，強將李三奇挽留下來，並告知他另一方面仙女廟的主持青蓮子已答應今晚來替寶玉醫病，堅請他幫忙應付，他建議徐正庭另找個替身扮他兒子裝病在床上。他認爲青蓮子夜晚來探視，無非也是敲搾，叫他們準備應付。徐正庭認爲去衙門告狀較爲安全，因而與譚、羅意見相左，羅負氣離去。夜幕低垂，青蓮子依約到來徐府……

縹緲仙影現　疑眞又似幻

徐百萬沉吟一陣，道：「長風，你看，這樣要花多少銀子。」

說了老半天，他還是担心花的銀子太多。

譚長風輕輕吁一口氣，道：「東主，我不知道，也許會花你財富的一半，也許會花光你的所有，東主，捲入這個漩渦中，沒有人能預測出會有什麼結果。」

徐百萬道：「長風，這麼說來，我看還是報官好了。」

譚長風道：「東主自己作主就是。」

× × ×

徐百萬眞的報了官，揚州第一富豪，自然有他的力量。

揚州府很重視，立刻派了總捕頭，帶了十二個捕快，趕到了徐府。

同時，巡捕營，派了一哨官兵，趕到了仙女廟，提訊主持青蓮子。

× × ×

徐寶玉在仙女廟中邪的事，一下鬧的滿城風雨。

青蓮子很溫順，乖乖的跟着官兵進了府衙。

徐百萬當日就得到通知，要他第二天過堂。

事情一下子就如此圓滿，連譚長風也有些意外的感覺。

徐百萬笑一笑，道：「長風，事情和你想的完全不同，我徐某人，也不是好欺侮的，官府還是有官家的力量，仙女廟，就算有些勢力，也不敢和府衙抗衡，明天，只要過堂，她就會被收押起來。」

譚長風道：「事情會有這麼一個變化，實在是有些出人意外，不過，我想這件事，一定會有一個了結。」

徐百萬道：「長風，不是我誇口，只要我稍爲動點手脚，仙女廟那位女主持，就很難再出府牢。」

譚長風道：「哦!」

憑他豐富的江湖閱歷，已然看出來那位青蓮子不是個簡單人物，想不通的是她怎肯束手就縛被擒入官府。

他心中總覺得這件事，問題很大，青蓮子絕對不會如此的甘心被關入牢中。

但譚長風却又想不通個中原因。

所以，譚長風一直沒有接口。

徐百萬的勢力實在很大，府中的捕頭帶着十二個捕頭，竟然留在了徐府之中。

他們自然受到了徐府中很豐盛的招待，而且，每人還有五十兩銀子的賞錢。

總捕頭叫韓堃，是一個很精練的捕快，他對徐百萬頤指氣使，雖然有些不大滿意，但府台大人交待下來的事，也只好忍氣吞聲。

幸好，徐百萬對他出手很大方，送了兩百兩銀子的敬儀。

有錢能使鬼推磨，韓堃心中一點怒火，也被銀子壓了下去。

一夜過得很平靜，徐百萬對自己表現這一招，也十分滿意。

第二天，徐百萬又到府衙，韓堃留下了六個捕快，保護徐府，自己帶着六名屬下，和徐百萬一起回衙覆命。

不知道揚州府和徐百萬有什麼交情，但徐百萬一到，立時過堂。

青蓮子也被提到堂上。

揚州府的知府大人王文才，宦海浮沉了二十年，是一個很世故的老吏。

徐百萬財勢雄厚，固然是他敬重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徐百萬在京城裏有他的奧援。

所以，王知府對徐百萬很客氣，但對青蓮子却是十分冷厲，道：「青蓮子，你主持仙女廟，香火鼎盛，怎的還不知足，竟然妖言惑衆，敲詐本州名紳徐正庭，要他二十萬兩銀子?」

青蓮子雖然穿着一身道士裝，但却掩不住國色天姿，抬頭望了王知府一眼，道：「徐正庭捐獻了仙女廟千金紋銀香火錢，堅請民女過府，替徐公子療治疾病，民女並未强行敲詐行爲。」

王文才道：「妳勒索紋銀二十萬兩，才肯爲徐公子治療，可有此事?」

青蓮子道：「民女雖然開價，但並未强行勒索。」

王文才道：「妳跳出三界外，主持仙女廟，不知慈悲爲懷，看病竟敢索價二十萬兩，我問你，你要用的什麼藥物?」

青蓮子道：「回大人，仙女廟神跡昭然，十分靈驗，方圓百里內，人盡皆知，民女在神前許下心願，要擴建廟宇，再塑金身，徐正庭代子求醫，也是在神前表示他一番誠心，至於他是否肯出銀子，民女並未勉强，實不能算是勒索。」

王文才道：「本府也聽過仙女廟種種傳說，子不語，怪力亂神，本府也正要追究妳假借神名，欺詐商民的事……」

青蓮子急道：「大人!冤枉啊!」

王文才說道：「冤枉，你有什麼冤枉的?」

青蓮子道：「仙女廟神跡昭然，並非民女散佈妖言。」

王文才道：「哦!妳是說那仙女廟的神跡很靈。」

青蓮子道：「四方善男信女爲證。」

王文才說道：「祂也眞的能替你治病麼?」

青蓮子道：「是!」

王文才笑一笑，道：「青蓮子，你替徐公子醫病一事，眞的是祈求神明?」

青蓮子道：「是!」

王文才道：「仙女廟神女顯靈的傳說，都是眞的了?」

青蓮子道：「徐公子就因爲無意間觸犯仙女，才身罹怪症。」

王文才道：「聽你口氣，廟內仙女，常常化身人間走動了?」

青蓮子道：「民女也只見過一次，其他的都是隣里鄉人所睹。」

王文才沉吟了一陣，道：「青蓮子，你不是胡言亂語吧?」

青蓮子道：「所有目睹神跡的人，都是住在揚州府的居民，大人何不傳他們來堂上求證一下。」

王文才道：「哦!這些人，你都認識麼?」

青蓮子道：「他們都是左近的人，草民也認識幾個，希望大人能傳呼他們到大堂之上，一問便知。」

王文才皺皺眉頭，道：「青蓮子，本府如是傳喚了人證，他們的供詞一旦對你有什麼不利，只怕妳難脫牢獄之災了。」

青蓮子道：「草民怎敢欺瞞大人，大人但請召人求證，如若眞的證明了草民是妖言惑衆，願意坐牢。」

王文才道：「青蓮子，妳敢具結，本府就可以傳人了。」

青蓮子道：「大人明鑒，民女恭候鈞裁。」

徐百萬突然開了口，道：「大人，草民的意思是，這青蓮子提出的證人，可能早已經串通過了，所以，草民的意思是希望大人能夠詳爲查證。」

王文才道：「哦!徐正庭，你請求詳爲查證，可有查證之法?」

徐百萬道：「草民的意思是，耳聞是虛，眼見爲實。」

王文才點點頭，道：「對!青蓮子，原告徐百萬講的話，妳都聽到了?」

青蓮子道：「聽到了。」

王文才道：「那很好，妳可否表演一下神跡給原告看看。」

他不說自己看，而提出原告，却自留退步了。

原本是一面倒的官司，如今知府大人却似乎有些動搖了。

如是青蓮子眞能表現出神跡，這位王知府，似乎是也已經屈服被告的神威之下了。但徐百萬竟未能聽得出來。

青蓮子却聽出來了。笑一笑，道：「大人，神跡豈可表演，民女也無能表演，不過，我可以祈求神女顯靈。」

徐百萬道：「祈求顯靈?」

青蓮子道：「對!民女可以祈求神跡，希望能夠現出靈異。」

王文才道：「徐正庭，你對被告之言，有何意見?」

徐百萬道：「果眞如此，草民也希望見識一下。」

王文才點點頭，道：「青蓮子，你說說看，如何一個祈求之法。」

青蓮子道：「這個，民女就無法回答了，心誠則靈，民女主持仙女廟，十餘年如一日，信奉堅誠，自信如是眞有神靈，

民女只要想法子祈求他們，我想，神異定會出現。」

王文才冷冷說道：「你非神婆、端公之流，怎麼專以借神力為人醫病？」

青蓮子道：「民女主持仙女廟，也算是玄門中人，平日從不為人醫病。」

王文才道：「既不為人醫病，又為什麼替徐公子療治病勢呢？」

青蓮子道：「徐夫人上香仙女廟，苦苦哀求民女探視徐公子的病情，由於一時的惻隱之心，民女難却盛情，只好前往探視。」

王文才道：「所以，妳就開口要徐正庭二十萬兩銀子，青蓮子，什麼樣藥物，能價值如此的鉅大。」

青蓮子道：「民女的用心是，徐正庭揚州府首富，如能捐出一筆巨欵，擴展仙女廟，那也是一段佳話，何况民女只是提了一句，並無強迫之意。」

王文才道：「青蓮子，你如是眞能祈求現出神跡，那就罷了，本府可以勸告徐正庭，讓他撤回告狀，放妳一馬，妳如是隨口胡說，沒有什麼靈異表現，本府就要治你妖言惑衆，勒索良民的罪名了。」

青蓮子回答道：「大人吩咐，民女從命。」

王文才目光轉注徐百萬的身上，道：「徐正庭，你有什麼意見麼？」

徐百萬道：「大人明鑒，一切由大人作主。」

原來，他對青蓮子能顯神跡一事，也有着很大的好奇。

青蓮子如若眞能祈現神跡，徐百萬不但不敢再告青蓮子，而且，還在想，要捐出一筆銀子，希望從此和解，祈福求安。

王文才目光又轉到青蓮子的身子，仔細看了兩眼，忽然發覺一身寬大靑布道袍的青蓮子，竟然是那樣的美艷動人，不禁一呆。

青蓮子不知是有意，或是無心，但王文才的感覺中，青蓮子却望着自己笑了一笑，很動人的微笑，王文才竟然把持不住，心神一蕩。

急急收斂心神，王文才重重咳了一聲道：「青蓮子，妳要在那裏祈現神異？」

青蓮子道：「心香傳千里，民女在那裏都是一樣。」

王文才道：「府衙後面有一座花園，十分的幽靜，也可免去哄傳民間，造成混亂之局，不知妳意見如何？」

以知府之尊，忽然問對青蓮子這麼客氣起來，顯然，這位浮沉宦海二十年的老吏，也被青蓮子的氣勢所動。

青蓮子道：「民女一切從命。」

王文才道：「青蓮子，妳如是召不來什麼神跡，我可要治妳危言聳聽，怪力亂神的重罪了。」

青蓮子苦笑，道：「民女遁身空門，格守清規，一心獻神，這世上如是眞有神靈，民女相信他一定會照顧我。」

王文才道：「這麼說你是同意了？」

青蓮子道：「民女同意。」

王文才沉吟了一陣，道：「你準備幾時行動？」

青蓮子道：「夜間，視界不清，就算召來神靈，只怕也會被誤會，為了表示民女一片虔誠，願在白晝請神。」

徐百萬道：「大人，揀日不如撞日，今日下午如何？」

王文才道：「好！」

青蓮子也沒有反對。

不反對就是表示同意。

事實上，青蓮子就是不同意，也無法反對。

× × ×

未時光景，青蓮子就被帶到了後花園中。

這是一片佔地數十畝的大花園。

花園中種植了不少奇花。

而且，修剪的十分整齊。

王文才換了一身便裝，竟已在花園中一座八脚亭中坐着等候。

徐百萬也坐那裏，譚長風也跟了來。

他仍是老僕的裝扮。

兩個便裝捕快，押解青蓮子到了亭子前面。

王文才身後，站着四個便衣護衛，都佩着腰刀。

此刻，晴空萬里，藍天如洗，看不到一片浮動的白雲。

王文才吁一口氣，道：「青蓮子，這種天氣，能够出現神跡麼？」

青蓮子道：「民女盡力而為。」

王文才道：「好！妳要用什麼法器，我叫他們替妳準備。」

青蓮子道：「什麼也不要，民女不是乩童、端公，不會請神，我只是用一顆虔誠之心，向仙女廟的神女求願，不要使民女含寃莫白。」

王文才道：「哦！你隨便向神女祈求兩句，她就能够顯靈了麼？」

他越看，發覺這位青蓮子姑娘越美，不覺之間，心中已生出了憐惜之意。

青蓮子道：「民女不知道。」

王文才道：「青蓮子，這件事，關係着你的命運，妳怎麼能够如此輕率。」

青蓮子道：「仙女廟的神女，常有顯出靈異的神跡，民女一片至誠，我相信神女不會棄置民女於不顧吧？」

王文才笑一笑道：「好！那就試試妳的運氣吧！」

青蓮子道：「民女只希望碰碰運氣，萬一無法召來神女顯靈，那也是命該如此了。」

王文才沉吟了一陣，道：「好！那妳就試試吧！」

青蓮子應了一聲，緩步向前行去。

到一處花草叢，緩緩跪了下去。

雙方的距離，大約有三丈多遠。

王文才和徐百萬，只看到青蓮子跪了下去，但却無法聽到她說些什麼。

青蓮子雙手合什，口中喃喃自語了一陣，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然後，站起身子，緩緩行了回來。

王文才道：「青蓮子，你求到神靈顯異麼？」

青蓮子道：「民女不知道。」

王文才又淡淡一笑，道：「青蓮子，如是沒有神跡出現，本府就要重重的辦你了。」

青蓮子道：「如是神女不肯賜助民女，大人要關、要殺，那也只有聽憑大人決

斷了。」

王文才淡淡一笑，道：「青蓮子，神跡幾時顯示？」

青蓮子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只聽得徐百萬叫道：「大人，你看那是什麼？」

王文才抬頭看去，只見不遠處的花叢之中，突然冒起來一縷白烟。

青蓮子喜道：「大人，你看，你看，那道白烟！」

王文才道：「那白烟是——」

青蓮子道：「神跡，神女廟的神女要顯靈了，我這多年的神前奉獻，沒有白費，他們果然來照顧我。」

王文才道：「哦！」

這時，祗見那白烟越來越濃。片刻之後，成了一道白色的烟柱，冒起了十幾丈高。

王文才一皺眉頭，道：「這是什麼東西？」

青蓮子道：「大概這就是一種靈異，神跡的顯示。」

徐百萬道：「神跡，只是冒一點白烟麼？」

青蓮子道：「大概不會……」

話未落口，那濃烈的白烟，突然轉淡了。

隱隱可見，那淡薄的白烟中，現出了一個人影。

一個女子的人影。

只見她，穿着一身粉紅色的衣裙，在淡淡的白烟之中，忽隱忽現。

王文才看到了。

徐百萬也看到了。

青蓮子輕輕吁一口氣，道：「青天白日，只怕他們不肯現出法身。」

王文才點點頭，道：「嗯！我已經看到了。」

濛濛白烟中，隱隱可以分辨的是，那烟中的紅衣女子，就像仙女廟的神女一樣，至少，衣着相似。

仙女消失，那冒起的白烟，也逐漸的消退。

王文才點點頭，道：「青蓮子，看來，那仙女廟的神，實在很靈。」

徐百萬心頭震動，暗暗忖道：這青蓮子眞的能請得動神女，萬一要用神力向我報復，那可是一樁很麻煩的事了。

只聽王文才說道：「徐正庭，本府覺得，仙女廟的主持既然能祈求動神跡顯靈，我看這件事，也不能算作勒索了。」

徐百萬道：「大人的意見呢？」

王文才道：「本府之意，如若公堂相見，倒不如私下和解的好一些。」

徐百萬道：「大人吩咐，正庭敢不從命。」

王文才笑道：「好！好！青蓮子，對這件事，妳有什麼高見？」

青蓮子道：「民女只覺得有些委屈，徐夫人親赴仙女廟，請民女看他公子的病情，並非是民女找上門，但徐員外，却告了民女個勒索之罪，這一點，實在大出了民女的意料之外。」

王文才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妳也不用再追究什麼。」

回顧身後的護衛一眼，道：「傳我口諭，青蓮子無罪開釋。」

青蓮子盈盈拜倒，道：「多謝大人恩典。」

王文才道：「徐正庭，這件案子，就算結了，你也請回府去吧！」

當先站起身子，一副送客的樣子。

徐百萬碰了個不硬不軟的釘子，帶着譚長風，告辭而退。

回到府中，徐百萬留下了譚長風陪他用飯。

兩個人，滿桌佳餚，一壺美酒，邊喝邊談。

徐百萬已然發覺官府力量不可恃，所以，對譚長風特別的籠絡。

譚長風是何等人物，豈會看不出徐百萬的用心，但他並不急着問，喝了兩巡酒，才笑了一笑，道：「東主現在可以放心了。」

徐百萬道：「放心什麼？」

譚長風道：「青蓮子受了這個教訓，大概不敢再動東主的腦筋了。」

徐百萬歎息一聲，道：「長風，我也正要問問你，青蓮子剛才祈神顯靈，到底是怎麼回事？」

譚長風道：「怎麼回事，我也說不出來，東主是否相信呢？」

徐百萬道：「我是半信半疑，神跡昭昭，不容不信，但我實在又無法全信！」

譚長風道：「長風可以奉告東主的是，那白烟中的人形，只是一種手法，她不能眞眞正正的出現，必須借白烟掩遮，才有着縹緲，虛浮的感覺。」

徐百萬道：「長風，你可是說那出現的神女是假的？」

譚長風道：「障眼之法，不過，那王大人很相信。」

徐百萬道：「唉！豈止相信而已，我看他已着了魔！」

譚長風道：「着了魔？什麼意思？」

徐百萬道：「王文才這個人，有兩個毛病，見不得銀子和美女！」

譚長風道：「東主有的是銀子啊！」

徐百萬道：「但青蓮子很美，那個女人眞邪氣，越看越好看，別說王文才了，連我也看的有些怦然心動。」

譚長風道：「哦！」

徐百萬道：「我看那青蓮子媚眼兒瞟來瞟去，也不是什麼好人。」

譚長風心中暗道：「想不到，他竟也能看得出來。」

徐百萬苦笑一下，道：「她要肯投懷送抱，很容易搭上王文才，所以，咱們不能再希望官府中人，如何保護我們，所以，我打算……」

譚長風接道：「打算什麼？」

徐百萬道：「打算送點銀子到仙女廟去，化解去這場恩怨。」

譚長風道：「不知東主準備出多少銀子？」

徐百萬道：「她要二十萬，咱們還價兩萬兩銀子，大概可以過得去了。」

譚長風搖搖頭道：「不行……」

徐百萬怔了一怔，道：「不行，經過了這一次的麻煩，難道，她還敢鬧出什麼花樣麼？」

譚長風道：「東主，如她不是江湖中

人，我就不敢說她有些什麼報復，但如她是江湖中人，只怕此後的痲煩就大了。」

徐百萬道：「痲煩大了，這是什麼意思？」

譚長風道：「東主，現在，就算你願意出二十萬兩銀子和解了事，他們肯不肯答應，那還是一個未知數了。」

徐百萬道：「為什麼？」

譚長風道：「東主，咱們和他們結上了怨，這個怨要如何才解開，那是一件很痲煩的事。」

徐百萬道：「長風，你這不是嚇唬我吧？」

譚長風道：「不是！」

徐百萬道：「青蓮子在大堂之上，並沒有否認她要銀子的事，這件事，已落了案。」

譚長風苦笑一下，道：「東主，你覺得青蓮子真的已經屈服在揚州府的官威之下了？」

徐百萬道：「長風，難道她……」

譚長風接道：「東主，我不知青蓮子會用什麼辦法對付我們，我只知道，他們決不會就此罷手，如是我沒有看錯，快則今夜，遲則不過三天，他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徐百萬看譚長風說得十分認真，心中也有些半信半疑起來。

他原對仙女廟有些畏懼，但自從見過青蓮子幾次之後，這種畏懼之念，忽然間消退了很多。

青蓮子是那麼樣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美女，又能耍出什麼花樣呢？

一個人的外形美麗，確能給人不少美好和親善的感覺。

青蓮子給人的印象是美好的，而更使人有着再希望見她的感覺。

譚長風未再多說，他已經瞧出來，徐百萬不太相信他的話，還要堅持下去，可能會引起什麼誤會，只好起身告退。

二天過去了，日子是那樣平靜，算是風不吹，草不動，安靜無波。

徐百萬心中暗笑，笑那譚長風太過多慮。

但他並未多問譚長風，徐百萬還是有徐百萬的風度。

但譚長風却未閑着，他悄悄探訪了李三奇，說明經過，而且，懇求李三奇多留幾天。

李三奇收了徐百萬十二萬銀子，內心中也有些不好意思，答應再留三日，過時限，決不多留。

譚長風心中感動，恭恭敬敬作了兩個長揖，才告辭而退。

離開客棧，彎到了龍威鏢局，見到了羅剛。

羅剛心中仍然鱉着一口氣，實在不想再管徐百萬的事。

但却經不起譚長風一陣哀求。

羅剛只好答應，不過要徐百萬出面來請。

譚長風點點頭，千恩萬謝的辭離了龍威鏢局。

跑一轉，化去了將近一個時辰，回到了徐府，立刻又作別的準備。

這時，府裏派來的十幾個捕快，也回到了揚州府，譚長風只好挑了一些精壯的年輕人，分守各處要道。

譚長風交給他們的責任，不是出手抗敵，而是傳音報訊。

安排好了徐府中的防守，天色已快到太陽下山的時分。

正想回房中去休息一下，徐百萬却匆匆忙忙跑了過來，道：「長風，我正到處找你。」

譚長風道：「哦！什麼事？」

徐百萬道：「長風，我剛剛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譚長風道：「什麼辦法？」

徐百萬道：「我想帶着寶玉出去走一走。」

譚長風道：「到那裏？」

徐百萬道：「去一趟金陵，或是買舟北上，遊歷它個一兩年再回來。」

譚長風道：「東主，你想準備幾時動身？」

徐百萬道：「長風，我們父子，還有你，咱們三個人一起走。」

譚長風歎息一聲道：「東主，你認為，這能夠避開麼？」

徐百萬道：「怎麼？難道他們追幾千里去找咱們？」

譚長風道：「東主，長風的看法，我們根本就離不開揚州府。」

徐百萬道：「長風，你這不是嚇唬我嗎？」

譚長風道：「不是！東主，我一直在盡心意，希望一切能如東主的預料。」

徐百萬道：「長風，你好像真的很担心。」

譚長風苦笑一下，道：「東主，試試看吧，咱們能不能平安上三天。」

徐百萬有時間，會被譚長風的緊張唬的一楞一楞，但他內心之中，實在還不太相信青蓮子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兇惡女人。

因為，青蓮子太美麗了，美的叫人一見就難以忘懷。

一個美麗的美女，却被形容得那樣可怕，徐百萬內心之中，實在沒有法子接受這個事實。

有時候，他雖然也被譚長風的可怕形容，說得有些動心，但很快就會忘去。

但徐百萬也有一些害怕，他怕的不是江湖上的兇殺報復，他怕的是那位青蓮子用神力整他。

他能成為揚州第一豪富，事實上，自然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有些事心中在想，但却無法說出去。

所以，他一直沒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譚長風。

只渡過一個平靜的夜晚。

譚長風一直很緊張的到處巡邏。

這一夜，他一直沒有好睡過。

第二夜，又過去了，又是那麼安靜。

譚長風也有些懷疑起來。

明天中午，如果再沒有什麼事情，譚長風也沒有理由留住李三奇了。

徐百萬沒有問過譚長風什麼，只是見面時笑一笑。

也許是笑者無心，但看者有意，在譚長風感覺之中，那份笑容中有些質問的味道。

又到了掌燈的時分。

譚長風望着滿天繁星，暗暗吁一口氣，忖道：「也許官府的力量確實有着很大的鎮壓作用，青蓮子真的放過了徐家。」

二更時分，譚長風剛剛巡視過府中庭院歸來，正準備脫衣休息一會。

忽然間，傳過來一聲驚叫，震動人心的驚叫。

譚長風飛身而出，直向那驚叫之處奔去。

驚叫聲來自後院的內宅，是夫人住的地方。

譚長風心中有些顧慮，沒有直接闖進去。

幸好，徐百萬也被那一聲驚叫吵醒，匆匆的趕了過來。

這是一座獨立的院落，一扇木門，隔絕了內外。

徐百萬伸手一推，木門未開，立時說道：「長風，撞開。」

譚長風飛身而起，越過圍牆，打開木門。

這時，六七個手執燈籠的府丁，也奔了過來。

人多胆大，擁着徐百萬行了進去。

庭院中，有幾處還點着燈火，但却沒有人出來查看。

徐百萬四顧一眼，直衝向徐夫人住的正廳。

廳門大開，一個青衣女婢，倒臥廳門口處。

燈光照耀之下，只見那女婢死狀可怖，口鼻之間，鮮血仍然汩汩而流。

徐百萬心頭一震，叫道：「夫人，夫人……」

徐夫人的房中沒有燈火，那女婢旁邊，却有一隻燭火。

徐百萬口中夫人雖然叫得很急，但人却站在廳門處，不敢進去。

那女婢的恐怖死狀，已使他心中有着很大的畏懼。

回頭望了身側的譚長風，道：「長風，進去瞧瞧！」

譚長風道：「方便麼？」

徐百萬說道：「此情此景，不用多慮了。」

譚長風由府丁手中，取過一盞燈籠，緩步行了進去。

只見徐夫人倒臥在內室門口。

譚長風蹲下身子，伸手按在徐夫人的鼻息之間。

徐百萬道：「長風，她……」

譚長風道：「還有救，她只是暈了過去。」

徐百萬道：「好！我去叫他們快些施救。」

七八個府丁，壯了丫環僕婦的胆，兩個老媽子，和三個丫頭，從廂房中奔了出來。

在譚長風施救之下，徐夫人終於緩過了一口氣。

人是救活了，但她雙眼痴呆，口中喃喃自語，誰也聽不懂她說的什麼？

徐百萬急急來回走動，不停的搓着雙手。

死在廳門口的丫頭，已由譚長風下令兩個府丁抬走。

徐百萬來回走動了一陣，道：「長風，你看她……看她能不能清醒過來。」

譚長風道：「夫人驚駭過度，只怕一時間不易清醒。」

徐百萬道：「這一個，長風，可是仙女廟的神女索仇麼？」

譚長風沉吟了一陣，道：「我已看過大概的情形，東主，先請冷靜下來，長風也好仔細的解說給東主聽聽。」

徐百萬點點頭，坐了下來。

廳中巨燭燃起，立刻照得一片通明。

六七個提着燈籠，佩帶着兵刃的大漢，守在大廳外面。

這就使徐百萬的胆子，壯大了很多。

譚長風輕輕吁一口氣，道：「東主，就那死去的丫頭，形狀而論，她似乎是正要出去時，碰上了什麼。」

徐百萬點點頭，道：「不錯，她一開門就碰上了什麼怪事，所以，就死在那裏了。」

譚長風道：「夫人也看到了，嚇暈了過去，那丫頭，不是被人嚇死的，而是被人打死的。」

徐百萬忽然站了起來，道：「打死的，什麼打死的？」

譚長風道：「我想，就是她一開門遇上那一個人。」

徐百萬搖搖頭，道：「長風，那不是人，如若是人，怎會把拙荊給嚇暈了過去呢？」

譚長風道：「東主，你當真的相信有鬼神，怪物麼？」

徐百萬道：「我本來不信，但自從那日見過了青蓮子顯示的神跡之外，我心中倒是有一些相信了。」

譚長風道：「東主，那不是神跡，那是一種障眼奇術，在江湖上，實在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徐百萬道：「長風，你是說，那是騙人的障眼法。」

譚長風點點頭，道：「不錯。」

徐百萬道：「長風，剛才發生的事，又是什麼原因呢？」

譚長風道：「是人扮裝的，所以，才能生生把夫人嚇暈了過去！」

徐百萬沉吟了一陣，道：「長風，咱們要怎麼應付呢？」

譚長風道：「這些人，都有着相當的武功，一般人自然是應付不了，就算府中捕快，也很難有什麼表現。」

徐百萬道：「長風，你覺得應該如何呢？」

譚長風道：「東主，請羅總鏢頭，和李三奇大俠來。」

這時，兩個派去請大夫的府丁，已經帶着大夫趕回來。

徐百萬點點頭，道：「長風，看來，你說的有道理。」

譚長風道：「本來就有道理。」

徐百萬道：「好，你去請他們回來，該給多少銀子，你看着辦吧！」

譚長風搖搖頭，道：「我不行，這要你東主親自出面。」

徐百萬道：「要我去請他們？」

譚長風道：「東主，羅剛是你的朋友

，他會問你要錢麼?」

徐百萬道：「這個，就算羅剛不要錢，但那位李三奇呢?」

譚長風笑一笑，道：「東主，目下的危機，已然迫在眉睫，府上已然鬧出了命案，今後，事情如何發展，還難預料，也許府上的命案，還要接二連三的鬧出來，也是很難預料的事。」

徐百萬呆了一呆，道：「長風，那丫頭是怎麼樣死的，你可看出一點端倪。」

譚長風道：「看出來了，她是死在一種很惡毒的掌力之下。」

徐百萬道：「不是嚇死的?」

譚長風答道：「夫人才是給嚇暈過去的。」

徐百萬沉吟了一陣，道：「長風，照你這說法，是非要採用江湖人的手段，和他作對抗不可了。」

譚長風道：「難道東主還想仗憑官府的力量麼?」

徐百萬終於下了決心，道：「好，長風，聽你的，咱們先去看看李大俠……」

望望窗外的夜色，突然沉吟不語。

原來，窗外夜色正濃，他突然有些害怕起來。

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譚長風還是看穿了他的心意。低聲說道：「東主，咱們帶兩個人去。」

人多了，可以壯胆。

徐百萬仍然有些畏懼，低聲道：「天亮再去如何?」

譚長風道：「最好是現在去，也可表示出東主一番邀請的誠意。」

徐百萬歎息一聲，道：「好吧！咱們這就動身。」

其實，明天一早去，並不算太晚，但譚長風却堅持今夜去，那是因爲，譚長風想到了一件事。

很可能，在這徐府之外，還留有敵人在暗中監視。

他要想法找一點證明出來，使徐百萬瞭解這是人爲設計，江湖人的設計，和鬼神無關。

兩個莊丁，各執着一盞燈籠，一前一後，護着徐百萬而去。

譚長風緊站在徐百萬的身側。

夜色濃暗，兩盞燈籠，也顯得特別的亮。

穿過了重重庭院，進到大門旁邊。

當先帶路的執燈僕人，正想伸手拉開木門，兩扇關着的木門，突然大開。

朦朧夜色之中，泛起一片片茫茫的白霧。

白霧中，隱隱可見一個身着錦緞，綾帶飄飛的少女。

那是個很美的少女。

就像是仙女廟內塑成神女像貌一樣。

只見她冲着徐百萬一笑。

笑的是那麼動人。

徐百萬看的不禁一呆。

但隨着那輕啓的櫻唇，有一股冷風吹了過來。

冷風使人顫慄，也使人清醒。

徐百萬一下子清醒過來。

那彩衣飄飄的神女，突然間飛昇起來，消失在濃黑的夜色之中。

徐百萬心頭震動，但也留下了甜甜的回憶。

那神女的笑容，像一把鉗子一樣，鉗住了徐百萬的心。

徐百萬終於明白了，徐寶玉爲什麼會追到了仙女廟去。

那神女雖然充滿着詭異，但也充滿着誘惑。

譚長風輕輕吁一口氣，道：「東主，咱們還要趕路啊！」

徐百萬道：「長風，你剛才都看到了吧！」

譚長風道：「看到了。」

徐百萬又問道：「看到了，她像不像人?」

譚長風低聲答道：「她本來就是一個人……」

聲音變得更低，接道：「現在，東主，暫時還把她當作神看吧！」

徐百萬道：「爲什麼?」

譚長風道：「如若神跡無法把你唬住，很可能就會引起殺人滅口。」

死亡，畢竟是對人有着很大的威脅，尤其像徐百萬這樣有錢的人。

徐百萬終於到了平安客棧。

見到了李三奇。

譚長風很仔細的說明了經過。

李三奇笑一笑，道：「看來，仙女廟準備發動什麼?」

譚長風說道：「他們好像盡力在找銀子。」

李三奇抬頭望望天色，道：「你們先回去吧！我會在明晚之前，到你們徐府中去。」

譚長風道：「李大俠是要準備悄然而去?」

李三奇道：「對……到了之後，我會想法子和你譚兄連絡，我的行動，越秘密越好。」

譚長風道：「怎麼?李大俠到揚州的事，仙女廟中人，還不知道。」

李三奇沉吟了片刻，道：「至少，她們還沒有注意到我，現在，她們似乎是剛剛向外有所行動，似乎是還沒有把注意力投注在江湖人物身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譚兄，事情先要說個明白，仙女廟中人，如若是江湖人物，我李三奇不能坐視不管，她們如不是江湖人，我李某人就不能插手了。」

譚長風道：「這個自然，如若對方不是江湖人物，咱們也不敢勞動閣下的大駕了。」

李三奇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你們請回吧！」

譚長風一抱拳，說道：「多謝李大俠了。」

李三奇突然歎息一聲，道：「我現在才發覺，一個人拿了別人的銀子，竟然是一個很大的負担。」

徐百萬一直沒有說話，跟着譚長風告辭而出。

譚長風回顧了徐百萬一眼，道：「東主，你好像一直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徐百萬道：「我一直在想，她們究竟是不是江湖人物?」

譚長風道：「東主是說……」

徐百萬道：「我在想，仙女廟中人，只怕不是你說的江湖中人，唉！像李三奇這種人，才是江湖好漢，我担心，長風，他眞的進了府中，如何才能把他攆走。」

譚長風怔了一怔，道：「你不相信李三奇?」

徐百萬道：「長風，我瞧不出他那裏值得相信。」

譚長風笑一笑，道：「這也難怪，東主，你是正正當當生意人，對江湖中的事物，瞭解得太少。」

徐百萬道：「長風，說眞話，仙女廟的主持青蓮子，雖然十分可怕，但比起那位李大俠來，還好那麼一點。」

譚長風怔住了。

他實在想不到，徐百萬內心之中，竟然會對李三奇是如此的畏懼，惡絕。

但他心中明白，李三奇對徐家的援手，太重要了。

有些事，必須要忍耐，必須要自己負起責任來。

譚長風忍下去了，沒有多言，他明白，現在，還不是和徐百萬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徐百萬歎一口氣，道：「長風，咱們是不是還要去看看羅剛?」

譚長風道：「東主，應該看看羅剛，唉！青蓮子現出的某一種力量，已經使東主有些茫然，所以……」

徐百萬接道：「長風，我也並非是相信那青蓮子是什麼神異之人，我只是覺得她可能有一種奇異的力量，這種力量，使我有些畏懼。」

譚長風道：「東主，這一切，都是裝出來的，青蓮子不是神女，她也不能役用神鬼。」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說道：「東主，在下無意和青蓮子作對，只是對東主表示出一份坦誠而已。」

徐百萬道：「哦！」

譚長風道：「東主，二十萬銀子，東主是否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屬下不知道，如若對東主不是太大的傷害，我覺得倒不如花錢消災的好一些。」

微微沉吟了一陣，道：「長風，老實說，二十萬銀子，我拿得出來，不過，那是一筆大數字，我拿出來，實在是有些心疼……」

語聲頓一頓，接道：「不過，現在我倒是想通了。」

譚長風道：「想通了?」

徐百萬道：「對！如若二十萬銀子，能够使青蓮子放棄了這件事，我倒是願意拿出二十萬銀子來，息事寧人了。」

譚長風心中暗道：「有錢的人，大概都是這樣子，他們愛錢如命，直到刀子扎在身上時，才會感覺到痛，如是早拿這二十萬銀子，也不會有這種的麻煩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東主，李大俠是一位風塵奇客，江湖上高人，羅剛也是保鏢行業中，一位很突出的人物，有他們兩位肯帮忙，我們就有了很强大的力量，有備無患，就算咱們準備和青蓮子和解，也要多一些準備才行，東主，如果一旦這和解不成，很可能就展開一場强烈的衝突。」

徐百萬道：「强烈的衝突?」

譚長風道：「不錯，青蓮子如是再派人裝神扮鬼的，在徐府中鬧事，我們勢非要出手揭穿他們不可，那時，就是短兵相接的局面了。」

徐百萬說道：「長風，那眞是人裝的了?」

譚長風道：「是！那些白霧，烟雲，都是藥物的應用。」

徐百萬說道：「很像，瞧不出一點毛病。」

譚長風道：「因爲，咱們準備不够，長風沒有立刻揭穿他們，下一次，東主，我就抓個鬼來給你瞧瞧。」

徐百萬在譚長風强力争取之下，也去了羅剛家中一趟。

但他非出於內心，態度不够誠懇。

羅剛也未認眞，推說鏢局事務繁忙，如若眞有需要時，再請派人來招呼一聲。

譚長風看在眼裏，心中很氣憤，但他忍下了沒有發作。

他是個很講道義的人，徐百萬待他不薄，雖然無法勸得他心服口服，但也不便撒手不管。

心中明白，不讓徐百萬身受一番慘痛的教訓，只怕很難會使他醒悟過來。

心中暗暗歎息，但却未再多言。

回到徐府，天色已明。

徐百萬也許是餘悸尤存，但他精神還很好。

他全無睡意，回到大廳後，拉住了譚長風，道：「長風，我一直在想，咱們應該去見見青蓮子。」

譚長風道：「哦！你準備找他們說些什麼了?」

徐百萬道：「和解。」

譚長風道：「和解，如何和解?」

徐百萬道：「長風，花錢消災，再不是自找麻煩，我想了又想，二十萬銀子，我還花得起，所以我準備出這個價錢。」

譚長風心中暗道：「看來，他如不是受一次很嚴重打擊，只怕很難改變了。」

他究竟是被聘的護院武師身份，話講到就算了，也不便多說什麼。

只聽徐百萬道：「長風，你的意見如何?」

譚長風道：「我的意見，是陳述多次，但東主不肯採納，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既然東主覺得可以花錢保平安，那就花錢試試好了。」

徐百萬道：「對！我想，試試看，今天，咱們到仙女廟去一趟。」

譚長風道：「東主，要自己去麼?」

徐百萬道：「夫人病，別人去，心意不誠，我只好自己走一趟了。」

譚長風道：「這個！這個……」

徐百萬接道：「長風，就這麼決定了，咱們跑了大半夜，好好休息一下，午飯過後就去。」

譚長風苦笑一下道：「好吧！」

午後不久，徐百萬青衣小帽，帶着譚長風趕到了仙女廟。

青蓮子在一座跨院中接見他們。

那是個窗明几淨的小廳，院中百花盛放，極盡清幽之勝。

青蓮子仍穿着一身道裝。

但那岸然道貌，却掩不住天生麗質，傾城容色。

譚長風在廳門口停下脚步，徐百萬却快步行入廳中，一抱拳，說道：「見過主持。」

青蓮子端坐在一張木椅上，微微一欠身，道：「徐員外有什麼事？」

徐百萬道：「正庭的家中，昨夜之中，有一些小小麻煩。」

青蓮子問道：「哦！什麼樣子的麻煩呢？」

徐百萬道：「昨夜家中，鬧了一點小小事件。」

青蓮子道：「哦！」

徐百萬道：「所以，正庭今日特來拜訪主持，祈求神靈相佑。」

青蓮子道：「你怕了？」

徐百萬道：「是啊！所以，正庭親自趕來求主持相助。」

青蓮子冷冷說道：「你要我怎麼帮助你？」

徐百萬道：「正庭希望仙姑，能够使神靈相佑，不要驚擾到在下家中。」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徐百萬，你爲富不仁，而且，還到府台去告我，只怕這報應，是應該遭的了。」

徐百萬道：「所以，要主持給在下一點賜助……」

語聲一頓，接道：「正庭已携帶二十萬銀票而來。」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徐員外，只怕不行了。」

徐百萬呆了一陣，道：「不行了，爲什麼？」

青蓮子道：「因爲，你用心不誠，所以，神靈已失。」

徐百萬道：「主持，我不明白，是不是銀子少了一些？」

青蓮子道：「是，你現在求我帮忙，只怕要增加一倍以上。」

徐百萬道：「四十萬銀子？」

青蓮子道：「不！五十萬，我說一倍以上，徐員外聽到了。」

徐百萬道：「五十萬銀子，那不是要我的老命麼？」

青蓮子道：「徐百萬，你可以不出，一兩銀子也不出，不過，我沒法帮忙。」

徐百萬歎息道：「主持，我看，我再加五萬銀子如何？」

青蓮子道：「這不是買賣東西，可以討價還價，徐員外，如是不同意這個價錢，咱們就不用說下去了。」

徐百萬道：「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拿不出來。」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徐百萬，你可以回去了。」

徐百萬道：「主持，在下已經準備好二十萬銀子，而且，二十萬的銀子，實在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青蓮子道：「一百、八十兩的銀子，對有些人說，也是一個大數字，但你徐百萬不同，五十萬銀子，你還拿得出來。」

徐百萬道：「算上了我的財產，土地，和幾處生意，當然可以拿出個五十萬銀子，但現金，我實在拿不出來，主持，二十五萬銀子，已經是傾我所能籌措的現金了。」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哦！你帶來了沒有？」

徐百萬道：「帶來了二十萬，還有五萬銀子沒有帶來。」

青蓮子笑一笑，未置可否。

徐百萬取出身上二十萬的銀票，雙手奉上，道：「這張銀票，主持先請收下，還有五萬兩，在下立刻取來。」

青蓮子並沒有伸手去接，笑一笑，道：「你放在桌子上吧！」

徐百萬放下銀票，道：「主持賜助，在下感激不盡，正庭告退了。」

青蓮子道：「不送，不送。」

徐百萬退出靜院，帶着譚長風，離開了仙女廟後，長長吁一口氣，道：「這一次，總算是有個結果了。」

譚長風道：「什麼樣子的結果？」

徐百萬道：「青蓮子收下了二十萬銀子，大概不會再鬧什麼事了。」

譚長風道：「東主，長風聽得很仔細，好像沒有答應你什麼？」

徐百萬怔了一下，道：「她收了銀子，豈不是等於答應了？」

譚長風道：「東主，青蓮子沒有對你作過任何的承諾，而且，也沒有收你的銀票。」

徐百萬道：「我放在了桌子上，難道他不肯承認麼？」

譚長風道：「東主，她沒有伸手接你的銀票，爲什麼要承認？」

徐百萬道：「二十萬銀子，不是小數目，她會不拿？」

譚長風道：「唉！徐東主，我不知道青蓮子心中如何打算，不過，我知道，她必然不肯罷休，東主，長風已盡了心力，但東主一直不肯相信長風之言，所以，長風也準備辭去這份護院職務了。」

徐百萬道：「長風，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此刻處境正値十分悲慘之時，你怎能離我而去。」

譚長風道：「長風願捨命以赴，但東主和長風的看法，距離很大，只怕……」

徐百萬接道：「長風，這幾天，我都在想一件事，我自己覺得是有些想通了，所以，對錢財的看法，我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了。」

譚長風道：「什麼看法？」

徐百萬道：「長風，我準備化一筆銀錢，解決了此地的麻煩之後，携帶妻兒，悄然離此，北上進京，再行安居。」

譚長風道：「啊！」

徐百萬道：「所以，我覺得，能够早些醫好拙荊的病，也好早些動身。」

譚長風道：「除非她誠心讓你走，否則，只怕很難走得開。」

徐百萬道：「這也就是我肯花去大筆銀子的原因了。」

譚長風道：「君子趨吉避凶，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不過，咱們目下處境有些不同，青蓮子不但要你的錢，而且，我看到，好像他對你有些仇恨，他是不是會放你一馬，那就很難說了。」

徐百萬道：「她不過是要銀子罷，了我給她，爲什麼還要傷害我？」（未完）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似不行了。」蓮子冷笑一聲，道：
MARTELL
MEDAILLON
V.S.O.P
MEDAILLON
V.S.O.P.
COGNAC
金牌馬爹利
送靚酒杯，兼送酒辦
金牌馬爹利名貴禮盒，內有
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
並附送法國精製酒杯一隻，
兼送金牌馬爹利酒辦一樽，裝璜名貴，
送禮最得體，自奉最實惠.
金牌馬爹利，法國銷量第一.
名貴禮盒，祝君心想事成.